雙溪王先生文集敘

敘曰予聞之孔子云不知其人視其友孟子

云視遠屋以其主先生所與友以與主

者仍之我文公居江村先生居武口相

望一舍而迎文公還自聞一見志合升
堂拜其親又偕往东山九曲亭講易
他人於文公師之而先生友之南軒師
江陵先生為薄劉文敷為辟玄幕
府深論靈臺相得他人於南軒馭之而
先生實之文公南軒相信如其
於為文公南軒之學者宜仍如也至又愛
平和羅書懋之爭僊嵐序以法文公

之米倉湖州刺子雍容乎球邑乃
若昭親国三抜淡宋牲未遂召比三
賢小三仁多是故用文公於漂幅南軒
先生於著作亜曰不迩矣
牝機制吭生者則南漫之運不足以尊
賢小帝渡之賢不足以極運也幸其書
立為雅不于其身尊之天六将極之
之不于其身極之天六将極之乃天下

讀之公暇輒手錄其書若干數千餘言
先生之書比其編之煩簡手授友人
撫守撰元　得
其文擇於性
其文擇於性而不
取陳於忠愛而不
行之至大至剛而不
郊祀禘祫宗子周禮郊
名見先生之學卓然識其

乎生於今與李

聖王明德復古以后學之任己以當之矣

邑適爲瑞南小相於於是僭加訂

正教而歸之懋元與其群從守信

惟信瑩璲聯出人刻之

嘉靖十二年癸巳冬十月吉後學

邑潘滋撰

重刻漫浪先生文集序

漫浪文集若干卷於予未也筮

數先生摘抄之戴和峯黃門金

錄之而漫浪裔孫琰吉峯遂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工而刻之嗚呼公宗高渡汶
和也云公四葉而文兄重
孝乞耶楊市山人寶藏市子
孫安如民法文采我敬公之平生
履歷系風敝筆勞固一代之
文亦重也佐平治時之所值安
於爾私公所以必也公之所於先
馬爾文馬云錫系公以沒人

先生謝有連每過從清晨膝下
仰教於公之所學知之源委卓
爾自不群不事設於是集之段
也提刑五公洞之又行也提
刑公云爾善之互餘卷手校書第
餘卷公訪之求家庭事如毛發
先生注存疏粗也當師呂
公意同宜二程子之學公以誘掖

執經門下者甚衆人
李子況曉庵文公之子生同時居
同里文公與周恭達竇源皆與
之切磋講論南軒張公帥江

遂私与云来合殊不知此亢以尺
云非善云实或生云云㊀生星
授也嗟夫波流之云虹井僂
五六星而射湾傍硕学两士

宜自勗諸

嘉靖癸巳冬十月穀旦汪學輯

汪玄錫拜書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軒 師 章未 涂志

重刻汪氏家訓序

王氏子鍾吉明與予交厚後之人

先生汪氏家訓予小子

思敬之意勿褻之彌月御兩峰

曰大学哉先生之学求责于猛以
為之猛也果以為之鑒也臨以為之
符也守以為之宋也猛以不滞也
鑒以昭乎戒也符以澂乎拙也固
以澂乎遠也拙不正明未亡乎戒不
昭明乎施不澂明蔵乎
遠不澂明学施不澂人知先生之
文不知先生之学之大因於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讀易解書傳圖讀時要

第而知先生之旨要讀

通紀年提要等第而知先

生之史筆執之讀之掌執之執之

當通讀詩林窺義而知先生之改

讀訪林窺文訪李仿韓訪蘇

曹誌亟要而知先生之守之嗜

文第先生之學之思無讀是集

每而歎之法文也粵東先生而
友先生嘗師品侍制廣韵二
程之學是私淑焉湖焉極先生再
主鰲學之歎實注註生沒以來
振也肇仕崇協之女而軒昌注以
自磨也太平泰議律于洋六種
飯先瘟疫而沒戈沒至亡豈
性閩程爾先之功亡性是註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亦講求之而先生亦
又每每嗟予等先生之學不傳
數十年之後先生與梨洲
實始倡之梨洲先生與
實相友善梨洲先生
主蕺山學者以誠意
仁安又詳記之治而主按文係
學事之競生(進)士樊在之先生
時方掌儀行勤禮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蒂根也先生講以當於於功
名於外而不知將時以蓄實也惟
文公之興于鄱而好賢如風海
得見許紀載班高而先生矣
辰終而不知沸也抑何於與顧
先生之學實性閑程是宗操
要戈入室而石門以繫先生也敘
先生之文固筆之以於沒學

之盛云

嘉靖甲午春肖氏子獅坡學

大夫汪恩撰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璧溪文集

撫安劍嶺笑字聖符之神妙頹垣

敗壁畫出奇發其天趣物不足訝惟

不能粧點況文章五行之秀寓之吟

驚又秀而逸在之非胸中有書則
筆下安眼俗雙泛居士冬法蘊籍多
卷左手馳為春冬散為雨雪花
如汾漢堅注若金石其纖稊簡遠則
奇節異丹清波未雲其樓倉惊
則古堂廣假哀絃急管熊度横出
字字一塵意其左圖右史劃於中
棧拓寮命筆頌洞法特典會毫對

簡出吻悲鳴去不可同日語也雖其文

人才士肺腑發于忠憤必能感動物情

烏故多窮李太白杜子美許公銷

鳴詔渡突兀窮塊間性憂傷悲

憚法蘇固濆亦三嘆子餘亦屢

士入杜省寺出駕五馬不為不貴也

搜神剔奇變化人鬼間狷狷絳英

霍如老禪納又不安可貴為子豈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寫中之意云寫字欸昭先著衣
雲川時誦公詩文灑之乎如清冷滑体
應命叙引證佛之辞勉述叙語以
改字山佛山止之意云
三山白洁周鄭昭先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集目錄
卷之一
古賦
竹賦
夏日郊行賦
中隱賦
林霏賦
雉賦
喜雨賦
釣臺賦
石蒿蒲賦
水西風光賦
古辭
鳴水洞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頌

太廟瑞芝頌

卷之二

五言古風

飲馬長城窟

出塞曲

薄薄酒

村行

呂侍制所居八詠

歲寒

門有車馬客

遠離別

夏日過雨

雪晴即事

半隱

遊硯山

答韓駿伯五首

送游克臣歸閩中六首

題陳叔適軒

秋懷五首

用前韻答黃一翁五首

春日書懷二首

漁人

送張飾之

梅花

又五首 以送子悲改卿爲韻

平江道中

汾楸如浦圻訊民之食菜事魔者作詩憫之

題咸寧江寧德先清遠堂

坐朝無以自慰作留貧薦一盃

用前韻答黃一翁二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賀林監生日　和趙行之三首
秋旱得雨
到城南瞻南軒先生遺像
用前韻答彪講書　送李侍郎歸衡州二首
和謝安國求硯
送謝安國歸清江　冬日書懷四首
賀林寶文生日
和王右司雁字韻
王右司移江西壽　賀林寶文生日
次胡元龍撰詩相訪
題巴陵宰鄧器先北窓
陸簿生日
新晴出谿上因訪王伯明詹望之
用元韻答詹望之
寓分寧去故鄉久不歸者三年思松楸成長句
遊南山寺題澹軒　用元韻答麟老
再用元韻答麟老　和祝聖予送行韻
謝黃子山賀得孫　謝江潭諸公
題董壽卿博雅堂　題童壽卿秋山圖
送許士龍秘校　題韋同年聚遠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送施宣教　壬子春羅長贈別
題蒼玉軒　清江勸駕送舉人二首
次韻分寧羅簿贈行二首
郊祀慶成詩　和李提幹賡詩相訪
用前韻答李提幹　送朱大鄉歸龍舒
題徐喬叟所藏李伯時四天王圖
送陳睦大出守當塗同僚餞別分韻得立字
念往四首
建守饒侯陵倅會稽以詩餞行
勸農道協山
苦脾泄在告因飲白酒一盃小愈魏倅有詩已而病復作因次其韻見意
生日魏倅惠三首　送魏倅
舟行過白石見將使夜宿毛家林翌日到羊義
却回和清老　病中即事
丙子重陽日有感
初春苦寒摧折到雙溪成長句書懷
病起　拒霜飛
脚婆　李忠甫見惠長牋以詩謝之
追念將使叔　和汪誠之韻

卷之三

七言古風

詠便坐梅花
病中即事二首
明妃曲
公無渡河
關山月
雉朝飛
白頭吟
莊樓怨
舒嘯臺 詩制 所見 餘韻 名卷 下
月臺 居八 詠
雪中懷韓駿伯
太平遇流民
春日
犬捕鼠
大水行
促織
麥苗已有生意搖烏穉者未止
雨晴出田間
鳥羹
聞虎傷人
題周功甫總領石溪三亭
溪亭
雪亭
嫣然亭
黃一翁自郡城回
過慕阜
喜雨歌
留獻之初得孫
宿公安二聖寺
賀吳繼仲母生日
題王倅來泉
題巢林
過浯溪讀中興碑
吊禰正平
次韻韓駿伯謝人惠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次韻韓駿伯趣諸先輩送茶

再用前韻因簡縣宰諸先輩

次韻韓駿伯誌別　覓李尉白犬

送徐尉移簿巴陵幷簡鄧器先汪藻善

用元韻答徐尉

用元韻答汪廣文　用元韻寄周推蕭法

用元韻答鄧宰兼簡華容孟宰

用元韻答徐尉　和許尉小洞庭韻

再用元韻　喜晴行呈陳宰

和何應辰過山谷墓韻

次韻孫君易送行　陳宰生日

題童壽卿遠山平林圖

題徐秘校達軒　冬雪行

次韻答簡簿　和王文州梅花韻

題清江常宰道院　題徐參議赤壁圖

題徐參議所藏唐人浴兒圖

和潘判官送酒韻　除日江上逐趙憲

題德夫園亭八詠　右梅隱

右橘渚

次韻吳司令知金州　次分寧胡宰贈行

慶元丁巳九日登叔寶塔同遊者楊大著李校書
書馮正字曾著作易校書
用元韻答楊大著李校書
送黃尚書帥蜀
臘中得雪快晴成古風呈堯章鈐老
用元韻答李郎中　喜雨
用元韻答秀叔二首
秀叔和章自言及再娶之事因韻戲答之
送石宰　紙被行
汪直卿相招子大先生有詩次後至子大再至

因次其韻
穀雨後一日子大再至有詩次其韻
鯖溪行
用前韻酬魏倅
魏倅同杜仲高游黃龍洞次韻
賀監宅
夜宿閔灘下　春日苦雨
用元韻答清老　再答清老
再用前韻　與趙道人

卷之四

擬古閨怨三首
次韻朱晦翁十梅
勝賞亭
題王解元壽萱堂二首
陳推官幽居十詠
山堂曠望
星巖晚釣
松徑閑步
林下避暑
自南齋晚歸二絶
用十梅韻答馮簿
贈郭相士
彭蠡歸舟
重湖泛月
雨後觀瀑
溪上賦詩
載酒尋梅
雪中訪隱
卜居
復齋
氷雪軒
白蓮池
歲寒三友
題熊道遐觀閣
遊東山九詠
松風
舒嘯
和馬宜州卜居七首
足堂
退圃
欣欣亭
題彭城館畫屏
題李道士揖雲軒
題劉知宮愚圃三首
田舍
爛柯
伴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棧徑　入翠
盤石　披雲
卷之五
七言絶句
呂待制所居八詠之一藤洞餘各卷下
山間偶成二絶　如大坂二絶
田間閑步　晚浴谿上
到田石先妣新墓　新晴二絶
溪上晚望二絶　古塔主語錄
田間麥秀因成絶句
到大坂　辟舍梅花欲開三絶
郊外見梅再用前韻
山郊雜詠七絶　聞杜鵑
至灌溪予懷老二首　宿野人家
聞蟬
春日二絶　山行二絶
晚憩田家二絶　到常清寺子哲師三絶
喜晴　野飯
春日即事四首　雨中山行
陪留宰游灌溪田飲縣圃六首　雨後繼成二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和留宰賞茶蘼二首　贈李居士棄官爲僧一首
夜宿江上　夜坐偶追悼猪哥不覺流涕因以絶句寫其悲云
湘中雜詠十絶　遊岳麓三首
和林文寶雨　豐年謹五首
再和林寶文三絶　和林寶文吹暑軒二首
和蕭參議遊岳麓八首
和王右司遊南嶽三首
和韓敎伯知命　和敎伯求鹿皮韻
居民多疫爲散藥　聞田家插秧已畢
偶行後園成三絶　小鳧
蛙聲
馬驛　出郊三絶古仙洞
出郭視田訟三絶　勸農
過涪翁墓二首　和吳秀才二絶
和麟老韻五絶　即事六絶
題楊秀才園三亭　題童壽卿潮海門圖
見山　繡春
題徐參議畫軸　移春
再和王宮教韻　和王宮教韻送酒
送簡簿攝南康令二首

題乘槎
酬白雲張道士惠詩
題謝艮齋畫筒四首
從范秘監過城東亦顏譚書樓二首
送術士胡果
同李魯二郎中游三茅觀二首
用元韻答李郎中三首
用元韻答鈷老三首
出城
和九日堯章送蔚
和璧間謝艮齋留題
楊秘監館中留題
題姜堯章舊遊詩卷
泗邊梅花一株盛開
戲江子大
用元韻答子大
念舊二絶
賀吳興郡王生日四絶
江子大有遊東山之約以詩相邀因次其韻
次韻江子大四絶
奏事入都出西上成四首
四聖觀
南園
淨慈
招諸宰飯六客堂以小詩代簡
題歸鴈亭
題愈子清待郎惠畫二絶
送蓬菴梵老二首
梵老以小詩爲壽次韻答之
呈游大治
麝香萱葉
寄潘維節
鑑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病中書懷
將使叔送玉堂春花江南竹筍次韻二絶
題慶源詹氏佚老堂
社日
將使叔有詩許移厨雙溪次其韻三絶
和將使叔早雪
雙溪種花二
春日有感
題汪尉立之快閣
和何元清韻九絶
舟行到洋戎和清老韻二絶
冬至日雪
次日快晴
早梅
子用惠魚四軸以詩謝之
與三山相士林子和三絶
七夕一絶
梅花二絶

卷之六
五言律詩
冬日即事
春興二首
旅興
蔬食
春雨
江夏道中遇雪
再如蒲圻二首
行湖路
晚春書懷簡陳巽叔二首
野次訪子從周不果因寄二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過鳳隱山
過西崙莊一宿
寓江陵能仁僧舍二首
夜坐
書舍遣興二首
清化寓居
李閣學挽詩三首
黃致政挽詩二首
送相士管明甫
宋可挹挽詩
過靈塔寺
復州道中二首
湘陰道中
即事
除夕官舍獨坐
魏丞相挽詩三首
和黃先卿即事五首
溪上晚步二首
述懷三首
王倅成老挽詩二首
方漕舟明挽詩二首
送房陵倅韋同年二首
贈輪上座
寄蔣王簿幷簡劉判官
用元韻答劉判官
用元韻答戴簿
蕭參政挽詩二首
題謝艮齋桂山
題張夫園亭八詠
送劉都幹
送謝廷玉二首
送王選澤侍郎
張尚書挽詩二首
李少保挽詩二首
太皇太后挽二首

九日陪陽秘監遊真珠園屬炎賦詩
鈷老許相過不至炎約堯章訪之又以事奪鈷
寄二詩因次其韻二首
炎十世先隴在婺源不歸拜掃者九年矣遇清
明有感成詩二首
即事四首　游水樂洞
太上皇帝挽詩二首　太上皇后挽詩二首
即事　庚申元日
送楊明夫郎中挽節閫
壬戌立春　賀吳興郡王生日
登四望亭　開居即事三首
追悼親哥
又雨無聊成兩詩寄秀叔幷簡繼韓
京丞相挽詩三首　送僧惠日歸蟠龍山
金夫人挽詩　萬宣教挽詩
汪貴之挽詩　周仁甫挽詩
盧夫人挽詩　題白蘋亭
送游大治歸建陽　趙處州挽詩二首
嘉定庚午二月望日留越上偶成
謁告成廟　遊稽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題大禹廟

追悼昭叔弟昭叔弟不祿數年夫婦皆未葬危坐悲念時自吳興罷官來越上候歸當爲卜地此所以誌也　贈巖電道人

游景德

食撈梅　即事

會稽六月初五日新米入市價減舊以升計之凡十二三闔海商米舡方集亦損其直

江亭曉望　舟行到滿塘

秋風　雙溪即事

西興阻風

又雨而雪　窓室

嘉定壬申十二月二十八日夜雷　和董叔重韻

新晴

題黃元靜廣先樓

將使有詩欲移具相邀到雙溪因次其韻

和清老韻　哭吳曜遠

俞義夫挽詩　石倅宗卿挽詩

嘉定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到思溪庄避人事十

月初四日過生朝方歸初三日早起予遣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来遊酒食幷詞二闋因成唐律二首
與滕元英自武口至湯郊不過十里元英一年
不相見丁丑正月來訪留一日問其再來以
秋爲期因成唐律一首
贈劉術士
贈平首座
嘉定丁丑十二月謀葬貴孫老病不能與事但
此心傷痛因賦小詩以寫其衷
七月二十三日遣悶
二十五日閻德望弟訃音越三日悲不能禁以
小詩自解

七言律詩

緩步
醉松
朝陽
石盆荷葉
和韓駿伯詠鴈
牕外紫竹
秋日晚晴
和韓駿伯見寄
喜祝季通相訪
和祝季通
南齋中秋小酌
南齋書懷
和韓駿伯三首
復和前韻三首
追念鱸溪老人二首
春日書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送詹少遊之平江　春日書懷
得昭叔弟書
元日書懷
和游尧臣出郊二首　送游大治歸建
和沈稚卿南樓韻　和寥守岳陽樓三首
和劉獻之出郊勸農
和游尧臣勸農韻　題胡道士草菴二首
旅中書懷
歲莫官舍書懷二首　旅中思家
到壽安精舍
留山間即事
出郊書懷
野次遇雨
上巳
春日叢桂書舍偶成二首
用前韻答彌明聖言二首
再用前韻答繼周丈二首
家僕來叢桂告米粟不繼
和謝安國韻
秋懷二首
雪中官舍獨坐聞新炭翔貴因成長句
蕭參議雪中宴客朱僉判有詩因次其韻
和林寶文鹿鳴宴韻
酬陳叔祐四首
贈李秀才

COPYRIGHT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和王右司遊南岳得晴
九月到白石先妣塋所
丙午中秋夜
和至卿叙述三首　和至卿述懷二首
次韻李仲永贈詩相別
次韻韓駿伯病瘧　和韓駿伯述懷
和韓駿伯擬別
江上爲韓駿伯訪得便舟
再用元韻二首
次韻韓駿伯別許宣教
題岳陽守張仲駿浮光亭
題月臺
縣圃黃梅半落草間
招同官諸宣教一飯用舟字韻成拙句
飲閒月上不能留客再成一篇
斜官到郡諸丈置酒岳陽樓招炎爲客鄧巴陵
索詩
和程丞遊清水岩名黃龍山韻
和陸薄九日二首　溪上尋梅不遇
次韻答熊明英
復次韻
和王宗禮送行詩　和陸薄韻
黃子山韻二首
用元韻答徐幼文
和陳丞彥能韻
和吳夢授韻
和王文州詠雪韻　再用前韻

游閤皂
陳張甘三道士和篇繼至用原韻併謝之
次韻巴陵羅簿送行二首
次韻楊秘監館中即事
次韻午牆不知兩作
次韻楊秘監館中留題
題徐商叟參議儒榮閣
游劉寺次林子長郎中韻
汪秘校携詩並雪月二賦相訪次其韻
次韻胡清卿携詩相訪
和陳石司春雪
胡清卿來訪留一日亟求去云欲謁鄭宰因以
詩佐其行
次韻謝胡清卿
汪直卿相招以病爽約因成拙句併呈子大
秋旱得雨子大詩言祈禱所致炎謂不可貪天
之功次韻以見區區
郡中游觀之地清風樓爲第一前此諸公有詩
似覺摹寫未盡輒成唐律一篇約魏倅同賦
不拘和韻可也
和項廣文喜雨
與魏倅葛書記同謝雨于黃龍洞田舍小玲瓏

晚飯魏倅有詩次其韻
賀皇太子生辰　題碧瀾亭
浮碧亭　題墨妙亭
二月中休日黃師領客登望海亭有詩次其韻
六客堂
魏倅和鉛老一詩因次其韻
兩鶴
次韻答清卿并簡蔡尉
和陽郎中北廊梅花
寄德瑩弟二首
贈地理游曉山　附錄朱晦翁和韻二首
病中怨子接勿同歸
清明日六首
病中書懷
又和早雪韻　七歌
再贈平首座
凶年慨然嘆久生成讚因以長句述此意

卷之八

詩餘

詩餘序
蝶戀花
水調歌頭
念奴嬌
蝶戀花
點降唇
又登石鼓合江亭
鷓鴣天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阮郎歸
浪淘沙令
清平樂
卜算子
虞美人
憶秦娥
好事近
念奴嬌
採桑子
臨江仙
青玉案
木蘭花慢
浪淘沙
江城子
南鄉子
臨江仙
水調歌頭
浪淘沙令
好事近
卜算子
木蘭花慢
阮郎歸雲川作
水調歌頭
好事近
南柯子
西江月
踏莎行
南柯子
臨江仙
憶素娥
小重山
臨江仙
南柯子
朝中措
朝中措
柳梢青
清平樂
夜行舡
驀山溪
滿江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玉樓春
卷之九
序
送齊彥邦序
送滕彥真序
送韓駿伯序
送彭雲翔序
林待制奏議序
程允夫集序
尚書小傳序
送黃夢符序
送相士張舜舉序
送劉監序
韓駿伯詩序
清江集後序
魚鱗保甲編序
本草正經序
松隱醜鏡序
東都紀年序
送江靜之序
東山集句詩序
送吳夢授序
二堂先生文集序
南窓雜著序
樗叟詩集序
懶翁詩序
五顯靈應集序
讀易筆記序
送洪宰序
鯛溪老人集序
剗弊撮要序
送曾洪父序
緑淨文集序
永玉老人集序
送曹成之序
祖墓經界公據簿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九族圖後序
世系錄序
贈姪婁鄉序
卷之十
記
醉經堂記
逸老堂記
東園記
卷之十一
書
見程司業
見張南軒書
上林鄂州書
上劉司業書
上王右司
上劉岳州
與朱侍講晦翁論諒闇中開講書
上趙丞相
上胡晉臣叅
上趙大資
答吳學諭
汪端公墳祠堂記
文富軒記
雙溪園記
見洪宰
見林鄂州
見劉司業
上蘇郎中書
上盧岳州
上留正丞相
上葛密院
上執政
上宰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潘微猷
上蘇郎中
上薛大監
上趙帥
答凌解元
與雷知院
付恕子

卷之十二

表

太上皇帝聖誕賀表賀皇帝
太上皇后聖誕賀皇帝表
太上皇帝受尊號賀皇帝表
太上皇帝皇后加尊號賀皇帝表
賀正表
賀生皇子表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慰皇帝表光堯太上皇升遐
請御正殿表皇太后升遐
請聽政表
賀講和表
謝冬衣表
謝曆日表
謝除制帥表
進易解表

與徽許守
上章岳州
上孫漕
與杜仲高
上宰執撥米賑濟
與婁同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進東都紀年表
賀太上皇帝慶壽表代
賀太上皇帝慶壽表代
今上皇帝表
賀太上皇帝尊號表代
賀太上皇加尊號表代
賀登極表
賀郊祀表
賀天申聖節表
賀會慶聖節表
進賀瑞芝詩表
進日曆表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請御殿表
請聽政表

謝到任表
謝生日賜物表代
賀文德殿
賀瑞慶節表
謝曆日表
謝除經畧表
賀重華宮
謝加食邑表代
賀重明節表
謝賜衣帶鞍馬表代
謝侍讀表代
謝郊祀赦表
請聽政表
請御正殿表
湖州到任謝表
賀立皇太子表
賀改元表
慰皇帝小祥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賀太子遷東宮表

卷之十三

箋

皇后箋

太上皇后箋

太上皇后箋

太上皇后牋

皇太后牋

賀慈福宮箋

慰皇后箋

賀太上皇加尊號箋

今上皇后箋

今上皇后牋

太皇太后牋

皇后牋

慰皇太后箋

慰皇太子箋

卷之十四

啓

皇后牋

皇后牋

東宮牋

皇太子牋

皇太子牋

謝李檜侍郎

謝潛憲

上張南軒

賀李侍郎致政

登第後謝舅氏汪仲和

通向倅

上張總

通韋倅

上譚提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周丞相　答劉監酒
田將教授　謝縣官
田黃少卿　田武舉李狀元
饒州之任上吳提點　田林院
田趙教授　通趙路分
田諸縣宰　通致政王溫州
謝臺諫　通陳知監
通陳主　謝從官
田交代周郎中　答韓總管
謝孟漕　答魏倅
答烏程歸安德清武康知縣　答長興安吉知縣
謝王縣丞　賀吳興郡王
通孟守　與王監承
賀徽州趙守　田鄭宰
答永興鄭宰　謝林寶文
田楊宰　賀施參政代
賀隆興程帥　賀湖北吳憲
田袁州曹守代　田全州趙守代
田馬宜州代　與靜江詹帥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廣西詹經畧代
回趙機宜代
賀史使侍郎代
謝宰執
回趙參議代
賀吳提刑冬
賀汪提舉冬
賀吳提刑正
賀曹守正
賀使舍人代
賀王侍郎代
回趙道州代
回趙知軍代
謝宰執代
賀王侍郎代
賀吳提舉冬
賀京運使正
賀趙丞相春
賀趙丞相春
賀蔡總領春
賀馬提刑正
與趙節推
與梁知錄
答陰學諭
賀荆南師閫侍郎
賀梁總領
回唐解元
回徐尉
賀薛漕
賀汪提刑正
與鄧教授
與饒節判
止林倅
上趙丞相
賀岳州回倅
與周知錄
回胡解元
回彭秀
賀張總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岳州劉守
代賀張尚書
代回吳兩府
賀趙宰
賀孔守正
賀趙丞相啓代
謝呂鄂州
回趙運判啓
賀李參政啓
回李監庫啓
代謝張尚書
代回丁茶馬
賀石宰正
賀詹守正
賀鄭宰正
謝劉司業啓
上周總領啓
與郭判院啓
賀王倅啓

卷之十五
考古雜論
禘祫論
郊祀論下
宗子論
運氣論
卷之十六
劄子
又畫一劄子
申宰執乞權住造甲
申宰執湖洲
郊祀論上
明堂論
周禮經
卦變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申宰執乞降度牒造甲劄子
申臺諫劄子　申省論馬料劄子
申宰執檄米賑糶劄子
申省乞休致狀　與雷知院劄子
與樓同知劄子　申請樞密院公劄
內小帖子　再申省
申省狀　內小帖子
再申省

卷之十七

銘贊　議

附錄

郡誌大傳

四明李以申撰

王炎字晦叔婺源武溪人提刑汝舟從曾孫自幼篤學登乾道五年乙科調四明戶曹丁母憂再調鄂州崇陽簿時張栻帥江陵聞而器之秩滿授潭州教授以教養為已責提學蘇詡補一學職炎辨之蘇忿欲易教武岡炎遂投檄出關諸生卷齎乞留不獲大帥李椿親出關挽之竝車而回蘇悟乃以特立有守薦用改秩宰岳之臨湘邑在廬葦中蕭條特甚賦出無名會朝廷下蠲減之令條陳宿弊得旨歲減三千八百餘緡邑賴以寬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判臨江軍三攝郡政庭無留訟除太學博士遷秘書郎
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陞著作郎兼考功郎吳興
郡王府教授又兼侍左兼禮部員外郎除軍器少監奉
祠起知饒州尋與部使者不合去改知湖州湖甲浙右
素號難理炎不畏強禦邸第貴介有撓政者炎註於牘
曰汝為天子親亂天子法炎為天子臣正天子法至今
人誦之卒以謗行再奉祠積官至軍器大監中奉大夫
賜金紫封婺源縣男嘉定十一年卒于家年八十一平
生多著述尤長於詩居有雙溪築亭寄興以自樂天自
比因號雙溪翁所著有讀易筆記尚書小傳行於世禮
記論語孝經老子皆有解春秋有衍義及彖數稽疑禹
貢辨考工記鄉飲酒儀諸經考稽編年通紀紀年提要
天對解韓柳辨証傷寒論總囬雙溪類藁初著易滓来
竟病革乃夜分祝天頽須臾無死以成書卒如其言

讀雙溪集　　晏謹註

篁墩云按文公集與黃直卿書有僞學之章前此
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之語今攷雙溪集及家
集未嘗作察官也晏竊意公果受劉元秀力薦作
察官必嘗與之深交乃爾今攷公歷任由無察官之任
元秀絕無一言相徃復本集又與劉公明矣豈別一王炎
薦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以其名姓之同而誤歸之雙溪耶審爾則受誣甚矣（旻謹攷通鑑乾道四年戊子壬炎書褧密院事五年參知政事七年爲樞密使公乾道五年始登進士第其先後推任不同程先生謂別一王炎非有見於此與）

篁墩讀雙溪與朱晦庵論諒闇中開講書又云世傳雙溪與朱文公不合未見所出攷雙溪集有與文公論諒闇開講事文公集無答書豈即謂此耶（旻伏讀論諒闇開講事切見質經據祝晦庵先生成撰公六世孫容安公墓碣云淳熙間晦庵夫子近自閩中與雙溪翁不答者乃深納其言聽有山陰胡隆一鬼志合即升堂拜其親相與倡明道學之懿寺語及考郡志婺源有東山九曲亭邑士汪端雄建與朱晦翁王雙溪講道其間噫二公相得歷歷可稽後人不察謂二公不合其亦矮人觀場者耶）

讀雙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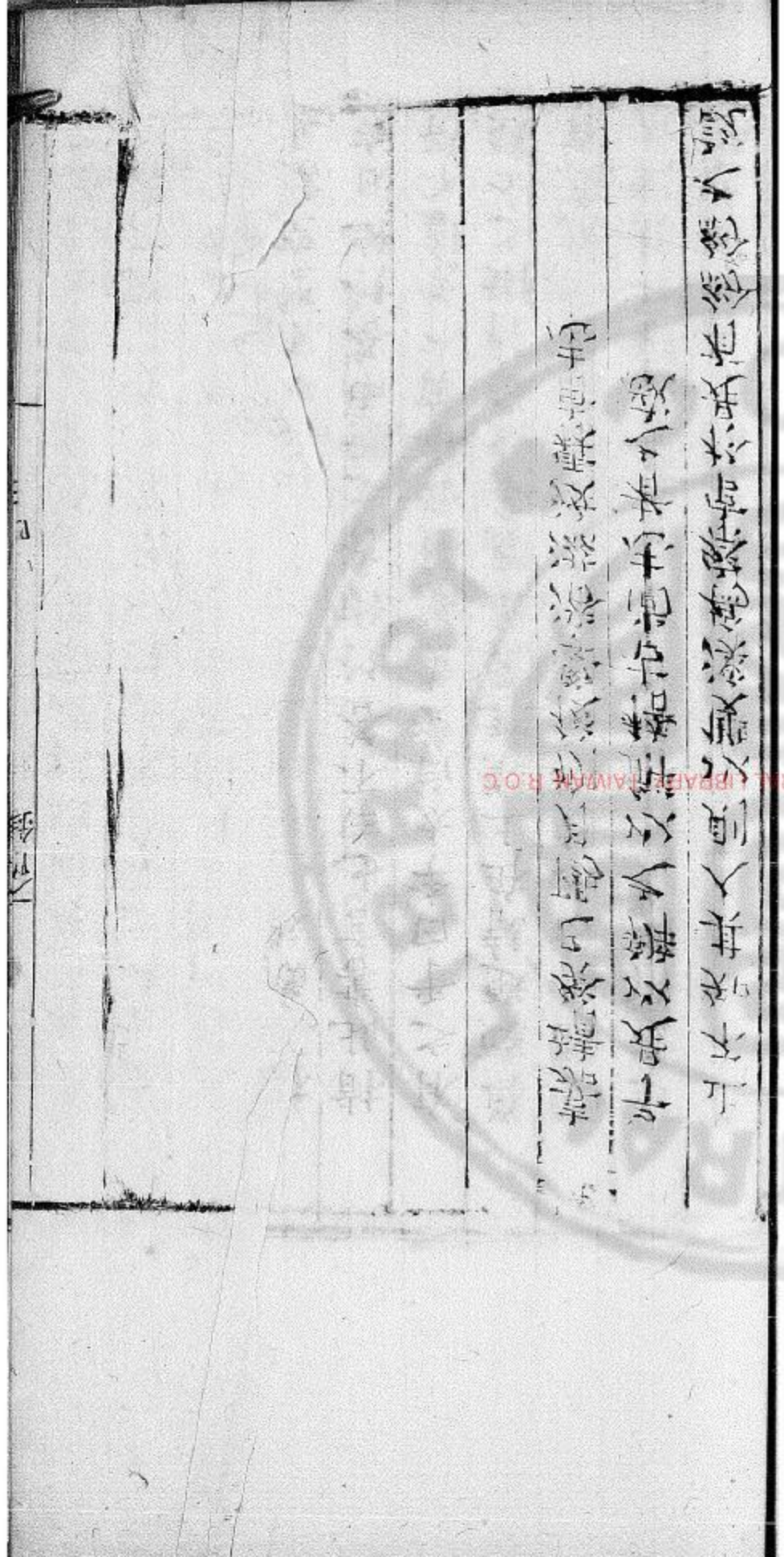
許月卿曰其行直率無今人之脩飾掩覆其學本經史無今人之駕虛取訛其政汲汲爲民無今人之支撐歲月其文始似蘇子由晚似韓退之詩似杜子美表啓有荊公之骨龍溪之味翰林學士才也（旻謹按月卿先生論公文章德業則是然猶阯別一王炎論公文章德業則是然猶阯而妄歸之公則其察識亦疎矣）

朱子不答雙溪諒闇開講書辨

學者皆謂朱子不答雙溪諒闇開講書以予觀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實答之矣何以知之曰雙溪在鄂有寄弟德瑩
文公和之云書來爲指淆訛處不涉言荃不落
夫超然獨見非隨聲附會之爲故謂之不涉言
據經斷禮得明白切要之旨故謂之不墮空諜
指此書言也曰不答於作書之時而答於他日古
有之乎曰李太白登黃鶴樓云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顥題詩在上頭既至鳳凰臺復爲詩擬之全類
瀕體其始也欵祖而忘言其後也閟嘗而氣應有
道者襟度豈可以尋常測之孟學內誦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故知其人則不以害我爲閑
止不知其人則以雙溪爲察官於是有紛紛之說
予是以辨之以解稽古尚志者之惑
嘉靖癸巳陽月朔後學潛滋汝霖東志



嘉靖癸巳陽月朔後學[illegible]溪[illegible]志

乎是以辨之以諸書古志者之證

止不知其人則以雙溪爲祭宮於是有紛紛之說

雙溪文集卷之一

宋 宣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 著

古賦

竹賦 并序

小人之情得意頽頑自高少不得意則摧折不能自
守君子反是竹之操甚有似夫君子者感之作賦以
自箴

晦叔讀書南齋之上門巷僻左交遊日稀環以桑麻之
場帶以瓜芋之區路折西南萬竹蒼然下緣乎曲澗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湄其清可以延風月其高可以擾雲霓珊珊乎鳴蒼玉之佩摧摧乎舒翠鳳之旗森森乎甲冑之雜崎而切切乎干戈之參差其偃蹇挫折者如忠臣烈士赴患難而不辭其嬋娟蕭爽者如慈孫孝子侍父祖而不違其挺拔雄勁有氣毅色嚴又如俠客與勇夫其孤高介特者格清骨古又如騷人與臞儒予雖朝夕吟嘯於其下曾無以名其美而狀其奇然泛觀宇宙之萬物均涵育於一氣而有剛柔堅脆之不齊榮者必悴盛者必衰實繁者易剝色麗者蚤萎惟松栢之有心及竹箭之有筠足以閱寒暑而貫四時春日載賜山川含滋零露兮宵霑惠風兮曉拂或墊或條或莢或葩或蓺含英吐華天天怡怡竹於是時清而不腴冬日祁寒天地積威雪慘兮氷堅風饕兮日凄川原千里木脫草枯香盡芳歇掃迹無遺竹於是時秀而不臞含而後見其含德之有常持操之不移此吾所以無羨渭川之千畝有取淇澳之猗猗顧交於金石邀歲寒以爲期否泰兮消長剥復兮乘除秉吾心之堅石視此君乎庶幾

雜賦 并序

之野外見一雉爲野人所得悼其輕敵不戒而斃焉因作賦以自警其詞曰

綵冠兮緑跗翠襟兮錦衣耿介兮自守雄鳴兮雌隨平原兮淺草徐啄兮毕飛何野人之機巧乃以謀而致之方氣驕而貫勇敢直前而不疑事常敗於輕敵碎身首於須臾肉不登於鼎俎毛或用於旌旗子玉無禮而殞命趙括狂勇而喪軀鄧舒怙俊而遭殺郤至矜代而見尸苟謀身之有異皆災害之所罹翠有羽而就羅雞以尾而爲犧鴈不鳴而先烹鸚巧言而長羈信涉世之孔艱雖後悔而何追惟羽族之至靈獨毋穴之鵰雛鸚鵡兮齊聲錡銚兮羽儀摩千仞而高翔豈矰繳之敢施茲吉人之能事於鄙夫兮何誅

夏日郊行賦

四月維夏先晦二日子王子散策於東皐之上爾汝老農問勞既畢遂曳屨乎喬木之側喟然嘆曰以吾流目之所見物化之亟如此哉麥穟穟而餅餌桑陰陰而蔽絲麻旆旆而沒人秧苗苗而佈畦蜩解甲而效鳴鶯遷喬而載飛雀遶屋而孳乳鳥俯巢而哺雛是軌斡其機緘至於日運而不齊也耶吾聞二氣噓吸一瞬不留向之温然者俄而爲今日之夏今之燠然者又且爲後日之秋所以使人慷慨增懷踴躍自激感歲月之遄邁畏功名之湮沒故志士之競時殆

不容乎寢食如予之椎鈍遲魯則姑苟安而休息者也人方逐逐我獨徐徐人方後後我獨于于諒愚知之縣隔宜動靜之殊塗其在武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一裘一葛日飯一盂非掃軌以謝物且杜門而讀書付榮枯於自然庶順命而無違抑古人有言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是其獲我私者乎

喜雨賦 并序

丙申夏四月武昌閫郡不雨越五月三日崇陽宰吳侯以誠禱雨獲優渥按春秋僖公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說者謂書不雨者閔雨也書雨者喜雨也喜雨者有意於民也今吳侯禱雨以誠不崇朝而雨隨之可謂有志於民矣作喜雨賦其辭曰

歲行於渚灘之辰斗建於實沉之次環鄂渚之七縣值亢陽之為沴風自南而且霾日將北而如燬雲霓欝而不興旱魃驕而孰禦策余馬於郊牧喧龍骨之咿嘎瀝池瀦其既涸陂堰支其斷流視衍沃而龜坼況高田之未耨苗已悴而半槁懼西疇之不收幾張願而待哺舉麾額而增憂粤桃溪之令君念民命之惟穀茲土曠而農惰雖儻石而無蓄緊告糴之少艱米翔踴而如玉倘既月而旱甚民必仆於溝瀆講雩祀之故事虛心齋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竭誠謁梵王之蓮宮羞蘋藻之潔清款仙伯之靈巖釋
輿馬而草行陰曀曀以隨蓋颶悠悠而擁旌枉楗濕其
有汗鍾鼓鞳而無聲紛舉手以加額曰雨兆其已形龜
日蔵儀爾我庭宇駕龍秋秋攸屆攸止雲將前驅雨師
踵至越三日而爲霖鑿一同而均利稼苾苾而驟蘇澹
汩汩而如注免爲殍於凶年占築場於樂歲沸輿頌而
載途歌令君之陰賜其歌曰霖霖兮滃濛汚邪兮滿車
其釀兮有黍稻粳兮可炊豈弟之澤民肥不臞我字我
撫公留勿歸均此大惠公歸勿與聞而西之日父老之言何美之溢也
向也民憂而憂此吏責也今也民喜而喜吏不敢以爲

坐一室而經營四海未嘗泊然與世而相違投耒耜而
執玉釋杈築而乘車萬物賓從受其寵綏蕭條陋巷之
布衣詰屈乘田之小吏非爲我而不爲蓋欲爲而不遂
先生彈冠而出曳屨而趨豈無意於斯人而何以隱爲
漆園傲睨達近乎詭金馬玩世和失之鄙準繩以中又
安取此有如樂天可謂賢矣不膏肓於丘壑之下不柴
柵於紳脩之間招釋子於匡廬之阜呼酒徒於香林之
灘得喪兩忘去就俱閒無乃欲耶今世而尚友與斯人
而比肩雖然進退有正以義爲主可否無固因時爲度
元和之際猶莫盡其所懷長慶之後可飄然而引去時

既異而轍殊何必追其故步曲阜之野麟出而非岐山之陽鳳鳴而宜可隱而見其操卑可見而隱其德孤吾欲與白傳異議乃申以招隱之詩其詩曰

白銀雙闕高巍巍佩印如斗生光輝藥石之妙國可醫縮手未試衆邏邏前旒側席九天上青雲發軔端其驅

釣臺賦 并序

自乾道丙戌至紹熙辛亥凡四過嚴瀨此身老矣閱世寖久更事滋多感今懷古有慨然於心者艤舟徘徊久之遂賦曰

理予舟而良遊兮言將至于中都過釣臺而屬目兮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德也然早而禱禱而雨如重負之獲釋也酌我醽醴發我殽核合僚友而一笑吾敢忘夫 帝力

中隱賦 并序

三衢留侯以中隱自處范石湖爲書二大字以表章之侯有中隱對自叙甚詳夫若隱若顯内心泰然不爲圭組所累侯之志高矣顧進於世功大名白民受其賜侯未可辭此責也乃賦之曰

子留子道高而位下豐蓄而嗇施發揮所有可以雷霆一世而畏人知之沉酣自得於理義之府盤薄不驁於功名之場迺以中隱扁其室廬團蒲曲几詩編酒壺凡

世間尤物一切無有羞淡乎如逋客之舍幽子之居吾見其鼻間栩栩翎翥顏色殆將貴吾身於隋侯之珠耶外物於秋蟬之翼此所謂與道逶迤一龍一蛇不露文彩如玉如石者耶夫孤竹二子採薇西山揭日月於百世之上可望而不可攀搞項黃馘山澤下士徒悅其風未喻斯旨友麋鹿於閒曠之墟玩魚鳥於沉寥之渓惟陸沉而無用徒牢關而固拒故荷簣於耦耕均聖門所不許萬夫一賢天地間氣海涵岳負以育德游刃迎解以爲智陽潛于泉則草木無色雲出于山則膏澤千里古之抱此道者疑脫富貴而無累蟬蛻塵埃而不緇然燕

節而躊躇山寂靜而江空兮中有高人之祠去之千有歲兮清風至于今而凜如慨余懷之有感兮思欝紆而欲攄昔者卯金啓一仆而載起兮真人翔於參虛群公攀附其麟翼兮策高足於天衢功烈藏在金匱兮封爵載諸冊書大冠長劒之陸離兮又爲以南宮之圖先生適際斯時兮獨深潛乎江湖雖可致不可屈兮思漁釣吾其竟歸羞富貴兆資賤兮夫何耻一世而倜馳粤若聖賢之制行兮其大致惟出處之兩岐一人以伏鉞而觀兵兮二子餓首陽而採薇君王溺冠而傲士兮四老遁商嵓而茹芝意固各有所爲兮非好惡獨與人殊載

考西都之將季兮先自裂其廉耻之維僥倖直勁于闕
下兮忠諫斃于係纍彼豢於寵禄而不去惟其上所招
靡孰冥爲我死志兮金城圮而莫支莽上下其目以旁
睨兮敢挾斗筲而覬覦雄作美新以蒙羞歆獻符命以
導諛可勢軋與利啗兮龜鼎遂隨之而轉移世祖折節
以下巖穴兮蓋懲夫覆轍之車訓仁義而戒阿諛兮亦
豈無於當時重臺閣之繩督兮輕廊廟之訐謨前有軒
冕之榮兮後有斧鉞之誅朝正位於公卿兮夕殞命於
凶徒羊裘遊而不留兮非特先見乎幾微上以警一人
之失刑兮下以厲多士之廉隅噫有國者亂士相尋兮
未始不自夫名節之先墮縻麟鳳曠世不一見兮是焉可
以繫維瀝酒扣舷而遐想兮乃申以斐然之辭玉帛雖
不到數澤兮豈無逸民於樵漁私其身不憂其君兮何
取夫遠走高飛而獨居

林霏賦 并序

致政胡丈思成燕居之所扁以林霏摸寫其景寄於
詩囊晝笥誦其詩觀其畫令人心脩然厭薄塵垢因
成古賦一首其詞曰

倚蕭灘之北滸萃闌闠之萬家獨德人之結廬却市聲
而無譁開樓觀之淨麗納江山之幽遐疑老僊之一壺

蔵物色之清佳招鷗鷺與忘機湛方塘之淺緑衛以竹
君之蕭森絢以蓮娃之温淑麟　喬木其參天翰清陰
而覆屋抱虚白而不染攬空翠而可飡酌瘿藤之醸玉
弾素琴之無弦睇飛鴻之冥冥覺燕處之超然主人爲
誰澹淵居士方時承平家在中土偶赤縣之陸沉隨一
龍之浮渡非無意於着鞭可嘗雞而起舞恥捷徑之別
驅甘康莊之徐歩張使膽於蜀道把州麾於淮浦田者
眼而内觀笑浮名之絆身遂選勝而卜居以頤神而保
真規子美之浣花摹樂天之香林尊德誼者陪　鳩杖
而春容談勢利者望龍門而逡巡乃相與竊議曰此非

持已之潔而矯俗之迂者歟有卷舒之道而無悔吝之
疵者歟耿耿外物於螽股而貴吾身於驪珠者歟徜徉塵
垢之外而與喬松爲徒者歟居士聞之局局然咲曰斯
言過矣吾何有於是其歸来若差後於淵明其止足尚
庶幾於疏傅既娄娶而即安亦逍遥而無累客乃隂括
其辭以命管城薄寫林霏之佳趣

石菖蒲賦　并序

予書室中有石菖蒲一本欝然暢茂蓋資水石之清
幽以遂其性此物醫經所論可以延年可以成仙第
人取而食之蒲喪其生矣然則爲入養生者非蒲之

頓迺因讀北山翁集有水菖蒲賦一篇三折四復詞
既妙麗而興托高遠乃拾其遺論而賦之曰
老石嶙峋金鉄貞兮浮雲所根氣潛蒸兮下漱冽泉玉
鏘鳴兮蹙節盤屈託以生兮附堅涵潤密如積兮四時
清清不改色兮烈日凝氷無能厄兮潜蓄幽馨如有德
兮后土富媪載品彙兮其秀其英拔類萃兮蚪然者松
負勁氣兮惟竹虚心古君子兮蘭有國香儕高士兮海
也如玉勝靜女兮得土則繁否則悴兮獨根于石孰如
蒲之粹兮有荇有藻産連漪兮可薦可修播聲詩兮亦
有芙蓉媚芳池兮紅衣素裳美且都兮下視其本着淤
泥兮潔淨不汚孰如蒲之清臞兮来自澗谷入吾室兮
鑿石瀦水葆翁欝兮零露霄泫珠的皪兮甘雨時濯緇
塵滌兮中心愛之久無斁兮方士者流言可飡兮養心
益腯將引年兮一寸九節可登仙兮帝経君録其言然
兮予乃獻疑進未議兮彭聃最壽終亦逝兮喬松飛昇
今安在兮胥而餌之蒲何罪兮毀璞凋刻玉不幸兮枯
骨抱易龜殞命兮破爲犧樽木失性兮彼美惟蒲吾良
朋兮前有韋編後黄庭兮全真育和共欣榮兮優游卒
歲淡然其忘情兮

水西風光賦并序

隆興癸未冬龍圖閣待制呂公來守新安覽其山水而樂之後八年卜居于城西南隅榜其樓曰水西風光門下客王炎賦之附于衆作之末其詞曰

古歙爲郡山水奇秀飛仙往来窟宅於其中號居江左十州之右至於水西之勝槩又稱甲于一州挾以披雲之孤峯遶以漾沙之寒流昔翰林之詩伯騎鯨而来遊至今墨客騷人無不劇談其高風而漁翁樵老亦能尋訪其遺迹人與景而俱勝首尾三百餘年而不可再得那知神崧夫子之卜居而氣象反高乎曠昔豈非人物爲主山川爲賓故風光雖滿於天下然太半落莫而無聞苟有恃而獲傳歷千載而不朽有白傅而知香灘因叔子而知峴首浣花寄聲於工部醉吟之篇輞川托迹於右丞丹青之手況如我公三朝廊廟之壽俊六世軒冕之故家荷紫乎文石鳴玉乎金華一旦丐閑引身而退傲睨於塵煙之表袖手於功名之外遂令水西之聲稱自于今而益大飛檻渠渠壓城之隅予雖未獲寓目於几席之末緬想其臨高眺遠凡可以悅耳目而娛心志者一皆領畧而無遺公舊爲伯於此邦留去思於千里父老兒童見公而喜故雖山靈與溪神爭欲呈巧而獻技攬波光空翠於眞濛杳靄之間閣雲煙沙鳥於旦

暮晦明之際飄然如坐蓬萊方丈而下視人間之世態
曲几以欠伸撫脩欄而倚徙彼謫仙放浪而一来非可
同日議也無已則猶有太公望之事乎處則釣渭水之
璜出則佐六州之王方　聖天子之側席登耆英於廟
堂胸中之策十未用其五六恐未可留意於山水之風
光

古辭

嗚水洞辭　并序

至西有澗水自黃龍山西流達于巴陵郡之平江而
三於湘水平江故羅縣以地志考之此水即汨羅之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處曰嗚水洞青山中裂水行石上
如陸皇之地編素迴視如撞瓊玉而碎之瀑
西五六尋石面間多病白如霜聚鏡音
二十一百餘步磬響鏗然水與
百步聲漸細如
聲不數百秩秩
使人神慮蕭
永日人子
驚酒越余病
無數觴不醉

廬三峽畫之當勝觀川惜其在窮山深谷人無知者
移而近通都大邑其價可值萬緡予謂泉石之奇絶
山靈愛護留以遺幽人勝士非求知於世俗也焉跡
車轍不至山門乃能全其清耳粹鄉以予言爲善因
識大略而系之以辭曰
艾之西兮汨之原山石劃斷兮穹崷而巀嶭瀑流下注
兮其上絶而爲壟有蛟有龍兮伏而不怒雷鳴崖下兮
窮年風雨誰斧鑿此雲根兮遺予以濯洗松有樛枝兮
屋之深深苔蘚斑斕兮織績以爲茵觴酒于上兮聽潺
湲西峯嶕峣半規兮徘徊尤未忍旋予欲紲朱絲兮鄣
清音而度曲招玄鶴使舞兮醉予醽醁有玉韞櫝兮幽
人之軸秋蘭之佩兮芙蓉之服瘦石寒泉兮天其弗告
四牖隙兮獻巖青青白雲漠漠兮截洞口以爲扃輪鞅
莫來兮無傷我清不執券而兼併兮莫予與爭

懷忠堂辭 并序

顏魯公知湖州作放生池又刻碑池上其碑見存池
畔有魯公祠堂題曰懷忠北山程公嘗作楚詞一章
刻石廡下其辭甚古然未盡事實因以辭續之其辭
曰

哉逸駕兮前修佩武符兮典州迹已陳兮德新可敬而

慕兮幾春秋意其存兮罔于萬年之原謂其遊兮乃在
浮羅之巔奮忠精兮取義貫義娥兮爛然隘塵寰兮上
征揮八極兮爲仙黃鵠脫驂兮素蚪停駟幾彌節兮念
遺民而来顧高弁蒼蒼兮清茗瀰瀰公来遊兮湖山增
美遊觀罷兮来歸有浦與河兮清泠之池魚鳥懷生兮
欣欣焉其有依銀鉤蠆尾兮燦翠珉而陸離絃琴兮擊
鼓羔羔豚兮酌醑跪起以薦兮燕喜公燕喜兮吾
民樂康却災沴兮蠲除不祥雲来兮萬祀蒸嘗兮來忘

古頌

太廟瑞芝頌并序

聖天子光奉貽謀嗣守神器兢業不解日親萬幾閒
五日一朝于兩宮蒸蒸翼翼問安侍膳惟謹聖孝昭
假天地祐助祖宗顧歆乃慶元五年秋八月壬申玉
芝産于太廟太室之兩楹越十日辛巳有司以聞詔
丞相帥百僚縱觀參考圖諜是爲上瑞維時近重明
節鸞輿詣壽康宮奉香以進太上燕豫天顏怡懌越
六日丙戌朝于壽康宮欵侍至日中吳請跸始還九
月庚寅朔用家人禮奉玉爵上千萬壽于宮中孝慈
洽浹佳氣鬱葱於是公卿大夫及都人士女外薄海隅
無不歡喜乃知國有大慶中外禔福廟社尊安休證

之来符應彰灼如此臣不肖秉筆隸太史氏敬敷叙
本末書于汗青藏諸金匱石室以昭示將来永永無
極又念昔漢甘泉宮九莖效異唐延英殿三花吐秀
與產於廟楹不可同語而一時群臣動色相賀歌而
詩之以自夸詡載于方冊猶為談美今瑞不虛出慶
事鼎来福禄漫羡是宜被之管絃播於樂府以鋪張
無前之洪休臣職在鉉弇喑無歌咏附于英華之奏
則歸美報上義誠有閟心甚懼焉謹拜手稽首獻頌
曰

宋紹天命列聖重光丕緒烏奕施于無疆火海日升慶
元五祀淵默面南格于天地於穆清廟玉芝呈瑞蔓蔓
其華麗于丹楹匪根斯殖匪葩斯榮和氣融液不春而
生其瑞維何祖宗成喜神孫致孝孺慕無已有開必先
產祥隕社其孝維何神明可通問安寢門四輔翼從洗
爵為壽雍雍在宮莫大之慶朝野攸同賚爾高年曰予
錫類頒爵輔臣曰汝予恥三宮豈樂萬姓歌舞維我高
廟中興集勳神器可傳藝祖之孫重華之胤壽康之仁
凝神冲漠不俟儳勤群黎屬望天啓元子四聖揖遜千
古顓美主器匪易秉心肅莊以奉重闈嫓于慈皇崇德
尚賢心膂股肱盡擯浮僞慈皇是承疇酢萬徵未明當

依不敢不疑慈皇是似民附于仁天監厥誠對越在上
祖宗之靈貺以瑞物胙其德馨昔在紹興芝嘗再茁仁
英二祖之室曾孫篤之克肖其德受是令符寵綏四國
昌以祝之萬壽無極又昌申之子孫千億有德有瑞隱
顯合符自今以始吏將屢書皇德日新勿替厥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雙溪文集卷之二

宋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　著

五言古風

飲馬長城窟

春風塞草青胡兒區脫靜秋風塞草黃胡騎角弓勁秦
人驅丁夫築城避強胡城成有虧日胡來無已時哀笳
終夜起戰馬豎雙耳蒼茫沙上月幽咽隴頭水征人悲
故鄉閨人守空房安得霍嫖姚飲馬瀚海旁

門有車馬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鵲遠屋鳴有客停征騑問客何自來君家寄家書攝
衣起迎客開書多苦辭辭花不長好玉顏亦易衰水行
有脚流人行無反期置書拜謝客豈不心懷歸事君有
明義不得顧所私作書附客返路遠幸勿遺上言重自
愛下言長相思相思勿相忘自古多別離

出塞曲

羽檄走邊遽虎符出精兵壯士卷甲起骨肉送之行擊
筑歌易悲挈榼酒更傾關山殺氣纏寒日無晶明箭落
紫塞鵰馬裂黃河氷豈畏虜騎多只憂將權輕閫外不
中制一賢當長城鼓行渡沙磧碩勒燕然銘

遠離別

靜女不下堂遊子志四方五花驕馬金絡腦出門僕從
生輝光草青沙軟濕春霧玉蹄聯翩踏花去樓頭明月
闕又圓西風一夕生庭樹明璫綴以木難珠錦衣繫以
貂襜褕青眉玉頰爲誰好天閣飛鴻無素書今年花落
容華在明年花發容華改離鸞別鵠不自憐人生難得
長少年

薄薄酒

薄酒可成禮何必飲上尊醜婦可成室何必求麗人人
生有欲皆求得誰能有得終無失多藏未免誨穿窬

味亦能生疢疾青鞋緩步可當車不用駟馬黃金羈落
簪之下庶風雨不用毋碧文楝題緼袍布衾亦自暖不
用狐裘蒙錦衣菜羹麋脫粟亦自飽不用五鼎羞鮮肥月
盈不償闕物盛必有衰逐客可相亦可夷餓隸為王又
為菹欲從意滿神所忌吉凶反覆相乘除吾聞猩猩罵
人非不智以醉就擒猶惜矱龍龜寶完深更深卒為人
得由貪餌古来達識照其幾外物視之雙弊鞬於陵辞
聘窜瀼睦鄭寇辞粟窜忍饑逃榮無辱二疏去今是昨
非陶令歸請君莫嫌薄酒薄毳氅尊任酌酌請君莫
嫌醜婦醜荆釵布襦與俱老天寬地大得自由如此足
矣何多求

夏日過雨

雲濶日杲杲渠澱泉泠泠群山曉過雨一沐千髻青岸
巾納微凉庭戸留餘清喬木俯佳色野舟含幽馨昔来
挽枯條今来見欣榮榮枯亦何有對此難為情長年心
事多撫髀只自驚永炭交中腸吾生安得寧好風吹我
裳頗覺耳目醒暇日可少憩安用心營營高卧緑陰底
玄蝉相對鳴

村行 二篇未第時在大坂作

青山護村落暗水通溝渠人行禾黍間漫漫迷所之里

社壓新醪擊鮮賽叢祠田父相勞苦雨晹無失時龍眉
掛屋縶秋熟可預期行行度岡澗泉石多幽奇微風發
清籟好鳥吟高枝此中有佳趣豈無幽人知去住兩不
可空吟招隱詩

雪晴即事

宵嚮懸釜星曉光落窓牖鳥鵲如諂人賀語亦交口枚
盡白轣轆青山衒還舊門巷未掃除家僮具箕箒物色
不招挽顧盼左右有梅兄可納交竹弟亦耐久毛錐得
佳助引我琢句手酒國百徑無憂問津其敢後逐逐春意
来孤村又花柳

呂待制所居八詠 綠半隱此錄其二餘見別卷之下

半隱 半隱緩步藤洞朝月臺歲寒醉杉

舉世競寵利嗜進無肯休山林槁項輩又乏經濟謀揭
来半隱窓再拜瞻呂侯袖手辭富貴結廬清且幽我從
爲兒時久矣聞風流父老數時賢若人真少儔已覆金
甌名姑作綠野遊四海望霖雨爭欲挽之留向来釣璜
老一出扶宗周廊廟方側席公肯慴然不

歲寒

春暘競嫵媚百卉顏色好涼秋風露来往往競枯槁一
朝受霜雪脫落遽如掃特立金石姿青青未嘗老下視

軟美輩摧折不自保古人幾失言疾風知勁草

遊硯山

他山石徒多寶器匪攻璞芙蓉坑金聲而玉德岡
巒外鈎聯地勢中斷隔幽塢八九家路入羊豕迹澗水
抱石根石髓多紺碧北山上挽天南山勢蟠伏硯工一
百指日鑿崔嵬腹籌鑿礪斧斤深入逾百尺我行冒風
雨周覽不知夕夜宿茅茨下青燈照岑寂酒闌呼匠氏
訪之語纖悉水蚕吐銀絲蛟人織霧縠巧手琢磨之價
值千金鎰斷巖半傾欹舊穴湮塞旁求得他材飲水
不受墨堅滑已支靡麤燥乃藏獲信知天壤間尤物神
所惜罕見固爲貴有亦未易識璠玙混一區語盡三嘆
息摩挲蒼蘚崖此言可鐫刻

春日書懷二首

杜門值春初出門已春莫子規日夜啼爲我訴春去萋
然草彌望緑暗谿皐路百尺游絲高搖搖引心緒歸来
坐窓底有句不能吐喚取黄妳来且嘗黑甜哺
餘月雨新歌風日亦已和佳木頗秀整好鳥仍啁歌今
我苦不樂如此春意何喧寂有異境窮達元同科此道
貴堅壁外物將倒戈有慨懷古人執柯能伐柯

答韓毅伯五首 以遊子莫何爲五韻

爲別未一日思君如三秋遊迹孤城中握手復少留士
方未遇時鮮不困宦遊君獨翩翩豪色胸次田萬牛自愧
得之淺誤欲代君憂白璧識者稀駑馬市者稠莫作分
外慮輕重終不謀諸公競推轂失士固所羞
情義如投膠去意如激矢險阻要備嘗山川餞行李雪
霜衣裘單燈前話兒女下堂辭親去上堂拜親喜無頃
能飛揚何必毛錐子
憶君初至時投宿村店莫門巷冷如氷漫剌来一顧升
堂方下榻出戶復就騎優縗袍寒不温北風攪庭戶念君
何以堪此意推不去强飲登前途爲親善調護
松寒不凋古井風無波斯人閱千古所得亦已多句
法餘事爾高處凌陰何寧爲擁膝吟無作扣角歌
三書上時宰我常擬退之士窮見素守躁求亦何爲蜀
客聞此語爲我一解顏歲晚歸来得且過江之西来到
意先喜主人賢足依江西魚稻鄉米熟鱉蟹肥不妨且
醉飽利達自有時

漁人

西南月未墮白霧吞青山渡口無人行老漁一舟還呵
手繫短纜襪襖犯夜寒捕魚養妻子誰謂斯人閑
送游堯臣歸閩中六首

荆璞天下珍價重金百鎰誰能玉其德有亦未易識陸
沉黃綬間心不計喧寂挽之置通津誰惜一臂力窮山
抱白虹緹襲貴燕石
良農種嘉穀未必皆歲豐世事固無巧得喪係其逢汙
上百斛鼎曝陽七絲桐清廟不登薦造物頗未工不務
金石心前哲能固窮
攘金不見人士以貪自欺玉壺自氷清皎皎不受緇畏
義如畏刑律已吾所師一尉百僚底三歲袖手歸鄙夫
鵠有沈行李惟囊衣
南遊適四方僚友兄及弟所惡薰有羶氣味不相似黃
鵠来自南俛首啄禾黍意欲摩雲霄石交予與汝鷄鶩
安用喧短翼無遠舉
火流暑將退車馬戒行役可不舉一杯明日川陸隔北
堂太夫人綠鬢今已白雛雛鳳將雛此樂豈易得軒冕
儻来爾爲親謹眠食
松楸不掃洒吾甚思江東七閩在其南雲間無去鴻關
山共明月何時一尊同小遊忘年友努力瀚墨功鑄金
作顏淵世豈無國工

送張飾之

俗子問寒温吾儕相爾汝二年坐窮山蛛網懸一塵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啄誰扣關欲語不敢吐有客騎鯨魚迎之倒雙屨家聲
本光融人物亦英偉胸次蟠江湖筆端走風雨贈我瓊
瑤章白虹貫囊楮我如穿鼻犢涉世多齟齬君如側趙
鷹雲路未軒翥盃酒接殷勤從談傾肺腑百圍飽雪霜
士要羣艱阻傳說起胥靡夷吾出囚虜淮陰有寄食新
豐有逆旅饑饉必豐年乘除乃天理豪傑就功名但問
歲寒爾相對一掀髯窮通忘慍喜

題陳叔適軒

逍遥鵬鷃游小大各有適士墮躁欲中束身就徽墨桃
溪有市隱被褐懷拱璧袖手閱世故不變翦蓼色

一蒲團燕坐琴書側豈不對客語青眼送鴻翼自言肥
遯好外物斷欣戚千金戒垂堂一跌在所惜笑我踣風
波轅駒窘羈靮

梅花

歲暮殺氣慘草木華葉萎寒梅吐新蘂始始擁疎枝清
意塵俗遠幽香風露知孤絶慣守獨晚出甘後時細推
萬物理榮謝相乘除桃李向来繁試問今何如

秋懷五首 簡陳巽叔徐伯老

西風脫數葉木末秋有聲團扇內篋中肅肅庭戶清公
退頗無事解衣坐東營本乏霄漢心未斷丘壑情日月

不肯留奪我雙鬢青陳編堪解願涼夜親短檠
涼風挾秋田蒲柳青欲黃桂樹枝相樛采采含幽芳清
香美無度坐憂露爲霜志士有所懷後時多慨慷
西南天漢流蟋蟀鳴露草黃鵠垂其翼坐看歲年老寸
陰輕尺璧進德恨不早百圍飽風霜蹭蹬何足道
我來今幾時寒暑已一變回首望江東天末行鴈遠孤
矢四方志別離詎能免有懷先君子生理只鉛槧相憶
可相忘問學當自勉
我家南溪上老屋四立壁俗子呼不來巷無車馬迹公
庭有將迎未免眼青白陳徐臭味同吾獲雙拱璧拂我

楫上塵與君商六籍
又五首 以遊子悲故鄉爲韻
一身將百指就食家浮游清霜木葉黃弊笥無完裘平
生三釜心山河種松楸圓枘運方穿命不與已謀盥濯
朱墨手清江操釣舟
擇友得石交心腹管城子可憐老而禿我窮正坐此玲
瓏玉其音六學有妙理抱此爲身媒前賢恐不爾翩翩
肉食飛書生懦於武
東風黃鳥鳴白露寒蟬悲去日何太短種種髮欲疎人
言了婚嫁此事今何如欲耕無一壟兒女牽人衣蚤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繭自纏深念難爲娛
跋走我足傷涉世無夷路三復貝錦詩讒口古亦惡兒
女附耳言譽喜訢其怒勿用驅青蠅玉質自如故
竹間有數椽讀書樂未央稻梁自爲謀風散鴻鴈行叔
氏從我來季子天一方人生手足愛念之攬中腸誰乖
思息肩我豈無異鄉何時一青燈夜雨對同床

用前韻答黃一翁五首

天寒鴻鴈低客子亦倦遊憶昔少年時風埃蔽貂裘欲
辦一束帛不種千章楸黃鵠入鷄羣亦爲飲啄謀豈有
斗升水能行千斛舟

吾友西家黃筆力壓徐子金門可曳裾胡爲亦留此鑿
整揷架書拂鬱自料理三年飛不翔袖手今且爾儀鳳
五色文霄漢終接武
楚客抱玉泣刖足只自悲有寶不韞櫝此計亦未踈予
虛一賦成日邊問相如老眼閱人多君豈一布衣簏中
有瓊瑤把玩聊自娛
秣馬踐古轍經術導先路士要人品高與俗殊好惡悞
心蠆尾毒褊心螳臂怒唾面令自乾吾今乃非故
青雲諸貴人鳴玉朝未央我無封侯骨難入鶯鷺行生
女不出門生男志四方十年九不就食蘆苦我腸未能

返故園且可歸醉鄉細君諭此懷春溜鳴糟床

平江道中

筍輿踏瘦石揮汗日亭午山斷忽眼明人家住溪滸解衣近緑陰隔枝鳥相語姈風送凉来坐久失畏暑潭潭一水緑可以洗塵土樵歌響空谷漁艇散前浦丘壑太寂寥從俗只自苦征夫問前途欲往空顧佇

泌檄如蒲圻訊民之食菜事魔者作詩憫之

三代日方中爲民破重昏既蝕復光融孔孟道益尊古禮今則亡陳編意猶存飲燕用觥籌薦享羞豚腥曩雲何爲者髡首徒然繁不飲非畏義不殺非知仁舉世昏不悟跣足行荆榛貽禍産妖幻與佛峽又分俗愚有罣誤吏議多深文怒言必溢惡疑似恐不根黔首亦何罪可憫不可嗔天道若返古怪説難眩民帝居虎豹守此語誰叩閽

題咸寧江宰德先清遠堂

築室俯平湖百頃風漪漣湖底行白雲湖外横青山仙官踏兩鳧游戲来人間清都在天上欲去懶着鞭百里可盤薄苦無鼓朴喧試出持鬱手爲民奏鳴絃潘郎兒輩爾栽花作春妍淵明未甚高料理種秫田捲箔坐繩床香吐一縷烟白鳥入空濛飛鴻度雲邊箇裏不着愁

公與物共閒漁郎勸客飡玉色亦粲然目極意不盡老
蘇生蓂天

生朝無以自慰作留貧鷰一盃

私居飯半菽官舍食無肉何乃太清生橐無一錢蓄人
言骨相寒有智不如福資者輕於葉富者重如玉輕重
信然否世情手翻覆相彼守錢虜無厭溪壑欲口不談
古今枵然甑壺腹渠固笑我臞室一趺亦其族未若貧而安
株胡椒八百斛寘冥鬼瞰室一趺亦其族未若貧而安
高枕睡常熟我家雲溪陽歌側數椽屋屋後蔣菘韭屋
前種梅竹室中四立壁但有書可讀世故驅我来營之

升斗粟仕不上青雲何如返耕牧頗怪草玄翁乃謂貧
可逐卒歲一布裘終朝一鐘粥此外復何求吾生無不
足

閒前韻答黃一翁二首

緼袍敵狐裘晚飯可當肉諱窮竟未免豈不畏儲蓄嗇
利額有泚恐愧○王福財固禍之媒越鄉忌慷玉君看
座右器已滿即傾覆聖賢用功處清心而寡欲於世淡
無求乃能實其腹誰令入青衫失策混流俗黃子振鷺
姿筆力杠百斛笑人龜手藥欲售先聚族知予頗清苦
應物未圓熟游宦不能巧俯首立矮屋鍛鍊知精金祁

寒見松竹自立不堅定庸行徒聖讀誰謂漆園高俯首
欲丐粟窮作扣角歌老厭淄川牧古道寢斷喪時人方
逐逐有田南山南可辦一盂粥請賡歸去来世路早收
足

豆羹黍藜藿咼食厭梁肉士欲齊得喪胸次要涵蓄我
晚頗聞道寧有慧無福外物皆浮雲此道等珠玉閱事
如閱棊已過安用覆盃光照諸妄稍稍淡無欲與君共
玄談一笑時捧腹吏以詩留貧此語頗驚俗細看首蓊
盤豈減檳榔觧見人此輩非吾族君獨臭味同
吾固知之熟平生求益友今日竝墻屋不肯兄事錢寧
以君呼竹力學追古人經史費抄讀我方病少瘳擁衲
膚有粟百念漸灰冷有牛不須牧君如汗血駒墮地必
馳逐甘爲走踆踆恥作雌粥粥有玉未嘗獻豈憂終刖
足

賀林監生日

玉融秀參天人物時炳靈小春氣候佳産此千人英酌
酒爲君壽不惟祝年齡君家屋渠渠鶴髮居中庭前有
棠棣秀後有蘭芽馨安用執象簡始足爲君榮置身瓶
盎間恐損雙鬢青試占眉間黃身閑即蓬瀛

和趙行之三首

未暖柳稍緑已暖花稍紅胸次有天和本與春意同士
戒溺於慾物忌居其雄西山有理窟一室惟清風
義利毫髮間其末分舜跖葛藟多攀援喬松但孤立陽
鱗貪芳餌鵝雛食竹實知道貴含光露芽多招敵
轉喉有觸諱拭面即逢嗔剡心踏風波未免悔悢生葵
猶衛其足沉此千金身山林本逍遥無虞莫從禽

秋旱得雨

下田出龜兆高田半黃埃禾穗枯欲死益以蝥賊災鉦
鼓競禱祈民病神所哀畫空走笑電隱地鳴怒雷霄將
爲前驅頗送甘雨来老稚喜欲狂稍覺生意回鷄豚賽
秋社屈指纔新醅米價免翔貴我亦懷抱開凉聲遠松
稍披襟可徘徊執熱汗如雨得此亦快哉短歌當酢誰
因以侑一盃

到城南瞻南軒先生遺像 此以下洲所作 潭

入門荷香淨步屧柳陰濕欲寫情聲陶翻引興瀟瑟韓
望堂中人玉色而山立六學妙經綸未試百之一身存
天下望身沒海内惜此道付誰傳冊青但陳迹棲邊好
山近竹底凉風入兩鶴韻亦高導我轉湖側獨游何太
清滯念亦何釋門關莫返鎖頗言日散策

用前韻答彪講書

薄游城南園墮睫衣襟濕斯人見騎箕有客猶鼓瑟飄然氣如生可使懦夫立當時道義交彪子居其一嘗試問所疑傾倒無吝惜逝者不可作往訪杖屨迹欲返更徘徊遠岫邀日入緬惟經世心伐輻置河側立朝道不容憂國意難釋敢負門下知晨夕自警策

送李侍郎歸衡州二首 有啓見十卷下

繫纜南風直轉柁北風微輕雲載雨來涼意生綿綿江神真解事穩送六幅蒲蓬窓卧胡床鷗鷺相追隨落帆衡陽岸親舊迎公歸兒童競挽袂父老前拊巵明時有勇退晚歲善自願稍添數鬢白不改兩頰朱松菊對主人亦有清而腴門外無車馬室中有琴書青鞋時出遊不用黎杖扶翛然萬物表意得樂有餘乃知上要津不若還幽居

道重物自輕心清內無慾未定胸中見難行天下獨冠蓋上青雲着鞭競馳逐南山有德人一笑遺寵辱鄧然殺諸老足以鎮浮俗一出上禁林再出擁牙纛本無圭組累歸去便野服譬如山中雲潤澤滋草木未雨出巖岫已雨返幽谷明月共樽罍清風滿松竹問誰從之遊常編能熟讀人生了婚嫁意願何時足儻肯割半山誅茆從卜築

和謝安國求硯

靈均葬魚腹賈傅問鵩臆挽我来訪古窮鬼信有力敢
恨客氊寒私喜無吏責稍稍集韋布時時論文墨濯纓
湘水清拄笏西山碧陶泓耐久朋笑我玄尚白今代謝
叔魚入物居第一詩来招石友碩費黃金鎰永綠固稀
有霧穀亦罕得何以報明珠更覺意羞澀田首歙溪上
寂寞子雲宅當求玉堂様持来獻詞伯胸中五色絲一
用可華國視草須若人鵬之上文石

和謝安國韻 潭洞作

虎豹嗔人上九關不妨拄笏看雲山家聲元是封胡後
人物還如晉宋間解組聞公真有意折腰顧我亦何顏
故園無地開三徑敢說歸耕是等閑

送謝安國歸清江

朝晏喜而憂山林靜而閑寵辱皆妄事請看夢魂安世
人悟此少低頭縛微官足跌尚欲趨翼僥不肯還謝公
湖海士着眼高塵寰心如玉壺氷當暑氣自寒懷璧不
頴市懶上青雲端親朋勸之仕晚出彈其冠未合據槐
廳亦合登蓬山造物拙用大束帶来侯藩掉頭厭多事
袖手思故園眉間有黃色鏡裏猶朱顏家住玉笥西別
有壺中天千畝稻秫肥三徑松菊繁妙得詩酒趣少作

杖攘緣鴻飛霄漢外蟬蛻塵埃間我方自窘束仰屋坐
長歎欲歸苦無田野塵念豐草老驥困短轅終當抱琴
書從公掩雲關

冬日書懷四首 湘中

治身如治玉所貴無瑕疵美玉不頓市身修豈求知人
生爲糊口乃爾斂衽趨漸失兩鬢青莫洗雙袖緇勿用
懷不平弦急聲易悲
鹽虽淡泊義理極雋永士唯知此味未語已相領同
流有淄澠何用勤造請不敢眼青白口語心未肯平生
環堵中三徑自永冷
客来倦捉麈客去徐挾書兒曹厭官冷數問何時歸豈
知庇風雨未辦蝸牛廬老我懷百憂又自一解順雨流
木偶行久矣無定居
結茆緑陰下四壁但圖史時亦有好事相過款名理捨
之學宦遊逢轉不自已豈無山水音塵埃被緑綺幽夢
遠雲溪拏舟弄清泚

賀東宮誕辰代林寶文

萬國乾符正千齡帝祚長春祺膺眷顧甲觀肇休祥紫
極聯前曜青宮位少陽五雲凝喜色重日爛榮光繼體
臨崇福承顏侍未央犀簪群俊秉象輅兩宮旁氣接金

華爽天開火德昌慈皇年有永大帝壽無疆欽愛誠彌
篤温文德自彰喬枝方豐蔭底浚垂芳儲禁銅扉肅
宫僚玉佩鏘旌麾張十戟筍虡列三廂恭命来南紀馳
情望左坊也叨持虎節莫預獻麟鶚翔海潤涵群彙霞
映四方頌言申戢穀夷夏仰元良

賀林寶文生日

乾健運元氣斗杓默回旋千歲生一聖半千生一賢間
世有異禀天意非徒然皇極在人心俗學無自得天意
興斯文公獨抱深識徵言發緒餘河漢浩無極士氣久
不振罷軟無剛風天意眷吾公公獨奮精忠雷霆不能
撓正色攖神龍膏澤不下流閭閻有憔悴天意佑斯民
公獨蘊慈惠春風小披拂萬物回生意既賦以全德必
益以壽祺其顏如渥丹天意可測知再拜上黄堂一洗
屈玉卮戢穀既昌来何以致祝辭在外守麟符十連蒙
寵綏在内調金鉉四海無憂虞邦人丐公留天子遄公
歸臞儒頓控鶴雲路從先驅

和王右司回鴈峯韻

宦遊多遠途王事無寧居人生亦何求意足即有餘候
鴈到衡陽不肯更南去達人識其幾青雲首回顧不受
寵辱驚進退皆裕如平生金石心此詩豈欺予田園歸

去來千載淵明語妙句當竝傳来哲定深許

送王右司移江西憲

日邊好音来綉斧移軺車九重寄視聽四牡煩詢咨才德難兩全有積時所須平生經綸學豐蓄乃畜施底柱閥頹波去就難招麾湘濱舫飛輓未曾費符移舉鞭有流錢民瘼亦自肥攬轡不可留父老結去思星臺照芹水寒士增光輝心旌遶門闌意往身縈維叱馭豈憚行頲言謹馳驅遥知童貢上喜色生里閭舊聞珥筆風家有成担書公行將直指淑問如皐蘇衡陽無幽枉雨露皆霑濡東望尺五天入覲聊暇途善類望王盟至尊渴謀謨正須畫麒麟未用思蕭鱸

次韻胡元龍攜詩相訪 鄉所張沙鷗作

杜門度永日蒼苔生柳陰敲啄来者誰一笑逢知心試歸與婦謀無酒堪共斟解顧只玄談清風拂衣襟窶囊出妙語戛玉而鏘金為公歌數詩絃以緑綺琴歡伯舊有盟歲寒猶可尋

題巴陵宰鄧嵓先北窓

權利炙手熱爭道俱着鞭鷄鳴已盥櫛日莫未息肩中宵一假寐夢想游鈞天達人袖手觀方寸常超然永晝不受暑飄飄含清寒逍遥北窓下俯仰宇宙寬千詩句

有眼一曲琴無絃開尊對白墮拂榻飽黑甜功名不掛
念氣定神自閑淵明亦一出未倦飛已還我常疑若人
本不欲閉關漫仕今畢綬閱世垂蒼顏卷舒各有時隱
顯皆足賢先正文昌丞玉立內近班風流被後昆世以
忠孝傳毋忝新日月黃圖舊山川故家喬木高義蓋許
國堅前賢經濟心不在軒冕閒才敵時所須何得無棄
言高抗恐未穩鳴珂終小駕煌煌漢元侯事業光青編

陸薄生日以下分寧所作

冬令始嚴肅氣回晏溫簫幃映瑞色見此天上麟蒙
羽有再來機雲定前身清標入黃綬胸次不受塵洗玉
酌流霞眉間喜津津飛龍御天位喬木思世臣功名固
自有難得惟青春

新晴出谿上因訪王伯明詹望之

萍轉滯巖邑簡出而深居兒輩不自量妄意遊碧池日
古烏鵲喜不寄黃犬書積雨蒸溽暑客思鬱不舒新晴
一散策逍遙游煩紆意行入幽徑離落相蔽虧竹萌茁
鳳尾爪夢纏龍鬚物化日夜流嗟我方棲遲莫受憂患
蕭蕭髮無再緇扣門謁二丈清坐俱灰如莊語間善謔
扣視一解顧靜窺勢利場疾足爭驅馳自念甘斂退非
點仍非癡茗乳泛輕雪爐熏駐遊絲且勿談世事揮犀

聊說詩

用元韻答詹望之

隨牒久浮食殆擔来卜居鷓鴣一枝足不羨飛天池盥濯朱墨手拂蠹理故書識字非子雲下帷慚仲舒第喜宦情薄未解歸思紆對境有暄寂即理無成虧動以靜爲根輪柅常相須捷徑易傾覆夷途固逶迤巷南有廛隱白玉不受緇熟視眉睫間容色常穆如伯仲吹篪塤比堂奉期順時亦踏街塵意馬不外馳見我床頭易信我殊不痴喜言雖溢美老眼眩色絲相期到妙處不止奚囊詩

寓分寧去故鄉久不歸者三年思松楸成長句

曖曖風日暖林薄皆蕃鮮好鳥仍嘯歌晚花亦嫣然問之此何時春暮將禁烟家中饌觴豆拜掃壍墓間飛鳴擾肉叢木掛帋錢而我獨不樂慨然坐長嘆開編不能讀當饋不能飧豺獺尚有祭誰忍忘其先念爲貧所驅隨牒二十年少壯不可留覽鏡將華顛空慚北山移未表南陽阡闔門有百指負郭無一廛坐此客異鄉歸思空纏綿憶昔初筮仕吾母猶朱顏三釜不及養遽悲蓼莪篇侵尋歲月久百感難具言傷心思宰木清淚如流泉狐死必首丘古人亦重遷況我雖宦游十世家星

川親朋日在眼可以相周旋土風有不同客意終未安
花落草凄凄青山啼杜鵑

遊南山寺題澹軒

雲根露奇怪上有青蓮宮軒窓極清麗疑入懸壺中凭
檻俯寒流披襟納清風跏趺坐少定滯念亦雪融人生
蟻旋磨世故鳥印空道眼一回光味與嚼蠟同此意誰
爲領白雲橫遠峯

用元韻答麟老

登臨倚木末下瞰魚龍宮我方解墨綬着身立蛩中翻
然一清遊飛焉可御風前瞻鳳山尾老衲如懶融見處
詣實際非色仍非空笑我蠟屐行亦與玩物同燕坐不
出門心遊妙高峯

再用元韻答麟老

七閩名家子祝髮隱梵宮碧海掉尾鯨不墮世網中熏
爐起香霧欒拂生清風寂寂枯木岩中有春意融杖屨
厭山水習氣一洗空違俗非崖畧入俗非雷同乃知行
市塵宛如坐孤峯

和祝聖予送行韻

少年困衼褐妄意取圭組徒爲出岫雲不作潤物雨三
年踈葦叢鳧鴈墮江滸憂患髮先凋驚呼髀空撫過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釋重負揆日趨在所挍簪誠未能束檐亦良苦漢庭士
與比不可一二數顧我最平凡辱君誤推許皇明照百
工天高日亭午海岳雖無受消埃諒無補汲汲爲身謀
人生幾寒暑軒冕既儻来金璧又難貯試看轅下駒何
如黃鵠舉莫待婚嫁了徑爲松菊主大隱在城市高人
恋衙宇相期數過從脩綆同汲古

謝黃子山賀得孫

侵尋及頹齡憂患催霜鬢是身如老木枯枿生新枝自
念非逸少屈指無七之日頗穀豐下今見鳳有兒安得
壽喬松及渠成立時追念十年事欣戚更乘除瓜葛自
延蔓葭莩相因依賴此一雛生兩家釋猜疑飛鵲迭屋
鳴織翠来華裾相視一粲然英詞出瓊琚醴甘不醉人
湯餅浮銀絲只欠解語花遏雲歌此辭知公本惜飲嘗
試覆一巵因之酹梅糖騎鵠何時歸

謝江潭諸公

相逢一解顧欵曲吐肺腑主人愛敬客童孺亦呼舞擊
鮮倒家釀花枝照樽俎善謔時絶倒惜飲亦徑醉十年
一會面此身幾寒暑不見即相念臨分無可語翰墨要
陶鍊飲食謹調護行役今何時天家歲將暮故鄉松梓
荒他鄉寓兒女豈不念之深秖覺丹心苦天機焉出塞

八事徂賦予都門桂玉地久客憚羈旅東風染春紅歸
程涉溪澗經過不厭數弛擔更少住禮簡情乃真惟宜
具鷄黍

題童壽卿博雅堂

會道莫如約要識胸中真講學亦貴博不廢紙上陳王
充與李邕世豈無若人中秘未許見市肆何所聞童君
家多書乃爲我輩慮安用蓬萊山萬卷皆聚此又復附
益之秦碑及周鼓剔溪来楮生歙穴會石友持此分雅
俗清渭映濁涇不貽屋自潤無爵身亦榮好事時相過
不憚倒屣迎揮麈言有味寂如無市聲孰如漢中郎

又孰能論於書孰解作奇字是中猶淵海隨取有或問賈幾何還可商度否掀髯笑謝客吾非鬻

題童壽卿秋山圖

我本山中人築室依澗岡世故驅我来緇塵滿衣裳見此山中景我思更深長老樹何離離瘦石何蒼蒼借問此何時天寒鴈南翔西風有摧落蘭桂含幽芳

送許士龍秘校

南山霧豹隱北海風鵬飛顯晦不在人屈伸各有時之子後来秀躡屩飄長裾俗眼纔青白論士相目皮父孰

謝民齋片言借吹噓問君方遠遊行李將何如食梅不
免酸彈鈆不免悲易盡林頭金難浣衣上緇白髮倚門
望豈宜去庭幃林鳥能反哺人亦稱其慈勿徒走踆踆
而更歸遲遲志定學始進身躍道方肥譬如汲深井脩
綆思得之持此爲親榮玉潤山含輝若言當贈策申以
南陔詩

題韋同年聚遠閣 以下臨江所作

塵蒙萬家市中有壷公天暈飛倚空翠吞納無中邊江
遠益淵田山遠益清妍雲霞之斂散竹樹之羊綿羽鱗
之翔泳舟車之往還物色四面来輸入簷楹間境遠心
亦遠意將隘人寰我嘗觀洞庭水與天相連流光浮玉
鏡萬象以包涵又嘗登天柱衆立如髮鬟孤鴻滅沒處
寓目行中原逢轉墮江城此身縛微官今代韋表徵懶
着進取鞭尚記千佛名亦許時扣關自疑脫凡骨揖此
樓居仙江山開畫筒使我思悠然是中有真趣可得不
可傳客至勿揮麈但與浮觥船

送施宣教 施參正子也

翩翩貴公子和氣如春温傾盖一晤語肯吐胸中真江
頭新雨霽浮鷁波鱗鱗騎鳳吹玉簫歸與覲慈親我老
無所營君方富青春後會未有期人来時嗣音毛頴二

十輩深衷致殷勤助君賦子虛高飛到青雲

壬子春羅長睿中都時方擢上第綠髮青衫紆論憶昔始相識公歸自中都時方擢上第綠髮青衫紆論交兄弟間意氣和笙竽懷文得要攬快語相為娛一別何間闊流年走陽烏高情日浩浩風骨乃仙癯顧我蒲柳姿霊霜疑髮鬚四思鴻鴈行淚落衣袖濡相逢慰棲遲此道評精策稔聞充素蘊諸老推通儒又知治劇縣民瘼刑繁須清才為世用洗目耳天衢監州尚小試稱盛非超踰敭門喜重来新詩遺明珠傾到念有陳草具陪飲盡日遨擊不講無恨共殷勤謝稚況

腸枯壯志已愴恨俗情厭嶇嶇正須心所欣日與鑷于愚柰何復作遠攬袂還躊躇公猶寄異邦同是江南區但慮懷與安久客非良圖終當念墳墓速歸三逕蕪昨言亦云然歲寒勿盟渝

題蒼玉軒

羽客家何在翠微有仙躅誰謂絳闕遠功行要純熟小筭開壺天燕坐媚幽獨室中閱丹經簷外養脩竹竹清不受塵入清不受俗意甚珍惜之命名以蒼玉此玉可種不可飧檀欒秀色清於藍琅玕碧樹未足貴直節虛心同歲寒風前歷歷真球鏗雪棗珊珊鳴琳琅環他年化

作蒼龍去紫霄直上追鸞驂

清江勸駕送舉人二首 以下臨江所作

蔵山有良玉潛淵有明珠寶氣露光彩見者掇肯遺賢士抱良貴又與珠玉殊方其未達時耿然一布韋時來取通顯乘軒而執珪鶴書出閶闔嗣聖清明初彈冠今彙征駿駸駸上天衢顯親與事君忠孝當無虧

黃堂暫虛位勸駕屬守承金石方過密不敢歌鹿鳴吉蠲置觴豆少洽賓主情西風吹桂枝馬首將東行春官奏高第天子開延英親策降清問徒論攄丹誠解褐躋臙仕何止爲身榮二劉與三孔至今流芳馨願言踵前脩勉矣垂令名

次韻分寧羅簿贈行二首

剛腸厭狗俗老眼飽閱世讀書學經綸亦頗識一二妄意糟粕中啜嚌得馨旨終然不可用落落多左計慨念古人遠莫救吾道弊修谿有短簿今代習鑿齒貽我瓊琚章有美而無刺內視才具短不能尤有咫贈言雖甚龍借譽恐未是公等必飛揚我老惟退避

乙丑太常第君家登兩翁黃鵠久仙去不忘有流風小阮最逸群未幾魚化龍江城始邂逅巖邑仍過從謂子宿二父聯名千佛中一見辭色壯再欵肺腑通議論到

易象或借聽於聾我行踏京塵君樓薄書叢情親不厭
久語別殊匆匆田首川陸隔天寒悲塞鴻

郊祀慶成詩以下中都所作

燕翼傳丕緒龍飛襲慶基萬年新景命三歲始親祠脩
已崇仁儉承顏洽孝慈和平調玉燭靜謐偃鋒旗九廟
歆禋享三宮集壽祺馨香端可薦降鑒本無私寶律迎
長至觚壇蔵上儀貢金来牧伯執玉列承疑祼鬯清宮
後燔蕭太室時青城出素靄黄道燠晴曦六龍鑾輿穆
千牛彩仗移聲文蒐舊典誓戒儆前期陟配尊皇祖靈
承合大示陶匏浮泛齊薤栗用駢犧皦繹圜鍾奏恍惚
祝册詞夜分風籟靜天近斗杓垂聖意殫寅畏臣心盡
肅祇欽柴靈下墮拜祚福来綏樂與民同慶寧顧已受
璧拳光浮翠蘜歡忭擁彤墀日騎屯方罷雲門樂共隨
一聲傳入蹕萬目望華芝冊鳳端門贊金鷄漏號徽籠
恩沾動植協氣暢華夷星拱班徐退天容喜可知乾符
宜永祼瑞牒遂停披嵩嶽聲洋溢鈞鈴色陸離永承長
樂養恭奉未央卮錫羨均家國儲祥衍本支函生蒙帝
力擊壤共春熙

和李提幹賽詩相訪

古来論人物西蜀名士多李侯有縞紵自愛如隨和不

肯扣朱門漫刺獨我過筆端金石鳴音節如九歌小拂
揚上塵揮麈傾懸河歲月易腕脫功名忌蹉跎西風向
搖落如此羈旅何儻遊且西還萬里行江沱士誠有所
挾光彩終不磨翰墨更着鞭淵雲可同科

用前韻答李提幹

交遊不厭廣益友未必多晚乃識斯人心肅而氣和薄
言臭味同屢枉高軒過手携綠綺琴絃以白雪歌別易
會合難預愁隔關河老我無所營豈復憂蹉跎才高位
猶下君意將如何有王不顧獻誰能淨淀泊可馬薛
藉政雖攻瑑磨何以贈君行聖門多同科

送朱大鄉歸龍舒

紆稜掛曉日浮鷁達都城今代朱伯厚勇去投簪纓津
眉睫間不見別離情問之何能爾內重外物輕聲利
誘一世湧盡猶夜行豈不厭逐逐無由息營營若人着
服高不受世網纓奮身許國又難險亦飽更乘傳上蚕
叢擁旄到龍廷中朝貂尾班詎可久老成一旦念丘園
佛衣即遐征君相雖會賢欲留終不能班以內閣輿秩
之閎館清皖山插天翠淮水到海平婆娑山水間可築
半隱亭鷄豚入新社鷗鷺尋舊盟收身謝危機至此全
修名嗟我爲糊口偃蹇侵頹齡仰羨冥鴻高俯慚晓猿

為青山不負約行矣謀歸耕

題徐商叟所藏李伯時四天王圖

龍眠有巧手幻出汗血駒老衲或戒之回向心地初遂畫白衣仙斷與梵釋俱北方四天王亦附鸞雲居雜以馬龍像宿習終未除四王名字異且覆形狀殊信者謂其有疑者意其無渤渤天門高誰能凌空虛何以信不疑取諸貝葉書子不語怪神從釋恐叛儒語之且不可擘之其可乎因畫議及此於公意何如

送陳華文出守當塗同僚餞別分韻得立字

今代陳仲弓人門兩難及長離五色羽翼輝早翔集麟

名雖弱菜未肯心汲汲自請牧一州小民亦安輯維時春將半桃李露華濕茲顏御輊軒絲服隨坐立行行即下車肅諾解苛急凝香宴賓從仁氣散皐隰政恐席未暖追鋒已催入塗轍可通行青雲如涉級

念往四首 毓州同知武口所作

生別有見日死別無返時綢繆初結髮百歲以為期豈意中道間棄我忽如遺玉骨空委蛻青山未同歸晤語永已矣哀懷寧不悲

疇昔鯆溪翁重為子相猶謂我稍可教許以相匹儔此德未及報黃髮歸山丘子又捨我去垂老增百憂深念

不能置法然清湑流
半生共飄泊所至無定居晚有一區宅乃以喪来歸樂
少辛苦多嗚呼止於斯臨沒尚了了儆戒皆可書子言
不可忘我意當何如

有姑共饘粥有子自抱乳人亦有困窮子獨最艱苦晚
歲未即安此身先遊矣遊者不可作在者誰與處欲以
理奪情悵然還念起

通守趙侯改倅會稽以詩餞行湖州所作

我来席未温君去袂難攀所喜相知新所恨相見晚吏
能極縝密風度乃蕭散同僚有斯人可近不可遠潘岳

新漲生葦路春風滿置之緹縈中驥足終未展夫豈無
衆言相與共推挽語別一盃酒何時共青眼願保千金
軀努力加飡飯

勸農道場山

練日遵詔條行春勸耕事擁旆有傳呼據鞍小馳騖兒
童競聚觀父老謹未請松徑度坡陀蓮宮得清悶此行
非遨遊所職在撫字示之淺易語諭以叮嚀意扶杖既
言歸解衣聊少憩山中無俗情物外有幽趣僧閑衆所
羨農困吾甚媿不敢飽登臨肩輿下山去

苦脾泄在告因飲白酒一盃小愈魏倅有詩已

而病復作因次其韻見意

羸老畏風濕河魚將柰何玉友豈不佳終難護天和歎息漫吐納練形空按摩自笑来日短殘漏鳴銅珂吏事如衣垢濯之費挼掌養痾諒非宜山林歸興多

生日魏倅惠三首

四海眼獨高江湖走蹣跚帝念風霜飽命之官仙班剌天紛群飛政爾衮衮難鹿挾朱輪去勇哉支狂瀾

作州豈無人孰別涇與渭仰止雲溪老靜處酌古味庭戶令無譁晝閑棠蔽芾吾儂了不知但說物吐氣

門左何烟霧挾持小春還千鍾酒拍浮一笑衣斕班醉上樓百尺可仰不可攀定應切星辰天風吹酡顏

送魏倅

俗士不聞道利欲熏其心陽浮外酌酢中有機阱深宛陵有君子殊不同今人皎皎鵷鷺姿入俗不受塵挹之淡於水即之暖如春筆端奏金石妙處無新陳念我久頓挫歲晚秉朱輪真鮮易以擾御黠難使馴賴有賢二車一心同撫循遂於吏事外拂拭緑綺琴爲我肯屬耳領會山水音恃此定交契愈久情愈親東風二月初梅花照溪津語別一盃酒莫辭十分斟聚散亦常事豈必含酸辛重念髮種種不禁憂患侵君今入魏闕我亦返

山林行藏異途轍何日再盍簪所蘊勿卷懷朝廷須世臣

舟行過白石見將使夜宿毛家林翌日到莘莪

却回和清老

蒼頭倦晨炊卯飯幾及午沂流赤日中舟子亦良苦魚躍恋芳餌鷗飛避鳴櫓仙翁所退藏好境自呈露溪水清可鑑山雲横不度坐斷泉石幽不受塵土汚問之何所得妙處難悉數初非練玉泉亦不鳴天鼓人臞道方肥心遠貌亦古老衲同我来得句時一吐物色盡詩材筆底隨指呼行行更前之繫纜日未暮轉柁涉奔湍支

入鵝鴻港泊宿莫次晡熟不知窮進明又蔣食凌

[illegible]雲[illegible]路[illegible]熟[illegible]晴風雲氣[illegible]蝗蝻尚飛揚禾稼[illegible]

[illegible]護[illegible]落有[illegible]偷[illegible]

凌空羨皎然師詩成有神助

病中即事

蜑坐小窓下警牙鳥語飛飛去復来遠星鳴不已斜

沒必不誤顧我亦喜恐有行人来未知誰氏子

丙子重陽二有感

南山木葉亦北山木葉黄秋色日夜變白露將為霜玄

鳥去已久候鴈方南翔勞盡登高伯滿手黄花香佳節

不可負而我病在床入老多病何爲苦悲傷去年重陽日貴孫在我旁知我愛敬客拱立傳壺觴十五未滿巾總角頎而長望其有成立門户生輝光前樓千卷書可以識義方南畝千斛穀可以充積倉一旦舍我去非炭交中腸萬物皆有盡死生理之常脩短百年問何必論彭殤豈不自開釋念之終難忘長歌意無盡歌罷還安寢悲風扣林木爲我號清商

初春苦寒摧折到雙溪成長句書懷 癸酉

老去頻多病苦寒摧折之袍薾非不温不能護清羸滿園穗附火蓄縮如凍龜四山有桃李借問誰枯枝好花何時開仲春以爲期榮悴自相代出處亦有宜天寒但深藏日暖當遊嬉強健不須喜老死何必悲曉日扶桑暮還入崦嵫置之勿復道理達心何疑及時且行樂

病起

羸軀方伏枕凍骨倍加綿自覺脾爲約醫言脉大弦不禁腰痛楚仍苦膝拘攣搔抑方能定扶持僅可旋緼袍蔵被底熾炭倚爐邊吾衰誠宜爾爾風實使然迍邅雖有數調護不無愆初日憂難療蕪旬幸稍痊是身無實相何術保餘年不死方成佛長生乃是仙闔棺寧再起

扳宅謾虛傳力豈能加命人終不勝天災生雖或免箕
盡必難延只合情無滯毋爲疾所纏窮通皆任運逆順
但隨緣南畝無千斛西山有數椽飢當量腹食困即曲
肱眠此樂人知少浮休永息肩

拒霜飛

池上木芙蓉曉寒摧折之綠葉未盡彫紅芳已先萎蕤
得拒霜名憔悴不自持人生亦如此榮盛須及時少壯
不又留老疾仍相隨騰騰當任運慘慘徒自悲萬古同
有盡華顛無再緇及今幸強健不樂將何爲

脚婆

竹奴夏日涼脚婆冬夜煖二物不同時皆堪伴幽獨自
吾失伉儷一紀誰與宿年高氣血衰日短天地肅魚眼
夜不瞑雞膚凍生粟伏枕屢輾轉挾纊但拳曲脚婆當
此時貴重如金玉爨釜蠅眼生汲之滿皤腹暖氣所薰
衆羸軀任伸縮粉黛取憐自可薦衣褥豈不辟沍寒
而能動情慾不如此瓷壺但可暖吾足貌醜不嫵媚坐
穩無顛覆妄想何從生黎明睡猶熟

李忠甫見惠長牋以詩謝之

寂寂羅雀門日見交遊疎短李不我棄一年恩琴書青
衿孺子輩共喜得範模昔鵠有遠志樊籠不可拘今將

舍我去雅意何勤渠騂儼出妙語簡潔無費辭捲置懷
袖間報之欠瓊琚惟期在明秋刷羽摩天衢

追念將使叔

青山橫白雲野色極蕭洒見者必屬目寶相存其下此
翁強健時門外無車馬夫豈固絶交欲與無可者獨我
時扣關辭色頗相假玄禪到佛祖妙句近風雅萬事已
陳迹哀思泪盈把即之不復見去之不忍捨優婆塞何
爲酌水日莫掌三徑草易荒悲風繞松檟

和汪誠之韻

昏昏未必晦昭昭未必明渾渾未必濁澹澹未必清吾
道本自貴國爵亦可并所以魯素王但欲比老彭嗟予
父欲退用志難崢嶸吾友暫蟠蟄側耳春雷轟韜韞積足
豈刖扛鼎肩不頗鼓行當擅場敵者誰爲勍停觀慶多
馬爲彼酌兕觥下視俗子陋未識仁者榮譬如黃流汚
寧涴皎月晶相期在遠到所急非小成頗恨會遇踈未
免鄙吝生大篇何春容雅思直和平知君培其根許我
擷其菁慮情能養心篤實可存誠此理君得之底裏瑞
再傾

咏便坐梅花時病起

去年花下立踟躕搔白首今日花邊坐病起更衰朽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病交侵歡悰尚何有人老不再少花謝還復開對花
堪酌酒畏病不舉盃寂寞春風何事来

病中即事二首

附火膚革燥遠火寒慘慘坐卧置湯婆稍覺兩足暖搔
搔不停手苛痒殊未減飲食固多忌所幸能強飯客至
不出迎予非敢踈懶

浹旬不見日凍雲塞天宇兒童相與言雪意恐未已一
月見三白爲瑞亦足矣老夫固畏寒貧者憂凍餓六出
亂花飛不如晴可喜

雙溪文集卷之二

宋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 著

七言古風

明妃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掖庭國色世所稀不意君王初未知欲行未行始驚惋
畫史乃以妍爲媸約言已定不可悔穹車萬里隨單于
天生胡漢族異古無漢女爲胡姬高皇兵敗白丁下
歸遣帝子稱閼氏欲平兩國恃一女烏乎此意何其踈

至今和親踵故事延壽欺君何罪爲此生失意甘遠去
此生恋舊終懷歸胡天慘淡氣候別風沙四面吹穹廬
琵琶曲終望漢月塞鴈年年南面飛

公無渡河

黃河浩浩不可航腰壺欲渡何其任嫗挽翁衣頗無渡
忠愛深言迈逢怒河流滔滔翁溺死老嫗搏膺淚如雨
行人勸嫗莫痛傷痛傷之極能斷腸古来慢諫多不祥
鴟夷浮江吳國滅老臣直背霸王歌

雉朝飛

飛飛野雉挾雄雌相與孳尾爲之妃人生誰不有配耦
我生晚老爲鰥夫永巷蛾眉幾千指一妻一妾庶人猶
壯年受室不及時老去自憐身獨處短布單衣誰爲縫
東皐種黍誰共舂蒼天高高不可問頹照衡茅有孤悶

關山月

山陰瀟瀟木葉黃胡兒馬健弓力強鐵衣萬騎向北去
仰看鴻鴈皆南翔身在邊頭家萬里嗚咽悲笳壯心死
功成歸取漢爵侯戰敗沒爲胡地鬼團團霜月懸中天
閨中少婦心自憐捐軀許國丈夫事莫恨不如霜月圓

白頭吟

青絲織作雙鴛鴦紫綬繡成雙鳳凰在家不敢窺屏著

心頗出門逐夫婿琴中解道人心事不辭半夜將身去
君親滌器妾當壚豈料賦成天上知臨邛舊事不記省
千金多買青娥眉嫁時衣裳今尚在妾貌未衰君意改
當時去家恨太遲今日思家翻自悔玉環既斷不復連
青銅既破不復圓古来佳人多薄命不見鸞膠能續絃
但頭新人同燕婉桃花長春月長滿

粧樓怨 并序

曾開府有内嬖二人置之别第曾死夫人逐之寘其
門無爲王宰曾客也爲賦粧樓怨蜀人韓翃伯庸之
翃伯過臨湘話其事因出詩藁炎亦賦一篇

長安甲第擬丹碧門外如雲珠履客主人對客懶將迎
别有洞天雙國色簾幃不動春風香廻翁但醉流霞觴
緑絲垂地細君惜從今可老温柔鄉歡樂短憂恨長鳳
飛何在遺其凰不言不笑貪恩怨明月無情窺象牀春
暖花枝啼曉露此身今是花無主可憐高塚卧麒麟不

許盡樓藏燕子

舒賡 呂待制所居八詠

黄門峙立高崖嵬上有飛仙時往來問之誰作東道主
舒嘯亭中人姓田坐對危峯倒樽酒偃仰胡床篆烟吐
劃然清響透雲端此意悠悠耿千古好是夜深孤月明

風松泉石清更清我来擬作叔夜輩一聽空山鸞鳳聲

月臺 餘詠見各卷下

我欲登仙換凡骨飛上雲頭窺月窟羿妻問我何自来
咲指廣寒令徑入歸来却見半隱前月臺如在神仙中
霓裳歌舞不用窺把酒長嘯生清風

太平遇流民 已丑

丁男負荷力已疲弱妻稚子顏色悲親戚墳墓誰忍棄
嗟爾豈願爲流移春蚕成繭穀成穗輸入豪家無子遺
豐年凛凛不自保凶年菜色將何如但憂街恨委溝壑
豈暇懷土安室廬故鄉既已不可居他鄉爲客將誰依
黄鶏啄黍白酒熟去家未久吾懷歸農桑不事得温飽
見爾令人顏忸怩

雪中懷韓敎伯

鶏罷三號来曉色披衣起見兎溝白雪花初墮雲邃回
天意應怜未歸客男兒鉄石爲剛腸忍窮不見可怜色
當知曳履郭先生可作殘氊蘇屬國

犬捕鼠

黠鼠穴居工匿形宵竊吾餘頻有聲狸奴已老無足忌
對面侮人渠得志韓盧千載雲来孫平時禦盜嚴司存
小施逐兎騰山力不露爪牙潜有獲主人高枕終夜安

論功法吏能掃姦繩以漢家三尺律胤罪貫盈猶不職

春日

小兒笑與行野田麥菜青桑蕾春無邊勤田風物未全好
小雨班班天護寒入門鳥鵲枝頭語鴻鴈好音慈母喜
車馬不来門巷窮桃花自作深深紅世間萬事易氷冷
春来無處無東風

促織

春山布谷勸耕事秋園絡緯催機杼大家未織吏索租
小家欲織無絲縷可織寒無衣輸租後期罪當笞
悲鳴終夜不能已嗟爾候蟲何自苦

大水行

屯雲墨色日將暮晦明揮霍雨如注水聲夜半搖匡床
平旦出門吁可畏盤渦湲瀁吞邊旁悍流洶湧行中央
日中雨復緜縻下溝塍水躍皆渾黃黑風拗怒雷擊地
浪頭起立三丈彊杕老木根株拔崚嶒古屋椽楠裂
快馬萬蹄迸突而憑凌靈鼉百面須洞而咻砰銳兵鏖
戰城棚倒猛虎嘷吼崖谷崩旁觀氣奪目力眩瀕流上
下俱不寧升高辟害畔舟楫篙工倚柂不敢行寂寥向
晚顏衆落斷霞返照田新晴鳥飛不盡天界闊蒼烟淡
淡山青青銜盃引滿幸無恙收召鬼魅猶屏營雘年秋

水沈半壁闔門九死得一生今日思之扁方定一見洪
波心震驚吾聞山挾河田衝底柱峽束江盤按艷澦魚
龍百怪家其中風濤暴橫無終窮小溪常時清且淺漪
漣不動平於板淺津可涉深可梁一旦沸騰能淹茫傳
聞潰虹山裂破黑蛟夜出作奇禍挾崖走石勢力粗十
家六七無室廬百年枯塚尚漂泊變生倉卒人為魚君
不見去年四月不雨至七月澗谿一淺皆斷絶川居人
曾死於渴山居人曾死於溺下田黃塵曾蓬勃高田白
沙今障洩嗚呼災害何其頻勤民之命誰肯任蒼天蒼
天實照臨命誰肯任蒼天蒼天實照臨

麥苗已有生意掘鳥穭者未止

兒童飯犢女採桑水滿東皐耕事忙稻秧半綠麥半黃
天許食新饘粥香田父喈嗟仍笑語赤地一年今得雨
緊鰲有根妻子喜免填丘壑奔閭里

雨晴出田間

去年龜兆生田間今年龍骨掛屋椽烏牛告休卧籬落
夫耕婦饁亦既勞穜稑不生白水滿荷鋤出見禾苗高
屈指何時築場圃割鷄炊黍新觴醪人言饑饉有豐稔
一哄破除心欝陶

鼛羹災事出漢書內觀除服入中都作

日轉槐陰宮漏遲蘭湯新浴生涼颸四方清晏上燕衍
千官鳴玉趨卅墀鸞刀象箸薦多品豈無炙鵠兼蒸鳧
射聲彈弋不虛發獨取鳴梟供膳夫卵翼深恩作奇禍
有此大罪宜剪夷臣工拜手謝君賜惟忠與孝終無虞
高皇盛德號寬大惡不可赦彭黥菹惜哉雲夢信先縛
功蓋一世人所疑賜之屬鏤前事失遥刑以逞誰無辜
留侯辟穀以智免鄧侯裸縶幾身危君不見避人不出
畏矰繳商維深山鸞鳳飛

聞虎傷人

胸臆包藏不可窺誰能攘臂編其鬚未論犬羊俱受禍
飽人之肉人何辜驟虐不肯食生物自古及今常罕出
吁嗟虎豹山林多陷阱弓刀如彼何

題周功甫總領石溪三亭 并序

周丈有石溪三亭題詠者衆炎爲榮陽簿沿檄到郡
周丈作手簡示南軒三詩令炎留題其意甚厚炎既
投三詩又一歲再見周丈乃云二詩被游成之携去
今炎再錄一本後二十餘年炎假守吳興朝辭入都
周丈子時爲寺丞又言及三詩則炎所以見知於周
丈者不過此三詩爾感念知已故詳述於篇首云

溪亭

表章泉石幽領畧鷗鷺閑陰陰楊柳邊小築置曲欄平
鋪簟紋綠俯仰眼界寛俗塵不可汚漁艇時往還是心
淡如水聲名落人寰身行霄漢上夢遠滄波間我欲從
公遊斫鱠覆酒舡三弄噴霜竹月高風露寒

雪亭

竹窓環珮聲瓏玲開窓不見山眉青玉妃剪水堕花岸
龜手入袖膚粟生紫茵錦幕燎爐熾不知酒面寒微氷
春蔥百指酌暖玉似勝煮茗松風鳴亭中主人笑無語
雪景佳處未易評詩成呵筆筆隨凍空搜有味銀海明
天氣浩浩吹鶴氅欲跨白霓凌太清負暄曝背者誰子
此亭可望不可登

嫣然亭

桃花結子杏花落蛺蝶飛来遶新緑臙脂如醉春意濃
嫣然一笑桃杏俗薔薇之露不浣衣玉煩彷彿生顏姿
無雙國色自愛惜描貌安用詩人詩雨濕東風三月尾
夜寒燒燭照花睡索花勸飲乾百壺美人羞死顰翠眉

黃一峯自郡城回

千金一璧傾奉都此璞未剖衆所疑朱絃度曲有山水
袖手不鼓無人知黃香短褐走江漢失脚未上青雲衢
此客胸中有佳處笑人論士相目皮皴關謁我即辭去

赤霄孔翠不可呼江城避近共柘酒塵尾清風坐綿絺
步行觸熱兩足繭別後畧無雙鯉魚楚山摧落歲又晚
花信首田南北枝青燭抽穗出金粟喜見問關行李歸
粲然爲我啓貝齒知我不見如調飢揮毫妙入斲輪手
倒囊盡出驪龍珠朱朱白白顏色好春風爛熳催花時
肯留花底共醉倒爲君春酒滿眼酤襆襼推之不肯去
忍使故人天一涯摩挲老眼望寥廓頤見秋鶚凌風飛

過幕阜山

昔聞幕阜古洞天偶馳瘦馬行山前諸峯却立一峯出
蒼龍墮地走復蜷誰競毋竈汲毋井絶頂萬丈巢飛仙
我黠曲来入間雨淋日炙行路難何如鸞鶴游雲端
人生不比金石堅向来如鷹今蒼顏百年富貴草頭露
何乃自苦靡一官雖無道骨可不死亦欲早掛頭上冠
南山之南北山北築室翠微高梳眠

喜雨歌

去年憂旱田原枯龍骨取水禾不蘇張願待哺神所憫
吏既禱之甘雨隨東阡西陌喜相賀化我磽确成膏腴
欢粳釀黍作秋社翁媼醉飽兒孫嬉今年種藝方入土
梅天宜雨還不雨高仰之田龜兆開污邪亦半無流水

帝從人欲不待祈豐年擊鼓群龍趨山南山北起雲霧
雨脚急來如瀉廚富家安坐有紅粟田家作苦惟饘粥
丁壯力耕兒飯牛旱前得雨勝珠玉

留獻之初得孫

藍田美玉驪龍珠天馬之駒丹鳳雛平生眼底未曾見
物以稀有爲珍奇世間凡子乏英骨犹犬雖多安用爲
留侯豐下宜有後更積陰德栽培之大兒嶄然露頭角
胸中篋笥羅詩書文章機杼有家法脾睨雲漢思高飛
小兒學語解揖客眼如點漆膚凝脂家庭有此萬金產
何憂門戶無光輝乃翁昨日坐堂上津津黃氣溢兩眉
女奴走報子舍喜紫蘭玉樹生孫枝不須老釋親抱送
此真天上麒麟兒我來欲與湯餅客對翁壽以金屈卮
看渠一歲能識字八歲落筆驅文辭三衢之留世冠冕
公侯衮衮當無疑他年我未髮鬚白已見此子摩天衢

宿公安三聖寺

蒙城一市萬人聚一堤如虹作遮護風濤悍怒魚龍宮
瀕流壓以青蓮宇潭潭廣殿不動尊夾立二丈力士身
楚帆蜀舶日銜尾過者蹴然生畏心粥魚齋鼓二千指
我貧未辦作檀施明朝踏霜出江頭借佛定力狹扁舟

賀吳繼仲母生日

清都仙子玉鍊顏五雲深處乘青鸞純花欲實玉母老
桂花半落姮娥寒芝英瓊藥薄滋味絳霄倒景窺人間
風微水麝香可掬雨定火榴紅欲燃中州風物亦自好
翩然萬里来雲輧潭潭院落春不老別有日月藏壺天
俊倪不動烟縷直吹笙伐鼓開賓筵九重紫誥照環珮
兩兒綠綬扶金舡南山可平海可竭高堂歡樂無窮年

題王倅来泉

寒泉一竇行脩渠日夜輸来爲納湖荷花菱葉竝籬落
平分十頃青玻瓈錫山老湫暗流注此泉疑自玉龍吐
問公泉中何所有明月可弄不可取

題巢林

闌闠深居似林谷緑坡手種青青玉市聲不向耳根来
蒙密中間深結屋鷦鷯鷃但頗巢一枝鸞鳳峙意何如
青雲千級風在下飛翰穆去摩天衢

過浯溪讀中興碑

日光玉潔元子辭銀鈎鐵畫顔公書百金不憚買墨本
摩挲石刻今見之猗那清廟久不作其末變爲王黍離
春秋一經事多貶魯頌四篇文無譏漁陽鼙鼓入潼華
公卿徒步從六飛朔方天子扶九廟京師父老迎千羆
紫袍再拜謁道左上皇萬里旋鑾輿牝咮鳴晨有悍婦

孽狐嗥夜有老奴扶桑杲杲未翳蝕但歌大業吾何疵
首章義正語未婉前輩不辯来者疑正須細讀史克頌
未用苦詆涪翁詩許張勁節震金石李郭壯武如虎貔
斷崖蒼石有時泐諸公萬古聲烈垂天憐倦客有所恨
雨湿江寒催解維神州北望三嘆息翰墨是非何議爲

吊禰正平 并序

蜀人韓駿伯遊武昌作詩吊禰正平專詆黃祖祖不
足責其言蓋有爲而發也昔孟子謂盈成括小有才
而未聞大道則足以自殺其軀正平未免坐此就東
京人物論之郭林宗徐孺子黃叔度之樊墻正平未
能窺也乃書數語述此意

曹瞞忍殺王德祖不敢復害禰正平區區黃祖崔胤輩
乃以嬉咲生吾兵才雖可愛亦可忌入間險過羊腸路
不鋤驕氣禍之媒祖也不仁衡未智黃鶴樓前江水平
鸚鵡洲邊春草青憑君酹酒吊孤塚古来賢哲非貪生
處士一死泰山重文舉一死鴻毛輕

次韻韓駿伯謝人惠茶

一線金沙泉脉来官焙初香春未雷雲龍小團到天上
露芽濯濯千巖隈繅緗空滿石渠閣鴻漸經幾方有托
喚作酪奴真薄夫雪乳雲腴何可無哦詩舌本費澆灌

畏遭水厄徒拘拘豈知佩印乘軒客醉飽犧樽羊骨側
要試江山第一泉紫鳳盤旋蒼壁圓書生品味惟三九
性自嗜茶如嗜酒

次韻韓駿伯趣諸先輩送茶

脫腕符移日旁午魚眼浮香須一煮客来捧腹共軒渠
暫時撥置官文書喜客恨無鮮可擊滿盃脫粟飢時喫
睡魔不待巧擠排雪花小啜清風来人生何苦浪馳逐
但得所求心自足意在春風曉露邊愛惜一旗輕萬錢
碾破雲龍還不飲灩灩金荷扶玉筯渠方醉鬼甘沉迷
我自詩情要句引

再用前韻因簡縣庠諸先輩

書生卯飯動及午薑糁菜絲煩自舉異時甘脆屋渠渠
出自空腸千卷書竹間抔臼相敲擊菜不療飢何苦喫
泉新火活費裁排呼奴更携銅鉼来蜀客見之心逐逐
暫借紙牕休繭足歸歟家住涯湖邊草甦可買無青錢
不辨雲腰供粥飲空有束詩如束筍青箬小分鷹瓜香
江上拏舟當遠引

次韻韓駿伯誌別

江頭三老風檣急詩史欲行還却立剛腸不解兒女曹
肯為別離襟袖濕翰墨場中空白眉宦遊不遂休奔馳

平生衲室有秘訣持以贈君君可歸靜而無譁氣方定
清而寡慾心自正耳根毀譽等風波眼界榮枯俱泡影
得此還家雖退藏被褐懷玉中含光路破青鞋行萬里
猛省昨非今近是但看汚瀆有靈龜莫道蹄涔無尺鯉

覓李尉白犬

長安少年好狗馬日日遨遊五陵下八尺騰驤行地龍
突過無前追疾風一箭穿空兩鵰墮尚挾白羽腰辟弓
回鞭更踏南山路射殺南山白額虎却解重環四尺弊
快逐豐狐搜狡兎獵罷歸來喚歌舞醽醁酒割鮮供咲語
窮巷書生那有此毛頭渾泥守環堵老来無力跨寒驢
少日青鞋只徒步何況平生非獵師何須有犬如韓盧
青氈舊物猶在室吹燈未滅憂穿窬似聞黃耳雲来孫
豐顙拳尾雪不如從公覓取扞門戶主人高枕偷兒避

送徐尉移簿邑陵并簡鄧邑先汪燕善

兩鳧不到蓬萊峯翩翩墮在陂葦叢呂談世事懶揖客
却回老眼瞻飛鴻子真何事亦来此培塿乃生千丈松
揮毫古錦貯白雪緩頰玉塵生清風相知苦恨相見晚
坐席未暖行匆匆離驂滿目江路冷秋氣欲赤江頭楓
少留一日對歡伯蒼顏共變桃皮紅醉中出語最真實
爲君歌曲論心胸我嘗縱觀洞庭水水天一色光濛濛

仙人帝子不可見日月出沒滄波中歸来荒縣窘朱墨
身如澤雉拘樊籠君才凜凜萬夫敵天驥一出凡馬空
不應拄笏棲枳棘便合入幕依芙蓉諸公得士喜推轂
從此奏賦明光宮令君錦衣織青鳳先生玉氣貫白虹
相逢問我今何如爲言黑頭出霜蓬青雲事業付公等
歸去碩學紫桑翁

用元韻答徐尉

吟詩不聳肩兩峯陸沉應鵰鶚文書叢銀鉤入眼光照牖
飛来白雪隨雲鴻平生取友半天下短髙邂逅依長松
尉仙鯨海駕髙浪郡博鳳律鏘和風詩翁巧手刻清玉
咲人擊鉢徒匆匆懷歸我正念雛菊招魂誰爲吟江楓
昜来徐釋筆如掃瞬息奇怪浮青紅傾倒五色崑崙渠
洗滌萬斛塵埃胸翻然舍去友三士碧雲莫合天冥濛
世間英傑不易得一朝聚會江城中才華俱合上金馬
骨相元自君紗籠縣齋氷合只懸榻舉手咄咄時書空
把盃相屬儻相憶更寄出水新芙蓉天球固是清廟器
牛鐸或中黃鐘宮當憐窘步困老驥莫謂豪氣無雄虹
秋月照人光耿耿秋風脫木聲蓬蓬流年腕脫不須恨
外物乘除觀塞翁

用元韻寄周推蕭法

隔岸好山羅數峯遠簷脩竹漆新叢雲溪有此兎一窟
將雛德曜隨梁鴻一飢難忍出謀食志聲不伸成怪松
彼美盛城二君子昔未識面先聞風一如龍媒氣深穩
不驁徑捷行匆匆管城之外別用志懶哦五字吳江楓
動中養定自有道鬢豈不白顏甚紅一如鵷雛出丹山
律呂節奏藏於胸即之肅肅欲益益意在寥廓觀鴻濛
蹣跚勃窣我何者亦許附在交游中少時浪迹鹿在藪
垂老能言鸚入籠心官鄙吝如膩垢見此水鏡一洗窒
霏霏伏雨濕楊柳滴滴寒露凋芙蓉日月逝矣足可惜
康覬不入槐安宮破觚曖浪浸浮蟻小鳥生烟明宛江
爲公更作商聲歌朔風慘淡吹葭莩精金美玉有定價
嘆息具眼無坡翁

用元韻答汪廣文

十丈花開玉井峯藤蘿亦附灌木叢可憐浮食不根着
南北寄旅如燕鴻倦飛欲返返未得夢魂時遶三徑松
故人相見發孤笑執熱一濯清穆風少傾家釀歌驪駒
有懷未吐行匆匆山寒不開北枝梅地遠誰樹南荆楓
欲談此意無爲領撥灰消盡麒麟紅未免隨俗且折腰
薄以古今澆其胸六經之澤溉萬世譬如畦稻宵露濛
陳言有味可涵泳環堵差勝朝市中退之一賦吾未許

HSIEH YEH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虞羅亦罟碣石鴻學詩妙處如學仙功成換骨參喬松
肯来洗我箏笛耳厭絲古曲彈南風喜君到此極躊躇
惜我去此尤匆匆百年莫作千歲調試往一看風擒楓
湘山幸有數斗酒江蟹肥大霜橘紅梅仙陶令連兩壁
得酒可洗丘壑胸漁蓑風月笛三弄虬龍起舞凌空濛
馮夷不得閟此境湖山收拾窅囊中沙寒往事有銅鍰
波穩清時無木籠人生所頗行樂爾嗟我愁絶逃虛空
已悲朽質悴蒲柳豈解巧咲開芙蓉青燈照影似書舍
素琴掛壁疑僧宮懸知堂上一杯水難飲天邊千丈虹
大用自當擁金蓮小用亦盍登小蓬騰身雲路五千里
定笑白鳧成老翁

和許尉小洞庭韻

古縣周遭臨水涯中有勝地藏幽奇向来墨綬不領畧
付與漁樵輕棄遺我乘蒼螭上其頂憑高小築誅茅茨
未能隱去學魯山且可幽尋如退之炊烟百堵共一市
民氣稍稍春臺熙至尊豈為繭絲詩老令恨無桃李蹊
解衣一洗三年緇微風碾碎青琉璃魚龍悲笑吹白浪
烟靄吐吞蒙翠微湖中一點小君山誰琢瑤琨圓中規
朱絃一曲舞馮夷凌風駕我雙鳧飛遠喚古笙仙鶴来
月寒共醉玉東西天高可逐霞佩去兒女牽衣吾未宜

二官傴僂百僚底蒼龍欲雪將何爲徘徊在此爲五斗
時亦諷誦淵明詞茲亭信美非我有夢遶故園還欲歸

再用元韻

少時耕釣爲生涯早知臭腐空神奇一丘一壑有佳處
人棄我取如拾遺晚將數雛就斗食非顧厚禄多如茨
山林習氣今尚在前身疑是王獻之君王垂拱似虞夏
朝野多暇時雍熙公庭日晡鳧鷖散屐齒小穿山徑蹊
隱仙一見即肯肯百鍾索酒傾琉璃湖山亦爲開畫筭
煙霏空翠俱熹微幼輿風度極灑灑計然策畫徒規規
蒼松奮髯鳳尚風關侯鴈張羽粘天飛君山洞庭日在退
不須引領巴丘西急呼泓瀕共着語境勝頗與詩相宜
詩成却憶梅子真烏用一官黃綬爲江頭誰是吹笛叟
爲公度此瓊瑤詞喚起群龍平湖出蠻渠扶拖從東歸

喜晴行呈陳宰以下分寧所作

秋盡黃雲漲南畝修我囷倉築場圃不堪雨脚如懸麻
坐見禾頭欲生耳今君意與神明通爐熏未斷來天風
吹開六出花數點轉盼杲杲扶桑紅日下鳶鳥聲亦樂
村北村南爭刈穫白酒香浮老兎盆樵歌緩扣烏犍角
有客携家来受廛豐登未見如今年老農扶杖笑相語
只恐雙鳧朝日邊

和何應辰過山谷墓韻

何年馬鬣埋玉樹上有喬木清風寒琳琅金薤落四海
萬象頻挫隨毫端追攀前輩豈無意偶来弛檐鳴珂里
生恨與公相後先臨風三嘆不能已論詩誰解鍼膏肓
人間今日無黃香經過一酹尊中碧明月湾頭山閒寂

次韻孫居易送行

着鞭欲為功名起椎鈍不堪加礪砥感君雅意重金玉
餞我新詩燦桃李我於吏事非精通向来妄意圖民功
本無仁心致三異豈有遺愛留一同髮毛班白眼昏黑
身外榮枯從造物耻携琴奏牘到公車千慮懸知無一得

陳宰生日

花枝點綴深淺紅谿山二月春融融琴堂清曉氣忽醺
躡鳧此日来仙翁姓名已久書絳闕骨相元自居紗籠
君王寧下為堡障即宿重光臨一同兩行吏立薄氷上
四野人行明鏡中三年妙手巧製錦藉甚治聲聞九重
桃李陰邊共歌舞勸君飲盡玻瓈鍾着鞭由此登要路
推轂豈必由諸公未教曳履侍文石亦合戴豸乘花驄
中堂朱絃映綵服瑶池無日無春風摩挲銅狄閱人世
何止他年方兩瞳

題童壽卿遠山平林圖

山色微茫疑有無木葉半脫殊蕭踈雲根更着數椽屋
此屋當有幽人居墨妙通真乃如此畢竟非真惟近似
何如昼齒飽經行是處窮山皆畫筭還君圖畫吾且歸
家在江南依羣徵

題徐秘校達軒湘所作

洙泗之學心爲宗以心會理俱圓融皎如日月猶有蝕
豈可講習無深功仲祥家自有師友箇中嘗指入門否
磨礱浸灌更覃思道不外求皆我有靈臺四闢如八牖
面面高明悉通透此道周流無定名此心微妙無定形
知隨物誘心失位思而不達空營營為君再下一轉語
敬以攝心斯為精

冬雪行 并序

紹熙甲寅歲雖小稔縣官和糴米價遂增兩日雨雪
市中貧民有無炊煙者襄羅及甚於去年之凶歎然
父老輩遂具公牘赴訴於庭因成冬雪行一篇其辭
如古樂府其義則主於譎諫言之可以無罪者也

擁衾展轉夜不眠細數更籌知苦寒角聲未動紙牕白
兒童報我雪滿簷玉妃剪水出天巧飛花萬點爭清妍
朱門貴人對之咲初見一白来豐年金罍玉爵扶春筭
飲罷敲氷煮新茗綉幃中有紅麒麟輕暖勝春尚嫌冷

窮巷小家真可憐典衣羅米無炊煙江頭津吏日来報
往往上流無米舡縣官要羅十萬斛天上符移星火速
去年秋旱翳陳腐今年秋熟米如玉且頒扶桑枝上紅
日轂東来却縢六今年冬雪民已贍明年春雪民更亂
九關有路虎豹守欲語不敢空長吁

次韻答簡簿

少日牛衣嘗熟眠老来駝褐不護寒欲呵龜手拈禿筆
怯看水柱懸踈簷東風不解着梅柳翻作六出欺春妍
春回臘盡亦何好但覺浮生添一年負郭有人如石崇
雪乘戔詩自寫若胸中盎盎有天和戶外蕭蕭尚水冷
日炊脫粟不自憐却念野廬無爨烟此憂未知可解否
聊擬為君浮酒舡酒酣傾瀉珠百斛定覺揮毫轉神速
閒道諸公雙眼青豈終遺此豐年玉倦遊別駕老更貧
自謀漸似龜藏六詩来謂我清而臞我方忍慾將忍欲
短簑歸釣寒江雪紛紛世事休嗟吁

和王文州梅花韻

何處東風發春早先傍梅花試天巧新陽一點破雪霜
春意將回可前料天公乞我人日晴新年屈指將浹旬
老悰不似少年好對花默默仍循循坐看流年如水急
嘆息浮生駒過隙與花相見忍相負洗盃一醉樽中碧

起来索笑巡疎簷愛渠清絶無中邊君侯肯為花吐句
爵棋洒落生雲烟花開花謝莫深問物有榮枯付天命
聞道隴頭天正寒驛使不来無遠信可憐桃李品格低
誰似玉肌蒙縞衣為花着語只如此更請健筆無停飛

題清江常宰道院

古人牧民如赤子今人臨民用笞箠孰知官府本無事
獨恨庸人擾之耳臨邛有客腰銅章三年為吏先慈祥
老農共說長官好桑柘陰中民小康公庭閒暇鴈鶩散
燕坐胡床清晝長機頗何自文書省治道由来貴清靜
不須任下五千言朱泗六經無猛政

題徐參議赤壁圖

鷹林赤壁事已陳黄州赤壁天下聞東坡居士妙言語
賦到此翁無古人江流浩浩日東注老石輪囷飽烟雨
雪堂尚在人不来黄鵠而今定何許此賦可歌仍可絃
此畫可與俱傳得沙埋折戟洞庭岸訪古壯懷空黯然

題徐參議所藏唐人浴兒圖

右相嘗慚呼畫師技癢仍復拈毛錐逼真誰作此贋本
亦有妙意生妍姿中庭燕坐必主婦緑雲高髻香羅衣
嫣然嬪妾左右侍前浴能言冊鳳雛婢婷婷及笄二公子
素腕擁項相携扶兩兩為朋四髽亂乳廬隨逐相諧嬉

覺手看珠二少艾捧顋却立鴉鬟奴屏間擁膝袖玉笋
疑是夢蘭攣翠眉側身背面按箏者氷肌綽約不自持
床前跽起各姝麗為兒理髮枝涕洟有犬斕斑受摩撫
與人習熟無猜疑梳粧淡薄服製古如見永徽貞觀時
若非侯家及主第人物無此美且都荆釵布襦小家婦
生子不如山下麑

和潘判官送酒韻

由来高士憐麴蘗為此和氣如三春一朝驟見四從事
使我頌德思伯伶官醅亦自有妙理風味不如家釀醇
欲髯枝拭玉荷葉消憂破悶還天真此公胸次有醞籍
酒饕且旨如其人平生悞學獨醒客醉鄉有地堪藏身

除日江上逆趙憲

江風獵獵吹客衣水生鱗甲舟行遲今年江上春信早
剩有梅花開北枝問之今日是何日三百六旬當歲除
翩翩鷗鷺定吠我欲得一飽廿奔馳二星移次照鴉尾
綉衣持斧生光輝縱金伐鼓聲震動鷁首破浪開黄樓
三宮萬壽帝出震周家磐石先諸姬分外符節用肺腑
丞相與國同安危書生白頭不解事佐一小璽將何如
少年側目望雲漢欲與鸞鳳俱翻飛草黄驥病絡頭垂
自笑意行身不隨人生虎嵐在用捨未用以此相瑕疵

兒曹婚嫁雖未了此心欲與青山期天無老眼不可留
哦詩莫作商聲悲

題德夫園亭八詠

聞君家有十畝園竹踰萬箇花亦繁門榻大字扁梅隱
要與梅花同歲寒問君小隱亦何好脚踏風波身易老
花雖不語解咲人似隱又非何草草破雪暗香先得春
青州從事如春温女奴洗玉歌一曲對花舉酒成三人
飲酣拔劒氣方怒汴洛神皐難北顧手提萬騎屬秦
未可爲梅空隱去

右梅隱

小揷藩籬護洲渚當年手自種嘉樹春風吹出玉龍璁
水面霏微噴香霧蕭疎木落候鴈翔溥溥白露朝爲霜
木奴欲獻主人壽一夜纍纍千顆黄紫蟹螯肥鱸膾好
釀就洞庭春色老蒼頭急走喚客来翠勺金壺同醉倒

右橘渚

次分寧胡宰贈行

別駕無才堪展驥解印来歸私自喜意欲息肩猶未能
政坐文窮巧爲祟兒仙傾蓋如舊知永玉清言心可洗
況逢火老誇長宵撫字有恩淪骨髓俶裝暫去桃李陰
遽勤飲餞枉車騎自憐孤冷仍數奇諸公薦口頗難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弊上只今梅未花歸去春燕定成壘妙語吹噓恐過情
甚慚緑綺奏山水君才過我蓋十倍乃容蹇足陪驪駟
異鄉爲客更別離寒日纏黄催短晷平生借飲亦徑醉
放歌不記南山鯉

次韻吴司令知金州此下中都新作

曩時異姓新安王中興功烈書旗常胡兵不敢窺蜀塞
至今恃此爲金湯我生又恨在王後幸識王孫人物秀
立朝日淺即西還自詭一州宜試守嫣墟北望臨咸陽
往事令人多感傷清時乘障姑緩帶試問澆瓜無棨戟
湖上花光濃似酒紫徼惜別同携手一柸爲壽謝不能
千里關山漫回首春秋鼎盛握虎符此行善保千金軀
籌邊熟慮得全策歸來却獻平戎書

慶元丁巳九日登叔寶塔同遊者楊大著李校書
馮正字皆著作易校書

湖邊老石立巨鰲背負浮圖千尺高升高望遠天界闊
海山江樹皆秋毫蓬萊蔵室極清静雖有暇日無遊遨
不應令節亦虚度特爲黄菊觴新醪樽前一笑豈易得
身涉百憂今二毛兹遊回首便陳迹事如逝水流滔滔
明年九月定何許未用感慨增煩勞半生隨牒落州縣
暮年結綬來神皐去留聚散偶然耳且覆一杯持蟹螯

用元韻答楊大著李校書

蓬萊雲氣依海鰲中有神仙流品高予雲杪書自點勘
方瞳炯炯分纖毫仲元公退便燕坐日涉藝圃當逍遙
烏衣裔孫不解此但摘青藥貽宮醪壯年落筆無好語
況復衰颯垂霜毛二豪拔足立塵表下視流俗徒滔滔
詞鋒健鬪取一快徃復險韻不憚勞旁觀徵之敵匈傳
自分司馬優枚皐倘而不和當受罰瓦公酌酒蓋二螯

送黃尚書帥蜀

六龍駐曄臨東吳益川遠在西南隅君王右顧入念慮
選用名德分麾符文章政事俱第一袖手未肯持鈞樞
清獻之清過於水忠定之信孚豚魚二賢寂寂未有繼
蜀人惟恐公来遲沂江萬里飛鷁首祝公善保千金軀
髮鬚未見一絲白歸来使可居承疑清時緩帶鎮方面
問民疾苦勤褒帷頗聞今蜀與昔異昔日民肥今已臞
頓言紬意護根本要令可與同安危更須推轂拔人物
匆念折簡笞羌夷想見明年初下車錦官城裏花正都
四郊按堵但耕鑿春風蕩漾隨旌麾遨頭一笑父老賀
九重不用憂坤維

臘中得雪快晴成古風呈堯章鈐老

蒼頭熟睡喚不應光射紙窓疑月明更籌可數夜方半

杖上一鷄先誤鳴曉起飛花堆戸外幻出人間無色界
九街車馬不知寒蹴踏銀盃飛縞帶皛皛日升東海東
須臾光彩蒸霞紅不憂桂玉頭增價人在神融和氣中
貝闕珠宮五雲際遥知天上龍顏喜麥畦白白覆青青
農事来年定豐美

用元韻答李郎中

何人喚得滕六應遣我通霄銀海明起来無以助清興
銅瓶煮茗松風鳴恍疑拔脚塵寰外玉田萬頃無疆界
蒼宮青事亦改容高下瑾林相映帶騎鯨人森日華東
曉踏天街無軟紅雪車氷柱堪着語何止爭槽鄧島申

翩翩鶴氅凌風際得雨摧毫心自喜從渠春笋捧金荷
醉倒罇俞貪睡美

喜雨用饒州武曰

欲了老妻寃事屈指前期日無幾羊腸路險不容車
水澀石高灘齒齒天公憫我憂惱深一雨聚添三尺水
黄流欲恐舟難行落盡雪花天宇清六龍扶轂日杲杲
更乞天公旬日晴襄事歸来閉門坐但擁竹爐多熾火

用元韻答秀叔二首

人生昏官只二事憂喜相纏不知幾我今豈可老更癡
頗有霜髭白無齒舉案齊眉安在哉獨自反蔬而飲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半生同住不同行稍減傷悲心亦清雉鳴鳩鷹春日暖
鴉喚婦歸天雨晴斷除此念如尸坐調護坎離交水火
老身强健幸無事舊日交游存者幾後来阿秀詩句新
露滴金莖寒着齒笑我胸中千斛塵解纓未濯滄浪水
翠微嘗約載酒行洗耳潺湲泉石清天寒短策未可出
更約東郊春日晴且来伴我悤悤間坐黃姑在旁同附火
秀叔和童句言及再娶之事因韻戲答之
寤寐閑思疇昔事来往于懷日凡幾伯鸞不可無孟光
豈爲青眉并玉齒阿咸今與我不同蛩蛩得草魚得水
流蘇帳暖雙杯行春近梅粧香更清試唱劉郎竹枝曲
道是無情還有情長夜老夫方獨坐手把楞伽對燈火

送石宰

谿頭雪後梅花發飛鳥東去朝雙闕涉溪父老肩相摩
再拜路旁皆惜別問侯何以能得民胸中和氣如陽春
攀轅徒切侯不住金馬石渠須若人雲溪野叟久閉戶
時枉高軒肯相顧何不臨分把一盃天寒懶出無他故
別離羞作兒女悲此行穩上青雲衢相思要得知健否
寄我平安雙鯉魚

紙被行

瑶姬不觸麒麟紅金壺激灩琥珀濃狐裘公子喜夜永

柾行暖玉煩春葱簷頭雪花大如掌洞房但覺春融融
豈知有客方貪睡漏盡更闌不能寐花紅玉白不相隨
賴有猪生爲伴侶生家住處近麻姑亦能幻出氷肌膚
絶嫌墨客蠅頭汚懶入官黃蔵蠹魚寧隨人意任舒捲
雖則軟美非脂韋風姨霜女皆退舍稍覺和氣生襜褕
梅花破雪催寒去春田人向花前醉女郎霧穀試輕衫
至此失時因坐廢緑槐陰底夏日長人間只要一味涼
青奴元自不嫵媚居然負恃能專房秋風一夜来消息
又却見渠先棄擲冬来復挽猪生歸屬付蒼頭輕拂拭
用則鋪張舍則蔵喜慍未嘗形玉色世事乘除先不然

安用動心三嘆息

汪直卿相招子大先生有詩炎後至子大再至因次其韻

筍輿咿軋度何許水滿東皐新過雨主人倒屣出門迎
喜氣津津貫眉宇別易會難宜少留清談絶倒殊不休
青衿誦詩勸客飲客亦歡然爭旅酬向来青鬢今白首
自古交情難耐久從今乘興時一来請屬細君多釀酒

穀雨後一日子大再至有詩次其韻

花氣濃如百和香郊行緩轡聊翔翔垂中春色不自老
小白淺紅蒙短墻平疇翠浪麥秋近老農之意方揚揚

吾儕飽飯幸無事日繙芸簡尋遺芳閑中更覺春晝長
酒酣耳熱如清狂自憐麤食徒過計袖手看人能綴長
鯖溪行 并序

開禧丙寅冬到大坂作此情見乎辭若於傷感而卒
歸於正蓋庶幾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云

小谿一曲山四合谿邊楊柳蔵門閘當時玉人在花下
對花窈窕矜紅顏一雙白璧不可聘許我結佩乘青鸞
我時年少氣方銳自負落筆翻波瀾謂趁春風上霄漢
可以終老同情歡不知辛苦得一第始見崎嶇行路難
有如萍草無根蒂二紀流落江湖間莫年通籍入金馬

人窺九關天邊失脚身墮地春風破浪扁舟
歸來幾舍我去空垂玉骨埋青山重来谿上事旨
楓悵齊眉難再見王母麻姑安在哉過眼百年皆露電
老自長子思義深不為向来花映面花枝一謝明年開
玉人一去何時面人今不見花亦盡至此終日空徘徊
百川竟有西流水萬古滔滔同一軌不堪回首細羅忘
臨沒之言猶在耳蜀鄉有鳳空求凰秦樹無鳥共將子
年来年去春復冬此生有盡情無窮一泓清淚洒不盡
西山蕭颯来悲風惟有老人身更健年過九十如書
尊則吾母舅親則吾婦翁收淚相勞問傳車必從三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憑無益不自禁暫時借酒澆心胸明年強健再省戮
前更酌珍珠紅

挽魏倅項教授小飲

蒲葉青青初出水布穀聲中耕事起去年蝗旱傷農收
今年日望歲豐美聞道郊原麥浪平但慮飛蝗遺孽耳
甚欲往來阡陌問稍與田家共憂喜老大心情畏忌多
攬轡未行還自止假日公庭吏牘稀秪可清談共揮麈
小園春色亦自都醉杏桃嬌欲語舉杯相屬謝東風
莫待枝頭落紅雨

用前韻酬魏倅

手把一麾來雲水身似痿人方暫起此情本為貧所驅
非戀吳中風土美浩蕩煙波隔白鷗間關道路勞黃耳
幸而別駕有詩流相逢眉睫津津喜我今白首君黑頭
莫訝鍾鳴不知止每因揖客愁下榻豈暇談玄相捉麈
忙裏偷閒花下飲更約廣文同笑語把酒消憂憂更來

用前韻

轆轤百尺汲無力映日四山雲不起朱幡浪說勸農桑
衣食何從可耕耘得雨不苦旱竊疑此殆偶然耳
夜半潺湲簷溜鳴孤枕夢魂心失喜兒童挽犢婦餉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發襖耕夫亦勤止鳳跡印我榻上書蛛絲胥我壁間塵
抖擻胸中三斗塵強欲哦吟無好語請公酌酒更揮毫
快寫珠璣歌喜雨

魏倅同杜仲高游黃龍洞次韻

風流別駕臨茗溪行厨攜客尋幽奇五湖浩蕩三江永
緑淨不知凡幾須愚高縱望心目開便可一傾三百盃
疑與塵寰不同宇彈壓風光須妙語只恐揮毫驚蟄龍

金相玉質音玲瓏

賀監宅

輕解金龜呼酒壺却問君王求鑑湖歸來踊躍着鶴氅
自辦米帛供妻孥鸞驂一去杳無跡數畝荒園生草棘
惟有青青泰望山曾識湖邊老狂客

春日苦雨

桃花開時苦多雨花似啼粧悄無語桃花謝時雨更多
奈此輕紅委地何明年花似今年好明年入勝今年老
是誰留得長少年對此不須空煩惱雙飛燕子營新巢
舍前舍後穠緑交長鬚但爲釀麴米春色尚餘紅藥梢

夜宿閔灘下

歙江兩岸山立壁一水潭潭浮絆碧嵌空老石出中流
觸碎玻瓈成沸白灘高水落定難行暮雨淋浪新浪生

三更風怒山欲吼催喚金烏回曉晴篙工倚柁咲相語
但上閔灘無所阻明日晡過歙渚艤船沽酒勞辛苦

清老畫雙溪壁以詩謝之

老支哦詩聳兩肩落筆不停稱腹藁緣詩寫出無聲句
畫史追之誰得到爲予壁上留真跡水墨纖穠任揮掃
石根竹樹極蕭森中着羽蟲疑叫噪雖然畫意不畫形
形意兩全方筆老熟視時時自首肯從旁見者皆稱好
師言此亦吾餘事佛祖玄關須探討未宜直說色是空
不着色空斯見道

用元韻答清老

巧匠胸中有全室能文紙上無脫藁老禪善畫亦如是
毛錐未出意先到觧衣盤薄小經營蕭然揮洒筆如掃
我思詩畫本一律衆作徒多等蟬噪畫手無如王右丞
一似詩中杜陵老正緣此老襟韻高工拙奇常無不好
斲輪妙處不可傳此事難從筆端討由来萬法生一心
貫徹精粗無二道

再答清老

篆車創始自椎輪完籌從初但蒲藁詩到晚唐非不佳
少似國風能理到陰予耄矣棄韻泓卧病終年長却掃
客無脫屨一榻懸人不到門群雀噪敢意支郎念岑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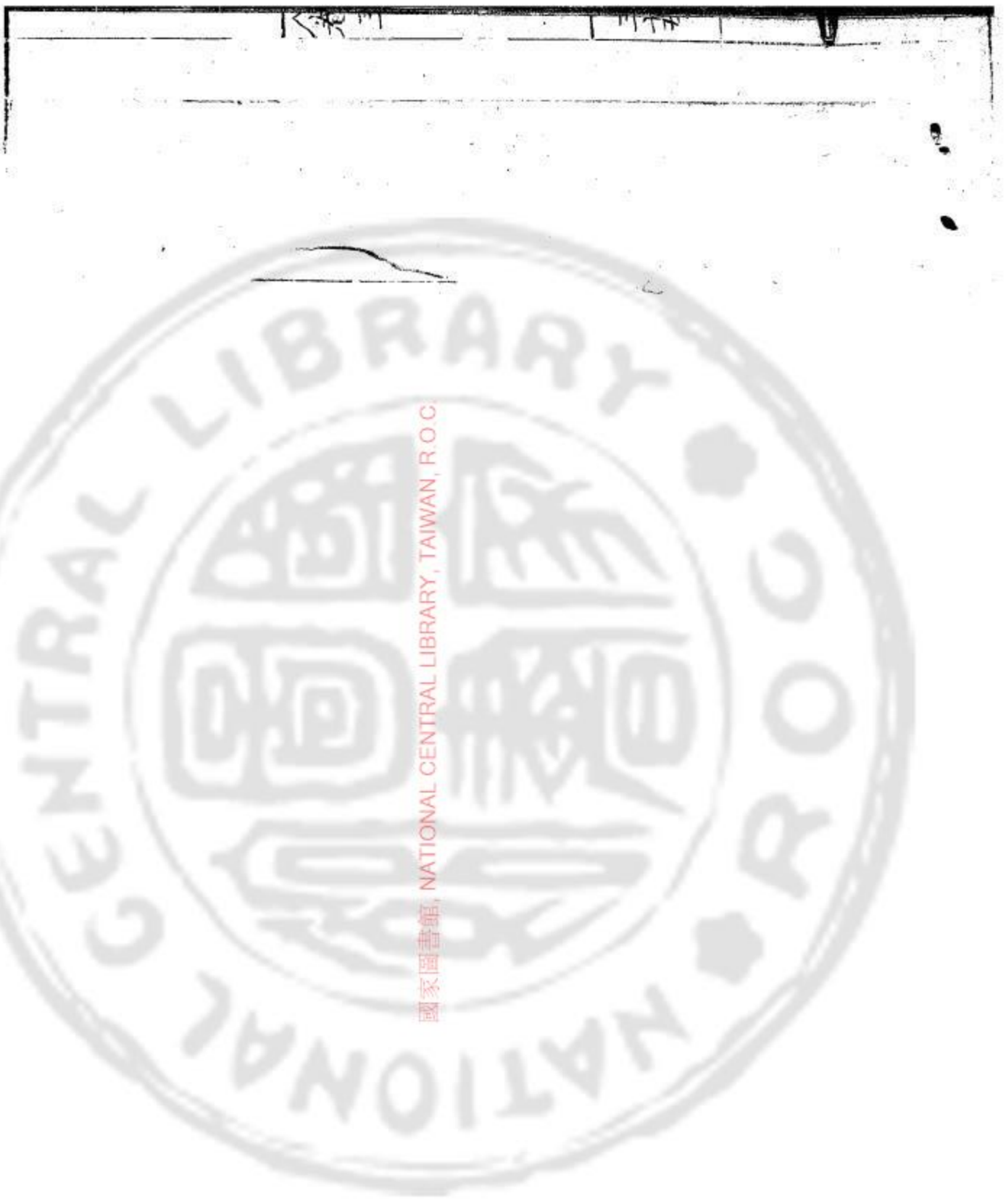
時將妙語起衰老若人搜句乃餘事雖不雕雖自精好
況於佛祖可呵罵豈無魔外宜攻討早辦山居一掘筍
爲我長歌歌證道

再用前韻

平生言語苦不工甲乙未能成類葉囊時陶謝以詩鳴
竭力追隨終莫到上人詞鋒極痛快睥睨千人軍可掃
長鬚鶖喜見此客無怪繞枝烏鵲噪師言能詩且工畫
筆仗先須知嫩老復言能畫亦飽參豈豈玄談聽更
吾開法海深又深性珠可得不可討若除詩畫與
未審云何真悟道

與趙道人

欲上青雲却垂翅歸來掃軌空山裏道人說相來敲關
酒半醺酣談笑墨我令布褐終餘年豈論蕪額并鳶肩
謂予形是朱頂鶴兩眼藏神高頰顴彭殤壽夭誰無死
不將動目捏江水道人去後若復来定應難相逢立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 著

五言絶句

擬古閨怨三首

爲郎纔春衣春盡郎未歸羞見庭下花一雙蝴蝶飛

良人長在外想像裁春羅放下金粟尺無言對翠蛾

花開復花謝墮在滄溟邊不惜花落盡惜無長少年

自南齋晚歸二絶

返照南山脚西風古渡頭破烟雙鷺晚抱葉一蟬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溪凉魚潑潑山靜鳥依依草笠兒驅犢荆釵女浣衣

次韻朱晦翁十梅 并序

炎寓分寧王伯明傳朱晦翁梅花十題并引云元範
尊兄示及十梅詩風格清新意寄深遠吟玩累日欲
和不能昨夕自白鹿洞洞歸偶得數語云云炎敬錄
詩伯學其韻十首

江梅

天開天地閉窮陰澌寒濱誰知江南信已作明年春

嶺梅

梅花破蓼時瘴雨吹成雪驛使忽相逢無言似愁絕

野梅

野花吹孤芳迥立正愁絕皃蓋莫徘徊堪看不堪折

早梅

霜風殊未高扶策荒園裏仙子別經年相看共驚喜

寒梅

白玉堂前樹風清月影殘無情三弄笛遥夜不勝寒

小梅

且喜梅花開莫嗟梅花小花小風味深此意君已了

疎梅

玉笛未黄昏氷澌已清淺疎影不勝妍愁心爲誰遠

枯梅

樛枝卧龍蛇冷蘂綴氷雪千里故人心今年爲誰折

落梅

花開已淒凉花落更愁寂来歲烟雨時爲君和晶實

賦梅

君欲賦梅花梅花若爲賦繞樹千百回句在無言處

右詩俏

江梅

玉色不受垢照影清江濱江雪豈不寒枝頭渾是春

嶺梅

北枝未春風南枝先暖雪吹香秖自憐驛使音塵絶

野梅

迥野殊寂寥孤芳太清絶暗香疑有無似亦畏攀折

早梅

皎皎姑射仙縞衣而黄裏一別如許時見之先失喜

寒梅

花開有底急迫此歲律殘捷報春信来不知氷雪寒

小梅

點綴鶴膝枝無謂花蘂小亦有品實存相期春事了

疎梅

詩人自情親俗子極交淺所以疎着花即之風韻遠

枯梅

虬根蝕土石老幹飽霜雪孫枝吐春妍靳惜那忍折

落梅

幽人自愛花花落恨岑寂豈悟化工意褪花方着實

賦梅

豈無和靖詩亦有廣平賦多爲花寫真終難盡佳處

用十梅韻答馮

今代馮野王聲滿東海濱可敬亦可愛温然氣如春

右學韻

緑綺絃朱絲爲我調白雪此亦公緒餘所長兼五絶

嘗試評公詩峯岸極孤絶同僚筆可夢後學巾宜折

清真去邊幅明白傾底裏枳棘見鳳凰十倍登然喜

講道師友少稽古編簡殘何以起斯文念之心爲寒

銀鈎入翠珉文字本膚淺以書不以辭持此或行遠

人品如許高不毋一官小居之以廉勤王事豈難了

霏霏玉塵談鄙吝堪澡雪每見輒有聞敢憚頻磬折

道本無垢净境自有喧寂頗聞蟬蛻中何以得真實

黄門執戟翁晚乃薄詞賦我疑草玄文未必知妙處

勝賞亭

路入三家市墻圍十畝園雲山如畫出入任小桃源

贈郭相士

兩眼明如月江湖十度春問誰當貴笑說未逢人

題王解元壽萱堂二首

濟濟斑衣子怡怡白髮親紫萱偏得地玉樹解留春

冬夏勤温清晨昏潔膳堂中人不老庭下草忘憂

六言短句

陳推官幽居十詠

一老檣邊爾汝頗疑君士知津賴有白鷗無恙肯來迎棹相親

右彭蠡歸舟

俗物令人眼白鈎簾領畧湖山袖手倚楹獨立孤鴻威沒雲間

右小山堂曠望

西顧水光無際自操一葉輕舟天闊永輪欲墮短棧猶在中流

右泛湖泛月

割据一灣風月棹行徵徵青蘋未有霜鱗貫柳注心不在垂綸

右星巖晚釣

銀漢倒傾波浪玉龍怒挾雷霆雨後遥看更好斬新泉
白山青

兩行松蓋遮護下有蒼苔地衣試我青鞋布襪之節却
立忘歸

右雨後觀瀑

鬩遍岸花汀草撚髭危坐漁磯一笑寘搜得句窮山淨
性光輝

右松徑閑步

霍木樛枝密葉南風紙細無聲不用箐葵到手箇中六
月秋清

右溪上賦詩

幽花信美如玉不願遊人見知喚取麴生同載為春物
色南枝

右林下避暑

寒氣侵凌鶴氅蒼頭急打柴門鵲抱永枝欲語山人喜
色春温

右載酒尋梅

和馬宜州一居七首

右雪中訪隱

二丘一壑胸次来在市廛結廬只恐飛騰燕領未容神
手深居

足堂

牙外成虧萬事人間寵辱百年絲毫不掛念慮一榻清
風晝眠

復齋

哲人慾不喪道眛者是難勝非學貴復之不遽知在心
體危微

退圃

爭利欲心汲汲爭名私智閒閒公獨退身一步靜中着
眼回看

氷雪軒

史君甚愛竹弟欲與渠為二難歲晚青青玉立不須俗
眼同看

欣欣亭

卉木俱含喜色日迎杜甕床前晚秀早芳相續四時留
得春天

白蓮池

處士幽居安在荷花十里西湖無謂一池偏小以人為
重何殊

題彭城館畫屏

王質青青竹弟氷姿皎皎梅兄上有大夫長鬣歲寒誰更同盟

歲寒三友

玉色高人之潔虬髯烈士之剛可與此君鼎立倜儻傲睨氷霜

題李道士揖雲軒

獨酌樽中緑醑自横膝上瑶琴笑揖白雲爲伴愛樂舒意無心

題熊道士遐觀閣

伐鼓旋開清曠樓居便覺超然注目青山有盡游心碧落無邊

題劉知宮愚園三首

蝸角横戈不解羊腸覆轍相尋爭似蔵明納智淡然高卧山林

不羨蘇秦六印不貪范蠡千金身住神仙窟宅當無一點塵心

養性欲虚而一攝生欲静而閑須是道如墻壁絶嫌心有機關

遊東山九詠并序

江子大約予遊東山足迹不到此二十年小徑曲折
自麓至岡或盤石可坐或結茅可憩大抵視舊有加
山中杉木萬根昔所見拱把今日霜皮雨幹亦有老
色昔人有言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然萬古一軌不必
嗟迨暇日婆娑清淡暢飲相與開口一咲身外成虧
一切付諸造物足矣子大作而言曰今日之遊誠樂
明日便陳迹此山未有雲溪翁詩為我落筆可乎予
嘆曰從公遊本與一日之開乃以詩債窘我然枚賡
亦自不禁夜歸明日酒醒追述其意而足之以詩

田舍

結廬稍近樵牧豈亦甘心陸沉自古明時難遇未宜長
往山林

松風

松公奮髯如笑終日清風颯然佳處元非宮徵誰能寫
入朱絃

爛柯

手談一局未了葉落花紅幾回只恐雲迷歸路不容樵
客重来

舒嘯

幽人獨坐空谷最宜夜深月明雲外一聲長嘯四山木

偃風生

伴月

只有麴生爲侶夜深同卧永輪未審素娥知否惟予與
影三人

錢徑

詰曲羊腸中斷小安畧約通行緩轡不携黎杖翩翩勺
喜身輕

入翠

路入半山深處穿雲竟日忘歸君扣山中何有濛濛空
翠沾衣

盤石

客来捧腹一笑抹月批風療飢只此如何獲吉寫無富
貴危機

披雲

上到蒼螭絶頂四邊無數青山下視樓臺一簇超然身
在雲間

宋 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 著

七言絶句

呂待制所居八詠之一藤洞 餘各卷下

空中一洞足清風上有長藤翠蔓穠說與仙靈護持取
蒼皮瘦骨恐爲龍

山間偶成二絶 庚寅

人家雞犬近相聞村路迂回古木深山客一来塵想盡
水聲終日奏鳴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隔枝啼鳥喚幽夢排闥青山無世情綠樹陰陰遮日影
虛窓卧看白雲行

如大坂二絶

輕風拂面作微涼盡日筍輿行澗崗畦稻欲花新得雨
老農屈指計秋嘗

盤薄解衣方少休青山白水祝吾留一聲共宇喚歸意
百轉黃鸝生客愁

田間閑步

春光挽我出柴扉道上陳根換短菁尚愧東風寒料峭
已聞好鳥語叮嚀

晚浴谿上

山脚草深樵徑沒谿頭水落石梁高一川風露無人占
古柳玄蟬處處號

到白石先妣新墓

淚滴松楸意轉哀欲歸小立更徘徊春風不管人間恨
溪上櫻松花自開

新晴二絶

初春欲暖未全暖小雨妨晴還得晴多謝東君舊相識
少年樂事已寒盟

鴟鴞喜晴鳴竹枝一篙新浪拍漁磯春寒稍向日邊破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花信欲從風際歸

溪上晚望二絶

溪深一帔緑浮浮橋斷人歸拏小舟煙淡雲黃未暝色
青山數疊不遮愁

日墮西山烟水昏寂寥鷄犬數家村蒼洲歸鷺客停棹
古寺疎鍾人掩門

古琴主語録

寒雷動地青元宵白日當空指即迷天下老師應鎖口
此公不肯止兒啼

田間麥秀因成絶句

老釋緣崖鋤草根炊烟不起自酸辛東皐春動青青麥
屈指何時可食新

到大坂

經年不踏鯆溪路此日重来訪舊游溪上老人今不見
涼風細雨四山秋

廨舍梅花欲開三絶

花開不肯待春融恐混繁枝深淺紅潔白天然貞女操
清癯獨立古人風

慷人不寄隴頭信寓興亦無東閣詩坐裏暗香供鼻觀
小窻寒月浸疎枝

頗怪涪翁錯下言水仙許入弟兄間恨無好語供題品
花定嗔人頻玉山

郊外見梅再用前韻　一

四山有雪未全融菩蕾稍頭茁小紅也欲索花問一笑
蒼顏羞澀見春風
皎如玉雪不容綰乞我寒香苦索詩輸與西湖閑處事
解吟籬落忽橫枝
故園踈竹蔽柴關手植孤根在竹間別後踈枝無恙否
寂寥風月冷溪山

山郊雜詠七絕

漠漠野田新水生花枝一笑欲傾城孤村曲塢皆春色
信有東風不世情
幽鳥共歌春意好閑花巧笑客愁多酒徒詩社俱踈隔
如此東郊景物何
閉戶不知春色佳柳稍欲暗可藏鴉鴨頭新綠齊腰水
女頰輕紅刺眼花
道上東風掠面輕一犁雨足得新晴草頭蛺蝶自由舞
林下鷓鴣相對鳴
孤烟近見數椽屋急水時行獨木橋入眼異鄉風景別
脩眉一抹暮山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快馬駸駸穿野徑春風處處見山花不須舉首看門鴈
家在南頭天一涯
雲昏山色妝圖畫雨過泉聲雜管絃馬上得晴春滿眼
好花迎客亦嫣然
聞杜鵑
稻秧出水緑初齊憶在田間辦一犁留滯天涯歸未得
杜鵑何苦向人啼
至灌溪予懷老二首
春風一路百花開踏遍名山特地来莫道滙麻池水淺
千尋飛瀑吼春雷
食肉定知非虎頷騰身自笑不鳶肩相逢莫話青雲事
借我清風一枕眠
宿野人家
破籬犬吠月将落曲沼蛙號天欲晴日出東方塵滿眼
不如歌枕夢魂清
聞蟬
緑陰遮日忽鳴蟬墮地殘紅色未薦兩岸聿楊低醮水
夢魂時到故溪邊
山行二絶
路田穠緑屢低蓋風定落紅時點衣行李馳驅無暇日

客情鄉思兩依依
盡日扶輿度亂山石根古澗水潺潺狐烟時傍翠微起
疑在新安道路間

春日二絶

柳影入家燕子飛東風落絮習遊絲欲題崔護桃花句
惆悵春深子滿枝

野花無賴作紅白香力也能来着人古澗寒泉山下路
道人別作一家春

到常清寺予哲師三絶 哲亦徽人

扣關邂逅老支郎見我叮嚀問故鄉自說病身歸不得
花開葉落幾凄涼

寂寂松門古道場暫容倦客拂横床老僧欲盡慇懃意
林下春風茗椀香

古井寒泉久不波豈貪好夢到南柯夜來雨過當花落
好鳥留春自嘯歌

晚憩田家二絶

家書未到鵲先喜春事無多鶯欲啼偶對好山留客坐
緑陰遮屋日將西

山間一徑牛羊迹林下數家雞犬聲底事居人苦爭畔
閑田官正募民耕

野鳧

白水滿塘蒲荇青野鳧相對浴春晴皆人飛去猶回顧
我已忘機莫浪驚

喜晴

雲上山椒鳴竹雞愁行客路踏青泥窮人也得天調護
乞與新晴可杖藜

雨中山行

暝烟有客投荒舍春水無人度板橋滿地落花愁寂寂
連天芳草思迢迢

春日即事四首

晴鸝鴝自相語春泠海棠猶未花把酒排愁先具
擁衾作夢欲還家
年少逢春喜欲狂長年心事易凄凉胸中不可無今古
坐閱陳編自炷香
着人春氣濃於酒老眼倦看深淺紅只有睡魔降未得
銅瓶魚眼沸松風
小園桃李怯風雨春事一年渾得晴燕子欲相牽率去
踏青吾不敢同行

雨後繼成二絶

草泥融處墮篤紅社近寒生雨又風未辦把杯供一醉

花開花落太匆匆
水搥山影緑沉沉雨打花光故惱人賴有海棠傾國色
嫣然一笑解留春

陪留宰游灌溪田飲縣圃六首

泥融紫燕欲營壘日暖黃蜂爭取花試向靜中觀物化
蒲團相對坐僧家
花煖不勝蝴蝶狂松間支徑午陰凉漚麻別自有春色
鼻觀同參佛上香
樽中歡伯解人意乞我桃皮杏眼紅一笑勞生那易得
田鞭落日馬嘶風

入眼山花盡笑迎雙鳧飛處雨新晴二年踏遍桃溪路
攜酒尋春只此行
高燒蠟炬照深紅恐負一年花信風惡客敢辭今日醉
明年別去定匆匆
東風桃李可招客吏事塵埃能困人醺甲一盃留我醉
知公胸次有陽春

和留宰賞茶蘼二首

郎官喚客坐花旁盡日杯行笑語香醉看緑雲籠暖雪
不知憔悴落他鄉
得酒衰懷亦滿觴不禁花氣逼人香醉時忽見風吹盡

玉質温柔是故鄉

夜宿江上

夜宿江邊蘆蓆叢江流浩浩吼天風西南關月淡無色
擁衲不眠聽塞鴻

贈李居士棄官爲僧二首

踏破青鞋走四方年來牧脚坐禪床更無言下商量處
靜對窓前一炷香

遊寒破衲雪濛頭笑我浪懷千歲憂解下腰包只如此
亦無莫莫與休休

夜坐偶追悼諸哥不覺流涕因以絶句寫其悲

三年娠孕疑稀有千里鄉關不共歸旅殯新墳今宿草
西風老淚更沾衣

湘中雜詠十絶

朝陽巖下暮雲冷冉水磯邊秋樹深欲弔元和柳司馬
谿山無力挽歸心

江樹踈踈蕪密密雲根怪怪復奇奇風光冷落無人問
付與漁翁理釣絲

昨日北風頻打頭今朝風定却安流江山如畫供詩眼
陰雨無端釀客愁

有懷冉水柳司馬更憶浯溪元道州仕宦兩公俱落莫
斯文千古共傳流
順流鳴櫓不論程上水開帆取次行逆順自從人意轉
風生波湧本無情
江天雪霽雨垂垂日暮移舟口岸時拈筆欲題還袖手
細搜摩詰畫中詩
中流四顧浪花平雙槳夾舡鵝鸛鳴欸乃聲中山水緑
不妨緩緩計歸程
蕩槳妨人擁衲眠蓬窓細雨濕炊烟江神念我怯行險
收却風波穩放舡

江頭昨夜雨何似新漲平天一丈強倚柁穩如天上坐
順流明日到衡陽
舴艋輕輕載短簑蘋花風急起蒼波憑誰喚取玄真子
更作湘中漁父歌

遊岳麓三首

湘山湘水極清遠特地來登百尺臺不盡腦中丘壑意
又從沙尾喚舡回
百級蒼珉到佛宮汲泉煮茗聽松風不須騎鶴摩雲去
只要心游碧落中
山僧却立小蓬留欲傍江山洗客愁不覺憑高來遠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時潛與水東流

和林文寶雨

山椒靄靄暮雲徂一雨翻盆物盡蘇父老相逢笑相語
今年和氣舊年無

豐年謹五首

滿箱春蚕得繭絲家家機杼換新衣五風十雨天時好
不見西郊稻秫肥

縱横南陌接東阡婦餉夫耕望有年前北丁黃饑欲死
今年米賤不論錢

洞丁徑已盡歸耕箕竹無人弄寸兵要識二天恩德廣
黃雲千里見秋成

睡鴨坡塘水慢流離離禾稼滿平疇共言官府催科緩
輸租人不入州城

再和林寶文三絶

要知好雨自何来和氣連雲撥不開廊廟爲霖須妙手
即看力幹大鈞回

千里山川含秀色四郊鷄犬散歡聲更呼屏翳從頭指
潤澤無邊浹蜀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陽開陰闔四時更誰解均調玉燭明盡戝香中仁義轉
祥風甘雨自流行

和林寶文吹暑軒二首

木末長風送雨來田家遠近稼花開披襟燕坐黃堂靜
一笑江山爽氣回

鵜花香裏畫舡橫人靜惟聞洗玉聲四野清平公燕喜
隱然方面有長城

和蕭參議遊石麓八首

登臨須返意須留目力無邊不着愁收拾風光歸古錦
千岩萬壑獻清秋

容衛出帝鄉不容蹤跡到黃堂蒼崖屐齒今安在
公獨慷慨未忍忘

荒欄夕照俯江天睥睨詩翁輦傳試為江山重着語
筆端桃李恰爭妍

泉邊雲根玉雪清蒼玭百級可階陞汲泉煮茗松風起
誰識無塵有髮僧

清風峽裏水清冷不但琮琤可靜聽秋桂秋蘭在深谷
更堪鼻觀挹幽馨

客到精廬即少留品題清境甲湘州游山腳力猶強健
簽岳曾登最上頭

蕭寺招望湘水西談玄誰解析精微聖門自有超凡地
願向林間問衲衣

近來曾與二三子準擬誅茅紫翠間老石摩挲堪簪劄
銀無筆力記西山

和王右司遊南嶽三首

懶跨戚鞍趁曉班却穿蠅扆小遊山山頭草木生光彩
玉節曾行紫翠間

喬岳雄於楚粵間衆丘迤邐釀高寒青藜拄到雲霄半
見得心如眼界寬

祝融獨秀壓群峯登覽雖終興未窮入物與山爭峻峙
也宜班爵視三公

和韓毅伯知命臨湘所作

春風盎盎盃中酒流水潺潺膝上琴箇裏有人真得趣
槐安一夢可劄心

和毅伯求鹿皮韻

文豹以皮豺以肉鹿兼坐此命難贖梅花膚革充鞞材
人恰跣行畏傷足

居民多疫爲散藥

不信醫方可活人但隨巫語去迎神憑誰妙手如和緩
調護江皐萬户春

聞田家插秧已畢

聞道田家日夜愁黃雲白雪不全收稻畦插遍青如染
滿望今年倍有秋

偶行後園成三絶

繁紅飛盡緑成陰更有忘憂草色新更隱何心來對景
化工隨意自留春

瑯玕十丈籜龍孫已向稍頭散緑陰花日雪霜顏色好
正緣外直内虚心

園蔬入市不論錢忽見林禽語近前
清風六月亦蕭然

小鳧

母雞伏得兩鳧雛馴食庭除不待呼水浴泥行隨分足
不知鷗鷺有江湖

蛙聲

官蛙不問雨蕪晴閣閣無端聒耳鳴對客自誇聞鼓吹
稚圭此語有真情

出郊三絶古仙洞

小煩脚力步崔嵬意爲仙翁特地来只有白雲藏古洞
不知黄鵠幾時回

馬驛

邊頭萬馬似雲屯准備秋風厭戰塵何日將軍收虎帳
道傍築屋免勤民

勸農

桃花一笑弄春晴布穀濶翻亦勸耕十雨五風蒙帝力
頭同父老慶秋成

出郭視田訟三絕

撥置文書小據鞍舉頭歷歷見青山老農指點黃雲好
爲駐雙鳧一解顏

木末鷓鴣相應鳴路危笑我不能行湖光淺綠山容碧
頭覺心清境亦清

草生棄地沒牛深豈是膏腴畝一金野老雙蓬俱半脫
尚憑蝸角起爭心

和吳秀才二絕 并引

楮幣半千米一斗聊爲逆旅之費割俸故不能多承
惠佳句敬用元韻成兩絕丐一覽

句法洪徐可逼真摩挲老眼見斯人憐渠袖有釣鰲手
要試虹竿欠李紳

世人相馬苦嫌瘦誰識龍媒氣異群歸傍青燈對賢聖
漢庭射策待方聞

過涪翁墓二首 以下分寧所作

千古詩中老斲輪文埋玉樹去脩文野人指點青山下
此是黃家魯直墳
水行雙井綠沉沉洗我胸中三斗塵人物只今雖寂寞
谿山依舊自清新
即事六絶
焚香清坐對韋編妙處懸知不可傳三晝分明寄玄旨
誰將脩緝汲深泉
半生飄泊將雛意百感凄涼紙贖情露電終非真實相
彭殤何者是長生
布衣蔬食且隨緣睡起時衆相子煙欲倚繩床拈白拂
何人真解意中玄
了無俗駕到蝸廬隱几閑翻貝葉書屬付蒼頭休洒掃
綠苔隨意上階除
孫竹新添綠玉枝稗禽學習迭聲飛動中會取歸根意
雨過白雲横翠微
拂拭青奴供畫眠半晴半雨釀愁天憂田不到南柯境
風過緑陰號晚蟬
和麟老韻五絶
詩情雖爲竹菴編禪妙元從佛眼傳用處縱横能救活
匣藏不肯試龍泉

清如野鶴有仙骨閑似片雲無俗情試問老人那得病
定應金粟是前生
客塵悟了息攀援萬事虛浮一聚煙掛拂壁間吠坐穩
遶簷翠栢解談玄
白雲蒙頭卧佛廬筆端亦解世間書無情安用詩陶寫
有病何須藥破除
居似鷓鴣巢一枝意如倦翼怯高飛尚憐身是他鄉客
夢遶松楸賦式微

題童壽卿潮海門圖

潮來濺雪欲浮天潮去奔雷又寂然海上兩山元不動

北意畫中傳

題楊秀才園三亭以下臨江所作

幽圃春風蕩漾時阿誰繡出百花枝春工不與人爭巧
玉笋羞拈五色絲

右繡春

窓間酒榼與詩編窓外山光翠入簾山好要人能領畧
直須胸次似陶潛

右見山

花邊春色可移來遶屋秋叢手自栽若要四時春不去
更添秋菊與寒梅

和周南吉二絶　右移春

才謂諸公爭汲引文高後學共儀刑相逢未覺功名晚
鏡裡依然兩鬢青

舊遊追記岳陽城莫惜經過慰旆容易別離難會合
爲君重酌聖人清

題徐黎議畫軸

酷似西湖處士詩雖無半樹有横枝天寒地冷清臞甚
故着緇衣護玉肌

和王宮教韻送酒

不肯獨醒如屈平要於酒國立詩城蒼頭滿挹鸕鷀杓
中有春風習習生

再和王宮教韻

六籍横陳日醉心忽貧不肯問錢神旁人但見門氷冷
豈識胸中暖似春

送簡簿攝南康令三首

催科撫字者何如吏莫難於縣大夫游刃有餘須小試
若逢盤錯少躊躇

路入天南庾嶺根梅花落盡已春深中年氣體須調護
莫受蛮烟瘴雨侵

向來倦客寓中都避迓嘗瞻五馬車未敢匆匆致雙鯉
煩君先爲問興居

題乘槎

石溜淙淙遶屋流山居疑是小瀛洲星槎不渡銀潢去
織女機邊客倦遊

和壁間謝艮齋留題

寥寥鶴駕入安在洒洒驪珠迹已陳見說仙家能拔宅
何妨乘此上天津

酬白雲張道士惠詩

不但學仙仍學詩年來古錦富珠璣却疑汗漫騎鯨李

誤向天台訪子微

題謝艮齋畫筒四首

團蒲曲几自支頤領畧江山入坐隅若使右丞知此畫
定當閣筆輞川圖

萬點青山一曲溪門闌疑是辟塵犀筆端更有詩中畫
細細冥搜爲品題

熟視天機日日新無邊物色盡橫陳從教巧手立摹寫
粉墨何能便逼真

玉軸錦囊無此景何年天巧出毋青艮齋妝得供詩眼
勝看鸞臺十二屏

從范秘監過城東亦顏讀書樓二首 以下甲都所作

客來揮麈對觥舡客去焚香閱簡編車馬軟紅塵裡走
不知委巷有壺天

軒冕浮誇不繫情山林清興可逃名如何結屋依廬阜
又却移家近玉京

送術士胡果

羊腸世路隻輪車未老先衰半白鬚欲買青山早歸去
煩君筭我有錢無

楊秘監館中留題

紅塵飛不到壺天風月幽懷屬老仙自笑腸枯無好語
且呼黃妳曲肱眠

同李魯二郎中遊三茅觀三首

羽衣邀我坐團蒲一穗香雲遶竹爐九陌紅塵飛不到
疑從木豕入懸壺

愁邊無處寄幽懷擬傍梅花把一盃玉靨含香渾未吐
當携歡伯爲重來

路入踈梅密竹間俯看水墨畫湖山玉妃妬我清游好
剪水飛花作苦寒

用元韻答李郎中三首

未問仙家九節蒲且持茗盌對薰爐黃冠也肯迎留客

咀嚼梅花費一壺
氷玉談清洗老懷興隆亦覆掌中盃平生爛屐登山慣
豈不因花特地來
地近舡稜雲氣間藥珠宮殿壓青山雲根盡處天風急
疑是人間有廣寒

用元韻答鈐老三首

人間得喪等樗蒲何似繙經擁地爐尚學湯休頻覓句
倘逢元亮一傾壺
紙犢酸辛入客懷何堪婪尾更傳盃却思枯拂談名理
肯憚携笻數往來
墮在黃塵九陌間羨君小隱住南山梅花香裏尋支徑
屢有盟言不可寒

出城

郊原雨過草萋萋桑柘陰濃麥穗低春色難留人易老
落花風裏杜鵑啼

題姜堯章舊遊詩卷

出郭栽花涉小園歸調琴譜輯詩編少年豪健今摯斂
休羨騎鯨李謫仙

和九日堯章送菊

對花懶舉玉東西孤負金錢滿緑枝短髮不堪重落帽

枯腸何可強搜詩
花品若將人品較此花風味似吾儒秋英飡罷含情思
曾有離騷續筆無

池邊梅花一株盛開（虢州田口作）

天外青鸞不復歸蕭蕭短髮日成絲寒梅不管人憔悴
故着新花滿舊枝
老來衰褐怯風吹難傍花邊把一巵嚼蘂嗅香清興在
尚呵凍筆欲題詩

戲江子大

冥年尚念蛾眉斧平日空談蠟脚禪應笑老夫甘寂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贈將黃妙替婵娟

用元韻答子大

桃花映面方留咏藤刺纏身始悟禪短髮鏡中霜薄薄
脩眉窓下月娟娟

念舊二絶

香銷篋裡舊裳衣即首人間萬事非天闊海深魂杳杳
雲軿何日復來歸

老懷易感淚沈瀾塵世分明一夢間精爽乘鸞雲外去
空留玉骨葬青山

賀吳興郡王生日四絶（開禧二年丙寅）

德聲不減漢東平玉鑑氷壺表裏清休問南山山色翠
淡然無慾自長生
黃門宣賜出冊墀花萼樓邊禁漏遲天上龍顏咫尺喜色
鶺鴒飛在萬年枝
長樂觚稜接未央至尊友愛獨賢王宮中只用家人禮
日近清光侍太皇
班衣籃綬兩光輝和氣融融洽孝慈千歲蟠桃今日熟
喜因王母宴瑤池

江子大有遊東山之約以詩相邀因次其韻
家如錦里先生甫詩似錢塘處士逋若解山中安穩住
定勝軟飽臥流蘇
今昔東山約畧同但無紅袖肯相從不妨小試遊山屐
同訪睽睽隆士龍
萬杉深處一軒開秀色參天費壅培我為不知林壑趣
黃粱夢覺却歸來
猛省香山及輞川句中藂寓共流傳煩公檢點遺編看
二老元曾賦幾篇

次韻江子大四絶
世路羊腸久憚行歸來自喜一身輕故人零落今無幾
獨幸相逢底囊傾

一搨塵埃書滿前愧無緑竹宴彭宣而今又斷坊名念
只擬躬耕郭外田
抽身幸免坐穩針鑪裡休怜白髮新杖鑪逍遥共來往
更添林下一閑人
主人速客重尋盟不但郊居氣象清家釀滿壺留醉倒
驟駒未可度歌聲

奏事入都出西湖上成四首

呼舟特地出西湖欲訪山中幽子居山色湖光渾似舊
人間萬事有乘除

四聖觀

羽衣引我度松關借得湖山一眼看去棹來橈皆物役
箇中惟有白鷗閑

南園

花驄油碧隱輕雷消却氷山不復來墳土未乾爲餞鬼
園花雖好爲誰開

淨慈

鼎新堂殿欝嵯峨中有方袍千指多未審雪山黄面老
樹邊一宿意如何

招諸宰飯六客堂以小詩代簡以下湖州所作

雙袖日沾朱墨塵風流那復似前人梅花香裡傾盃酒

畧與鳧仙一探春

題歸鴈亭

江湖氷泮草生時鴻鴈南來又北歸莫漫說歸歸不早
青雲高處有危機

題俞子清侍郎惠畫二絶

筆端元有畫中詩寫出三湘一段奇追憶舊遊如昨日
艤舟細着中興碑

一去星沙二十年夢魂時到橘洲邊從今不起征南念
移得湘山在目前

送蓬菴梵老二首

緩行即步倩人扶炯炯精神兩碧瞳落筆語言清透骨
恐公胸次有氷壺

爲我衝寒特地來扁舟興盡又須回相思若要問消息
早寄一枝墻角梅

梵老以小詩爲壽次韻答之

不問鸞驂鶴駕仙且游無色界中天更煩辦取詩千首
一歲從公索一聯

呈游太治

昔在桃溪少壯時而今衰颯鬢成絲悲歡三十年中事
付與寒窓酒一巵

麝香萱草

穠緑叢中出嫩黃折來時吐麝臍香朝開夕謝休惆悵
我已無憂不待忘

寄潘維節

黑貂裘弊幣君窮甚黃犬書來我慨然肯到越中同住否
秋深即上歙溪舡

鑑湖

剡川舜澗萬頃碧玻瓈今日耕鋤半稍眡幽苗開時還自好
買舟一醉玉東西

病中書懷

秦望山光翠欲流荷花落盡鑑湖秋不堪衰病歸心切
難爲湖山更少留

將使叔送玉堂春花江南竹笋次韻二絶

小白長紅盡絶塵不將朱粉汚天真應憐三畝荒涼地
乞與鰲扉一種春

此君長得籜龍兒不爲供人日腹資養就翠梢如綽竇
來儀當有鳳師師

題慶源詹氏佚老堂有記見別卷

嬰鑾精神鬢未班翛然清坐對雲山兒孫滿眼生涯足
靡付壺中日月閑

落花

小園數樹雜花開零落無聲覆緑苔休恨五更風雨急
明年春色自歸來

社日

日暖泥融燕子飛海棠深淺注臙脂一盃社日沿壟酒
報答春光爛熳時

喜晴二絶

雨過兒童飽飯牛趁晴耕壑種來牟田家作苦無儲蓄
待哺全須麥有秋

雨過千畦稺稏黃趁晴刈穫可登場田家子婦閑眉語
白緊新炊滿屋香

將使叔有詩許移廚雙溪次其韻三絶

艤舟柳岸載清尊招我花邊一賞春笑咲看花人已老
白頭曾是少年人

石上窪尊可氣極石邊更可着詩臺旁人不識溪山趣
時謂是春將逃來

暮春天氣漸清和枝上紅稀地上多惟有松筠四時好
風枝雨葉緑婆娑

和將使叔早雪

曉日藏明恐雪羞遠山含暝更雲浮不須苦道豐年瑞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擁衲爐邊索酒舟

雙溪種花二絶

雙溪漸有雜花開每日扶笻到一回勝似名園空鎖閉
主人至老不歸來

蒼頭爲我斸西山扶病移花強自寬縱不爲花長作主
何妨留與後人看

春日有感

柏岸晴波醮柳緑一雙鸂鶒浴紅衣可憐陌上花開盡
不見魚軒緩緩歸

題汪尉亭之快閣

市廛屬耳太喧囂林藪藏身又寂寥負郭面溪開小閣
箇中登覽獨逍遥

傍簷古木緑陰陰下有清溪可洗心燕坐紅塵飛不到
何須風過一披襟

和何元清韻九絶

春深遶屋緑深稠却掃無人識冗侯獨肯敞關相勞問
不妨挾册共蔵修

絲竹無緣在後堂内羞不辨出東方金徽彈罷惟清坐
共挹熏爐一穗香

屋邊花萼自離披屋底臞儒但著書遊冶郎君應冷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能暇逸獨何歟
老來視聽稍清明休問如何太瘦生還信閑中安樂否
龜巢蓮葉喜身輕
冤官安用羨登仙求富何須願執鞭洙泗從游多達者
簞瓢顏子獨稱賢
青眼雖慚阮嗣宗爲君斟榻席相重菜羹蔬食能甘否
自昔人言儉易容
蓽門圭竇室北山邊自昨渾無塞屋錢巾褐脩然窮亦樂
豈嘗午夢到金蓮
一洗平生箏笛耳極知緑綺有遺音君臣慶會休三弄
泉石膏肓不可箴
焦桐爲我發哀彈但覺清風逸指寒老大惟思聞古調
莫彈別鵠感離鸞

舟行到洋戏和清老韻二絶

沙尾維舟傍水楊主人延客坐中堂山焦石裂方亭午
借得微風一霎涼
詩中巧手妙穿梭可階陛屈宋堂句挾氷霜堪却暑
令人心地亦清涼

冬至日雪

日脚初添一線長飛花撩亂壓微陽朱門滿酌羊羔酒

誰念節茨有絶糧

次日快晴

曈曈曉日射牕明急雪漫空快得晴田父飯牛應喜甚
東皐澤澤可深畊

早梅

似無還有暗香來知是春風到早梅一歲一番花似玉
老人得見幾番開

子用惠魚四軸以詩謝之

四幅溪藤佳卷舒管城幻出化龍魚風雷定似梭飛走
莫誤呼兒覓素書

捭尾拂鬐氣象閑或潛或躍出毫端非魚知得魚如許
豈在濠梁子細看

七夕一絶

輕雲捲箔月鉤垂正是青樓乞巧時牛女相望隔河漢
浪傳天上有佳期

與三山相士林子和三絶

年登八十更何爲手足支離視聽衰自咲已如鷄失旦
不須苦說鸛知時

鳶肩燕頷刺天飛自顧而今已後時巾褐蕭然成野老
有何情緒更哦詩

魚鰕瑣細不堪求水淺溪寒欲斷流若敢俟門逢短李
釣鰲便可月爲鉤

梅花

園林都未覺春風蓓蕾枝頭出小紅要識十分清絶處
暗香踈影月明中
欲向花邊把一盃喜逢臘盡又春回直教百歲爲期限
能見梅花幾度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雙溪文集卷之

宋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 著

五言律詩

冬日即事

曝背茅簷下驅寒得晚晴杜門來客少開卷此心清晦
迹存吾道端居閱世情南山無改色相對免相迎

春興二首

蔓長宜誅草花飛可吊梅斷雲將雨去啼鳥喚春回書
亂時開帙樽空又覆杯長年觀景物不復起衰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山遠煙蒙樹汀田水嚙沙雲陰初解駛春色已光華土
潤麥穿秀日蒸桃欲花杜門無可喜鵲語誤喳喳

旅興 已丑郡中

白眼看時事剛腸厭俗流也知蜂有毒未信鳳堪投熟
睡消磨日清吟檢置愁倚門應望切早晚賦刀頭

蔬食 已丑郡中

瓠白吾何有人言太瘦生富兒皆肉食我輩但藜羹安
得萬錢費應無五鼎烹飢腸雷欲吼一飽亦何營

春雨

喚雨蒼鳩罷山椒雲更齊泥深方着屐水足有扶犁寄
酒無同飲哦詩只自題小窓回午夢鄰舍一聲雞

江夏道中遇雪 以下陽所作

歎息謀身拙棲遲簿領間朔風吹窖黍瘦馬踏窮山游
宦亦何好浮生元自閑去年谿上雪高卧掩柴關

蒲圻道中遇雪

天慘雲垂地風寒雪載途驟看花滿眼已覺粟生膚冷
屋無鳴漏氷枝有立烏馬寒如蝟縮行後厭馳驅

再如蒲圻二首

雲暝雨將雪天低風正寒簡書端可畏行李不遑安要
路飛騰好窮途進取難折腰徒自苦吾亦悔儒冠

北走蓦塵路從公敢憚行
祿非吾願塵緣窘此生丘園如可樂何必問功名

行湖路

落日行湖尾重袍不禦寒亂流橫短棹入暝觧征鞍梅瘦覺春未鴈來知歲殘何時休跋履猶幸得平安

晚春書懷簡陳巽叔二首

畏病不多酌遣情時自吟絮飛春漠漠樹密午陰陰壯緜今岑寂微官有陸沉青山啼杜宇未斷故園心

花片已零落緑陰遮短牆園蔬春笋長宮酒臘醅香揮塵故人少杜門閑日長不妨時過我談笑倚繩床

野次訪于從周不果因寄二首

兒說南山下雲霞好隱居草深幽徑斷心遠俗人踈倚杖時觀穫焚香只讀書窗虚遊無此樂令我憶吾廬

佳士不可見清遊難預期此心雖眷眷欲去却遲遲白酒應新熟黄粱亦可炊稍閑當躍馬說與主人知

過鳳隱山

落日孤村靜青松一徑斜問程愁客路託宿到僧家香鼎生雲穗茶甌湧雪花胸襟添道氣隱几息諠譁

過靈塔寺

蕭寺經新雨山間六月清松梢凝翠滴蕉葉白風生古

塔歸然在僧魚泠不鳴旅懷多感激高樹又蟬聲

過西崙莊一宿

回首巴陵道籃輿小作程欲隨王事去頗念佛廬清

雨暑欲退四山秋有聲流年欺鬢髮搖落又關情

湘陰道中

道出昌江險翩翩馬足輕流年嗟遠宦行李偶南征地

帶長沙濕川通湘水清淒涼懷屈賈天闊草雲平

寓江陵能仁僧舍二首

客裏歲月晚春生梅柳枝寄弟兄嗟別久兒女話歸遲拙

直將安用飛騰敢自期老支剛笑我底事作痴兒

容膝非無地安心即是家焚香翻貝葉汲水養梅花無

客同持酒呼僧共煮茶夜寒燒木佛誰是老冊霞

夜坐

月白侵衣冷窓間對一燈淹留歸未得進取我何能空

室無天女清淡只衲僧不嫌身寂寞絶喜睡膏騰

復州道中二首

歲事已告畢客行殊未歸萎高穿雪長水鳥背人飛沮

洳蕪陂遠村墟烟火稀邊風吹莫色短策度斜暉

私喜歸期近天邊更遠遊士須掌險阻吾敢恨淹留塵

事蟻旋磨浮名魚中鈎春風桃李月倚柂看東流

書舍遣興二首

意棄謀功業閑中度歲年詩囊渾謾興酒榼更無緣文
客茫三逕歸耕欠一廛懶扶藜杖出回眼入陳編
山好晴邊出風微雨後涼憑欄幽鳥語步屧草花香塵
事何時了浮生有底忙此身垂老大不自決行藏

即事

桑盡蚕皆繭秋成麥已收山雲翻黑雨谿樹沒黃流紅
粟方翔貴蒼生未病瘳茅茨煙不起飽飯得無憂

清化寓居

委巷何深僻僑居太寂寥古墻行結石喬木上凌霄賦
就貧難逐詩成隱莫招固窮吾輩事心地要逍遥

除夕官舍獨坐 潭州所作

半世更憂患微霜入鬢邊旅懷尊有酒官況客無毡故
國踰千里浮生又一年遥憐小兒女今夜話燈前

李閣學挽詩三首 代林寶文湘中

物望推耆哲歸然可鎮浮暮年登近侍再起啟南州不
樂分銅虎方期杖玉鳩胡然歸未久仙去杳難留
止水中心靜浮文物外輕行藏無悔吝存歿備哀榮士
類思前輩朝廷失老成澌湘人物盡念舊若為情
頻歲仍饑饉三湘要撫綏分憂承帝命遺愛結民思自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藥公社何須叔子碑若書耆舊傳清德不磷緇

魏丞相挽詩三首 代林寶文

士論崇高節宸心眷樸忠調元纔玉鉉均秩即琳宮神
衮嘉謀密平衡道揆公惜哉當國淺不及究成功
冠劒青雲士鄣危執奮身向來持漢節徑去犯胡塵既
用公爲相方知國有人凜然生氣在端合畫麒麟
衮繡遺三事松梅共一川小谿空勝境先隴忽新阡上
悟流言妄人思舊弼賢忠嘉錐削藁盍付殺青傳

黃致政挽詩二首

後學資模範先生久里居兩兒聯玉筍三命佩銀魚紫
[illegible]無重席蓬山孰校書如何遺此老宰木遽瀟疎
祿養更迎侍逍遥介壽康壯圖雖偃屈潛德竟輝光可
惜今埋玉無由自奠觴他年觀上塚千騎擁龍驤

和黃先卿即事五首

見說幽棲地長年只杜門誰知雙井後今有此公存釣
月操蓮葉批雲卧竹根靜中觀物化畫外識乾坤
鴻鴈南隨暖璣衡北轉杓忍貧居自穩得句興偏饒衆
杖難頻出蒲輪盍見招惜無推轂手寂寞老漁樵
水落洲爭出天寒日易昏倦遊來異縣小隱住荒村鶴
骨緣詩瘦雞膚借酒温長髯煩灑掃吾欲扣柴門

生理今何似豐年亦屢空有愁催髮白無藥駐顏紅歸
計何時決詩豪乃爾窮悲風吹宰木吾亦夢江東

此客來湖上驪珠照北垠山林成獨往風月許誰分寂
寂無波井悠悠不雨雲莫年詩更好何止掃千軍

送相士管明甫

名士多相識吾鄉亦舊遊知君倦行役見我小淹留道
路雙青眼風霜一弊裘人中逢燕頷早為說封侯

溪上晚步二首 分寧所作

山靜色不改溪深流自遲緩行聊寓目小立却支頤樵
斧寒尤響漁舟晚更移老夫無伴侶稚子獨追隨

風定留黃葉波深湧白沙前山惟道院斷岸半漁家老
去忘時事閑中度歲華經旬如再出便可探梅花

宋可挹挽詩

萬卷藏書富千金市義多斯人今止此造物竟如何風
月空投轄煙波冷晒簑林間誰掛劒清淚墮悲歌

述懷三首

久客二年半故鄉千里餘兒曹穿草屨老子掛柴車世
事杯中物生涯篋裏書一廛何日辦衰晚憶吾廬

官薄因謀拙心安任數奇功名半幅帛權利一鉤絲已
作絡頭驥殊慚曳尾龜暫時深袖手風月話襟期

百指又轉食一身今倦遊事無非墮甑心本是虛舟儻
不聳艱阻渠能寡悔尤管城雖解語懶賦畔牢愁

王倅成老挽詩二首

不欲輕浮甚斯人有古風持身無表襮爲文極精通學
似武平一仕如張長公龜趺宜篆刻潛德照無窮
珠玉山淵潤仁人又里居低徊嘗結綬強健即乘車長
厚皆堪法循良亦可書惜哉悽遠業小試只題輿

方漕躬明挽詩三首

行踪留吳會神州又陸沉君王經遠志臣子復讐心慷
慨披肝悃褒嘉拜玉音騎箕何太速有識共沾襟
吳蜀蜂腰勢荆襄控上遊群公無遠慮天子有深憂此
事須成筭何人更熟籌黃圖三輔近北望不禁愁

一節方將指千兵兢力耕江淮如富實河洛可經營許
國忠誠切謀身寵辱輕空遺今日恨公論付臺評

送房陵倅韋同年二首 以下臨江所作

白玉難求市青雲緩作程小煩乘別駕遠去護邊城斥
堠烽烟冷譙門鼓角清採桑遺戒在約束要堅明
德齒皆兄我曾聯淡墨名揮犀方悟語浮鷁又催行今
日惟橐矢何人更濯纓神皐淪左衽北望若爲情

贈輪上座

念舊今歸楚尋幽又入吳有緣依梵釋何事走江湖休問傳心印當先覓髻珠直須言語斷方不墮凡夫

寄蔣主簿并簡劉判官

過我匆匆去難淹長者車歲華今又晚官況近何如不是無才具渠憂少薦書因君問公幹久不寄雙魚

用元韻答劉判官

避追漳江上知從五馬車君才猶未用吾老更焉如閒思眉宇愍勤得手書喜聞衣綵樂入饌有江魚

用元韻答戴簿

綠衣隨宦牒綵服侍安車問齒君方壯論才我不如新

清哦五字博洽貫群書尚肯求龍尾容交華子魚

用元韻答蔣簿

比去方休駕西行又出車身勞雖僕僕心靜自如如儻得重揮麈全勝數寄書詩來驚老眼筆力掣鯨魚

蕭黎政挽詩二首

正學無阿世危言不顧身旁觀多側目獨立屢攖鱗八葉鈞衡後三朝柱石臣晚方陪國論終不盡經綸

東府纔登用南園即退藏不欺身自正無慾氣能剛士共悲梁壞朝應惜鑑亾臧孫宜有後世出甲科郎

題張夫園亭八詠

若人胸次中自有萬人敵胡不籌前箸時清偃金革婆
娑林壑間亦自適其適凭高着胡床千里獻物色稻壽
基局方指數皆歷歷海山疑有無雲樹半明沒高慷安
在哉流目送鴻翼冷笑蟻垤卑偪亦復偪亦淋漓呼酒
徒揮洒延墨客不記訾家洲休賦林夢澤何當從公游
汗漫揮八極

右兼無遠

四顧盡皋壤此山何可無翠嵐侵戸牖瘦石出江湖靈
運謾着屐宗文空畫圖釣鰲真有力移得近蓬壺

右山堂

萬箇龍孫長梢梢上半天清風長滿屋蒼玉總如椽秀
色到今日深根凡幾年宜對管城子濡首落雲烟

右玉椽

聞道江村好人家罷畫中持盃聽欸乃支策望空濛日
落收踈網潮生繫短蓬君嘗詢訪否恐有陸龜蒙

右漁村

百尺雲根老班班長緑苔幽尋穿窈窱遠眺步崔嵬地
脉元無此人心亦巧哉千年湖底石幻作小飛來

右山椒

小鑿蒼苔破猪爲玉鑒平最宜孤月浴亦有白雲在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髮盡堪燭肺肝元自清徵風莫吹歙虛靜即生明

右可銘

題謝艮齋桂山

懶曳星辰履歸休背郭堂詩成時走筆客至即行觴百本山椒樹三秋月窟香即之清可掬人亦似幽芳

送謝廷正二首

舊事十年久故人千里踈喜逢青眼語勝寄錦鱗書草嘶盃酒忽忽返笏輿桂山今健否煩爲問興居話舊情非淺遄歸意謂何杜門元簡出命駕特相過黃鵠仙翁逝青衿子姓多屬蜀渠勤律業歲月亦蹉跎

送劉都幹

本嘆儒冠誤因思學六韜侵尋身尚困凌厲氣當豪生理舊艮薄親年今已高匣中雄劒在早去樹旗旄

送王選澤侍郎以下中都所作

今代王文度聲名滿日邊中年登近侍早歲悟深禪要路頻回首名藩小息肩卷舒無不可胸次本超然

屈指桃溪上差池二十年知心寧易得識面豈無緣離別何須恨平安可數傳異時如索我小隱翠微邊

張尚書挽詩二首

國扶天力荆州貫日忠堂堂惟此老凜凜尚英風地

宴陪京重名加秘殿隆望徒高四海身不到三公
細數青雲事如公有幾人登龍心不遂烹鯉字猶新後
進思高誼中朝念信臣百年喬木折有識共酸辛

李少保挽詩二首

憲已惟清德攖鱗有格言位雖居鼎鼐心已在丘園身
退名增重年高德愈尊哀榮無可憾餘慶子孫蕃

昭代多諸老惟公有典刑上方思舊弼天亦畀脩齡竟
委元成勞俄傳有道銘只期麟閣上遺像拜丹青

太皇太后挽詩二首

弧矢能天授詩書德日新中興扶漢祚內禪贊堯仁鏤
玉三朝慶塗椒四世親乘雲今不返垂白泣遺民
雖日生黃道簫中出玉音位高踰薄寶德盛掩姜任七
紀哀榮備三宮愛慕深補天生萬物何以答仁心

九日陪陽秘監遊真珠園屬炎賦詩

珍重逢萊老携壺領客來湖山羅畫荀風物獻詩材素
髮難重染黃花有再開莫憂身外事且覆掌中盃
銛老許相過不至炎約堯章訪之又以事奪銛

寄二詩因次其韻二首

聞道幽棲好天香坐上飄熟知甘澹泊甚欲識孤高縱
有門關隔元非道路遥恐公真簡出不過虎溪橋

南山蔵霧豹幾欲詩幽深詩到如相挽盟寒尚可尋憲初從柳子支遁會山陰此事今寥落期公慰我心

炎十世先隴在婺源不歸拜掃者九年矣遇清明有感成詩

九陌黃塵裏不知桃李開匆匆春又過逐逐老相催浮脫身如露紛諱念已灰松楸無恙否有客盍歸來

游水樂洞戊午

路向蜂腰轉泉從洞口來決渠飛瀑布伐石作崔嵬勝境難頻到幽懷只暫開登臨興未盡月吳故須回

即事四首

游宦初心政殷憂素髮稀稍閒甘晝寢已煖怯春衣遮眼惟黃卷關心在翠微去留俱有恨不見二雛飛

髮禿憐毛頴纔供米帝謀才踈無可用身老更何求燕語催春事花飛惱客愁行藏猶手鳳歸夢遶滄洲

半日眉輿走歸來已薾然倦談懸麈尾清坐灶龍涎有累緣糊口何時可息肩靈襟要陶洗盥手閱遺編

京國三年夢家山二子喪淚乾昏老眼痛極斷中腸數盡誰無死情鍾自不忘餘生寧有幾回首意茫茫

太上皇后挽詩二首 六月太上皇后李氏崩

紫殿尊嚴地黃圖揖遜辰一言裨大策萬物賴深仁配

極乾坤大重輪日月新遽遺天下養氛祲揜鈞陳
大帝資陰德吾皇仰母慈盛儀猶粹服新樂在含飴玉
冊將增慶椒庭遽共悲憂勤終損壽天道果難知

太上皇帝挽詩二首 八月光宗崩

揖遜承虞治謳歌與啓賢御圖纔五載垂統可千年明
有重離繼高居太極先四朝三內禪盛美古無專
億兆方同慶三宮洽孝慈坤輿俄施衛天極遂纏悲共
憾遺冊鼎無由奉玉巵光輝終不息徽號日星垂

即事 時寓清化

久輟囊中句時看肘後方有家如旅舍無事似僧房掩
白墻頭笑榴紅襲面香杖藜如可出谿上探春光

庚申元日 慶元六年

九陌歡聲合三宮瑞氣開陰雲催歲換霽日迓春回鬢
鬘還當戶屠蘇強舉杯一雛無返日羸老不勝哀

送楊明夫郎中持節閩中

稍覺飛騰疾方知選擇公雲霄移列宿泉嶺度春風問
俗窮閭底搜材薦墨中褒帷先辯此續續寄詩筒

壬戌立春 寓清化嘉太二年

臞脫流年度淒凉短景催月圓疑臘半歲闋已春回一
箸青絲菜三盃白玉醅主人無喜事蠟炬誤花開

賀吳興郡王生日 壬戌

花萼樓臺畔年年瑞氣新慈闈歡愛洽帝殿寵光頻清
淨心如水和平氣似春自然眉壽永何必羨松椿

登四望亭 饒州 甲子

春老飛花盡園林遍綠陰憑高聊寓目念遠更傷心劇
郡才難稱衰年病易侵不如休歇去吾意決投簪

閑居即事二首 自饒州回武口所作

稍稍開三逕徐徐辦一廛歸來非失計老去只隨緣旋
蠟登山屐時操泛月船生涯且如此蕭散樂餘年

壯年多旅寓晚歲遽鰥居傷往遂成賦解嘲莫著書經
營惟種蒔來往但樵漁百念今灰冷雖貧自晏如
四面青山合中藏小隱家謀栽陶令秫學種邵侯瓜笋
長多添竹荷高漸有花林泉宜寂靜鼓吹厭鳴蛙

追悼親哥

昔在青華日明珠掌上新豈期吾薄福不見汝成人荒
塚魂長夜空山草自春妻涼無限恨獨坐一沾襟

又雨無聊成兩詩寄秀叔并簡繼韓

花落雨不止鶯啼春又徂曲肱眠短榻擁膝坐團蒲梅
子今堪摘松醪不待酤兩君能坐穩泥濘肯來無
避濕屋多漏怯寒窓不開龍涎時吐霧麈尾任生埃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韋編對誰能蠟屐來天知蚕麥病頓喚雨師回

京兆相挽詩三首

嗣聖登皇極真儒秉大鈞三宮方愷樂萬宇浸熙淳碧落龍髯去青山馬鬣新衣冠同墮淚桃李失陽春

山立群公表朝廷勢自尊遠謀安廟社厚德振乾坤帝念經綸廣人思色笑溫驂騎箕今不返麟閣畫空存

麟麟松坡上潭潭甲第成家方藏寶墨地已獻佳城拱極三堦動扶天一柱傾祇應餘慶遠遺德在蒼生

送僧惠日歸楷敲龍山

宴坐團蒲穩何緣有此行理元無作止事亦要經營鵲

錫尋歸路龍宮出化城更於文字外會取法無生

金夫人挽詩

兩大家聲著三從婦德全金珠捐玩飾蘋藻薦恭虔眉壽無遺恨心空悟秘詮生芻來奠客百兩擁新阡

萬宣教挽詩

家有青箱學文鳴早擅場諸公爭汲引萬里可騰驤豈料才如此空嗟命不長雲山埋玉樹松栢倍淒涼

汪貴之挽詩

洗滌膏粱習熟熏班馬香吹竽多炫鬻韞玉獨深藏不作山中相應爲地下郎一夔家有子雖沒未云亡

周仁甫挽詩

人物今難得如君孰比肩干將鋒立斷神駿氣無前官不過爲縣天胡嗇與年空聞精爽在廟食桂江邊

盧夫人挽詩

在室從名父宜家配大賢上公調玉鉉中道失雲輧一品夫人貴千年列女傳貂蟬今合定恰值白雞年

題白蘋亭（以下臨湘所作）

得句柳刺史築亭顏魯公二賢雖異代千古有遺風若水永不盡蘋洲今半空老懷多感慨訪古意無窮

送游大治歸建陽

震澤黃柑熟茗溪紫蟹肥天寒留客舍歲晚念親闈抱負須時用行藏與志違臨分話情愫衰謝亦謀歸

趙處州挽詩二首

秀邸多英俊惟公最有聲君陳兼孝友子政極忠精白璧千金價青雲萬里程皇天無老眼名位止專城

白首來茗雪深知有故人登門雖不數傾蓋本相親浮鷁行方遠烹魚墨尚新青山埋玉樹老淚漫沾襟

嘉定庚午二月望日留越上偶成（以下紹興所作）

擺脫軒裳累此身今日由餘生寧有幾物外已無求婆水自堪隱稽山姑少留千岩并萬壑春煖一遨遊

謁告成廟

王帛何年會衣冠此地藏物存惟石定神變失梅涼共
海山川盡踰河道路長六臣陪廟食千古共烝嘗

遊稽山

失脚來碧雪春風一棹還尋幽探禹穴問訊到稽山意
在煙霞外身居井邑間桃花應笑我頭白不能閑

題大禹廟

夏后南巡地登臨一慨然卑宮今造寺菲食孰名泉古
道知難復人情信誤傳不隨時俗改惟有舊山川

追悼昭叔弟昭叔弟不祿數年夫婦皆未葬危
坐悲念時自吳興罷官來越上候歸當爲卜地
此詩所以誌也

贈嚴電道人

老去無他念追懷手足親學成雖漫仕客處只長貧在
昔爲三友如今少一人青山未歸定回首獨傷神

游景德

胸次有灝鑑聲行朝野間我來勾踐國君住少微山青
眼肯相顧白頭今得閑窮通無可問歸去掩雲關

老怯鶯花笑春殘一出游城隅尋古寺柳下繫扁舟身
健聊乘興心閑不着愁支郎能款語清坐小遲留

即事

故里只十舍滯留猶未歸湖山無此好父子且相依白
壁難磨玷黃柑暗發機平生丘壑在一笑釋前非

食椶梅

是處楊家果求如此種難色深渾是紫味美更無酸磊
磊堆盤潤津津遶齒寒品高何以辯但把一椶看

會稽六月初五日新米入市價減舊以升計之

凡十二三聞海商米舡方集亦損其直

大侵難宿飽小熟有晨炊歲事早如此人情喜可知豪
家甘糲賤海賈恨來遲粒粒皆珠玉無忘餓殍時

江亭曉望

天在空濛外山橫杳靄中潮翻江水白日射海霞紅旅
食思鄉社歸舟得便風老懷誰共語駐目送飛鴻

舟行到滿塘壬申

蘋花雙港靜蓮葉一舟輕白石波間走青山路外行艤
魚方自樂鷗鳥不須驚擁鼻蓬窗底翛然午吹生

秋風

索索風葉響寒生秋夜深閑思千古事虛費一生心命
薄謀多拙年衰病易侵黃粱今夢覺高枕卧山林

雙溪即事乙亥

竹底開幽逕山根結小樓誰知多病苦自判一生休再着平沙尾橋橫古渡頭往來皆物役却掃獨無求

築室依林麓開門向水涯經過無俗駕附近少人家洞泬潭成沫嵌空石有窪幽居誰是伴鳧鴈聚平沙

西興阻風

小市西興渡年來又再行花開方淑景木落又寒聲雲破月還晦潮回江未平壯年曾試險遲暮敢輕生

密室 嘉定壬申冬

密室何附火小窓聊借明風寒皆不到温飽更何營眷事事自少養心心亦清床頭猶有易座右不須銘

又雨而雪

兩港水爭長四山雲未歸忽聞雷磕磕翻見雪霏霏蠟屐老難出竹爐誰共圍金烏無恙否何事隱明暉

嘉定壬申十二月二十八日夜雷

殘臘方淫雨中雪更長頻輾轉夢斷但驚猜凍雪何時解春風幾日來龍蛇今在蟄權戶不宜開

新晴

度歲殊多雨開年亦未晴地卑常礎潤月墮忽霜明茅舍烟猶濕秧疇水可畊幽花并細草隨意也欣榮

和董叔重韻

秀色驚老眼見此千丈松門如翟廷尉入愧王沂公驪
珠捐佳惠衰遲豈宜蒙三復不能已一室生清風

題黃元靜廣先樓

聞道樓居好翬飛百尺餘箕裘能襲舊冊艧遂如初生
理萬鍾粟義方千卷書家聲將益大車馬炫門閭

將使有詩欲移具相邀到雙溪因次其韻

緬思花下飲歲月易侵尋人老今華髮春深半綠陰揮
毫來妙語移具有佳音草木生光彩青黎肯下臨

和清老韻

不作麒麟檀方知外物輕杜門便野處躡屐飽山行未
詣窮通樂宜無寵辱驚類齡寧有幾聊爾慰勞生
蟬蛻塵埃外脩然世累輕閉開堂聊演說杖錫遂飛行盡
欵人難及詩豪我亦驚筆端游戲爾法忍貴無生

哭吳曜逵

孤陋無如我交親賴有君方圖來往數豈意死生分冥
卜牛眠地今歸馬鬣墳不能澆斗酒忍遽勒銘文

俞義夫挽詩

思愛周姻族寬慳善里閭年高無悔吝身沒有名譽頴
見今何及從遊舊亦踈若作耆舊傳言行可追書

石倅宗卿挽詩 并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嘉泰中婺女石宗卿來宰婺源時炎自中部罷歸得
楚東之命之官不數月又以罪罷杜門却掃郊外罕
至縣庭而宗卿聵聵衰朽恩義甚篤炎竊觀前後來
爲宰者或高明不可欺以惠或剛介不可干以私求
其潔白清真樂易外來事邊幅内不立城府粹然有
儒者氣象惟宗卿一人而已他不及也炎是以親之
敬之宗卿自婺源解印得倅宜春嘗一交信自後音
問繼絶嘉定八年冬宗卿之子武自郡城以書及墓
誌銘來則宗卿捐館祥禪矣炎與宗卿交淺而情深
宗卿沒於泉南病不及問喪不及吊比其葬又不可
及執紼死生永訣暮年失此良友豈止一哀出涕弍
以挽詩見屬炎不待屬也故詳序其交友之情而申
以詩以寓其哀云
潔白心如玉寬和氣似春索居當晚歲取友得斯人婺
女書難再泉南迹已陳天高不可問反袂獨傷神
能吏今非少純儒古亦稀斯文胡不壽吾道豈其非才
自堪時用心難與義違九原無起日誰復可同歸

嘉定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到思溪庄避人事十
月初四日過生朝方歸初三日早恕子遣人來
送酒食并詞二闋因成唐律二首

辟遠無來客祗羸厭久生擁爐便獨坐扶杖懶徐行中
歲失怙恃晚年無弟兄絶知來日短萬事可忘情
人事有酬酢山居方寂寥三時纏疾病十月見生朝瘦
骨添綿護枯腸怯酒澆爲予歌一曲亦足慰無聊

與滕元英自武石至湯郊不過十里元英一年
不相見丁丑正月來訪留一日問其再來以秋
爲期因成唐律一首

君尚精神健吾真氣血衰肯來同晤語別去即懷思不
厭經過數惟憂後會遲春暄宜緩步何必以秋期

贈平首座

家在青山下投閑歲月多杜門長却掃杖錫獨經過
佛非無法哦詩恐是魔願言行古路莫遣覆藤蘿

贈劉術士

閒子能知筭逢予屢索詩諸公多妙語老我更何辭又
客冊心苦脩途蜜足疲秋深風露冷歸去莫持疑

嘉定丁丑十二月謀葬貴孫老病不能與事但
此心傷痛因賦小詩以寓其哀

念汝方青髮嗟予又白鬚在亡終不免壽夭太相殊有
恨心如割無言淚隕珠何堪植馬鬣玉樹閟黃壚

七月二十三日遺懷

寥落求凰鳳妻凉酸犢牛有時追往事無處着清愁世故今猶古年華春復秋西風乘一舸歸去理菟裘

二十五日聞德瑩弟訃音越三日悲不能禁以小詩自解

我以宦爲累君因病得衰豈知成永詠不及待歸期道至書來疾賚回藥去遲餘生來日短終不免深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雙溪文集卷之七

宋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 著

七言律詩

緩步

躍馬乘軒四十年誰知公是地行仙向來曳履星辰上
今作遊山杖屨緣總爲鼻端清栩栩能令脚底步翩翩
青鞋蒼許陪行樂早晚誅茅半隱邊

朝陽

腦膊雞聲夜向晨東方飛景到雲林簫幃已是瞳瞳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庭户全無暗曛陰可是梧桐長得地也知葵藿又傾心
日邊早晚來璽賜見說清光注意深

醉松

虯髯鐵幹老嶙峋氣格儼然冠劍臣應爲孤高多絶物
未妨傴蹇且全身雪中屈折如頹玉雨後淋漓又吐茵
撫手摩挲三嘆息世間却有獨醒人

和韓駿伯詠鴈

孤飛欲作上林遊塞北來時天始秋世路豈無矰繳慮
水鄉聊作稻梁謀摩雲不憚關山遠刷羽定非鷄鶩儔
待看草清煙浪暖帶將春色離南州

石盆荷葉

月明露泠淨娟娟收入牕間一掬泉不用亭亭張翠蓋
也能細細疊青錢時新汲水分瓶杓暗有微香散簡編
留待移根栽五玉開花十丈藕如舡

牕外紫竹

踈籬短柵外鉤聯聚立龍孫已嶷然向日斧斤幾不赦
而今苗裔尚能全少時秀色青珉潤晚歲英標紫玉堅
借與風烟扶直氣稍加歲月定參天

秋日晚晴

斷霞縷脉淺深紅雨挾涼來助好風心厭亂蟬專美蔭

目隨高鳥度晴空此身尚落功名外生理方侵念慮中
坐到夜深明月上秋聲故故遶梧桐

和韓駿伯見寄

欲問故人歸未歸江湖不見鴈南飛青雲未上辭鄉國
白璧無因困褐衣客裏書來行李滯江南春盡落花稀
倚門望斷山川遠我却疑君此策非

喜祝季通相訪

一笑掀髯語未休僕鷄斗酒少淹留讀書未療一身困
彈鋏同悵千歲憂喬木擁烟村落冷西風吹雨稍梁秋
此中可覓離騷句躍馬重來溪上頭

和祝季通

踏破蒼苔馬有聲百金一諾不寒盟揮犀議論高流輩
落筆典刑追老成犯雪方知松節直截河不變濟流清
論交獨許吾同調翻覆從渠自世情

南齋中秋小酌

銀河落角晩風凉月入庭除滿地霜夜坐老翁閑玉斧
天寒仙子舞霓裳田家旋斲蹲鴟美野店新篘緑蟻香
草草盃盤供一笑暫時耳熱發清狂

南齋書懷

幽居用拙懶追尋小徑無人苔半侵燕子已歸知社近

桃花半破覺春深長編短句策故歲新年念母心
拂拭横床眠未穩忽忽屋角有鳴禽

和韓駿伯三首

鵲寄先聲到弊廬故人回首意何如我方無事能高枕
子亦徐行可當車小甕牀頭新汪酒青燈牕下靜觀書
龍盖冷淡商今古恐勝朱門食有魚
有客高車首再過天寒氷雪滿關河家貧草具惟鷄黍
地僻柴門但雀羅人固剛腸窮已甚天無老眼命如何
男兒自許功名事相對青眼拂埃塵平生毛頴義相許
萬里乾坤尚側身諸公青眼悲彈劍歌

復和前韻三首

扣關剥啄到吾廬覺我論才又不如道在褐衣懷美玉
文成熟路駕輕車而今談笑不携手他日寒温徒寄書
勢利之交兒輩事何須有客佩金魚
窮巷曾勤特地過瀾翻吾本落懸河君方迹未離塵土
我亦身嘗墮網羅幸有吾曹相爾汝肯將俗子更誰何
詩成騷雅遺風在壓倒南山白石歌
小屈青雲富貴身翻翻倦脚踏街塵黑貂久弊歲云晚

鴻鴈不來家有親客路山川聊緩帶天關虎豹莫憎人
一寒元是功名兆落筆能回桃李春

追念鯆溪老人二首

交游太半上青雲可使斯人竟陸沉寒日亂山皆慘色
北風古木亦悲吟傷情空拜丹青像提耳不聞金玉音
紙墨欲書書舊傳無言三嘆我何心
遠屋青山鎖白雲其人如玉已埋沉瘦筇未掃往來迹
遺墨半存長短吟有客不堪頻墮睫此生無復見知音
天寒日短凄涼甚老眼望天照此心

春日書懷

自憐童穉色凄涼假伏田廬歲月長用拙漫令文有冢
避愁不慣醉為鄉春來雨禁鳥鳥樂天末風回鴻鴈行
軒冕山林兩無得諱窮徒覺意蒼茫

送詹少遊之平江

谿上相逢把盞時回頭今是一年餘聞君有喜驅都騎
顧我無聊守弊廬信道此行驂鳳背未知何日寄魚書
月明千里關山隔莫為新情忘故居

春日書懷

感懷細數十年事養拙畧無終日閑景物自新春稍稍
吾親漸老色班班豈曾有夢到天上且任此生浮世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頗約漁樵同小隱謂予不信有南山

得昭叔弟書

十年客館出無車倦迹歸來守弊廬林下巢傾烏啅斷
天邊風急鴈行踈欲傳消息苦無便喜報平安今有書
行李何時能緩帶對床風雨且幽居

賀景高新居

百楹夏屋勢渠渠氣象巍然壓里閭庭布紫荊芳秀茂
階前玉樹亦扶踈門容駟馬于公宅客佩金魚吏部廬
莫使烏衣文彩減諸郎勤讀五車書

元日喜懷

年光除旧又元日心事今吾非故吾兩板不須書欝悶
一盃亦強飲屠蘇漆丁解事尋王母內子傷情念老姑
欲報情深恩罔極不終反哺愧林烏

蒲圻道中遇雪

馬上寒生手欲龜田廬人靜爨烟稀疑逢海上雙銀闕
想見雲中萬玉妃野店避風聊解纜地爐圍火自熏衣
勞生今被微官縛何日衡茅獨掩扉

和游尧臣出郊二首

崎嶇深谷與崇岡王事有期行李忙玉佩泉鳴清醉耳
劒鉾山峭割愁腸鳥啼花發歲華改雨暗雲昏客路長

且喜歸來談笑語蒲團裴几似僧房
小牕獨坐怯輕寒一穗香雲遠傳山鵲語忽忽來屋角
梅花點點下欄干馬蹄破雨休行役塵尾生風共燕閒
只恐日邊需振鷺鋒車早晚趣君還

送游大治歸建陽

西風來鴈歲欲晚衰柳寒蟬人語離市道交游何足數
君家父子總相知讀書要見古人意立事正須年少時
話舊班荊尚無日莫忘苦語有箴規

和沈粹卿南樓韻

鼓角聲悲戍上頭沈郎懷古一登樓下臨平楚容回顧
北望神州定欲愁吁日征鴻雲路冷嘶風戰馬塞垣秋
人間俯仰重興廢江漢滔滔萬古流

和寥守岳陽樓韻三首

湖水無波亦蹴天君山螺結獨鬱然未須吊古懷騷客
聊復憑虛揖呂仙霽月光風供笑傲長篇短句總流傳
樽中況有蒲萄緑試作長鯨飲百川
蛟螭旗尾擁樓頭偃仰胡床護一州水闊三江成匯澤
風高六月有清秋長吟不減白蘋句坐笑能分黃屋憂
凭檻可窮千里目角聲鳴軋楚帆收
清香爇罷寢儒仙出對湖山一莞然紅芾小驅聊緩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青雲直上且揚鞭肯容坐客同揮麈莫憚行厨費擊鮮
種就巴山桃李徑不應畫諾更流連

和劉獻之出郊勸農

瀾翻布谷喚春晴浩蕩花風擁旆旌野老無知須戶曉
長官着意自山行四郊烟火皆新集百里汚萊未盡耕
前日惰農今力穡閭閻閉暇上寬平

和游堯臣勸農韻

傳呼穗旒筍輿行喜見漫山麥浪平道上老農皆好語
年來瘦地有新耕草深黃犢陽波暖雨過青蒲野水生
桃李陰中春事好田家鷄犬亦歡聲

題胡道士草菴二首

清風颼颼竹萬箇白日寂寂茅三間春深只有鳥呼夢
地僻晷無人叩關豈但壺中堪避世也勝圖上可遊山
出門回首不能住輸與道人閉復閉

綠陰帝鳥戶庭幽解帶聊爲一夕留行李未知何日了
轉蓬方覺此生浮市朝後後兎三窟今古悠悠駱一丘
得此黃冠林下住何須控鶴上楊州

旅中書懷

燕于未歸寒已退海棠半落雨初晴他鄉異縣見春色
遠水平蕪關客情道路不來黃犬信烟波深負白鷗盟

數奇落在千官底敢嘆儒冠誤此生

到壽安精舍

佛宇崇崇倚翠微萬株松蓋碧雲圍崎嶇短策頻行路
盤薄胡床暫解衣自笑將身爲馬走不妨着眼趁鴻飛
枕流嗽石平生事却爲蝸蠻定是非

歲莫官舍書懷二首

九霄側目不飛楊落在荆湖又一霜寒日無暉谿水凍
春風有信野梅香少年豪氣今摯飲小隱生涯尚滌蕩
嘆息衣襟漬水墨鏡中容易鬢毛蒼
三徑無資出宦遊歸心日夜遶松楸絡頭不盡奔騰志
側翅聊爲飲啄謀捉麈縱談無好客捲書獨坐有清愁
陶泓毛頴成何事彈指人間歲月流

旅中思家

野田既雨水皆滿山路無風花自香且復將身供世事
也能隨處對春光絶嫌俗格物眼多白未辦生涯鬢已蒼
待看櫾梨粗可教老夫耕釣即韜藏

留山間即事

暫留野次襟江行差覺山林氣味清日釀梅酸新雨過
山連空翠淡烟橫東皐水滿起農事南國草青回鴈程
撥置文書聊隱几笙歌一部聽蛙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郊書懷

扁舟簑笠寄平生元是江湖一白丁偶着青衫持手版
懶占黃色上天庭正須每事問三尺未暇對人談六經
啼鳥數聲春事了故鄉回首幾長亭

野次遇雨

木末雲屯飛雨暗柳稍水到小谿深身隨王事有行役
家在江南無信音但得林泉堪着眼莫將軒冕更關心
拂衣何日徑歸去青鬢不禁愁緒侵

酬陳叔衲四首

扣關倒屣畧從容驚見文章豹管中水闊山遥俱倦客
花明柳暗又東風錦囊收拾語皆好黃卷沉潛經可窮
會看卧龍騰踏去知賢吾或似龍翁
花枝破蕾作輕紅漸有春愁入眼中儻可登樓銷暇日
幸承舉扇障西風朱絃自奏難諧俗白壁深藏莫醜窮
樽酒論文期欵曲驟駒催客陋江翁
未能築室隱牆東偶爾書名官牒中羅雀門空無俗物
騎鯨客至有仙風刀頭雖折故鄉遠錐末不營生計窮
意欲挽君來酒國接羅倒着任山翁
天台遠在浙江東景物應曾到夢中但有錦囊盛白雪
苦無羅襪舞回風閉門花鳥春心薄隱几詩書日力窮

益友琢磨吾豈敢西鄰仙吏有仙翁

上巳

莫春祓禊有天氣不到水邊流一柸旋擘紅泥聿羞酒
自循綠樹摘青梅淹留異縣客多病迢遞故鄉書不來
歷歷舊時行樂處凭闌小立首空回

贈李秀才

繫馬松根倦欲休入門邂逅得詩流暑天客裏難行路
莫雨山間便覺秋共樂清燈譚世事惜無斗酒破牢愁
黃花可摘吾當返肯過桃谿一醉不

春日叢桂書舍偶成二首

芳草青青畫掩關倦游心緒嘆重山寒生怪雨盲風後
春在斜陽暮靄間杜宇勸人歸小隱桃花咲我欲蒼顏
腐儒未解謀生理魚蠹陳編不自閑
簷頭燕子話新晴客裏春來何似生短榻曲肱眠未穩
好花刺我咲相迎生憎重碧盃中物懶趁踏青江上行
燕坐翛然有佳處耳根更聽讀書聲

用前韻答彌明聖言

清晝渾無客扣關不知春色滿溪山少年側目雲霄上
今日藏身翰墨間揮麈逢君談世事舉盃爲我變衰顏
歸來更倚繩床坐賸得勞生一日閑

遊絲落絮舞春晴撓戎花邊喚麴生挈榼在門驚剥啄
蹇裳出戶喜逢迎小曲折藏三徑暇日從容共一行
且復解顧談衮衮雲霄深處不容聲

再用前韻答周丈

雲路鵷鴻慶九關誰知霧豹隱南山追懷先世交朋舊
幸拜英姿丈席間嘆我江年猶白髮知公有道養朱顏
運亨肯試成風巧當許徘衣侍燕閒
士女春遊喜得晴焚香燕坐太清生遶枝烏鵲如相語
排闥青山不待迎倦客琴書來寓處前人杖屨皆經行
平生父黨惟公在發藥宜開謦欬聲

家僕來叢棘今兵興不繼

來時花柳未全春燕子將雛已夏深破鏡望中占遠信
炙膏歌裡有悲音青衫得緑猶彈鋏白髮欺人欲上簪
築室買田謀小隱探囊何日有黃金

和謝安國韻 潭州作

虎豹嗔人上九關不妨拄笏看雲山家聲元是封胡後
人物還如晉宋間解組闔公真有意折腰顧我亦何顏
故園無地開三徑敢說歸耕是等閒

秋懷二首 湘中

鏡中忽苦老侵尋政坐文窮自陸沉獨對西風搔短髮

欲謀小隱背初心江湖鴻鴈天將冷籬落黃花秋欲深
杜笏看山聊爾爾獨彈緑綺索知音
揭來雲夢澤南州風物蕭蕭兩見秋三逕草荒真左計
一官氷冷更何求莫招毛頴論時事且喚麴生澆客愁
短艇輕簑良不惡此生何敢負江鷗

雪中官舍獨坐閒新炭翔貴因成長句

天寒吹墮一尺雪官冷釀成千斛愁酌酒到花非所欲
束薪如桂若爲謀風前鶴氅誰携策江上漁簑自艤舟
憑仗六龍回日轂稍分輕暖到南州

蕭參議雪中宴客朱僉判有詩因次其韻

飛花落絮自何來勾引詩翁酌酒罍濯鼎有氷宜煮茗
隻節無路可尋梅江城瓊玉踰千頃古錦珠璣溢百枚
聞道夜闌車馬散難窺鶴氅御風回

不慣長安曳履遊貪求氷柱滿簷頭素花一色如梅嶺
碎玉無聲似竹樓蠟炬欲殘方夜永金釵半醉自春浮
無氈獨坐君知不也捲陳編索酒舟

和林寶文鹿鳴宴韻

才如杞梓總堪論氣壓龍媒定踊雲畫戟凝香供張飲
彤墀射策待方聞月中折桂須堪語馬上看花未足云
愛國愛君伸素志始酬勸駕意慇懃

和王右司遊南岳得晴

爽披鶴氅上坡陁風籟無聲日氣和絶頂矍瑯蒙竹樹
上方宮殿隔藤蘿雪花夜墮方如許天宇晨開豈有他
一點春陽温厚意積陰消釋自無多

九月到白石先妣塋所此以下自長沙歸而所作

不瞻宰木過三年霜露淒凉倍愴然馬鬣但驚荒宿草
龜趺未辨表新阡平生鍾釜空遺恨舊物栝棬半不傳
鴻鴈差池風雨急吞聲清淚徹黄泉

丙午中秋夜

玉斧經年不暫閒修成今夜月團團老蟾是處光皆滿
飛鵲如予意未安免與朋儕爭翰墨聊呼兒女共杯盤
飲酣尚起飄然興欲訪群仙到廣寒

次韻李仲永攜詩相別將赴臨湘

李侯人物極清真氣似靈犀可辟塵平日論心思益友
而今刮眼見詩人有官墮在簾旒境為政恐無桃李春
撫字要須寬猛濟誦公佳句盡書紳

和至卿叙述三首

長年英氣易消磨窮達其如有命何進德要須涵養熟
讀書不在見聞多揮犀欲曲思君話烹鯉慇懃約我過
鏡裡素絲侵緑鬢着鞭聖域莫蹉跎

木偶漂漂無定蹤歸來依舊咲途窮與君趍向元相似
涉世行藏路不同縱使寒松生澗底也勝澤雉蓄樊中
一丘一壑平生願他日俱爲桑苧翁

襟期難與俗人論擺落浮名莫絆身妙理自能中酒聖
清談不肯問錢神世情一任手翻覆此道元如肘屈伸
隱約形容不枯槁秖應胸次有陽春

和至卿述懷二首

管城脫帽即詩成尚較琴書固筆耕自宜追風千里去
何妨窘路九皐鳴心於外物無榮辱身與虛名孰重輕
醉裏工夫青白眼定應阮籍是前生

老氣軒昂驟躡雲丘園盤薄不求聞詩方平淡如摩詰
人亦清真似右軍無以爲家那得爾幸哉有子不徒云
鳳雛自是竟廷瑞翰墨場中早策勳

次韻韓毅伯病瘧 以下臨湖所作

胸襟玉氣吐長虹扶老猶須藥物功示病維摩非實相
戲人瘧鬼耶文窮筆頭排悶詩千首甕面消愁酒一鍾
無悶無愁治安樂此身何日不春風

和韓毅伯述懷

洗盞從容對聖賢咲談未了意悽然折腰我既慚陶令
肆志公宜學仲連三沐三熏嗟已晚一觴一咏樂餘年

人窮愈甚詩方好留取珠璣向後傳

和韓駿伯擬別

跟蹌揖客客爲誰依舊驪珠色陸離不謂遠遊來此地未能小隱待何時慣看覆手仍翻手休問開眉與皺眉歸去淮山訪猿鶴清風滿袖自披披

江上爲韓駿伯訪得便舟

銅墨纏腰雪上頭人生一飽亦難謀天明忽暗釀梅雨風暖又寒催麥秋老矣不堪時節換悽然方幸故人留白雲呼去淮山住強爲江遠同買舟

再用元韻二首

半千頭角橘千頭歎息斯人善自謀文氣如虹徒貫日筆耕有穀不逢秋悠悠何啻十年別得得纔爲一月留女嫁男婚吾未了夢隨鷗鷺學操舟倦遊莫忘大刀頭老去行藏要熟謀少痩若能如萬福上書安用學千秋

碧雲合處来何緩黃鶴飛時挽不留後夜月明烟水闊更呼兒輩洗瑶舟

次韻韓駿伯別許宣教

自說羈懷老更慵淮山入夢碧叢叢一樽醽醁人將別三疊陽關曲易終此去若無鴻鴈信相忘未免馬牛風耕雲釣月平生事我亦謀歸古歙中

題岳陽守張仲駿浮光亭

三邊水墨畫遥遥山下有玻瓈萬頃寒蟾兎上時留倒影
魚龍舞處動微瀾舊來樓觀東西出未覺乾坤表裏寬
更向上頭高着眼湖光今作一杯看

題月臺

天心湖面月團團中着胡床坐廣寒玉鑑照空無盡境
氷輪碾汁不生瀾搗成兎藥人難老斡徹霓裳夜未闌
願躡雨鳧陪鶴駕從公乘到九霄看

縣圃黃梅半落草間

荷鋤芟草喚哇丁手拾黃梅遠樹行結子青青嘖嘖可老

關花白白本水清嘗新爭擘紅泥酒知味誰調玉鼎羹
齒軟眉顰遭棄擲誤從雪裏競欣榮

招同官諸宣教一飯用舟字韻成拙句

士要飛騰及黑頭肯來揮麈試同謀已携荷葉裙歡伯
莫咲花枝欠杜秋老我餘年思釣渭諸君他日合封留
胸中器度須深闊江漢方行萬斛舟

飲闌月上不能留客再成一篇

綠幄陰深數樹梅胡床相對手行杯莊莊世事愁皆斂
亹亹談諧咲口開欲把清風留客坐更呼明月出雲來
咄嗟難辦厨中具興盡翩然命駕回

解官到郡諸丈置酒岳陽樓招炎爲客鄧巴陵

索詩

重上危樓覽洞庭故人一笑對飛毓君山只似鳊山綠
江水不如湘水清一日勝遊成樂事三年俗狀奪詩情
天涯邂逅還離別莫惜樽前底棄傾

和程丞遊清水岩黄龍山韻（以下分寧所作）

嵐光野色共扶輿見說壺天氣象殊疊巘吞雲圭角露
寒泉觸石篆文紆荒涼佛屋存遺像窈窕仙巖有別區
何日青鞋親扣歷細評佳致染松腰
臞仙窟宅獻幽奇付與藍田煅煉詩佳處盡從公指出
勝遊應咲我來遲品題泉石非無意依約烟霞未有期
獨幸胸中丘壑在不須目擊始心知

右清水巖

老南蛻骨幾何年揖客支笻謾曲肱心清無染着
豈因境靜息攀緣我行不值揮犀語公到惟堪掃榻眠
尚有詩魔降未得不禁物色巧勾牽
未聞衲子着深功但見龍孫送好風尊宿尚留雙塔在
衆丘皆讓一山雄禪關暫到何須伴法窟雖深豈用窮
若問如如心自在夢魂不入大槐宮

右黄龍山

和陸簿九日二首

西風拂面欲酬小摘茱萸手自簪極羨酒無詩共好
正緣人與景相參杜門不復貪遊賞落帽無由際劇談
歎息登高兄弟遠目隨鴻鴈過天南
風露蕭蕭木半黃老來情薄似秋陽一樽冷落思佳客
九日淒涼在異鄉採菊何心追靖節哦詩無語答伧香
未逢玉頰吐春心客居避俗遨遊少老景看花感慨深
危臺戲馬今安在休惹清愁攪否腸

溪上尋梅不遇

玄冬用事禿千林蓓蕾凌寒瘦不禁已與蒼頭籌臘脚
次韻答熊朝英

杜門燕坐閱黃庭道在靈臺冥與京少日忍貧吾志得
暮年爲吏此身輕始知軒冕只虛名
絳帳先生應撫掌南箕北斗只虛名

復次韻

秋風相挽出門庭東望雲邊白玉京婚嫁自嗟何日了
利名誰信本來輕揮毫爲我光行色傾盖知公不世情
文字清新有如此底緣淡墨未題名

和王宗禮送行詩

羊腸宮路固躋攀為米低頭亦厚顏尚欲束裝趋帝闕
未能盡室返家山青雲新青爭先進空谷幽人去不還
我獨行藏兩無取狐疑空對市朝間

和陸簿韻

士龍才氣極超然奕葉見象賢慣學詩翁歌白雪
懶從舉子選青錢三年小試淹巖邑千里來歸近日邊
留落倦遊吾老矣看公騰踏上凌烟

和黃子山韻二首

三年洞縣積憂虞幸脫拘囚氣始蘇已媿淵明辭五斗
高聆聲叟住三吾潛心道義須加進垂世功名莫浪圖
前日趋榮今欵退看人高步上天衢
閉門聖域妙鈞深霧豹文成照士林顧我一生求勝已
與公數面可論心晒箋谿上今陳迹嘯白堂中久絶吟
雙井獨為風月主欣聞緑綺奏遺音

用元韻答徐幼文

身行宦路固多虞憂到清都厭積蘇欲返初心觀易老
懶開辨口學嚴吾有懷擬作西征賦無策堪陳北伐圖
才具如公宜頴脫不應空谷老唐衢
學道工夫要汲深塵生麈尾坐書林何妨緩步時過我
試共玄談一洗心翠袖遠谿雙鷺下緑陰覆屋亂蝉吟

是中別有無聲句莫道遲遲不嗣音

和陳丞彦能韻

東山林壑自盤旋健步翩翩似壯年退不求名如避世
清而寡欲可成仙懸知身外渾無事不羨壺中別有天
珎重與君頻問信二松遺愛滿脩川

和吳夢授韻臨江作

卷舒有道在隨時隱約何須感慨爲未路老夫甘退縮
華途吾友尚驅馳準繩行義當趍正淘鍊文章自出奇
舉世豈無人具眼未應終不貴和隋

和王文州詠雪韻

老盡青青江上山漁蓑如畫過前灣玲瓏氷玉光相射
點綴寒花意自閑麋鹿面春風消敍寬爐中宿火護厄辱
請君試跨白霓去鶴氅凌空我頫攀

再用前韻

一穗香雲擁博山毛錐吸盡墨池灣詩如驪頷生明月
人似龍媒出帝閑洒落高情忘固陋崢嶸健論起衰頑
蓑翁半雪吾林矣却怕飛騰不可攀

游閘鬼

龜曰依然在翠微重重臺殿鎖雙扉可憐千載碧衫老
不見兩翁黃鶴歸休倚脩鸞飛玉子更升虛室奏金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淑萃且置神仙事輸却清閒屬羽衣

陳張井三道士和篇繼至用原韻併謝之

疑有幽人是少微支節特地叩巖扉清風度竹邀人住
暗水浮花送客歸鶴在青田違畢弋琴號白雲遠絃徽
明朝回首雲山隔撲撲紅塵又滿衣

次韻巴陵羅簿送行二首

旌陽峯下水成淵可約鳧鷗共一川種秫漸營浮蟻甕
結茅重理釣魚編敢期聒語方傾盖遂有新詩當贈鞭
門望青雲多鳥貴無由換骨學飛仙
前去浮奉意味真襟期殊不似今人慶傳於後珠成蘭

德潤其身玉有鎮在昔鴈行當竝進只今鶴髮獨相親
仕雖不達俱強健剥復何須問大鈞

次韻楊秘監館中即事

簾箔風清乳燕飛緑陰遶殿覆銅池九衢達官爭馳轂
群玉詩翁獨下帷鳳餅正當分賜後牙籤又近曝書時
管城寫出琳琅句付與神靈爲護持

次韻午睡不知雨作

曲肱幽夢半風涼銷盡爐烟一穗香急雨蕭蕭猶未覺
浮塵耀耀更相忘自非靜處心神定誰識閑中氣味長
隱几豈容無一事願將齊字問偏旁

次韻楊秘監館中留題

把盃方喜挹流霞照眼驪珠重拜嘉庭下滿生書帶草
胸中宜吐筆頭花敢言策足攀賢躅獨幸游心泳聖涯
誰謂蓬萊雲氣遠此中清閟即仙家

題徐商叟參議儒榮閣

神皐北望幾傷情海上何人議北盟青簡成編稗史事
紫泥封詔奬儒榮書藏金匱人爭問身到蓬山志亦真
佩印纍纍真漫耳婆娑林下有香名

游劉寺次林子長郎中韻

琳琅觸目聚潛郎假日相携入酒鄉小凭荀輿穿野徑
却尋蕭寺涉脩廊意行塵外襟懷爽身坐梅邊咲語香
鏞白傞遊休嘆息喜迎一線日華長

注秘校甥詩並雪月二賦相訪次其韻

自從就食寄他州不到鄉關近十秋文采誰能如象罔
交游今乃見龍頭携詩過我情何厚落筆驚人語不休
雪月賦成凌二謝高懷肯述畔牢愁

次韻胡連翁携詩相訪

斷春別駕寡交游獨肯對君青兩眸我亦杜門嫌俗子
今方下榻得詩流環溪陳迹幾如掃鄂渚遺文散不收
訪舊九京無起日臨風三嘆不能休

和陳石司春雪

換却人間色世塵千林別作一家春風嫌寒重吹飛絮
月娣光疑映爛銀曳履獨游無此事閉門高卧有何人
試從群玉山頭看似與瑤臺貝闕鄰

胡清卿來訪留一日亟求去云欲謁鄭寧因以
詩佐其行

跋涉山川歲一歸案奴古錦慣相隨自憐機杼無遺巧
却怪珠璣不療飢酌酒挽君澆舌本解驂許我話心期
空囊羞澀將焉往笑說鳧仙舊見知

次韻謝胡清卿

慇懃訪我到山中一笑依然尚諱窮氣老絶非年少銳
詩新殊勝舊時工劇談不惜塵毫落歸路難淹馬首東
若遇故人相借問爲言衰朽學農功

汪直卿相招以病爽約因成拙句併呈子大

一聲鶗鴂落紅稀試問春餘幾許時多謝佳招頻卜日
自慚衰朽却愆期但能有酒肯留客莫恨無花空折枝
邑下老禪無恙否可同譚咲一開眉

秋旱得雨子大詩言祈禱所致炎謂不可貪天
之功次韻以見區區

宦游碌碌本無奇失脚歸來莫皺眉只合一廛脩穡事

豈堪千騎把州麾旱乾偶得崇朝雨秋熟應無卒歲飢
耕鑿熙熙皆帝力豐年請爲續周詩

郡中游觀之地清風樓爲第一前此諸公有詩

似覺摹寫未盡輒成唐律一篇約魏倅同賦不
拘和韻可也此以州所作下潭

山屏四面碧相重苕雪無聲瀉玉虹萬戶連甍皆在下
一樓飛棟獨當中不容半點浮塵到但覺無邊爽氣通
安得脩然辭物役披襟終日挹清風

和項廣文喜雨

雨師雲將莫論功天意元因聖德通不但水生苗畮厭
也應土潤水芃芃田間老稚交相語秋後倉箱定不空
絳帳先生妙言語請歌嘉定比元豐

與魏倅舊書記同謝雨于黃龍洞回酣小玲瓏

晚飯魏倅有詩次其韻

政術平生欠講明賴公開決可蒙成食新雖有豐登望
闔郡寧無嘆息聲因爲賽神攜一榼暫能擇勝狎雙旌
歸來依舊塵勞在不盡逍遥物外情

賀皇太子生辰

鳳姿日表極高明謀習詩書若性成參決萬機裨聖斷
力行三善答輿情綺園何必來爲助啓誦安能獨擅名

日侍兩宮慈孝洽萬年主罔共安榮
麝葱佳氣擁天庭申命無疆啓震亨少海永看瀾海潤
前星長拱極星明螭旗色轉秋風奕鷄戟光曉月清
遥想宮僚對玉聲進趨無地倍馳情

題碧瀾亭

一命[illegible]梁碧流暈飛恰對白蘋洲[illegible]非朱夏
氣爽三時似素秋自[illegible]
危鷗定怪霜髯叟難洗胸中[illegible]

浮碧亭 御[illegible]以淨碧[illegible]

危鳥飛來空翠間萬家聯絡瘴風烟箇中杖屨宜[illegible]

此外樓臺總浪傳山似蓬萊差可近水疑渤澥欲無邊
湘妃度曲馮夷舞招我騎鯨意亦仙

題墨妙亭

晉唐書草可同科藥石雕鐫更不磨幾載雨淋蕪日炙
一朝雲集又星羅要知訪古搜求盡應爲凝香暇逸多
瀟洒高懷堪健羨簿書堆案意如何

二月中休日黃帥領客登望海亭有詩次其韻

羣飛棟宇壓危峯面面風光入坐中潮汐近通天闕下
蓬瀛疑在海門東巡行誰說秦皇事疏鑿今餘夏后功
空闊無邊惟此地君侯心與境相同

六客堂

一樽相屬更何人六客當年事已陳扁榜特書名尚在
篇章深刻字猶新闌心吏事方窮日企踵前賢分絶塵
涉筆符移憂百謫偷閑來此一嚬伸

魏倅和鈷老一詩因次其韻

俯爲生靈與虜和君王何忍憤揮戈信行塞外還交聘
入在軍中可雅歌金帛莫嫌今重費丁黃將見歲加多
漢淮千里惟青草乘此屯田可就麼

兩鶴

仙家墮下兩麒麟寄食庭除未易馴正爲白頭違世路
也須冊頂伴騫雲高飛橫絶心雖在短舞婆娑意亦真
同返故山依蕙帳莫思三島十洲春

和陽郎中北廊梅花

不臨水曲與山隈却在天臺獨自開幽韻可居蘭友上
孤標惟許竹君陪廣寒仙子雲中下姑射神人海上來
永玉皎然清徹骨南廊亦欲斷根栽

次韻答清卿幷簡蔡尉

貂裘半弊復來歸正坐剛腸不詭隨見說史君嘗饋鑑
似聞內子亦啼飢經年一別方相遇他日重來未有期
試問此行誰借重梅仙青眼是新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寄德瑩弟二首

牢落鸚懷隔楚東青山夢入往來中離心落鴈經秋雨
醉眼開花昨夜風一聲若爲甘小隱三江何日掛歸蓬
謀生向坐文窮計識破諸訛慮已空
洞庭秋水望中天側目飛鴻斷復連得句信知神入夢
浇愁不慣酒中仙秋風白髮欺來日夜雨青燈憶往年
用拙不妨濱息好闌山明月兩茫然

附錄 朱晦翁和二首

聞道君歸湘水東經行長在白雲中詩成天柱峯頭月
酒醒朱陵洞裡風舊學難酬香一瓣流年誰管鬢雙蓬
書來爲指諸訛處不涉言詮不落空
試上閩山望楚天鴈飛欲斷勢還連憑將袖裡數行字
與問雲間雙鬢仙我訪舊遊終有日君歸故里定何年
秖今心事同千里靜對簞瓢獨喟然

贈地理游曉山 濟溪人

仙人白鶴渺烟霞野日昏昏噪暮鴉城外土饅同此味
墻頭濁酒且須賒堪輿信有玄通理造物能私富貴家
宜爾何公微意在石盤流水映桃花

病中恕子挍勘同歸

舊苦左臂痛今春自雪川罷官寓居會稽秋中聞德

瑩弟訃音幽憂無聊脅得疾痛楚殆不可忍早夜思家恕子慨然投劾同歸壯年游宦計日月爲考舍之而去可謂愛親矣予年過七十兄弟凋落人生非金石誰能常存有子而孝使予返故園父子相依鍾鳴漏盡終於牖下可以含笑入地成唐律一篇以著其意

蕭蕭華髮更何爲元是窮鄉一布衣同產弟兄誰見在餘生父子獨相依我緣多病念家切汝爲愛親投劾歸出處不齊難逆定時來還自刺天飛

清明日先塋掛紙錢 癸酉

昔人最重去墳墓絶意歸來老一丘豈是他山無好處只緣故國有松楸百年暫住人間世千古俱爲地下遊色境悲歡雖夢事楮錢聊掛樹梢頭

又和早雪韻

夢覺流酥寒栗冽曉起方知天釀雪松公變色失蒼髯竹士垂頭摧直節倚樓四望無紅塵疑是身居銀漢津千林一色皆玉樹不許梅花先得春

病中書懷 嘉定丙子

鶴骨鷄膚不耐寒那堪癬疥更斑斕開年慘淡陰兼雨終日孤搔寢不安未可給親扶几杖豈能見客攝衣冠

人言剃復相更代頻把韋編反對觀

再贈平首座

平大用輟參靈隱歸南澗謀起淨坊於煨燼中持鉢
田自楚東見予於千秋山下求以數語贊其事八十
老人投棄筆硯已久況子謀已定願施者衆其成有
日何以贊爲堅辭不獲乃成拙句從吏之雖然伽藍
興壞乃是色境於色境中營繕亦是幻事向上更有
一關乃到實地未句及此未審以爲何如

南澗誰人掃刼灰行纏恰自冷泉回式公昔日曾留宿
大用今生乃再來應是伽藍當更造豈關田禄故爲

上頭更用華嚴界彈指重重殿閣開

七歌

杜工部有同谷七歌其辭高古難及而音節悲壯可
擬也用其體作七歌觀者不取其辭取其意可也

有客有客字晦叔東皐歲收可饘粥何爲得飽尚多憂
豈使老窮無止足十日之中九日病以杖扶行懼顛覆
嗚呼一歌兮歌意長風林助我鳴悲商

有母有母年七十一室枵然徒壁立茹蔬啜粥不怨尤
卧病在床無藥物我爲舉子得一官南陔之養嗟何及
嗚呼二歌兮歌轉悲羔見慈烏隨母飛

有弟有弟手足親與我鼎立成三人叔氏鰥居苦多病
季子宦遊依舊貧吾兄既終弟亦逝歲晚惸惸惟一身
嗚呼三歌兮歌意放歌罷無言坐惆悵
有妹有妹家苦貧補紉組織多辛勤二男三女未昏嫁
已見宿草生孤墳問疾吊喪俱不及念此不置長酸辛
嗚呼四歌兮歌更苦往事關心誰可語
有子有子共七人六子短命一子存後固無窮前萬古
浮生脩短何足論天屬情鍾在我輩歲月雖久哀無新
嗚呼五歌兮三嘆息理不勝情難自釋
有孫有孫未冠巾頎頎狀貌如成人謂其長大習詩禮
他年可望高吾門豈期一旦舍我去白首老翁徒痛心
嗚呼六歌兮音調急獨坐吞聲襟袖濕
有婦有婦實吾孫僅能期月問晨昏吉凶自古不可定
所以賀弔更在門人言貧家女難嫁豈料既嫁俄不存
嗚呼七歌兮意不盡頻年多難天難問
凶年慨然嘆久生成贅因以長句述此意
頻歲田家苦旱蝗劇思心稔活丁黃稻粳乃渴三秋雨
菽麥俄經一夜霜未保溝中無浮死已聞道上有流亡
白頭羣處山林下只怕群偷慣奪攘

雙溪文集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 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 著

詩餘

詩餘序

古詩自風雅以降漢魏間乃有樂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長短句蓋樂府曲之苗裔也古律詩至晚唐衰矣而長短句尤爲清脆如幺絃孤韻使人屬耳不厭也予於詩文本不能工而長短句不工尤甚蓋長短句宜歌而不宜誦非朱唇皓齒無以發其要妙之聲予爲舉子時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夜治程文以幸中於有司古律詩且未暇著意況長短句乎三十有二始得一第未及升斗之粟而慈親下世以故家貧清苦終身家無絲竹室無姬侍長短句之腔調素所不解終喪得簿崇陽逮今又五十年而長短句所存者不過五十餘闋其不工可知今之爲長短句者字字言閨闥事故語懦而意卑或者欲爲豪壯語以矯之夫古律詩且不以豪壯語爲貴長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盡人情惟婉轉嫵媚爲善豪壯語何貴焉不溺於情慾不蕩而無法可以言曲矣此炎所未能也曹公論雞跖曰食之無益棄之可惜此長短句五十餘闋亦雞跖之類也故録而集之因發其意於首云

蝶戀花 崇陽縣夜飲

盤手行盃紅玉潤滿眼花枝剪過臙脂嫩新月一眉生淺暈酒闌無柰添春困喚起醉魂君不問憔悴顏容羞與花相近人自無情花有韻風光易老何須恨

蝶戀花 壬子

暗西湖春欲暮無數青絲不繫行人住一點心情千萬緒落花寂寂風吹雨喚起聲中人獨睡千里明駝不踏山間路謾道遣愁除是醉醉還易醒愁難去

點降唇 崇陽野次

雨濕東風誰家燕子穿庭戶孤村薄暮花落春歸去
浪走天涯歸思縈心緒家何處亂山無數不記來時路

水調歌頭 夜泛湘江

江月恰如水江水碧於空晚來一霎過雨爲我洗秋容
悄悄四山人靜凜凜三更露下天闊叫孤鴻喚醒蓬窗夢身在水晶宮 揖湘妃招月娣御清風素琴韻遠不覺醉眼杏花紅禹穴騎鯨仙去東海釣鰲人遠此意與誰同倚枕一長嘯出塵無舞魚龍

又 登石鼓合江亭

千里倦遊客老眼厭塵煙蒸湘平遠他處無此好江山
年長是清明時候故遣人憔悴 竹雞啼罷山村雨正寥落無情緒猛省從前多少事綠楊堤上樓臺如畫此景今何處

浪淘沙令 開禧丙寅在大坂作

流水遶孤村楊柳當門昔年此地往來頻認得綠楊驀手處笑語如存 往事不堪論強對清樽梅花香裡月黃昏白首重來誰是伴獨自銷魂

木蘭花慢 同前

綃桃花樹丁記羅襪昔經行至今日重來人惟獨自花亦洞雲青鳥有無信息遍人間何處覓雲軒紅錦織殘

舊字玉簫吹斷餘聲　銷凝衣故幾時更又誰復鄉鄉
念鏡裡琴中離鴻有恨別鶴無情齊眉處同笑語但有
時夢見似平生愁對婢姑三五素光暫缺還盈

清平樂越上作

呢喃燕語共訴春歸去春去從他留不住落盡枝頭紅
雨老翁袖手漫游閒愁不到眉頭過了麥黃梅紫歸期
只在新秋

又同前

兒曹耳語借問何處去家在翠微深處住計一犁春
雨客中且恁浮游莫將事掛心頭縱使人生滿百等來

把酒一聽款乃過了黃花時節水國倍生寒輸與滄浪
叟長伴白鷗閑　傍江亭窮杳靄踞巉巖水深石冷間
道別有洞中天待借靈妃調曲嗅起馮姊短舞從此問
群仙雲海渺渺際波湧緩移舡

念奴嬌翁

小莊朱檻護秋英千點金鈿如簇黃葉白蘋朝露冷只
有孤芳幽馥華髮蒼顏宦情羈思來伴花幽獨巡簷無
語清愁何啻千斛　因念愛酒淵明東籬雅意千載無
人續身在花邊須一醉小覆盃中醽醁過了重陽趁枝
嗅蕊休嘆年華速明年春到陳根更有新綠

鷓鴣天　梅

淡淡踈踈不惹塵暗香一點靜中聞人間怪有晴時雪
天上偷回臘裡春　疑淺笑又輕顰雖然無語意相親
老來尚可花邊飲惆悵相携失玉人

阮郎歸

落花時節近清明南園芳草青東風料峭雨難晴那堪
中宵醒　回頭處自銷凝誰知人瘦生倚欄無語不禁
情社鴈啼數聲

青玉案

深紅數點吹花絮又燕子飛來語遠水平蕪春欲暮年
更幾春秋

浪淘沙　辛未中秋與文尉達可飲

月色十分圓風露婵娟木犀香裡凭欄干河漢横斜天
似水玉鑑光寒　草草具盃盤相對蒼顏素娥莫惜少
留連秋氣平分蟾兎滿動是經年

卜算子　嘉定癸酉二月雨後到雙溪

渡口喚扁舟雨後青綃皺輕暖相重護病軀料峭還寒
透老大自傷春非爲花枝瘦那得心情似少年　雙歸時
候

卜算子　同前

散策問芳菲春半花猶未蓓蕾枝頭怯苦寒恰似人憔悴人莫恨花遲天自催寒去雨意纔收日氣濃玉醽紅如醉

江城子 癸酉社

清波漸漸日暉暉柳依依草離離老大逢春情緒有誰知簾箔四垂庭院靜入獨處燕雙飛 怯寒未敢試春衣踏青時懶追隨野藪山郊殺村釀可從宜不向花邊拚一醉花不語笑人癡

虞美人 甲戌正月望後燕來

鏡中失盡雙青鬢懶更占花信小梅半謝雨垂垂未許輕紅破蕾綴桃枝 社前歸燕穿簾語似說人憔悴自緣老去懽懽悴不是春寒料峭怯東風

南鄉子 甲戌正月

雲淡日曨明又雨潺潺乍得晴社近東皐農務急催耕 又見菖蒲出水清池面皺穀紋平掠水迎風燕羽輕試出訪尋春色看相迎巧笑花枝似有情

憶秦娥 甲戌賞春

臙脂點海棠落盡青春晚少年遊樂而今慵懶 春光不可無人管花邊酌酒隨深淺 隨深淺壯卅紅透荼蘼香遠

臨江仙 吳宰生日

欲近上元人意好月如人意團圞暖風催趣養花天三山來鶴駕萬戶識鳧仙　手種河陽桃李樹暫時來看春蒨綠衣一笑掉艤舡明年當此日人到鳳池邊

好事近 同前

時節近元宵天意人情都好煙柳露桃枝上覺今年春早　過雲一曲鳳將雛疑是在蓬島玉筍扶盃漱灑願黑頭難老

又 水調歌頭 留宰生日

愛日護輕暖醞造小春時桃溪雲歙一點郎星吐青渾玉顏寒難老點漆精神如舊不用摘霜髭厭薄蓬萊未戲踏雨鳧飛　滿花底陶柳外細民肥萬家喜色融瑞氣擁牙緋惠仗春蔥洗玉領畧朱櫻度曲引滿又何辭只待琴歌畢安步上丹墀

念奴嬌 海寧時過江潭

龍來雨過海棠枝上臙脂如滴桃杏不堪來比信是傾城傾國蔵韻收香誰能描貌閣盡詩人筆從教瞳去爲留銀燭終夕　不待過了清明綠陰結子無處尋春色款款輕紅飛一片便覺臨風懷惻莫道無情嫣然一笑也當似相識惜花無主自憐身是行客

浪淘沙令 菊

秋色滿東籬露滴風吹憑誰折取泛芳巵長是年年重九日苦恨開遲　因記得當時美撚纖枝而今寂寞鳳孤飛不似舊來心緒好惟有花知

揉桑子 秋日下香

一番飛次春風巧細看工夫點綴紅酥此際多應別處無　玉人不為花為主辜負芳菲香透簾幃誰向釵頭插一枝

好事近 早梅

玉頰映紅綃鏡鑑東風消小忡錐則清臞如許有生香真色　相看動是隔年期忍不飲消滴莫待輕飛一片却說花堪惜

臨江仙 落梅

雪片幻成肌骨月華借與精神一聲羌笛怨黃昏吹香飄縞袂脫迹委紅裙　枝上青青結子中白白藏仁那時別是一家春劈泥嘗煮酒拂席卧青雲

卜算子

膩玉染深紅艷麗難常好已是人間後褉時花亦隨春老　喚取麴生來醉賞惟宜早此去陰晴十日間點點粘芳草

木蘭花慢 暮春時分寧

博山香霧冷新雨過怯單衣正飛絮濛濛平蕪杳杳家在天涯春難住人易老又堂前閑過了蹉青時枝上紅稀綠暗杜鵑剛向人啼　依依謾嘆歌生琵鋏塵滿弦徽想北山猿鶴南溪鷗鷺怪我歸遲青雲事今已晚倚小窗誰與話襟期對酒有愁可解勞牋無怨休題

小重山 至後一日長興趙寺到郡并招歸安烏程二宰及項廣文同飯

脚才添一線長陂灰吹玉管轉新陽老來添得鬢邊霜年華換歸思滿滄浪　喚客對凝香公庭鳥鵲散緩行觴何須紅袖立成行清淡好勝似聽絲簧

阮郎歸 贈人作

幾回幽夢送家山怯閨梅弄殘瀟瀟黃落客衣單寒不禁　身外事意闌珊人間行路難尋思百計不如閑休貪朱兩轓

臨江仙 漠子章郎中買妾佐酒魏倅以詞戲之次韻

試問休官林下去何人得似高年壺中不記歲時遷吹簫新有伴食玉共求仙　有客樽前曾得見月眉雲鬢娟娟斷腸刺史獨無眠誰能聞一曲偷向笛中傳

又

思憶故園花又發等閑過了流年休論陞擢與平遷拂

永歸去好無事即神仙　況是老人頭雪白羞看紅粉
嬋娟鸞孤鳳只今但覺緣莫將桃葉留與世人傳

水調歌頭送魏倅

新漲鴨頭綠春滿白蘋洲小亭畫鷁莫便折柳話離愁
縹緲觚稜在望不用東風借便一葉到皇州別酒十分
酌何惜霞瑶舟　從此去上華頂入清流人門如許自
合唾手復公侯老我而今衰謝夢繞故園松菊底事更
遲留早晚掛冠去江上狎浮鷗

南柯子

天末衆何許津頭客未歸抑捎緑暗早鶯啼胡蝶不知
春去遶園飛　選勝多遊冶當壚有麗姝青翰載酒淺
晴暉不忍十分寥落負花時

好事近

閒日似年長又在他鄉春暮柳外一聲鶗鴂怨落花飛
絮　芒羅只似舊時佳人今在何處試問鶗夷因甚載
輕頻同去

朝中措

杜鵑聲斷日曈曨過雨濕殘紅老色菱花影裏客愁蕉
葉香中　柳梢飛絮桃梢結子斷送春風莫恨春無覓
處明年還在芳叢

南柯子 嫵叔娶婦不令人知以小詞爲賀因戲之

對鏡鸞休舞求凰鳳自飛珠鈿翠耳密封題中有鸞牋細字沒人知　環佩燈前結轡軿月下歸笑他織女夜鳴機空與牛郎相望不相隨

朝中措 九月末水仙開

薔薇露染玉肌膚欲試纓金衣一種出塵態度偏宜月伴風隨　初疑避逅湘妃洛女似是還非只恐乘雲輕舉翩然飛度瑤池

西江月 用荼蘼釀酒飲盡因成此謾呈設繼飲韓

萩萩落紅都盡依然見此清姝水沉爲骨玉爲膚留得春光少住　鴛帳巧藏翠幔燕釵斜壓纖枝休將往事更尋思且爲濃香一醉

柳梢青 鄭宰母生日

葭管風微菜衣香軟歌鳳將雛笑酌流霞問人何處別有瑤池　相將月珮霞裙領鳥爲歸朝玉墀管取長年進封大國穩住清都

踏莎行

木落天寒年華又暮老來多病須調護詩編酒榼總無緣閒中贏得夢騰疃　塵暗牢梳香消翠被悄無音信來青羽新愁正自上眉峯黃昏庭院瀟瀟雨

清平樂 嘉興申時行 除夜

一盃椒酒惜飲難成醉爆竹聲中人未睡共道今宵守歲 不如且就衾裯誰能細數更籌三百六旬過了明朝却是年頭

南柯子

山冥雲陰重天寒雨意濃數枝幽濕啼紅莫爲惜花惆悵對東風 簑笠朝出溝壑處處通人間辛苦是三農要得一犁水足望年豐

夜行船 賀將使叔成實相寮

淡飯粗衣隨分過新成茶寮一箇靜處最宜十分自在只恁麼有何不可 過眼空花都見破紅塵外獨行獨坐也沒籌量也沒整絆更覓甚三乘四果

臨江仙 和將使許過雙溪

鶗鴂一聲春事了不知苦勸誰歸花梢香露染薔薇小梅酸着齒酒搀正堪携勢 鴨綠一篙新雨過遠山半出脩眉仙翁理棹欲來時遶簷烏鵲喜報與主人知

鷓鴣山溪 巢安寮畢工

鶯啼花謝斷送春歸去雨後聽鵑聲恰似許留春不住 韶光易邁暗被老相催無箇事沒些愁方是安身處 栽松種菊相對爲賓主終日掩柴扉但只有清風時度

HSINCHU CITY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忻把酒又不喜觀書飢時飯飽時茶困即齁齁睡

憶素娥

頭如雪塵緣滾滾無休歇買田築屋是何時節　從今事事都休說巢安窠棗蔵疎拙許爲伴溪山風月

滿江紅　和

宦海浮沉名與宇不能彰徹青雲上諸公衮衮難登狹劣結綬彈冠成底事解顧折角皆虛說待黃梁夢覺始歸來非明哲　易消釋空中雪多厭缺天邊月笑人生必有衰羸時節悟是陽來復後梅花柳眼先春發料明年又老似今年當休歇

玉樓春　丙子十月生

往年糊口謀升斗朱墨塵埃粘兩袖黃梁夢斷始歸來依舊琴書當左右　而今蔵取持鰲手林下獨居閑散又問之何以得長年寡欲少思安老朽

又

大都四緒陰晴半天上油雲舒又卷若還心也似雲閒老色何由來上面　生平辛苦今瀟散得衰榮拈皆歷遍人言不死是神仙我但耳聞非眼見

宋 重慶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 著

序

送齊彥邦序

以五行之休王伏逆進退而決人之得喪壽夭窮通以卜筮而占事之休咎二術難乎精者也而同邑人齊彥邦君實兼之其胸中所得極有根源扣之袞袞不竭如江出於峽河析於三經底柱之險懸流下走而東其折本議論旋轉而掉厲如擲丸于阪走珠于盤鷙鳥高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千仞之上而迫於疾風其愈試而愈中中而愈奇又如巧有力者開數石之弦注簇于百步之外而飲羽于的也戊子夏始識諸城之東彦邦謂予曰吾詳考於術執事今年秋登名于鄉書明年春中太常第無疑也予笑曰子言過矣幸無以我爲戲也不然豈輕有所許以求容者乎彦不平曰借術賈侯者吾蓋爲何待我薄也吾據術以自獻其情縱不信庸何傷乎予因以失辭爲謝心實未之然也既而皆如其言庚寅春來過弊廬談笑道舊而不以既中之言自矜予於是知其心益向之自負其術似介而今之不矜似義得其術未得其爲人則知彦邦之淺者也彦邦不幸喪明且不樂苟合聞其言者多不悅故予詳論其術與其爲人以餞其行苟有問焉者勿苦其言之不耑庶幾可以盡其懷云

送黃夢符序

予備員長沙郡文學同舍聚而處者千指而七閩黃夢符在焉未踰時即辭去問其所向將泝湘水過洞庭下鄂渚皆屈原賈誼經行之地使後人可以慨然增感者也誼由博士來爲王傅未爲不得志也然涉湘吊原其辭氣憂憤無聊不平及其賦鵩鳥同死生輕去就太史公讀其文爲之爽然自失然有心於會理則已與理爲

之用有意於遣情則已爲情所滯矣吁一窮固難忍哉
夢符襲攝武岡教事將翔矣又跌而不升千里倦游顧
安能無感然予聞柳子厚年少氣銳軒翥臺省而附離
非人遂擯外以沒韓退之應舉則黜立朝則斥連蹇半
生暮年尹京兆班從臣入生得喪榮悴悲喜相乘除耳
銳進則亟退先抑則後伸知道者所以不汲汲戚戚也
夢符行矣遇晴暉淑景陰雨悲風把酒哦詩旅懷快快
不自釋試補誦予說當爲子悠然一咲也

送滕彥真序 在湘作

二廣監莅初變桐廬詹侯以從臣閒藩桂林天子既下
明詔戒官吏無得妄言沮吾法又發大司農宿藏以補
其用度故人滕彥真奉辭書往從之予家于歙歙睦擊
柝相聞詹侯在先達中有重望于一時予恨未拜下風
也及來湘中聞洛水李公之言曰詹侯愷悌君子也其
視民肥瘠究心焉聞鄉先生庖德美之言曰詹侯學術
高明有得於聖賢之傳考也夫以愷悌之心輔之以高
明之學變政易令以便利其民彥真入幕府位賓佐無
議焉可矣抑古人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
業恐其事未集而弊滋多也予不知二廣利病然聞之
道路謂官不鬻鹽聽民自貿易此廣東之利廣西弗便

也且曩時官收再倍之息煢縣經費一趣辦於是令許商賈鬻之則利歸私家而官困瀕海之地大半斥鹵遞遷弗嚴私鬻者負擔絡繹行則利歸姦民而商困況商賈懲法之屢變且前旦剋期而趨吾令也私鬻者行於瀕海去海浸遠鬻者漸少若是價貶翔虜矣而欲無食淡得乎則農民又困夫有天子詔旨可以杜議者之口有大司農緡錢可以佐用度之乏然法弗精民弗便支吾一時易矣惟經久計遠無以其難遺後人詹侯始可以復命于上彦真始可以無負知已也彦真勉之哉發青雲之軔在此行也桂林山川清淑然嶺海間風氣終

與中州不類當為太夫人自愛為遠業自厚也

送相士張舜舉序

蜀人張君舜舉習於袁天剛之術其言人貴賤憂喜多中往時李壽翁侍郎未達張君曰公且貴李公弗之信不十年登法從出守當途將告歸既得請矣張君曰公之祿未終也其尚為連帥乎李公笑其言不逾年奉詔起鎮長沙李公門下無食客獨館張君不厭以其言不妄也方李公在中朝時趙渭師守臨安張曰是不旬日當以罪斥也已而果然衆皆以其術為異呂伯恭在館中人謂且入西掖北門矣張曰非貴人也其相法不過

一倅衆又以其言爲謬其後伯恭得參議官以沒蓋去
通守無幾爾是則其言之驗也然張君爲人言休咎簡
而不浮質而不諂故挾其術以售而囊無餘貲予謂之
曰若相人中多矣自視何如張笑曰相形不如論心此
至論也不以心相而以形相予言烏能盡中況又骨寒
命薄乎其窮宜也予雖知其術惜其窮而無以振之將
有適故以言贈其行庶幾好事者肯一問焉

送韓發伯序

予昔屏居黔歙間韓發伯自行在所過焉凡再至而再
留抵掌論事意謂弃繻而出乘馹而歸富貴可以立致
予甚壯其志而美其健厥後十有七年予得邑臨湘發
伯遊武昌浒江而來相見撫鬢一笑既而又歷道別後
崎嶇艱苦之狀白髮蒼顏相視而咲予深悲其不遇而
惜其志之不伸留一月將行則曰予不能復返蜀矣今
將歸老於淮山言畢其意愴然不樂予則辭之曰人生
非鹿豕豈能聚而不散雖別不足恨也水涸魚處於陸
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子莊子之語云
耳闕山間隔相忘可也然發伯與予一別十有七年而
後一見于此又十有七年則在亡未可知於其行也豈
能無言凡物壯與老異壯宜出老宜復木之歸根水之

返壑龍蛇之蟄月之晦雷之收聲皆是物也敖伯壯年去家足跡幾半天下今老矣而不免於布衣此命也男子生以弧矢六射天地四方示有志也然窮通有命存焉其得志也舉而措之事業其不得志也卷而藏諸環堵之中故達則身泰窮則身在我者何庸戚戚哉馬文淵謂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夫窮當益堅是矣文淵之壯蓋謂雖老而豪氣不衰耳其言未盡也士之少也用其壯於功名老也用其壯於道義文淵或未知也昔林類鹿裘帶索拾穗而行歌其言曰貧者士之常死者生之終此能自寬者也而未若顏歜歜歌之言曰晚食可以當肉緩步可以當車此乃養於處貧者也而未若原憲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見原憲憲攝弊衣冠見之子貢曰先生豈病耶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聞其言慚而去悔之終身憲之安於貧賤蓋聞道者也敖伯歸乎哉淮水之瀕土厚泉甘米賤而魚肥雖非故國亦足以息肩馳檐矣慨仰衡茅之下嘯咏東皐之上以求原憲之所樂浮雲富貴亦於我何有哉夫玉在石珠在泥途而其光彩見於山川餘潤及於草木士之所以不朽者富貴不與也達者或光耀於生前而寂寥於死

後窮者或枯槁於一時而芳馨於百世彼此相較其得
軌多敎伯試歸而圖之

送劉監序

上饒劉君朋舉爲臨湖酒稅官與炎同寮且二年會靖
之會同缺令部使者直秘閣丁公行部至臨湘訪邑吏
賢否其具言朋舉廉謹習爲吏即檄攝會邑事將行余
不得無言靖之民與蠻徭雜居議者往往謂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然欲靜而患擾喜和而惡乖尚廉而賤貪其
情與吾民同非如虎豹蛟鰐不可擾馴者漢永和中議
增群蠻租稅尚書令虞詡持不可曰異俗貪婪難卒以
禁令猥增之必有怨叛不從蠻果爭貢市非舊約遂叛
予聞令徭人衰困邊徼防托吏士不無侵漁甚者掠其
子女爲蔵獲諺曰禽困覆車此可戒不可玩也固當撫
之以靜先漢開涼州四郡吏民相親酒禮之會上下通
行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
賢於內郡余聞徭人與吾縣吏相見若結以恩信至於
臠肉行酒與之飲啜不立崖岸則歡然相視否則悍然
而怒遂爲怨讐故當接之以和昔孟嘗爲合浦太守郡
與交趾比境前此太守令採珠無節珠徙交趾嘗到官
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以窮爲神明今黃金丹砂皆徭人

巢窟所產也蠻徑之性本貪爲吏者毫髮無求則彼必敬慕有求焉則以我爲可易矣故當示之以廉是三者之言非無驗之言也夫富者贈人以財而仁者贈人以言余不敢言仁然同寮之義又不敢無言古今贈行之言衆矣大抵多頌而少規而余於朋舉有規而無頌言之他人必以我爲贅言之朋舉必以我爲忠於是乎言

送彭雲翔序

巢者炎浮食長沙泮林士肄業者踰百員時彭君圖南雲翔嘗鼓篋其間及炎去長沙二年試邑於臨湘雲翔復來僕僕於行役栖栖實來又二年佐郡於清江雲翔又相見必以學問爲請今世之事應舉冠冕其所當爲就之不足以爲汚不就不足以爲高雲翔將種學績文以應有司之程度則上而達官貴人有聲於當世者下而鄉黨庠序之士儒見推於後進者皆可就而學焉乃獨有意於炎之不肖何哉炎場屋陳人又沒於金布之塵埃豈復可以論文雲翔爲計拙矣秋賦有期辭予而歸於其行不可以無言大抵學者涵泳乎義理使見明而識正志定而氣充其於爲善強立不反此根株也榮華其言幸中於一夫之目此枝葉也培護其根株嗤然日茂者有之矣欲繁其枝葉而賊其根株枯

搞可立而待雲翔歸哉雖今秋與計偕明年奏第南宮
傳臚北闕枝葉將無所用而吾之根株不可一日廢其
培護之功也士之隨流俗以靡者多以慾蠹心利蝕義
異端賊正道皆吾根株之病也雲翔戒哉

韓毅伯詩序

始庚寅冬蜀人韓毅伯自行在所欲往豫章道婺源而
西過余於雲溪之上一見歡於平生論文字說時事可
否無不意合余挽而留之毅伯亦爲余弛擔盤旋如過
故鄉依依不忍去明年夏始入楚東值尚書陳公之止
饒邀而館諸其門又明年余不幸有家難毅伯得訃奔
走數百里來唁問余握手收淚相勞苦勤甚復留一月
將過衢梁下錢塘其再來未有日也因出篋中所作凡
二百篇曰我去家萬里在道途五年隨所寓見於詩羈
旅無聊之辭太半噫予窮甚矣惟子知我者幸爲我叙
之或者可以不朽於他時毅伯余畏友也爲詩無問長
篇險韻握筆翩翩立就汗漫如鵬翼垂天之雲奔放如
滄江八月之濤淡泊如朱絃三嘆之音遒緊如蒼隼之
迫秋風雍容如良馬之就熟路清厲如夷齊之食薇都
媚如西子之靚粧予求能盡狀也夫文者士之一藝詩
者文之一端此非毅伯刻意幷心爲之者以毅伯之才

如此而造物者吝一第使困頓至是何哉天之生才也不偶然其生之有以用之故夫饑寒切於身者富貴之資而謀事齟齬其合者功名之兆也毅伯為人志氣倜儻近似郭元振議論慷慨不下杜牧之用意堅忍折而不沮是豈老於布衣者上方當宁太息思中原思鳴鑾汴京北舉河朔西舉函秦此志士馳騖之秋也行矣子豈以一詩人期毅伯而已哉

林待制奏議序

淳熙癸酉秋三山林公帥長沙時其承之泮林公察其不諳又喜其稍有志於學也而以盡諸經解示其所見者有未合或反復論辯公雖不能皆從而亦不以為非自諸經解說外他文字未之見也紹熙辛亥調官行在所陳英仲舍人初為郎間往見之從容道長沙舊遊因出公奏議一編公時捐館一年矣相與嘆其文章雅健議論鯁切英仲曰壽皇清燕閱公舊章疏故自豫章召還徑除夏官聖意所向蓋不止以從臣處公也某得公奏議如獲至寶以歸侵尋至今五年英仲亦逝矣私念此文豈終幽晦而不彰泯沒而無傳然英仲既亡見者猶少則炎不可閟之篋笥也遂鳩工刻諸清江官舍而序其編首曰公少有俊聲而沉潛六藝篤志於學蓋老而

不倦故見於文章筆力高遠難及指陳時事辯明得失
其言切而不浮直而不詭大抵通達之識勁正之氣惻
欵之誠與漢太傅賈誼劉中壘向唐陸宣公贊可以相
爲後先公襄帥夔門施之郡也有豪民譚汝翼者其勢
力可以挾守倅動臺府根盤蔓織又且爲亂公欲翦除
之汝翼與官兵搏戰既敗反遁入中都訴於登聞公慨
然却天子之命殲其黨類施人以是德公而祠事之記
者謂公扼山以一臂扛鼎以半肩則仁勇之實亦可畧
見於此特小試之効耳使公端委廟堂正 居無事未有
以逾人臨大節之際當如底柱屹立招之不來麾之不
去不可誣也文字又其緒餘自昔漢俗病於軟美而以
汲長孺爲戇憨朱游爲狂晉俗壞於曠誕而以卞望之爲
鄙唐俗弊於朋黨而以韓退之無所附離爲褊僻士大
夫卓然不墮風俗以靡者難矣哉故炎思公之賢而有
感焉不覺其言之盡也

清江集後序

士生而有才與有才而獲用用而獲盡其所蘊皆天也
賈誼洛陽一少年耳而論事漢庭諸老先生盡出其下
今觀痛哭流涕一書終西京二百年其文章議論未有
及之者誼之才高矣絳灌輩非其比也東坡之未出於

馳騖於功名而諸葛孔明龐士元隱約襄漢之閒不輕以自從人司馬德操曰孔明卧龍士元鳳雛也先主用之俱以爲軍師則其才有以先人未有以相先而誼之爵位不及絳灌士亮之功業不及孔明何哉其才富與年嗇也誼之死僅三十有二士元三十有六耳然則生而有才才而獲用用而不盡其蘊人歟其天歟使誼不遽死漢之制度禮文不應盡襲秦陋士元尚存則先主無據荆益苻以北爭中原二君短命非特其身不幸也清江朱元成炎同年生也其爲人與屬文善論事帝盖四十遂賚其志以沒其來丞郡元成浚已三十年矣得

其子達得君文一編讀之筆力驅馳意旨開闔可以高視輩流謝艮齋爲序其文曰元成智足以決大疑氣足以任大事勢足以馳大名艮齋評與不甚嚴而評元成斯言不浮也元成官爵不顯於時事業不著於天下而見於文如玉有白虹珠有五色雖掩於瓦礫汨於泥沙終不可奪其光彩使天假以年閱義理益精更世故益多而策天下事益熟可以不朽者詎止於是哉方今人物耿然士大夫勁特自立者蓋少故炎讀元成之文歎息以悲非特爲一同年生之無禄也

程允夫集序

予與程允夫居同邑學同術允夫在輩流中籍籍有聲而予出處差池未之識也及隨牒宦遊始邂逅于廬陵見其說經史論古今亹亹令人屬耳不厭於是始恨相識之晚允夫亦爲予傾倒底裏過於舊交予自清江秩滿入中都爲博士久不聞問因詢鄉人之來者則允夫已捐館舍矣又四年子始來歸其婿黃君昭遠集允夫所著詩文屬序予讀之終篇大抵理勝而詞彩附之淘鍊隱括俱不苟作蓋允夫早名薦書晚綴仕籍素所蘊蓄不獲見於事業而惟寓於其文故所成就如此此足爲不朽計於地下無憾矣昔者先友竹溪君王張公公

予嘗爲予言爲文猶之善釀稻秫必時麴糵必齊水泉必香投於一器既熟去其糟粕沉濁在下菁華在上其色澄清其氣芬郁其味醇古此良醞也惟文亦然讀允夫之文者當以是觀之

魚鱗保甲編序

止盜令職也警盜尉職也令不能止盜故警盜之事始切而尉之責始重臨湘前此盜區也其所以多盜有三游手奇民遷徙無定一也逋竄黠徒出沒不常二也蕩泊之人家於林藪爲盜窟穴三也鄉俗間往往剽劫無

虛月吏士罷於奔命前縣尉三衢呂君譙始籍編戶爲

魚鱗保甲法選其丁壯聯什伍備器械斷賊蹊徑機察之謹其遇有徼鳴抱鼓衆則雲集盜皆緣手擒獲無脫者由是臨湘無盜呂君去保甲備盜隨弛閱三年盜再發于境巴陵簿趙君師移尉臨湘復脩保甲法視呂君所規畫加詳焉於是奇民之游手黠徒之逋竄者俱無所容蓋趙君臨事精悍御下嚴明往來田野毫髮無侵於民故有所施為民樂趨之是以盜賊屏迹境內按堵具其事上之臺某曰趙君勤其官能如是尉之職舉矣若夫教足以馴颺政足以禁奸固有任其責者尉不與也

尚書小傳序

夫子定書始自堯舜訖于平王凡百篇秦火猥燼之後伏生口所傳授才二十餘篇漢壁腐壞之餘孔安國手所校定止於五十八篇老翁幼女齊語之訛脫簡蝌蚪秦隸之變必有失其真者西漢諸儒經學各自名家其訓註行於今者惟毛氏詩孔氏尚書昔人有言孔安國說皆不如毛公說詩毛公時發太義孔安國章句而已其說誠然然章句所以訓故不可畧也炎不足以知書之大義古語有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為其緝衆腋而成之也今所解亦不過會緝先儒之遺論

間有未安者或以已意發之既終篇因序其大畧曰四代之書堯舜言動載於二典禹之治水見於禹貢武王伐功其畧見於武成周公遭變其要見於金縢其餘皆君臣之格言至論蓋古史之所記也堯舜禹啓盤庚高宗成康穆王之為君皐陶益傳說召公君牙之徒之為臣正也湯武征伐與堯舜不同伊尹箕子周公進退去就與皐陶益傳說不同變之正也正者道之經變之正者道之權正權舉而聖賢之道盡矣

本草正經序

本草舊三卷藥三百六十有五種梁陶弘景附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有五種分七卷唐顯慶中蘇恭增百十有四種國朝開寶中盧多遜重定增百三十有三種嘉祐中柴禹錫補註附一新補八十有二種新定十有七種合一千七十有六種分為二十有一卷新舊混并經之本文遂晦今撫舊輯為三卷序之曰衣有弊脉樽有玄酒樂有土鼓葬斋存古也存古者何不忘初也世莫古於上古人莫聖於三皇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等書醫在後世為方技古則聖人濟天下之仁術也古書竹簡火于秦易以卜筮存本草以方技存其天乎西漢去古未遠班固藝文志序醫四種三十有六

家獨棄本草不錄淮南王安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遇七十毒醫方始興樓緩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平帝元始五年舉天下通醫術者吏爲駕軺傳遣請京師時重本草如此固不可錄何也梁七錄始載神農本草三卷或者謂初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頗疑其不然今考其書論藥性温凉味甘苦多異殆古人所附益非本文古之人能謹起居薄滋味寡嗜慾故受病少醫又神聖則用藥三百六十五種有餘矣後之人不能攝生風濕寒暑侵其肌膚勞苦無極弊其筋骨飲啖無度傷其腸胃嗜慾無已竭其精髓故受病多醫又工非和緩巧非扁鵲倉公故用藥一千七十有六種而猶若不足是以刪取本文三篇以存古又以儆庸醫和緩已遠扁倉不生藥視古三倍庸醫借此射利幸而中攘臂有矜色不中病者死醫蓋自如與操刃殺人者相去幾何噫

五顯靈應集序

凡郡縣必有明神司禍福之柄庇其一方在吾邑則五顯是也闔境之人旦夕必祝歲時必俎豆之惟謹神之靈應不可殫紀然當論其大而畧其細可也地方百餘里民近數萬家水旱有禱焉而無凶饑疾厲有禱焉而

無夭折其庇多矣餘威遺德溢於四境之外達於淮甸
閩浙無不信向靈應靳大於是若夫時出變異以聳動
愚民之耳目此特其小小者耳邇者太常加封以聰明
正直之德著於顯號非論其大而畧其細歟夫神人一
也神廟食於一方如長吏禄食於一州一縣也為長吏
者廉以潔其身公以平其政愷悌以撫其民是謂循良
若其貪若其私若其薄則於善之大者無稱焉或能決
一疑獄察一隱慝豈足以為賢哉故論神之靈畧於其
大詳於其細非特識者疑其近誣神亦且以瀆矣或者
曰如公所言則神之靈應皆無庸編輯乎曰事神者敢
而已矣不因靈響而敬心常存著君子也因靈響而不
敢不敬否則慢者愚民也神之意將假是以警愚懾其
凶戾而生其善心存而不議不亦可乎

松慦醜鏡序

三山鄭中卿來宰婺源予郊居杜門相見不能數閒一
見相與論古今成敗得失商天下利害如指諸掌而緒
及於文章其言灑灑使人屬耳忘倦予因知其蓄之淵
淵軫之源源也久之中卿始出平日所著示予其別有
六一梅隱二哦松三南遊四北轅五經論六詩餘而總
目為松慦醜鏡且曰廬陵曾幼度嘗為序請益之予視

幼度之序已詳尚何言然不可以無言先秦古書不論
西漢以文名世者自賈誼始政事一疏過秦一論鵬鳥
一賦筆力頓挫卓詭此天下傑作也誼之後文章支而
爲三晁錯之文出於雜學主父偃徐樂嚴安似之而宏
博不及董仲舒之文出於經術公孫弘劉向似之而純
正不及枚乘司馬相如之文出於楚騷王褒楊雄似之
而妙麗不及是三者如淄湲合流而異味非易牙莫能
辯也自漢而下以文鳴者雖接踵而古人秀傑之氣渾
厚之質蕭散之趣衰矣至有唐詩稱李杜文稱韓柳然
後唐之文方駕乎漢之文至我有宋文有蘇歐古律詩
有顏謝章四六有王金陵長短句有晏賀秦晁於是宋
之文極述乎漢唐之文夫自漢至今上下二千年問卓
然名世者不二十人噫難矣哉今前輩周謝翰墨中未
聞有與古人比肩者予得醜鏡閱之議論以意勝詩以
格勝詞以韻勝中卿雖慨然以文鳴自許是誠無與多
遜而乃自以爲醜不以爲美何也豈不足則誇詡有餘
則貶損故耶雖然此一說也而予又有一說予觀韓柳
元和聖德詩與平淮夷雅十琴操與鐃鼓歌送文暢高
閑與送浩初序未知孰優孰劣至羅池廟碑鄆州溪堂
詩奔軼絶塵子厚不止交一臂而失之矣是故東坡歎

波瀾而為簡嚴金陵去繩削而為閎稚豫章罷追琢而
為高古皆其老筆如此夫文之生於才養之以學將之
以氣中卿才高而學博其氣不挫今日之文可幾於古
他日之文又過於今其名世也孰禦

讀易筆記序

未有契書之初羲皇畫八卦文字生焉則易之有書由
畫也畫以數起數之用於古者雖未能學至其本元河
圖起於天一地二而變於九六八天一之畫奇其數以
太陽之九地二之畫耦其數以太陰之六著之用衍
於少陽之七七卦之重定於少陰之八八此學易所通
知也由數起畫畫者象之所寓象者理之所託也捨象
則理不著矣捨畫則象不明矣故三畫為八卦六畫為
六十四卦畫變則象異畫不變則象同象有體而理無
迹也有體則顯無迹則隱本隱以之顯聖人立象之意
也即顯以索隱學者觀象之方也文王猶懼後人有見
故發其凡於卦之彖周公又本文王之旨著其變於卦
之爻爻彖之辭具而於象與理可以見其端倪矣雖然
聖人之經或言約而旨博或語密而義深讀者未必遽
了非文王周公故隱而不發也開其端於言之中而存
其意於言之外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則象所蘊蓄義

味深長可玩而不可厭也尼父生知之聖也而讀韋編三絕且曰假我數年則於易道彬彬矣十翼訓釋不殫辭費學者豈得易言之哉秦焚古文字易以卜筮之書幸存此天地神鬼之所護持以詔來世而自漢以來易道不明焦延壽京房孟喜之徒遁入於小數曲學無足深誚而鄭玄虞翻之流穿鑿附會象既支離理滋晦蝕王弼承其後遽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之註釋獨行於今然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上止下動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削去其象也夫六十四卦爾豈有四卦

當論其象六十卦可畧而不議乎弼之言曰筌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筌蹄無以得魚兔則捨象求意弼亦知其不可而猥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爲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爲牛是未得魚兔先棄筌蹄之說也或者知象不可去既不能盡通又不肯闕所不知爲之說曰易之有象猶書有譬喻詩有比興也象不可去亦不必泥得其意足矣此與弼說無異亦未爲確論也夫易三聖人所盡心也立義深於詩書而措辭嚴於春秋書之有譬詩之有比惟意所之初無註易象反是以奇耦之畫

摹寫天地萬物之形似而寄六十四卦之中一卦六畫
畫有此象聖人即著之於辭畫無此象不泛然旁引曲
取也豈得執詩書比喻爲例哉前輩常有疑其不然者
故於象數求之加詳然綴拾先儒舊說嚼糟粕之餘失
甘香之味其所發明無幾耳炎讀易三十年不得其門
而入歲辛亥始脫於縣之厄明年歸自都僑寓古茨梧
門掃迹杜絕舊學久之若有所悟譬猶往來習熟於山
海之間雖未能手探寶貝而寶氣所在或望而見之固
釋然笑曰觀六畫之象而未合於爻彖之辭是未得其
象也玩爻彖之辭而未合於六畫之象是未得其辭也
象與辭未能融會而曰得聖人之意其中否特未定也
管蠡之見何足以窺測高深本之於畫驗之於辭對觀
互攷二者如合符節則筆記之其未達者闕焉以爲
聖經不可易知固不可強通也而河南邵子曰畫前有
易刪後無詩不特以象爲可忘且併以畫爲可遺其說
高矣易而可以無畫不知三聖人盡心於此以垂世立
教者其果安在哉或曰然則易盡於畫乎曰易者變
之其變始於乾坤自乾坤而上天地開闢一乾坤也吾
身動靜亦一乾坤也而畫能盡之乎自乾坤而上不可
以象求以通變而不窮者命之曰道藏用而不測者命

之曰神立獨而無對者命之曰太極而畫能示之乎雖無畫而下以體易伏羲文王之事也有畫而後可以語易學者之事也不玩周公尼父之辭而曰吾求易於文爻之外此係風捕影之例也炎知不敢已矣將以此得罪於傳道之賢哲未可知也將以此見取於好古之君子亦不可知也

東都紀年序

東都紀年三十卷述九朝歷年行事成書也慶元三年八月炎奉詔自太學博士入秘書省爲郎明年兼實錄檢討尋入著庭爲佐郎又明年爲軍器少監而職兼於討如故於是金匱石室所藏炎皆窺見副本因念漢人荀悅唐人柳芳吳兢輩於當代正史外皆自著書成一家言悅有漢紀三十卷芳有唐曆三十卷兢有唐春秋三十卷獲與正史並傳炎今援是比用國史本紀參考爲紀年一書於三朝本紀其辭頗有所損於兩朝因本紀其事或有所增視李燾長篇熊克通畧炎不如其博王稱事畧本紀炎竊病其簡豐約中度炎固不能而私竊志焉又隨所紀附以提要凡爲三十卷提要之目有一曰註則有所辯曰證則旁叙其事也炎又伏念神宗皇帝嘗詔曾鞏以三朝兩朝國史合爲一書鞏雖承命書

不果成愚乃欲採掇九朝故實合三爲一甚見其不知量然所述止於本紀不及志傳是以忘其狂斐懷不能已畢力編摩書未及成會炎翳罹去國居閒處獨再加考訂今方脫藁不敢秘在私室謹齎戒練日進于天庭故序所以記述之意于右起建隆庚申訖靖康丁未百六十八年一祖八宗創業守成宏遠之規模與夫庶事之施張忠邪之消長夷狄之屈伸其大畧可覩矣雖不足以發揚宋德之代光明韶惟陛下寬肅斧之誅賜以一覽若幸而獲傳庶幾無愧於前恢柳芳吳兢輩炎死且不休謹序

送洪宰序

新安在今日爲輔郡而婺源壯縣也自縣抵郡治二百里而遥地巖險部使者按行不至郡將雖有方畧耳目亦無由盡得民利病秕賦獄訟浩穰浸不治豪右得乘間窟穴爲奸執持吏短長目指氣使必如意吏巧於舞文者又上下其手以招權鬻獄其勢幾出長貳上羸丁下戶有事無所訴縣公熟視下誰何例坐罷軟不職去番陽洪應賢先生來宰邑政明足以發摘隱伏剛足以執法無骫而不解足以行之早作視事率夜二三鼓乃休曰當士有官職否何敢以煩爲諉雖精悍少年其力

有不逮宿弊無問纖悉細微絲解髮櫛之殆盡暴武斷於鄉曲者無一人敢捼手觸法禁老奸畏首尾常若救過不暇屏息奉命惟謹狂獄清平租賦不待督而前期以辯聞民詣郡馬留不已郡將及部使者上先生治最於朝成命從中下需終更宜顯庸以爲郡國長吏勸炎縞謂聖天子喟然欲滅滌振刷興起治功而士大夫拱默無所建明聞有出意見論事者其言良善每輒不効誠得如先生者十數人位諸廷言即可用有功國其庶有瘳乎從者行矣無負輿議所期者幸甚

送江靜之序

篆至於李陽氷楷書至於顏魯公行草至於王右軍今古不復敢異論蓋古字法以蒼史爲鼻祖自科斗大小篆隸凡四變而其苗裔有真有行有草以草書得聲者自張伯英始世傳伯英學書瀕滌筆硯池水皆黑則藝之精非一日之力也而猶未究其極右軍一出毫釐不加矣昔人論筆法曰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工書者以是爲筆端有骨字內藏鋒而觀者不見此乃其自得之妙所以獨立無輩也最後至唐張長史及魯公僧懷素徐會稽之論皆號能草書一時從事於筆墨者無不甘心落後塵然而猶在右軍下噫事之難工如此哉予同邑

人江靜之以草書名者從余寓海寧靜之倦遊以歸道過焉實初識之後十有三年余方杜門避俗於雲溪之上而靜之又來相問勞既畢因作而言曰我用力於書且三十年管城子之禿者凡閱幾輩矣縱不能着鞭於怒貌渴驥之前亦合可遊刃於春蚓秋蛇之間然足幸不刖琴亦不售造物不肯赦我一窮何哉今也我將道新安而東歷訪平生舊游子故人之知我者可無一言為贈乎其曰子何以贈君雖然予不能工書而能論其意世說書之病曰筆枯者易健而瘦甚多露骨筆重者易圓而肥甚多剩肉痛快則無尺度不快則不適側筆取妍則工左而右不副然未甚害也而最忌惟俗人俗則陋文俗則鄙字之俗亦無足觀矣靜之壯年咀嚼詩書掉鞅走場屋間睥睨自許不薄不得志弃去俯首於書欲以奇自見故其筆勢翩翩橫斜上下曲直自得其餘力盤礴於規矩繩墨之內方將拍會稽之肩攬長史之袂求與右軍相周旋其視世之俗書薰猶不類也靜之行矣遇胸中有黑白者必能識之玉潛於山白虹照夜劒埋於獄紫氣干霄苟懷奇而抱異未有終鏟沒不著者太宗之經岱宗封禪之銘浯溪磨崖之頌雖不用草書草書豈終無用於世哉

鯈溪老人集序

文與行相符亦與行相異酒德一頌可以知劉伯倫之曠達陳情一表可以知李令伯之純孝此文與行符者也陶靖節之冲淡宋廣平之嚴毅而間情梅花兩賦詞旨婉麗若非二君子所道之語此文與行異者也外祖鯈溪老人汪公倦遊庠序而徜徉自放於丘壑之間蓋晦其光而不耀矣第其幽懷清興時自見於詩文而尤善爲小詞模寫物態染繪風光意有所寓筆下翩翩立就其高處視張子野晏叔原秦少游分道並驅未知孰先後也求諸翰墨意其爲必以風流自命而公平生素履有與其文極不相似然者其待物胸次明白不立城府人百欺之無疑百忤之不慍也其平昔自處薄嗜慾不喜飲酒不商度財貨有無終身未乘肩輿曰吾布衣不敢以人代畜也年過九十步履輕強對短檠閱蝇頭細字雖少年有不逮其見素抱朴厚自頤養殆如古所謂有道之士者非耶公歿七年其宦游自沔鄂來歸始見舅氏收拾殘藁既成編恐覽公之文者謂其止於詞藻清麗也故叙其編首槩見公之隱德奥行云

東山集句詩序

風雅遠矣自柏梁賡詠以來詩體不一最後始有集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曩時荆國王文公喜爲之有胡笳十八拍最高妙或謂
蘇東坡靳公集句索公詠几間硯公第道巧匠琢山骨
不復更能措辭予聞文章天下公器非人口舌所能翕
張公有積李編夜崇桃炫晝之句東坡謂自楚辭後無
人能道此語或者之說陋矣東山先生吾州前輩之賢
者來丞分寧吟哦二松千竹之間其集句尤工孫居易出
集而編之凡二百餘篇先生既去而予來寓居易出
以示予誦之終帙見其斡體物委曲親切如肺腑自出
機杼無附離牽合之態使文公見此必擊節嘆服不疑
然先生非特胸中富於詩什也其學貫串經史根源深

長非如後來綴緝文字於舉子事業外叩之空空無有也
其涖官爲政練達世務視書生誦紙上陳言不習吏道者
不可與爲比也抑又有進於此者先生年且七十矣面
有光彩紅如渥丹視聽聰明不衰其殆有道以自養者
耶若專以集句窺其胸次乃管中見豹之一班云耳予
弱冠從先生游故知之最詳遂書于編首歸居易藏之

刻弊撮要序

曩者其脫選調詰天官自念居無廬食無田難以需遠
次遂來臨湘不知其自投罝網也交游相厚者憂其殆
相踈者笑其愚某亦意首窳不自定既至問何所取財

無事與三尺法合者乃大悔且懼即欲挈孥徑東歸時徽
猷潘丈帥長沙某走一介特書具道所以然潘丈復書
曰見幾而作全璧去固善然一令不交職事朝廷豈為
是廢一縣況舍而之他亦猶是將何如第不為已甚則
民自知德老者之見如此熟籌之某得書反復紬繹如
陶彭澤元魯山高蹈遠引誠所未能遂留即首與府史
等要束錐一錢出納必書于籍以示民無欺然每一深
念則背負芒刺食不能下咽寢不能交睫以病請告者
屢矣州不許侵尋且三年危哉某之措身於此也其能
自脫僅如氂毛耳適有天幸臺府奉上旨蠲減版帳無
名之需憲使值秘閣丁公以救時行道為心歛大惠施
諸一路行部至縣俯已而咨詢焉某竭情以告即慨然
攷拭一賤有司於垢污之中而膏澤數千戶生齒於憔
悴之餘提舉趙公之平恕合志行之太守劉公之恩厚
篤意承之居無何漕使大監薛公鼎來奉使郎中張公
又來二先生皆一時之望也顧某何者凡有請無不曲
從數十年宿弊一旦刻革畧盡遂裒其顛末聚木以傳
然符移案牘重複煩碎觀覽不快廼擬其大要綴緝之
自為一編簡而不遺詳而不贅其所拳拳不釋者蓋為
一已免於罪戾自喜又為邑人瘠而肥病而蘇與之同

喜也故發其意於編首

送吳夢授序

乾道甲午予屏處雲溪士友携琴書來相與肄業精舍者三十人時夢授在同儕中簡言語不妄戲笑人不知其内之開敏也與之論古今辯義理如珠走盤如刀破竹其言灑灑可聽筆端節奏抑揚時有金石鏗鏘絲竹清越之音其氣如良馬在御蹀躞妍進不已也此於取一第如摘頷髭耳同輩有聯翩登仕版者夢授藝實高反困於布衣未耦予官清江延憲授予訓二孫于屈指雲溪舊游凡二十有二年予恐日忘之此録所以名而序之之意也若夫趣嚮異而離合之分殊窮達夔而恭倨之情遷又有不可取必於此録者矣

送曾洪父序

慶元元年夏炎與鴻父避近于豫章時鴻父方召還匆匆語未竟即別去二年冬自臨江來中都遂與鴻父階爲博士尋相繼入三館自念場屋陳人留落已久而鴻父春秋鼎盛蔚然有聲於一世志趣所向疑若難於契合而鴻父數丐補外丞相愛其材堅留之不可遂剖除陽之符以行於是僚友相與酌酒賦詩以餞之其短於詩拙於文而又不得無言鴻父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以奉親爲請夫起於布衣諸生甫踰弱冠對策大廷臚傳第二一旦聲滿天下今年僅三十有三即處顒城之重具慶在堂資其騶從供給之人趨走先後以待顧指之使令而朝夕甘膬之奉不索自辦足以遂其承顏養志之願爲子如此親亦榮矣滁陽又淮上佳郡泉甘壤沃而民風朴厚易以撫摩其賦入至簡部使者無所督辦他郡所莫及也求其山川登臨之要則醉翁遺蹟在焉暇日婆娑覽瑯邪之深秀聽釀泉之潺湲游觀甚美他郡所無有也夫爲天子守千里之地入則有以娛其二親出則無符檄之煩而有林壑游觀之樂鴻父之自爲謀誠善然吾君吾相狥其孝養者特以責其忠報不奪其私者所以望其奉公竭節也燕坐江沱之南無意北方昔人以爲深識劉毘敗祖逖沒晉之君臣終置河洛於度外至今無以杜議者之口今自滁陽北望不滿百里衣冠淪於左衽封畛穢於腥羶志士獨能無慨乎三國鼎立南北瓜分之際兩淮間常爲天下戰場孫仲謀立塢濡鬚曹操先計後戰不能爭也謝幼度師于淝上苻堅擁衆山立不能抗也沈璞守一盱眙佛狸傾國南向往復再攻其城不能下也若謂兩淮無險阻決不可守抑過矣且挽強執銳儒者誠有所不能料敵

情虛實決兵機勝負亦曰不能可乎哉羊叔子杜元凱貌甚不武其於軍旅之事如何也世之俗吏非習因循以苟目前則尚誕慢而饕富貴此二人者顧何足與有爲而腐儒又多不通世務由是士稍有抱負語及功名衆且姍笑愚心殊不以是爲然故於鴻父有望焉鴻父材力精悍試以一州蓋安坐談笑而有餘在予不能有所規甲科朝廷所重又以才譽將之異時入處華要猶階而升堂在予不必有所祝故第以遠且大者期之某老矣結茅南山種黍東皐不以世事攖懷老者所當務也養其經綸之業以俟事功之會無令已失壯者所宜有志也與鴻父別幾二年非不深語而未始及此某宜去而暫留鴻父宜留而始去要之人生會聚少而離別多故於其將行索言以爲贈

一堂先生文集序

某昔從先大夫讀書于不窺齋是時北山翁即世方十有四年其遺文編次整整無遺逸者然某才年十四五學作舉子文字未能詳觀縱使詳觀而未能識其旨趣其後挾琴書鬻文以糊口既得一官隨牒奔走於四方曩時家集雖又一見無由矣中間解臨湘縣印歸里中其孫疇屬某序某即如江西寓居久之爲序一通附歸

而翁之文寔未嘗得熟復披閱也去年自楚東罷歸首
求家集已散佚不存再三搜訪乃於其曽孫從之處得
書啓雜著二帙又於族孫實處得古律詩一帙合所得
編次之分若干卷蓋所有著十之六七亦非全書編次
畢喟然嘆曰此天下之傑作也其初也秘而不傳其後
也佚而不傳失今不搜訪且將湮沒無傳今幸傳矣雖
然所傳者翁之文也文之外有不傳者其咨嗟痛惜不
止於喟然而嘆也翁守上饒日清溪之盜因時升平驟
擾東南陷睦陷杭陷歙陷處陷婺陷衢處之守臣彭汝
方死之其餘不走即降賊秉鋭來犯上饒翁以孤城捍
其鋒屹然如巨防之制水泰用其屬吏鉛山宰王舜舉
爲倅使守城監鑄錢院高至臨使提軍出戰而翁調兵
食籌守戰之策以授二人使行之賊攻城不能得志其
氣稍衰退屯柳家都至臨夜率閩士銜枚火其營鏖戰
賊狼狽敗走乘勝遂復衢州泰功徽宗皇帝嘉嘆降詔
褒奬進官職二等王甫方當國與公舊有嫌媚其功用
御筆改知嚴州上意悟復還信州翁於是作二堂摘詔
中語榜以示喜後樂以侈上之賜而甫銜之不置嗾御
史搏犬所憎以快意會憲臣張宪者節漸中翁論
是以
詔旨逮翁欲泄稍忿鍛鍊無所得獄吏曰如

是不免煩朝散一行翁慨然曰天乎有是哉吾爲人子豈可牽連垂白親入牢戸乃自誣服坐是流離竄逐久乃還家高宗中興呂元直丞相當國知公之冤乃爲上言其無罪盡還舊秩驛召詣行在所連降詔促其行未至以淮上多盜遂知無爲軍繼而賊方擾江東漕使朱公異奏知信州張琪踐踖宣徽制置使權公邦彦奏知徽州而公已老矣遂解印改歸歸六年終于牖下近年鄭升卿師古爲守屬羅憲端良修新安志有族子館于郡壁端良問公出處本末族子無遠識不能爲翁辯誣又不能明翁之功翁之子孫亦不以告端良遂畧而不書然信之功有天子之詔有内翰汪公藻二堂之碑有信州寓公寄客數十人破賊保城詩頌燦然如五綵七宿光芒在天志雖不書未足多恨某嘗執筆隸太史氏石室金匱所藏皆得見其副墨意公姓名必載諸汗青然非特不得立傳徽宗皇帝紀中於公破賊一事不書又求之方臘傳中首敗於信州一節亦不書蓋王甫用事於内既娼公之功而竟握兵於外又欲自專其功故汝方死賊之節見錄而吾翁破賊之功晁遺史臣將無得而書也昔者漢之韓安國唐之郭元振皆凛凛爲時名臣而晚節偃蹇困躓而不振然名在冊書半載之

下尚得見其行事而知其爲賢翁之智畧才氣足以傑
立於萬夫之上見於小試不見於大用而聲烈奇偉如
此儻翁得志謀謨中朝則其所成就者從可知矣不幸
以無罪爲小人所誣以有功爲小人所掩重不幸其姓
名不著於冊書日遠日忘且將無傳於來世其之咨嗟
痛惜者在此故因次其遺文懇切言之不能已也翁之
詩大篇春容而力常有餘短章清美而意無不足他文
亦有典有則皆非苟作識者當能辯之無待其之稱贊
翁諱悰改諱愈字原道官至朝請大夫職至秘閣修撰
晚自號北山老人今題其餘文曰二堂先生文集者畧

信州保城鹿民之功也

緑淨文集序

緑淨文集族伯父萬載承所著也古律詩四十詩頌三
偈一表箋十有七書二序二述一墓表一樂語一長短
句一聾爲上中下三卷公諱詔德字子輝北山翁長子
才氣秀邁輔以淹博之學由鄉貢入太學三試南宮始
中選未及廷對而歿某少時聞諸父皆推公能文然不
獲見其片言隻字近方於公從孫從之處得詩文一帙
亦非全書編次篇目如右其漏佚者不可復得矣公少
從二衢毛達可學其文遍真達可見之擊節稱善今所

編次其詩文皆有典則節奏清越步驟蹀躞而超卓之才秀傑之氣於文字中尚可見其彷彿而其於心有感焉集中所言三二叔者族祖墻東先生也真老者從伯父小雲溪翁也文剛者族伯父鎮江通守永玉老人也方其時王氏爲婺源著姓而人物文彩彬彬如此墻東氣豪健自負不薄而老死於布衣公與小雲溪翁文皆卓世其年僅及三十北山翁悼公詩有云皎然玉樹照珠林俊逸天才夐不群天上櫻成要作記地中宮闕去修文當年暫泊嘗經此今日重來獨念君撥置清導雙淚落人間此恨豈堪聞嗚呼三復此詩云亡之痛

父子真情宗族中有識者所共也兩翁二父其皆不及見惟於永玉老人獲侍杖屨承教誨然捐館舍亦四十有二年矣山川如舊人物皆非此其所以起九原可作之念不覺爲之墮睫也

南窓雜著序

先大夫平生詩文遺藁題曰南窓雜著諸孤不天先大夫捐館舍于今四十有五年其不肖其用先大夫之學僥倖登科處則讎萬文以補伏臘之不給出則隨牒轉徙糊其口於四方歲月侵尋許久而遺文未及編次追念先大夫事祖母太夫人極愛敬問起居視飲食日日皆有

常節有疾不離左右藥必嘗而後進承顏養志唯謹執
喪苫次三年不飲酒不茹葷不入私室事兄嫂致恭且
順行之以禮終其身無違言教兄子以詩書不啻如已
子間有悖之者待之泰然如常時未始含怒燕居與先
太宜人相敬如賓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御臧獲有恩亡
畜產二字不出諸口隱德與行如此可以追配古人甚
不肖既不能發揚其幽光而遺文在篋手澤如新又不
能編次成書蹋天瘠地何所逃罪自臨湘解官歸里
攈遺藁如分寧及臨江解官入中都歸故里遺藁留
寧寓居遠不可即致儻更失於倉卒大懼湮沒無傳
以見先大夫於泉下乃訪於親舊得其副墨所傳者輯
爲一編分若干卷蓋所佚者三分之二尚俟他日取全
寧所藏本足之

永玉老人集序

其弱冠時先大夫與諸父唱酬有上元雪詩用崢嶸字
韻其不揆斐然成一篇綴卷尾有鰲山聳處尚崢嶸之
句先大夫爲一啓齒轉至諸父處族伯父鎮江通守見之
莞爾笑曰上元用鰲山事於押崢嶸韻有意思吾輩不
如後生欣然談笑忘倦其教誨奬提良厚後四年當紹
興辛巳先大夫棄諸孤又三年當隆興甲申伯父捐館

又五年乾道己丑某始登科而先大夫與伯父皆不及
見其心切切然爲恨自己丑距今三十有七年某髮種
種而伯父之後亦衣冠零落不振矣每一念至此喟然
太息以悲去年某曾孫師述持畫像來某敬贊之曰不
問有無知其爲玉石之清不較通塞知其爲金石之靜
所懷不試是曰有命繪事彷彿神清氣定凜然如生見
者起敬文雖不工蓋紀實也今於族弟臺夢宣處得家集編
次鏨爲若干卷讀誦其詩文而味其意肯竦然如立乎
凡杖之間既然如聞其鏗欬之音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其於伯父雖欲勿思烏得而
勿思自伯父云亡某雖竊進士第學不加進而曩時爲
儀曹郎因牋表諸公頗相稱許追惟所自伯父教誨之
力爲多今編次遺文不敢無語敬叙其編首曰伯父令
人與俱古人與稽內不立城府外不事邊幅故發於詩
文易直平淡如行雲流水讀之文從而字順玩之理到
而味長與繩削織績以爲工者異矣自號冰玉老人故
題曰冰玉老人文集若其出處本末某將爲小傳以著
其詳

樗叟詩集序

樗叟王氏子字至卿於先大夫族孫行也少從先大夫

學其與之友良善先大夫既沒其宦游四方而至卿浮沉里中挾琴書黼文以爲生其每歸與相見惟話舊論文不厭塵俗事一毫不掛牙頰不相見雖千里尺牘問寒暄無虛歲及其自中都罷歸而至卿已亡其子天隲袁至卿詩文鑒爲若干卷屬其爲序至卿少時意亦欲馳驅當世其爲文引筆疊疊不休然性簡率胸次無城府好莊周書李白歌詩頗自放於酒累試有司不得志晚自號櫟叟遂棄舉子事業而專於詩雖若不甚經意而屬詞精確用韻妥貼他人竟不能也又愈出愈富前後無一語一聯相犯詩之大畧如此可傳也至卿始薄有田園不計有無久而資桑柘數畝茅茨數椽處之泰然不特其詩可傳其人固可尚也故併著于篇首歸諸天隲使藏之

送曹成之序

談地理吉凶如魏管輅晉郭璞唐泓師世不可多見子本不曉此顧其言或有驗者何耶愚忠三子短命老婦淪謝或者歸咎先壟不吉予始惑之自楚東罷歸謀葬亡婦慮術者不可信搜集諸家地理書考其本末如入式歌八分歌指意或可取其言已不雅馴其次銅函記金華經宗廟秘訣等書未免溺於一偏不可盡用又其次有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行程記龍子經猥俚士大夫不復可稱說矣古書惟狐首經及郭璞葬書尚存論地理當以是爲祖而庸術往往不讀或讀之句讀既誤字音又訛其義則懵然不曉所挾以求售者貪狼巨門星有吉凶紫緑紅旗氣有本以青囊飛寶盡出於此後人不知本旨類皆變換名目務爲瑰隱欲使人不可曉者其大要不過變卦生絶五行盛衰而已而專務誑惑流俗縱横射利陋人於禍患者良多予察見其誕凡登子門者多卦而不受同郡曹戍之獨不然狐首經郭璞葬書尋龍七星歌覆誦如流其論地吉凶皆有據依非億說罔人於地里家鐵中錚錚者也然性不肯巽詞色以求容故聽其言者皆不喜術雖精反不如庸術能售予謂此非成之之失聽其言者之誤也謏我者言甘而用其言後必有禍善擇禍福者不以言甘爲善言苦爲憎斯謂之智矣成之不可謂世無智者堅守其術而不變可也

懶翁詩序

詩文當論工拙不當論窮達達者未必皆工窮者未必不工也唐人尚詩士以能詩取高科登達宦者接踵然王昌齡孟浩然孟郊賈島之徒其身至窮而言語之妙

有不可掩沒者文章天下公器其品級高下常定於公論非私意所能翕張富貴利達則其言語常重貧賤隱約則其言語常輕乃區區世俗之論識者顧安取此予從兄懶翁壯年慨然欲以翰墨自見於世題所居之室曰鉄硯其學貫穿經史其文自出杼軸不肯蹈襲而以不耦今年老惟誦佛氏書不輒其意若有所悟辭而不能釋尤喜蒔花卉欲以觀造物之巧其心樂之采獻也出則徜徉里巷間好事者飲以酒即徑醉絶口不談世事入則蕭然茅茨之下淡泊無營素嗜詩今亦不復吟咏親舊間從索所作乃裒其舊藁凡若干篇以書來

屬爲序誦之終編見其語精而意婉如孤桐之琴清玉之佩節湊鏗然知音者聞之自當屬耳非一人之私言也郊島困窮詩誠工語多酸寒且有怨懟翁則不然辭氣恬淡而和平不激不厲所得有所存乎詩之外者可以爲賢矣翁名綱字德維姓王氏晚自號懶翁

祖墓經界公據簿序

王氏居婺源之武口至炎十世墳墓皆去家不遠當其盛時同居聚而食者五千指以義相保松檟皆百年合抱之木無侵犯者至炎六世祖三四府君行義信於一鄉稱爲長者始聚書教子孫其嫡長孫官至部使者是

爲雲溪翁府君殁雲溪兄弟二十有六人析居分書該
載祖墳四至内不許伐木作墳造屋違者族人相率聞
官治其罪墳必改屋必拆不得以俟良年爲辭其約束
非不堅明然子孫間有不肖者既不保家又不能持身
於是睥睨丘隴而尋斧斤焉而覬其地焉此炎宿心也天假之年荷祖先遺澤獲登
仕版自乾道己丑逮今四十三年九世墳墓剪伐者耕
墾者稍獲之覬而屬他人者稍復之蓋四十三年間日
夕往來於心不能釋然今老矣裒集族人田産文書歷
考先世墳墓地段等色,畝角四至自始祖石門府君而
下,畫一開述籍而記之具公牘告於縣大夫印押爲照
庶幾他日無散佚不可援以爲據之患子孫觀此則先
世墳墓可指掌而見矣因爲之說曰昔子路去魯謂顏
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去國哭于墓而後行及其國不
哭展墓而入也古之人其重墳墓如此而況可尋斧斤
乎而況可加鋤耰乎而況書契券而弗守之乎大抵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重墳墓所以重本也重本義也忘本
不義也薄於義者祖先不享天道不容鬼神不佑辱於
義者祖先享之天道與之鬼神助之視前之失以自戒
視後之善以自勉墳墓全矣雖然炎詩有言爲中人

HERIT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慮也子孫若有賢者將立身揚名以大其家以顯其先以爲九泉之下之光何待予之言也嘉定四年秋七月朝議大夫知湖州軍州事前軍器監發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十世孫王炎謹序

續九族圖後序

王氏居武溪爲發源望族自唐季迄今三百年相傳十餘世矣族屬繁衍昭穆不可無序親疎不可無辨曾伯祖雲溪翁嘗爲九族圖雲溪翁殁曾叔祖四八府君又別疏本房世次而係其詳府君殁七十年矣而王氏之族枝分派別益以闊遠叙昭穆辨親疎尤宜詳審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入中本雲溪翁所圖而爲譜以續系之其間不無脫漏亦百之一二耳更詢訪其脫漏可補也然予觀此圖於心有感焉夫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爲其生而有知而又有義也薄於義則雖兄弟子姪功緦之親猶路人也況其疎者乎厚於義則服屬雖盡遡而上之同所自出皆骨肉之戚也況其親者乎雲溪翁之序有二其前序曰我王氏盛時聚而居者三數百人鳴鼓而後食家之內外井井有條肅如官府此篤於義者之善也其後序言今人視兄弟如讐顧子姪如盜賊以財相妬以事相陷貧不能相保禍不能相扶此薄於義者之惡也讀其

序者由前之善以自勉由後之惡以自儆可也王氏今
視昔稍替矣盛必有衰廢必有興非特天數亦人事也
後有賢者力學以發身明義以睦族一洗風俗衰薄之
弊王氏其再興乎吾老矣不及見安知來者之無若人也

世系錄序

王氏居婺源之武口自唐至今十有四世矣曾伯祖雲
溪翁始爲九族圖叙其世系蓋止於八葉族姪大中乃
續爲文譜而世系始全炎梓授二書以爲王氏世系錄
八世以上以雲溪翁之圖爲據九世之後按大中所續
之譜而書之補綴其一二闕遺是正其一二訛舛所載
詳矣然其間有湮沒不振不能自著其名字者有轉而
之他歲月既久不相聞知者無由書之蓋亦詳而未盡
也王氏出自太原其傳曰唐左散騎常侍仲舒之後自
元和迄于廣明不過百年其傳則猶可信廣明中自歙
之黃墩徙家婺源者諱翔是爲武口王氏之始祖其所
以遷不可知也始祖惟有一子諱延劍是爲二代祖也
歿於建隆元年有子十人名皆從文有曾孫五十四人名
皆從仁有孫二十四人名皆從德二代祖塋舊居之
側其地號三萬林由建隆元年至天聖二年凡二十有
五年以義同居者四世闔門三百二十有六人食指衆

產業少不免析居此王氏最盛之時也於是遂爲婺源著姓析居之後未幾即有貧不能自業者切意所以析居必有敗群者厠於其間故其勢聚而必散殆不專爲食指之衆產業之少而用度不足也又之丁黃之籍視曩時殆且什百而三萬林東西十里間王氏屋宇相望以才自奮者登科入仕足以顯榮其親而猥下者或至於目不知書以智自將者治生殖產足以豪於鄉縣而困頓者或至於無立錐之地由是捨去不顧爲浮屠之徒者有之棄其親戚墳墓徙於他鄉者有之爲耕農爲舟人爲負販之夫以自食其力者有之爲百工執藝事以自食其伎者有之甚者不能自立而自儕於奴隸矣夫不以奴隸爲羞其人誠不足齒而載於譜諜昭穆可叙苟亦以奴隸視之古人之待同姓恐不如此然猶有可諉者爲其疎也若夫兄弟同產也兄之子若孫同堂而居同爨而食者也可謂親矣或者以財相妬以事相陷至於視兄弟如仇讐顧子姪如盜賊如雲溪翁所嘆息者往往有之四世同居之義掃地矣然則王氏之族或興或替豈得一切諉之於天哉夫仁不忘祖義不遺族古之制也今人不如古久矣善治資產者謹身節用不犯非法不爲非禮以廣其衣食之源學而入仕者習

詩書尚禮節近賢士遠小人以保其衣冠之緒而推以
待其族屬雖不能盡於古義誠能隨其親疎遠近之宜
喜則相慶憂則相吊患則相救貧則相恤量吾力所能
及而行之不失古人為義之意王氏尚不替也豈惟不
替天将相之王氏必興

贈姪婁卿序

吾族家武口今不如昔其不振久矣蓋自炎登巳丑第
迨今四十有五年中間德瑩景明二弟預鄉書又二十
有四年而未有能振以起之者居常念此未免仰屋而
嘆族姪婁卿携所作見示老者未免直辭以攻其短迨
今一再作巳能融化其半又為釋然而喜今挾琴書往
海寧不可無辭以告夫學以師友為重師固吾所當敬
友尤當擇勝巳者荀卿曰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貌
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至言遜而後可與言道之理禮之
不恭貌之不從言之不遜師友未必樂告縱或告之亦
有懷而不盡此其所欲言者一也夫文以理為主理必
講學而後明魯論日宜勤誦子思之中庸孟軻之七篇
初讀若甚乎無氣味熟讀之精思之有至味存焉得其
旨趣然後發而為文其論必高其文彩必勝不然淺陋
之說耳此其所欲言者二也前輩謂讀人文字不當看

其佳處當看其失枝落節處夫失枝落節固文之病學者爲文病不在此宜自察其病而矯之病在浮冗宜讀文之精密者病在卑弱宜讀文之高古者病在氣短宜讀文之遒逸詳緩者欲識文之精密當於張文潛求之欲識文之高古當於曾子固求之欲識文之圓熟當於蘇子瞻求之欲識文之遒逸詳緩當於歐陽永叔求之等而上之漢有董賈唐有韓柳可以觸類而推矣觀古人之文識其步驟開合更加陶鍊槩括之工豈特可以鼓行場屋哉古人亦人耳未有不可學者此其所欲言者三也經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志之先立加之以勤何行而不可盍勉之哉

雙溪文集卷之九

宋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 著

記

醉經堂記

士志於學必志乎道六經載道之器也聖人詔天下與後世者其學也學也故志乎道者其學自經始而今之學非古之學也士方未得志取聖人經伏而讀之蓋心乎富貴利達也師弟子之所討論訓詁之所解釋與夫出於新意者例皆求諸其言而以爲議論文章升於鄉試於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對策於廷幸而在選衆必指之曰是通經者也而其人亦以是自居吁吾不知夫聖人作經其果爲後世求富貴利達者說歟不然則以言語求經是守古人之糟粕也必於言語之外索焉然後爲有得矣古人之得志不泰不得志不戚蓋進有以行是道退則有以善其身能於經有得者也而今之富貴利達者未必能是其窮而在下者未必不能是以窮達論學術君子不與也吾里程君彥信隱居以自晦故非亟於利達者其人明白簡易不見圭角不立町畦以其行於身者率子弟故其子弟多良而又篤以學儲書于堂旁之曰醉經屬記之以識其意炎曰是不可不記嘗聞聖人之經其法簡以嚴其文約以典故學焉而易知厭故易知而難窮習之不熟思之不精切磋琢磨之不又戕脩游息之不誠經之味無能涵泳啜嚌也予知程君訓子弟於學者有本故願爲之記因并書其爲學之方以告其子弟而於富貴利達在所不論非禁其爲彼希強其爲此也熟於經而有得於道祿在其中矣

汪端公遺祠堂記

婺源東九十里曰鱠溪居人惟汪氏一族其始祖曰端公以官稱也唐大中間汪氏自歙徙而來此至今十傳

矣李氏時盜賊蠭起端公以勇略客選爲三梧將操禦鄉
閭拒賊死之衆慕其義遂立廟鎮旁而繡溪咸恩僧舍
亦有祠象在焉鄉人奉事甚嚴春秋祭祀以時歲久廟
壞碑仆十世孫叔謀曰廟祠不存則無以揭虔安靈然
立廟重事祠宇弊盍新之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効力既
訖工來請記炎竊惟汪氏得姓自魯穎州侯始童子汪
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夫子正色稱之汪氏之名遂號
史及隋末越國公奄據歙宣杭睦婺饒六州之民廟
事之荐以陰功進爵爲王而汪氏由是滋大惟端公之
真忠義似童子其智畧似越公惜其地偏位下不克
炯耀於時然而生則有勞歿則有靈廟食不絕亦可謂
豪傑之士矣故我先提刑雲溪翁及通判何公侃俱記
其靈異之跡傳信不經則端公位雖不登祀典奉以祠
廟宜也公諱濱春秋三十二歲階至銀青光禄大夫勳
至上柱國官至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一子田孫
舉族二千餘指餘慶所鍾蓋有所自云

逸老堂記

吾邑之東七十里有泉石清濶川谷環美處昔人名之
曰小桃源里人詹氏奕世居之近詹氏之秀曰元德又
於其間尋幽擇勝青山白雲之地築室數楹號逸老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樂天年使來求予書其扁且曰子所爲我記之予亟
辭來亟而道遠也故覆之曰寓形於覆載中幸而造物
者錫以難老則盡目致察焉曰吾老矣氣其益壯乎年
高矣德其彌邵乎如氣之索而弗壯也德之棄而弗邵
也是不可不致力也雖欲逸其可得乎吾孔子童幼志
學進於知命耳順似可已矣而猶慮夫我之所欲豈無
踰吾矩其心皇皇然曰是吾憂也其時年七十老矣而
且若是而奚遑取於逸哉有莊周氏考習黃帝老子虛
無清淨之談遂私其意見筆於其書乃曰大瑰勞我以
生逸我以老彼蓋自足其身向也逐逐今也無營向也
波流今也淵靜殆若以勞爲可厭逸若可喜者是惡知
夫少之勞也未始不逸而老之逸也果何以恝然人之
老也蓋亦無可逸之理請嘗言之龐眉皓齒視聽不衰
逸也帛足於體肉足於味逸也子孫繩繩有事服勞逸
也逸之道於斯而已矣曰未也玩世味必薄也脩人事
必蓋也造天理必深也役物而不見役於物自得而不
待戒於得此真逸也不徒逸其形而能逸其心則斯逸
也仁之方也苟志於仁仁者必壽則斯老也不必九轉
丹砂而千二百廣成子者與之齊肩矣是以區區蒙莊
而何足以知之予知元德賢者敢具予說姑以見輔仁

之義若夫品藻林泉發揮風月未晚也他日登堂則又命子墨相與從事云云

文富軒記

予外家鰷溪二百年其業儒自外伯祖四友先生外祖鰷溪老人始四友至夢老不廢詩書四世矣夢老於若左偏闢便坐爲軒設几席列編簡督子弟肄業其間而問名於余余取夫子之言以文富名之客或問其疑曰富亦多術矣曷連阡陌倉廩雲翻羅陳積新藏鑰塞屋力農者之富也舟有重載陸有輕賚百萬爲貲倍再取利商者之富也業儒爲文何富之有哉幾不可用於粟寒不可用於衣何富之有哉予曉之曰子之言野人之言也予之言先聖之說也學者於斯文考諸經典以庶其見聞參諸師友以辯疑惑其潛蓄於胸中是謂文德形於威儀文之表也發於議論詞章文之華也是文也其孝友用於家斯爲家之令子矣其信義用於鄉斯爲鄉之善士矣其廉謹用於官斯爲州縣之良矣其忠勤用於國斯爲朝廷賢臣矣等而上之處三族之位而不爲泰受萬鍾之禮而不爲溢由此言之富於財者積之而易散用之而易窮富於文者愈積而愈富愈用而愈不竭其富也農商云乎哉客不能答夢老曰是足記矣顧使

于孫佩服而行之予曰諾遂書以爲記

東園記

環婺源四境語遊觀之地必以伯傳東園爲勝語東園之勝又必以主令賢爲重也曩時伯傳從其外大父少卿汪公遊汚鄂少年氣盛意將飲馬瀚海掛弓天山取封侯萬里之外諸公奇其才壯其氣以勇爵縻之然擇儒冠披武服非其所好因讀潘安仁閑居賦至亭秋暑退熙春寒往奉太夫人行樂之句喟然嘆曰人生貴適意爾其中誠有所適得志當馳騖於功名不得寧混迹漁樵徵官縛人下不足爲上不足爲親娛吾其歸

哉乃侍魚軒歸里中尋幽擇勝以爲招搖遊衍之所以悅慈顏而東園卜築攸興於此奉碩人以眉壽令終伯傳亦欲徬徨塵垢之外追古高人勝士與之爲徒於是日涉成趣而東園之景物亦新予宦遊四方每數年必一歸歸必過東園大抵屢過而屢不同始見之則膏壤夷華木猶稚再見之茂容成陰棟宇粗立今見之則尚之而爲臺深之而爲沼奥之而爲堂顯之而爲亭朴不至陋華不至靡目巧意匠所經盡者大備伯傳幅巾野服蕭散於其中華光竹翠足以侑獻酬溪風山月足以供吟嘯客或叩門必倒屣不厭擊鮮驪酒捉麈足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不倦也然和不忤物而清不媚俗誇者狗權不窺其藩
貪者競利不入其庭亦足以全天下之至樂矣夫動靜
殊途喧寂異地軒冕之榮立園之適難兼矣杜子之浣
花王摩詰之輞川李銑文之平泉其景物非不佳也浣
花有詩輞川有圖平泉有誓三君子情懷所寄非戀戀
於是然至暮年流離顛沛不能一日秖駕以反伯傳洵
城市而屏迹山林投簪綬而甘心於裘褐舍紛華而玩
意於閒曠東園之勝居之而安以此較彼所得孰為多
爾予老矣隨牒轉徙近三十年求田問舍謀之不早見
伯清每有愧色伯傳乃求予文為記遂記之不復以

之不腆為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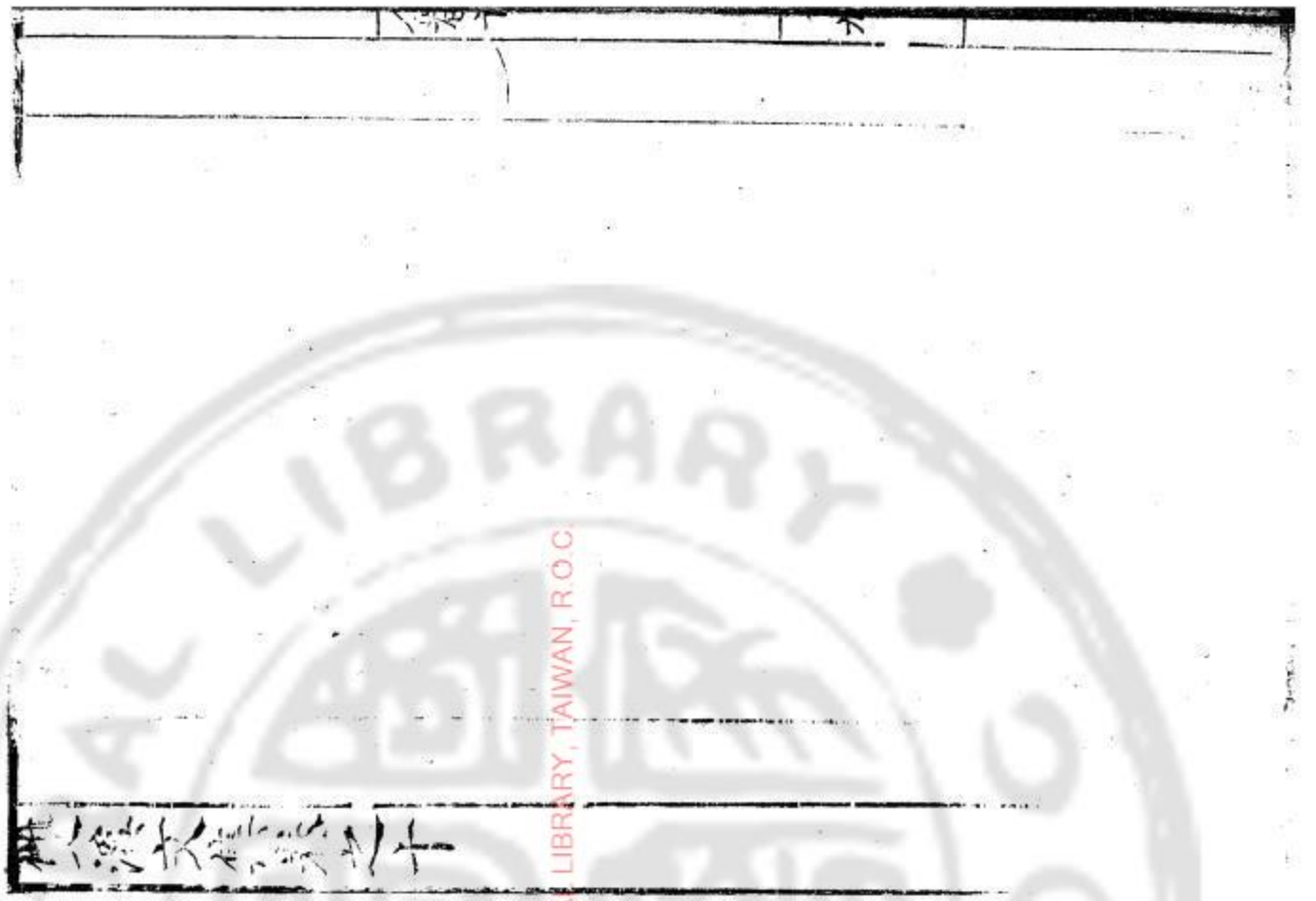
雙溪園記

婺源縣治東十有五里雙溪匯為一潭潭西北樊之以
叢竹木王氏叟晦叔遊衍之地也題其門曰雙溪之園
入門有屋前軒而後廚松露滴瀝竹風瀟爽杖屨徜徉
可以自適其適命曰識分之堂堂之左有菴脩廣十有
二肘覆以棬櫚山行罷於此少休命曰息肩之菴菴左
敗屋數椽撤而新之中設一榻几有周易一卷壁間挂
一白拂一古琴燕坐無事時玩三聖微言倦則曲肱而
卧命曰巢安之寮堂之背負山為亭前種雜花數種花

閒時白酒一盃悠然自酌山鳥牕歌為我所喜心境和暢無憂可消命曰留春自此循麓委折而上至山椒雙溪交流千山競秀使人目不得瞬命曰盡筒北行高岡至絶頂四顧豁然命曰一覽下有松坡有茗塢有蓮塘可着亭榭三四俸餘已竭未能鳩工盡筒南下俯寒潭聽鳴瀬夜静上下空閣與月相宜於是築散月之臺臺之下以其隙地蒔雜藥種桑竽於是結灌畦之廬廬之外滕蕩欝然潭水如玻瓈盆限以樵枚之逕乃跨逕為橋入竹間竹水生風可以却暑於是置枕流之石雙溪之境大畧如此客或曰公摘池上篇中語名堂若蓼若

蓼意欲自擬於白傳乎彼為近臣為宮師公不如其達也東皐所入一歲千斛公不如其富也取進士賢良兩科以才稱為天子諫官以直聞篇章膾炙傳誦於幽閨婦女草野兒童之口而外達裔夷公不如其名垂世文行遠也甲第在觥稜側池臺之勝聞於京師公於荒山野水間有園數畝不如其居之麗也樊素小蠻能歌善舞飲酣樂作繼以霓裳之奏公雖黃頭之奴赤脚之婢且無之歌舞管絃復何如其處之樂也引以自比將為人嗤晦叔曰吾視白公不如者六而勝之者三白公生以龜慮自隨沒以姪孫為嗣吾有子有孫時溫清奉烝嘗

視彼孰愈曰勝之白公棲心禪梵自謂安閑暮年得風
緩之疾遣癰素二姬意復悽愴吾雖多病行步未偃僂
耳目未昏瞶視彼孰愈曰勝之白公七十有六而終吾
今七十有四若窒嗜慾以養精息思慮以養神薄滋味
以養氣體未遽盡先朝露視彼孰愈曰勝之然則有無
相亡無愧也窮達貧富得喪毀譽皆身外事何較焉客
退因識其說又系之曰吾歙中一布衣諸生耳携書一
束干進於有司既仕不敢一日捨書不觀學雖不及古
人文雖不過今人前輩頗相許可得於人者多矣少時
家立四壁宦遊四十餘年有田以食有宅以居得於上
兩學遊三館者亦多入鬼録吾幸無恙得於天者多矣
上焉不能自拔於俗以為高下焉不能自媚於世以為
容既老退為清時幸民一立一蹉專而有之他尚何求
夫壯則宜出老則宜退處理然也出不勞無以立事處
不逸無以存身亦理然也吾將返鎖門關不與物接以
養頹齡挾爭氣好臧否者不可入吾門尚勢利計有無
者不可登吾堂好聲名矜才智者不可入吾菴論文字
談世事者不可入吾寮有踰此言山靈將以俗誚滾神
將為愚羞戒之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雙溪文集卷之十一

宋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
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王炎　著

書

見程司業

比至都下蓋浹旬矣一介之賤仰視朝廷之大夫公卿非介紹則無自而前惟鄉邦之士一達則庶幾乎可以進於庭蓋其足迹固嘗屢至於執事之門驚顧却走而不敢遽入竊惟古之爲士者將欲造起於長且貴者之前則必有贄以自將其誠故不懼猥狂之罪而自薦其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區蓋嘗聞之天下之勢已高則物下高者不可及下者不可攀天下之定理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聖人固無勝物之心也不求勝之則不求小之而彼不能以不小焉則是其勢之莫吾抗也聖人知天下之莫吾抗是故迄顧其一已之道見其尊而畏其不傳是以未嘗絶天下之求天下之人自愚不肖等而上之爲士爲賢爲聖人其別有四而聖居其極賢者次之爲士者又次之愚不肖斯下矣愚不肖人情所甚不欲也而不能免焉則於聖人之道必且絶望於其心其愚者曰吾惟智不足也而聖人則曰是何害於明者丁寧而詔之烏知其不足以有見也其不肖者曰吾惟力不足也而聖人則曰是何害於敏者徐徐而進之烏知其不足以有行也李翺皇甫湜之不能幾乎揚雄也公孫丑萬章之不能幾乎韓愈也侯芭之不能幾乎揚雄也公孫丑萬章之不能幾乎韓愈孟軻也固也而終身得以自托於其門曰韓曰揚曰孟非固卑其道以狥人也其道則未嘗不高其心則未嘗自高蓋其術固自夫子傳之矣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得夫子之道而深者曰顏淵而止爾曰曾參而止爾顏曾之賢固不可以多得也天下之愚不肖者不足以道授之而可以授之者又難乎其人然則夫子

之道其何以傳嗟夫秘其道而不以傳天下且議聖人以爲吝傳其道而不能廣天下又議聖人以爲私吝則學者無所望而不敢求私則學者苦其難而不肯求天下皆無求於聖人則亦何貴於聖人其無所貴於聖人也聖人不恤也而道之不傳聖人能自已於心乎吾決知其不能也貨殖之賜短長之子學稼學圃之遲其見陋而非達其說甚鄙而不足觀而其有求於夫子也夫子未嘗絕之不絕其求故不拒其來夫子懼門人不知其心故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其爲顏淵曾參也非夫子之厚之也其不能爲顏淵曾參而爲賜子之徒也非夫子之心存則夫子之道存曰孟曰楊曰韓吾以其道望之矣以其心而許之矣士非生乎其世非見乎其人而皆知其爲孟爲韓者爲其以道而傳於天下也生斯世也見斯人也可以自託於其門遊謂不以其道授之也窃可哉不能傳之以其道是天下何嘗無聖賢昔者歐陽子以古學先天下而峩眉山之蘇在其門天下皆曰歐陽子之文章先天下而宛丘之張淮海子以文章先天下又皆曰蘇子即歐陽子也之泰山之石在其門天下之士仰之如廣也故所得者多二君子之門

者固無絕法也是故天下之英材皆在焉必曰如是而五人者而後其進於其門則天下之後學固將掃迹先進之庭何者此固有以絕之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皆曰今日之程子即前日之歐陽子蘇子也炎也不佞或可以自託於程子之門而附名於不朽其道之深者雖未敢與聞而其淺者顧有承於議論之餘子游子夏之門人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曰噫言游過矣蓋非其離本末以爲二也君子之於道其造必有途其進必有階其歸必有所趨何以進無所進何以歸趨者其明也進者其行也而歸者其至也其至則爲學之力其明其行則爲教之功執事幸恕其狂而與之所以請益所以質疑則非書之所能盡言執事幸勿罪其瀆而許之千冒師嚴不勝戰越

見洪宰

炎所居去邑僅十里而近閣下視事既一載而炎通名於閽吏者僅一再以爲賢令尹不可干以私而炎亦無所事乎私謁至於僕僕旅拜以爲恭苟禮也閣下於炎乎無責焉是故其進也雖然抑嘗聞之凡事可以誦言而無怍者則爲公炎也不敢謁以其私今將有公

事情義至切有不容默者閣下幸而垂聽炎請言其詳
夫王氏家于婺源之武水者逾十世而炎一房獨困弱
不能振田土之存者無幾而自高曾以下其墳墓皆爲
強力所奪百年之木縱尋尺斧焉以爲材未拱把者亦剪
焉而新蒸之蘖其地加鋤耨以爲桑麻穀麥之町畦塊
然孤塚殆將刻而夷之矣嗟乎人誰無祖其害乃是酷
也過其下使人痛心墮睫不能止退而太息以思爲之
切齒不平然隱忍不發者私心蓋有待也故至于今後
悔蓋不可不悔者凡三而可畏者亦三所可恃則一夫
爲人子孫其祖考墳墓殘毀於他人之手陰拱而不誰
何是忍本也忘本則不義不義則不祥此不可不悔幷
一也舉宗伯叔父暨群從昆弟衆矣而遍於飢寒者過
半炎始竊一第皆交相賀曰祖考尚有靈也哉繼自今
墳墓必可以完今三年矣而攘奪如初故宗族又以是
來責此不可不悔者二也死者其無知乎則已矣如有
知固曰待子孫之能自立者雪恥焉不然地下之目必
不瞑此不可不悔者三也不可不悔者三然且不敢翹
故曰可畏者亦三畏浮議畏仇怨畏訟而不勝何也訟
非可已之事也彼囂囂者不知其故必以爲喜訟鄉黨
自好者不爲而炎肯爲之乎不爲何可受此名故曰畏

浮議犯強有力者之鋒與之爭一旦之是非其刃孤其為敵者衆是禍之招也故曰畏仇怨雖然古語有之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則浮議可畏尚可以無畏無故而搏大賁育有難色刺虎以救其親怯者奮臂而直前則怨仇可畏亦可以無畏所可畏者其惟訟而不勝矣乎有不平而訟以求直也一訟之不勝再訟之又不勝則終身氣塞而止矣故隱忍而不發者為是故也至于今而後敢想蓋亦有所恃而一發之閣下剛不可犯明不可欺而將之以公老胥黠吏不得一柱手弄法而強宗豪族皆憚息竄伏不敢動凡爭之屈有閱數令尹不能直者一旦而伸炎之所恃者在此故敢訟而無疑蓋嘗觀春秋至於長大之無小弱者如取根牟取邾取鄫以取為文者志其奪之易也奪者可怒見奪者可矜使聖人行王法以正其罪其地必有歸矣晉實據虎牢春秋以鄭書楚實無彭城春秋以宋書吁春秋之旨蓋於是焉表徵閣下執古經義以佐律斷獄斁法必權其是非曲直之平炎得其所恃不見其所畏求直夫不可不愬之事向之隱忍不發也非緩而今之決於訟也非狠然理之所在寧過乎不敢毋過乎敢寧詳熟審慮於初

毋徒悔于其終炎猶慮閣下未審己之情如是其切而不平者如是其甚也故將訟於庭而先言其詳且炎以爲天下之士強則易振弱則難立積弱則難立也滋甚何者勢不便而氣先索也炎固備嘗險難矣強有力者嘗陽擠而陰中之至于今日方痛定不敢忘亦不敢報氣之索久矣恃閣下之明之剛之公而釋其畏心閣下幸而留聽豈特與宗族舉手加額以無忘閣下之德九原如有知也或者其猶結草以報焉

見張南軒書

炎聞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有頎見之心不可有亟見之意外不失人內不失己然後其道兩盡是故學者謹之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古人於去就之際有義以權之禮以節之也炎幼而學學而仕非爲道也而出於爲貧是故浮沉於下位不敢求當世君子之知而數文劉公憲然顧之衆人之中引而進之炎之所以事劉公者有公事而無私請劉公亦察其粗能安於分義也而以其不肖之名聞於執事執事者以劉公之言爲信以炎爲可教也亦引而進之炎於是踴躍一來其意以爲學問而非敢以他求也炎嘗聞學聖人之道若顏子曾子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孟子之後道之正統

絶而不傳由漢以來士非不學而所以學者不以章句而以言語文章章句之學膠於陳言而不知古人之用心其以言語文章爲重者亦未能入聖人之門而見其奥也今世論道學之傳學者往往曰孟子之後漢有揚氏唐有韓氏然楊子以言語求道韓子以文章求道惟以言語求道故爲法言曰吾以擬論語也爲太玄曰吾以準易也無西子之美而效其顰亦增其醜而已惟以文章求道故爲之說曰易奇而詩葩盤誥聱牙而春秋謹嚴與莊騷太史一聚論之而六經之旨晦矣且言語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言文字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文何者不落其華而探其實也炎之所謂學者不過舉子事業云爾言語之辯也文章之工也而其技極矣道則未之有見也夫易始於伏義明於文王書始於堯舜詩始於商周而春秋筆削於夫子方其未有易書詩春秋也而禹皐陶伊周之徒其學何從而得之數君子者爲聖爲賢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天下之故不能眩其所見之明成敗死生不能搖其所立之固也則其學固有超乎言語文章之外而得之心傳默授者炎反而求之心索之思茫然其未有得也故頴見先生而請益焉炎以爲學道者其始必有所傳而其終自

有以得之有所傳者學之力而自得者其至也孟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傳之曾子曾子則親見聖人而師之一貫之妙夫子不以語門弟子雖賜之達不與也而獨以告曾子曾子曰唯一唯之外曾不容聲而門人問焉乃以忠恕語之忠恕非一也非一則曷爲語之忠恕非一而可以入道故也子思之所傳者忠恕爾曰中庸曰至誠子思自有以得之孟子之所傳者中庸爾曰盡心曰養性孟子有以自得之故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自得實難其入有門則其初不可無傳也蓋自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絕而不傳二程先生鳴道於伊洛之間則道之正統絕而復傳今世語伊洛之學者不見於踐履則言遠而旨近似達而實敝而不免於差則將以明道適以害道也而已先生之學其傳之也得其宗其行也力其守也篤其自信也堅此今世學者之指南也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夫學於其所見毫釐有所計懼其差也故必即有道者正之況未有所見者而可無以發其聵聵乎炎爲舉子時迫於伏臘之不給廿旨之無以養其親也而假館於他人之門得學之功十三及出而爲吏雖不

敢一日舍學而嬉然有公家之事食其食亦不苟也而
得學之功十一今將挈其孥以歸杜門却掃於歙山之
陽早作夜寐以求增益其所未能策勵其所不逮是故
願一見先生以發藥其愚夫隱括多枉木不然則不直
良醫多病夫不然則不瘳聖賢之門來者無絶法先生
以爲可教而教之則幸矣論十篇以爲贄固以占其是
非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道四海學者之
所尊仰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先生肯賜之教誨
之言炎不敢不奉以周旋也干冒台嚴不勝戰慴

見林鄂州

炎聞物無必貴亦無必賤荆山之玉天下之至貴也而
方其未有所遇也獻之者三刖其足不龜手之藥天下
之至賤也而及其有所遇也用之者裂地而封物之貴
賤無定如此炎推求其故而爲之太息以悲夫天下之
士誰肯甘心於無聞然不幸而無所遇則困於布衣沈
於下寮卒與草木俱腐者不可勝計幸而有所遇則策
足於青雲之上取富貴立功名者千百人之中不能一
二也嗟夫士欲有聞於當世誠可謂難也已炎生十五
年而學爲文三十二年而僅登進士之科犬馬之齒四
十而蹭蹬於九品之賤激昂之氣已衰飛騰之念已絶

矣天假之幸獲趨走於明公之門不惟奉令承教可以免罪又辱矜怜而奬提之炎之始望本不及此夫木落故榮水涸故溢月虧故生蟲蟄故伸天下之理得失相乘窮通相因損益相推炎之不才自知無以求知於當世之君子於無所僥倖覬覦之中而遇明公人所賤而肯貴之人所棄而肯收之豈不龜手之藥或可以裂地而不止於浮澼絖耶貴賤炎之終身而可否在明公之片言隻字炎不敢不言亦不敢瀆也鴈之不鳴則不才而金之踴躍自言則不祥不言則是不鳴也言之之瀆則是踴躍也明公必有以處此矣雜文一篇因以爲贄非敢以爲文冒干台嚴不勝恐慄

上林鄂州書

炎一介書生始出而從仕獲居屬吏之末無半面之識無游談之援無葭莩之親臨事不苟而信其嚴謹無他取其寸長而畧其所短降辭色以待之無以異於哲父察兄之愛其子弟古人所謂知己者不過是也雖然士之遇知己也固難而不負知己者尤難炎遇而深思熟慮求可獻其區區之誠者而未有以藉口於有所聞於道路之言亦不敢默抑嘗聞之不可言而言謂之妄可以言而不言謂之隱妄非

也隱亦非也何者有所隱則不忠炎荷明公知而愛之
豈可不忠於下執事事有利害關於民而出於明公之所
專行者不揆愚戇輒有所言不識明公肯恕其狂而聽
之乎且天下之事不過利害兩端而已矣有利則行有
害則止天下莫不知其然惟利害之相半者不可不審
也自紹興中經界之法一行而江浙閩蜀之地步量尺
度無有隱漏惟江右之田屢經兵火蕩爲荒礫之場鞠
爲草萊荆棘之墟狐狸所居豺狼所嘷人煙幾絶故經
界之法不行焉比年以來朝廷寬恤州縣招誘四方之
流移者稍稍聚集而疆畝始漸修緊民之占田者往往廣
作四至侵耕冒佃故租賦不均而爭訟不息明公蓋憂
民之不能無擾也故以請諸朝立爲三月之期而使民
自陳占田之多而不自陳與自陳而不實不盡則告者
得田浮浪之人而告焉不得田而得嘗炎以爲明公之
意本以利民而求息詞訟然詞訟未必遽息也竊聞閭
巷誹誹之議皆曰使民違期而不陳彼且以不陳告之
先期而自陳彼且以不實不盡告之夫民雖自陳而有
不實不盡者蓋湖右之地既耒嘗方量凡佃田者只以
十分紐計爲畝炎耒知明公欲民自陳之實之盡者必
以六十步爲角四角爲畝歟抑只紐計分數多增畜

PRESENTED BY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役歟夫苟止於繩計分數多增苗役則凡自陳者皆用
畝角打量隱漏尤多告訐者得藉以爲辭官吏亦無由
可絶其辭也若必積步爲角積角爲畝則去年看定葉
承議所請已曾行下謂方量之法恐致括責騷擾不可
施行今欲遽用步角打量民田則與行經界之法何異
哉必不得已使民依方量之例有十畝之田必以十畝
自陳有百畝之田必以百畝自陳而後欲告者無所容
其喙切恐民有所甚不堪也夫田野之利涵惟出入於
田野者能知其詳且今占田之廣大抵其初斬荆棘剪
草萊而耕之固有以數十畝爲一畝者雖接次自陳然
猶以數畝爲一畝者本欲誘民使耕故寧狥隱逸以
之而不欲較賦役之多寡然每畝所輸於官者役錢以
四百八十文爲率苗米以一斗爲率而計其所得於田
者膏腴之田一畝收穀三斛下等之田一畝二斛若有
田不能自耕佃客稅而耕之者每畝所得一斛一斗而
已有牛具糧種者主客以四六分得一斛一斗無牛具糧種者則又減一分也一斛且以三斗計
之秋熟之時糴穀一斛得錢二百五十文是二斛之穀
方能辦一畝役錢餘有一斛用以輸米一斗凡諸色費
用皆取辦於是若以四角爲畝每畝所收盡以輸納猶
不能足況下等所收不多佃客耕之者其入尤少民何

以堪其貴歲大祇湖右之田與江浙閩中不同雖有陸地不桑不麻不蠶不績而卒歲之計惟仰給於田緣其地廣人稀故耕之不力種之不時已種而不耘已耘而不糞稼稗苗穢雜然而生故所藝者廣而所收者薄豈年樂歲僅可以給一或不登民且狼顧非江浙閩中之比也今江浙閩中之田每畝所納役錢不過三十四文所納苗米不過二三升而已未有納役錢五百苗米一斗者則湖右之民占田雖廣亦一畝供數畝之稅矣或曰江浙閩中苗役雖輕然有夏秋稅絹與折帛茶租銀錢及豆草之屬至於絲絹紬布隨其土產之所有者

則然矣然江浙閩中能畊之人多可畊之地少率皆竭力於農每畝所收者大率倍於湖右之田又入其秋熟而收新陳之交而糴所得緡錢數之湖右則又數倍矣無其人既勤於本業必蠶必績故所輸雖多而民力可辦是未可以一律齊也然炎世家於徽江東人也竊見比年中產之家困於輸賦之難舉債鬻產以應縣官之期限者十室而五在彼猶有所不堪則此土之人不少有以優之不可也夫御久安之民者其法猶可嚴撫新集之衆者其令不可急何者寬之則聚而急之則散故也惟患地之不闢民之不

業故誘之使至今也畊墾猶未徧則責其占田之多而
開告許之門民其能無觖望乎夫浮浪之人游手而不
主業無賴而喜訟平時惟恐無以詆持良民之長短今
明告之曰我許爾告人占田之多者爾能告吾以實與
爾又明告之曰所得之賞凡百緡夫許人之罪而已獲
厚利彼何憚乐不告哉是官之所得者不多而被其擾
有不勝言者矣或者必曰使民有田者自陳以實雖喜
訟之徒亦不能告也是不然今使人有百畝之田必以
百畝自陳而後實以九十九畝自陳謂之不實不盡可
也則可告者連牆接屋矣如盡其實以自陳民力不堪
逃者必衆自陳必實因人之告籍其田而歸之官苗後
既重誰復承佃已墾之田十二年又復荒而不耕則是
自陳不實所以長告許之風自陳必實又以致遷移之
患二者均有害也炎以謂若欲優厚民則往年李朔
謨所請之說為善準乾德四年詔書誘民開耕已耕之
田更不通檢夫寧使官之所入者少而不使民棄田而
不耕故曰此優厚於民之說也若欲斟酌其中而處之
則去年戶部看定胡知軍所請之說為善凡民田之荒
者立限一年如一年之外猶荒而不耕許人陳請仍不
許請已耕熟田夫熟田雖多而不問荒田不耕而可奪

故曰此斟酌其中之說也若欲盡其詳則莫若盡行方量而以分數從輕起稅夫方量則均則詞訟可息以分數從輕起稅則民不告病民不告病則安其業而不致於流移故曰此盡其詳之說也雖然前之二說在明公既不可以復行而後之說在明公亦未可以遽議幸而明公之敷奏欲民自陳畝角而未曾該稅打量炎有二策敢以爲獻其一乞明出榜文行下諸縣詳喻民以自陳之說凡隱匿之多者則十畝之田使之再增十畝百畝之田使之再增百畝如隱匿之少者則十畝之田使之再增五畝百畝之田使之再增五十畝（崇勝通城蒲圻六

（此他縣可增益者不能盡知）所陳已及此數雖有告者却而不受則民有所恃賴矣其一欲使民自計在戶之所收之數若干田鄰保明同共罪罰自陳於官令佐總其一縣之大數以均敷其租於舊額之外而倍增之則公家固有所益矣不必待奸民之告訐也然增田之策不能無欺其事簡而易行均稅之策可以無偏其事繁而難舉更在明公擇而用其一說不然寬其限期無是說以喻民使之各從其便而行焉則可矣捨是非特長告訐之風致流移之患也以崇陽一縣言之又甚可慮者聞之土人曩昔人烟斷絕荆棘彌望暴客嘯呼出沒於其間白晝

操戈殺人掠取財物縣官吏非特熟視而不敢誰何且惴惴焉不能自保紹興末有鄭提幹者來治是邑始置槍手防護數與賊鬬無慮殺數十人自是盜賊之蹤稍絕然所謂槍手者多流徒而至者也今一旦窘於賦役且散而他之則道途鄉路不能無袍鼓之儆也炎之憨何足以謀事然荷明公知而愛之是以馳心於門下懍不能已輒有所言不然以屬吏之卑望專城之重競競焉奉令承教猶恐有咎豈敢若是喋喋哉干犯台嚴無所逃罪

見劉司業

下能緩於求知爲上能急於求士則疎賤者不見遺而所謂賢且才者皆可以聞於當世自夫上之求士也畧而下之求知也重夫然後貴賤之交始離而不合士之湮沒老死而無聞者始衆蓋當今之世爵通顯而號爲當路之貴人者其自處甚高而微官小吏之事之者趨走於門廡之下傴僂而升堂屏息拱手而却立其勢若不可聆其謦欬之音而得其一顧間有謁使令蒙薦寵者問其所自則宦學之舊也姻黨之私也捷要之請求也苟無是其見遺也必矣故夫布衣寒士孤立而無援者學而仕仕而求達也實難幸其自知之

明自信之堅則寧不達而止爾不肯撓而爲非自知之不明自信之不堅則相率而爲躁競苟可以媒身者無所不爲而恬靜剛介有守之士不以爲僻則以爲拙矣家有拱璧其直千金韞櫝而藏之扣人之門而碩鬻則其物必賤士誠顧其中而稍有所挾豈其果於自輕其身不知進退去就之有義窮通之有命也而遂遂焉舍已以狥人則其人之賢否不問可知矣炎新安之賤士也留落湖外于今二年其仕不居人之先其齒不居人之後固不爲自知之明自信之堅者第惟其至愚不肖無以求知於當世也是故進則不敢有僥倖之心退處其賤而安焉明公持節暑來未踰時也而道路往來莫之言曰今之君子是是而非非見惡必怒聞善必喜未有如明公之別向無疑也而侯通守趙侯忘炎之亡用而以其恨繼又聞之太守林侯不待識其面目而以二侯之言爲姓名聞於執事明公不待識其面目而以二侯之言爲信遂有意於收録之甚矣明公急於求士殆不啻在下者急於求知也然炎於此有所甚喜而繼之以懼夫明公居今之世不狥今之俗其學足以明天下之至正其氣足以全天下之至剛其節足以守天下之至直後進之士尊而仰之如泰山喬嶽惟恐不獲附託於門墻炎

獨何爲者未及拱揖拜伏於前明公乃欲一舉手而振
之泥塗之中此天下之至幸也豈特炎以爲喜僚友交
游實爲炎喜之雖然明公部使者之尊廉訪一路此天
子耳目之寄也有所可否好惡所以示天下之公豈其
一介無聞之士獨私喜之而私與之其與之也則必有
以望之也而炎也爲貧而仕携其挈以就升斗之粟其
計本以糊口而其愚且不肖無所堪用也明公有以望
之而炎無以應固懼夫見與之亟其不免於見棄之驟
矣雖然此小人之過計也君子之於人也待之恕而求
嚴苟嚴矣其望之者厚而責之者重人始病夫爲善之
難而至於自棄君子惜其自棄也故待之者恕則望之
者輕而責之者不詳其可用也則用之其未可用而可
教也姑教之炎以爲士之自立於世而著見於不朽者
有三其上以德其次以功又其次以言有德賢者之事
有功才者之事也既不能賢又不能才其身未寒其名
先沒矣故嘗畢力於區區之鄙陋近不
可以行於今遠不可以傳於後者則無師法之病也孟
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規矩嚢故奔命以
來齋心而有請也幸明公授以規矩而使之守之非明
公之不遺微賤則炎隨群而進逐隊而趨而已矣不敢

若是貴也干冒威嚴無所逃罪惟執事者貸之

上劉司業書

炎嘗聞富貴則安榮貧賤則困苦其勢然也人情不甚相遠誰不欲釋其所困苦者而趍其所安榮者然自一命之士等而上之以至于天子之宰輔其爲富貴始極而天子之宰輔天下之人豈敢有躐等而進居其位聖賢以爲使人仰視其上之富貴而不以爲過俯顧其身之貧賤而不以爲歎不可無以節其情之逐逐也故明義命之說以示天下曰可則求不可則止量已而已不能俾以申其所欲若義也求之有道矣而得與不得

未定也得與不得未定雖智力無可施焉者命也士誠安於義命初其未達也亦徐徐云爾於中無躁心其卒於不達亦悠悠云爾於中無怨心自夫義命之說不明於天下而後世士之羞貧賤而苟富貴者不可復禁甚矣夫風俗之弊也今世之士自其爲學之初取古人紙上之陳言手抄而口誦其身之所營其心之所思無非爲利達計爾試於有司幸而在選則其求進之心翕然朝廷之法必用舉士三人而後許其關陞既關陞矣又用舉士五人而後許其改官自改官而上其階秩始可以歲月積久而得之則夫未脫於選人者固以舉

士爲重也所重在此則所急在此患其求之不得也於是有諛辭諂說以爲容求諸公貴人之書以爲之推轂談義命於今日人不掩口而笑其迂者幾希而聖賢之教芻狗矣且夫薦舉之法本以搜羅天下淹滯之才及其既弊士不安於義命而惟苟得之爲貴故其姓名之登於奏牘者固雜出於賢不肖能鄙之間必賢者能得之則人無覬覦自夫雜出於賢不肖能鄙之間有所謂尋常庸流者亦幸而獲進無惑乎士之不安於義命而亟於有求也士誠居山林事枯槁長往高蹈而不返其亦可以無求矣一出而從仕欲以伸其所懷則不能袖手緘口而無求此炎所以猶有望於明公也且炎之不才容貌不足以動人而言語不足以自文其丹心於貧賤久矣天假之幸明公不棄其不才而許其趍走於馮茵之側瞻望顏色粹然以温聽教誨之言清明和緩而不怒則炎之有求誠未可以不安義命自疑也明公閱人見其眉睫而知其肺肝炎之可取而不棄與夫可棄而勿取無以逃執事者之照察矣然非飾其不腆之辭則無以自見其區區之情惟明公不以爲不安於義命而矜之幸甚干冒台嚴不寒而慄

上蘇郎中

炎嘗謂學而欲仕仕而欲達天下之情一也然達者常少不達者常衆則亦有由矣韓淮陰國士也不遇蕭相國則終身一都尉耳張柬之奇才也不遇狄良公則終身一司馬爾士之沉浮於下寮者雖當世之豪傑且不能自奮況碌碌而無奇者乎故掃門以見相君執御以事先達非躁且諛也刮磨潦濯借之聲光其勢故有時也郎中用心之公如權衡用智之明如止水士非賢且才者雖有竿牘之薦薤莩之援牙頰之助未始一舉手而引之則固嚴於所取矣雖然郎中家世之光融人物之俊偉進者望之如龍門此炎之不肖所以亦起掃門執紲之念也且炎新安賤士也挹英風聞高誼頓自託者有日矣備員侯泮而玉節之光實照臨之此天界以幸會也然炎承乏垂及一年方其始至望郎中之顏色淵然而靜辭氣肅然而簡退而思之曰是上下之情未通也欲有請焉而未可既數月顏色藹然而辭氣愀然而屢退而思之曰惟其不才而取棄也欲有請焉而不敢比者望郎中顏色益然以和辭氣雍然以樂退而自喜曰是可以言其私矣失今不言是自棄也抑又聞之龍泉太阿之劒天下之利器也方其埋於牢屋之下曾頑鉄之不若也一旦雷張二人者知之則騰而為紫

氣變而爲蛟龍世皆驚然人之有所過猶夫物之有所
遭也郎中其進之歟則炎命之通也其棄之歟則炎命
之窮也通窮之占決於今日不言則無以自見多言則
瀆矣千胄威嚴不勝恐懼

上王右司

炎聞六經載事之簡嚴而用法之精密者莫過於春秋
春秋於城一邑築一臺作一觀新一厩無不謹而書之
僖公賢君也在位三十二年雖新作南門亦筆之以示
貶況爲有國者當惜民力節財用也至於泮宮弊而脩
之春秋無見焉則無譏乎爾矣不惟無譏魯頌四篇皆
美僖公而泮宮之詩居一焉非不役民力費財用也無
譏於春秋而有美於頌何也天子之學曰辟雍群天下
之士而教之諸侯之學曰泮宮群一國之士而教之故
學校者人才所從出風俗所從始也學校之廢則無以
養人才厚風俗故青衿之譏見於鄭風而泮宮之美著
於魯頌今之州郡古諸侯國也郡有校宮即侯國之泮
宮也潭衡湘會府也使節即符蒞政焉其學校宜崇麗
顯敞始足以稱佾蕃之體今爲屋數百楹養士溢百人
而先聖之殿御書之閣師生之廬寢以頹剥炎以爲此
臺府所宜垂意也或曰今之學校文具爾非實能養人

才厚風俗也方州縣用度告乏而又工於學校其事緩而不切其言亦迂而不足知時矣炎竊以為未然大凡其弊而修之其為費尚輕也少緩歲月俟其大壞則必當更造大壞而不更造以會府之學校而鞠為荊榛不可也必更造之其費視今數倍矣此不可不修者一也道宮佛屋其徒竭為之卅聖相照而先聖之居熟視其弊不過而問焉可乎且先聖所為尊於萬世者固不在乎屋宇之閎麗然上漏下濕生徒肄業者無以庇風雨焉則青衿散矣此不可不修者二也夫告朔之禮雖廢而餼羊不可不在教養之法雖壞而學宮豈得聽其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敝其為都文學未必人人不能率教也若屋廬以待之則養人才厚風俗者意尚存其不可不修者三也且所修之費嘗試計之矣畧其之度用千緡加工焉其費當倍於是臺府有意為其之其事亦無甚難者炎寒鄉晚出家世中衰為貧而仕黙黙在此一年矣右司持節鼎來炎旅進退於屬吏之中辱辭逆眷予之是以敢有所請惟少垂頃刻之照察其區區之悃而恕其喋喋之罪不勝幸甚干冒威嚴

流汗無地

上盧岳州

炎近蒙使府差人索前官任内舊欠錢物自惟下邑屬吏升沉去留有福有禍皆在判府願指豈敢不敬以承命惟其窮乏之甚無所從出是以詳悉申稟乞賜蠲除方懼以螳螂之臂抗隆車之轍得罪無疑乃蒙頒賜誨劄封示使牒仰見薰蕕待御之厚然尚未賜蠲免炎是以不懼再三冒瀆之罪猶欲有所開陳更乞少霽威嚴以終其說炎竊謂州府財用必取之邑邑之財用必取之民上有所取下所不可辭也然臨湘財用則無所從出何也夏秋租稅縣下所謂常賦也而臨湘不然夏料一粒以上並赴使州交納無常斛

可依無奇零可取無羨餘可得無濫漏可察財用無所從出一也酒榷正稅縣下所謂生財之源也而臨湘不然一市百家無千金之肆一鄉千戶無百鍾之藏既無交易商旅不來況又阻以園山窖港二度客旅出於管下者東自鴨欄西自道仁磯取捷以行不入縣門所收稅錢每日不過數百至一緡極矣榷酒之利除米麴柴水之外每日不過數緡之息爾則財用無所從出者二也除此二者既無所從出其他如漁湖之利可以供泛派之定數此則華容之所有而臨湘之所無也如蓼山之利可以補經總制錢之失額此則平江之所有而

臨湘之所無也不免因詞訟乞丐錢物以充月解而臨
湘民訟又且至少固有終日坐於庭而無一紙牒訴者
何然有之分決曲直遂乞錢物身爲長吏官號親民職
當撫字而自蚤至夕汲汲然惟以乞覓錢物爲事此何
寧舉措哉上有疾於法下有愧於民中有歉於心炎所
以亟欲求去者蓋爲此也況入四月以後江水泛漲商
旅不行農桑之務民在田野縣市寂然謂之荒月於置
之之中又最置之之時而責其補解舊欠則其勢尤難
幸遇判府萬閒之庇汗顏苟禄其罪多矣月解見在無
欠矣也何能皆判府[illegible]

遺餘力矣而責前官之舊欠若之何而承命哉譬如厄羸
之人荷擔而趍方以顛沛隕穫爲憂而又曰其力未盡
也必使之身負百鈞日趍百里則折骨絶筋而死矣且
據使府行下所欠者千緡更除豁權官任內所支俸錢
所欠亦止五六百緡爾在使府得此未必大有所益在
陋邑辦此則不啻如挾山超海之難也在使府蠲此未
必甚有所損在陋邑免此則不翅如厄羸之人一旦獲
釋重負也再三違使府之命當受誅譴然苟且承命他
日決無以應則亦終不免於得罪是以首鼠於依違之
間卒以吐其情而告也且縣庫之錢公家之物也分文

以上悉留以申解歸府爲長吏者第視簿書守管鑰焉
爾若其有餘不肯申解即其意謂何今方旦夕憂慮以
不足爲患非有餘而儲蓄之也夫順之則喜違之則怒
若世俗之情也順之不喜違之不怒惟其是而已矣此
大賢君子之心也炎是以無畏懼而一言之如蒙大造
特賜蠲免非特炎之幸亦一邑之幸也況判府之入覲
有期矣敷奏之間必及荆湖之利害爲聖天子極言之
使無名之科敷或如江陵一州派之人戶或如鄂渚一
州責之酒稅而科罰獻助之說不行焉豈惟臨湘一邑
之幸乃一州四邑無窮之福也干犯威嚴罪不可恕不

勝戰慄

上劉岳州

炎嘗謂君子畏義中人畏法小人犯法而趨利天下之
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故爲國者不可廢法所以禁其趨
利而道其畏義君相立法者也內則御史外則監司行
法者也郡守奉法以治其屬縣縣令奉法以撫其民民
微矣與令最親去郡守遠去監司又遠去朝廷則文大
遠令賢歟則法存而民安是爲國培護其根本也不賢
歟則法廢而民擾是爲國戕其根本也天下之爲令者
不能皆賢然違法不顧惟岳州四縣爲甚就四縣言之

惟臨湘尤甚和糴上供米實無價錢湖北一路皆然無
議焉可也詞狀到官則買紙印書耕牛倒死則納綱解
錢此特其小小者爾無議焉可也其他違法者殆不可
屢數詞訟已畢獻助版帳錢一也報役已滿獻助版帳
錢二也牙儈里正攬戶給價值之半歲買聖節錢三也
公用里正攬戶儈寺歲敷煮酒錢四也儈寺師巫月納
醋錢五也屠戶科買聖節猪羊給價直之半六也四時
祭祀猪羊亦給價值之半七也冬至節儀不給價錢獵
戶名下科敷麂鹿八也知通以下公用里正名下科絹
工匠名下科漆九也塑畫春牛里正名下科敷工匠顧
錢十也上供煮酒里正名下科敷米本十一也馬綱經
過大小保名下科敷穀斛十二也上供綃於正稅外又
於上戶名下白行科敷十三也役人雇錢錢會中半支
出暗行尅落十四也鋪兵添支馬綱批支縣倉無米折
支官錢其錢又無窠名每升折錢十文十五也夫豈他
處之爲令者皆廉潔而臨湘之令皆貪汚他處之爲令
者皆長厚而臨湘之令皆刻薄其弊則固有由矣縣有
二稅不得受納歸之於州魚湖之利不得移用歸之於
州營田之麥不得移用歸之於州專有名之財而縣
應無名之求一曰馬草錢泒之於縣二曰招軍錢泒之

於縣三曰捕盜錢派之於縣四曰陳設錢派之於縣五曰揀汰使臣錢派之於縣六曰供給錢派之於縣七曰遞領官錢派之於縣八曰醋息供給錢派之於縣九曰上供絹派之於縣夫此九項初無名色財非天降非鬼輸不取諸民於何取之本州又立在版帳書之清冊立定期限斷不可違違法之罪大而緩欠錢之禍小而速爲縣吏者寧避小禍而不顧大罪循習至今凡數十年臨湘之民其窮又矣今者奉朝廷之德意承外臺之約束曰馬草錢則漕臺爲縣蠲之曰招軍錢曰捕盜錢曰陳設錢則憲臺爲縣蠲之而縣之不以法取者惟上供絹無錢可支不以法給者惟鋪兵馬綱無米可支其他則一文以上不敢違法而使州之於縣奉承德音於縣則未有所減放此炎所以不能無言也曰揀汰使臣錢曰羨酒錢州以上供爲名此隸於總所本州未可減免至於供給錢五十貫文州之公庫有之遞領官錢十貫文州之公庫有之其取之也於上供無益其免之也於上供無損不審判府能爲縣免之可乎況聖旨丁寧明詔守臣節浮費以寬缺之之縣今此兩項錢貫以供公庫之用不審判府裁所費以寬屬縣可乎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損上益下其卦謂之蠱損

下益上其卦謂之損判府於公庫之用薄有所損然上以推廣朝廷之德意下以寬屬縣之賦又其下以慰斯民之頌望一舉而三善焉不審判府能聽愚直之言乎夫出言軟美雖剛直之士初惡之終或喜之季布之於曹丘生是也盡言切直雖公正之士初喜之終或怒之司馬温公之於蘇子瞻是也夫爲人如温公可謂賢矣猶不能虚心以受盡言然則盡言者固無有聽之者歟前輩謂李文靖公淡然無欲王沂公屹然不動其人品在温公上使有斯人則盡言者可以容其喙矣然則炎之言固以二公望於門下也不審判府能容而無怒乎且炎爲外縣小吏本州財計不知也二稅之所入幾何魚湖之所入幾何榷沽之利得無有虧折否征商之利得無所滲漏否炎皆不得而知之但供給遥領官錢每月共六十貫文本縣不可妄取則其辦之也難公庫裁所費則其損之也鮮故不避誅譴敢有所言蓋以君子之好義固判府之所優焉而中人之畏法炎不敢不自儆也恭讀今月廿三日詔書到縣曰奉法遵令無或不虔尚有違戾當置重典天威不違顔咫尺敢不戒哉敢不懼哉惟其言之狂妄罪不可逃俯伏待命不勝恐懼

又

炎竊謂臨湘弊邑也炎捴吏也以捴吏爲弊邑事之不
集宜也其無敗事者非能也直幸爾近准朝旨爲命監
司守臣爲闕乏縣分蠲免無名之錢而禁其違法聚斂
之事舉嶽陽四縣臨湘闕乏之尤也炎備員於此二三
年矣前此違法取財下則懼人民之訴訴上則憂臺府
之按劾今日議臣有請聖天子有命洗滌其既往之罪
而禁止其將然之非炎將逡巡而去矣雖緘默不言可
也然喋喋不已干冒威嚴以取不韙之誅炎誠有罪又
況縣令賤有司也今太守古諸侯也其於屬吏喜則有
福怒則有禍炎何苦不觀氣色而有狂瞽之言哉願判

府少霽威嚴容炎畢其說炎之初至官也視其庫則無
錢視其庾則無粟視其市井則百家之聚終日閒然視
其四境則煙火蕭條老穉菜色其心爲之愴然以悲問
之於吏則蹙頞而言曰本縣緣有版帳無名之錢官所
以煎熬也問之於民則蹙頞而言曰本縣緣有版帳科
罰之錢百姓所以重困也問之父老窺其弊之所從來
則曰吾邑之病其所從來者久矣二稅歸州受納此焚林
竭澤之舉也加之馬草煮酒供給錢而縣不可枝梧冀前
加之以揀汰使臣招軍補盜等錢而縣不可枝梧冀前
此知縣有授命而不敢之官者侯通直馬宣教李承事

是也有以病而弓去者胡宣教是也有以按劾而罰者
井宣教是也有以憂慮而物故者張通直是也炎聞此
悚然而懼其初也不敢供職首鼠久之既已交割度其
不可爲也欲以尋醫去官申聞本州至於再三而前史
君盧大夫不容其去是以勉強在此至於今日自早至
夜對邑人汲汲然以乞免錢物爲事而不及他此何等
舉措哉不憐民而心實自怜如粘藕之禽投穽之獸不
特不能脫去而已性命不可保也故因朝旨既下反
復思念縣中公私俱困無名之需幸而當可言之
時因循不言縱一身可以苟免如邑人何如後人何況
有代者則炎亦未能脫去於此也失今不言他日府
牒按月督責而卒無以應則終不免於有罪是以不得
不言積弊雖去根原猶在亦不免爲他日之患言之不
切則無以動上官之聽而其臨事踈拙不能精思出言
狂妄不能致曲以此得罪於門下蒙判府追逮典吏炎
固不能不恐矣然炎嘗聞之夫子之言曰不得中行而
與之必也狂狷乎至於鄉原之徒闍然自媚於世者則
曰德之賊也夫中庸聖賢制行之準也而中庸實難狂
狷異乎中庸者也夫子不得已而與之鄉原似乎中庸
者也而夫子惡之判府天下之仁人也其處已也寬大

而有容其待人也和緩而不怒則好惡必與夫子不異炎又恃此而不恐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此盛德者之事也是以敢僭言其情惟判府以其言不中節而薄怒之察其心之無他而終怨之不勝幸甚

與朱侍講晦翁論諒闇中開講書

炎近讀邸報伏見八月八日旨揮增置講讀官且於中旬擇日開講夫始初清明崇尚儒學以輔聖德此固帝王之盛美然擇日開講則炎竊有疑焉且三年之喪二代之達禮也二十七日而公除後世之權制也其意蓋曰軍國之務不可以不躬自聽斷則公除而涖政亦勢有不得而已焉耳服釋於外哀存於內則禮之節文雖變而禮之情實未泯也古禮不復可見其詳矣記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夫大功之視衰麻其情有降殺故服有等差而記又謂大功廢業又曰大功誦可也可誦不可以議大功且然況喪麻之至戚者乎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左右講讀之官以備顧問喪葬之禮欲得其詳每事必問焉可也一日萬幾不得已而視事於法宮之中聽斷有疑時以訪講於清閟之燕炎爲是有疑焉三代之禮固無所改漢

國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之事亦不足證未審祖宗典故有是乎炎曉生何足以議禮然待制鄉邦之先進後學宗之且處經帳之長炎爲是有請焉乞賜垂教以開釋所疑幸甚

上趙丞相

炎竊謂食人之祿者必憂人之憂此事君之明義而位卑言高者未免有罪又爲下之至戒也炎陸沉州縣踰二十年髮既種種自甘流落此心灰冷不復前進取之念矣考古驗今私計過慮亦嘗慷慨不恤緯之憂然此身孤遠邊鄙在閫門之外若不顧其狂瞽輒議朝廷之事則躐等逾分犯聖賢不躋之戒是以欲言而不

者伏唯朝旨取撥江西常平米一十萬石又下隆興府和糴米二十萬石此州縣利害細民休戚係焉炎州縣之吏也不避誅責引喙一言可乎兼惟其官以明德茂親專面正朝處伊尹周公之任必能虛心克已以受天下之言炎爲是有激于中不能自默炎側聞葦輸之下幾甸之內與兩淮之間適登凶歲粒米翔貴張空願而待哺者無所告糴若救之少緩則餓殍相視有溝壑死亡之虞所以上動廟堂之慮轉漕江東西湖湘之宿藏而振其垂絕之命也然他路與他郡之害炎不敢浮言止以臨江一郡計之倉司所撥米凡二萬斛用錢無慮

近二萬緡浮江入閘苟無風濤之阻亦必一二月而後至於中都夫民之饑餓有朝夕之急而米之轉漕於他路者積旬逾月而後至恐非救急之策也如曰中都所藏輔郡所連仍可解目前之急而他路之所轉漕去中都差遠者姑以爲歲杪來春之用則炎不若設策以求商賈之販出大家溫戶之藏可免斯民之饑餓似不必爲擾擾也夫商賈所趨者利也大家溫戶藏粟既多必待凶歉而後糶其所求者亦利也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今若不抑低米價凡商人之與販者沿江諸郡既不得遏阻因明出榜文諭之曰兩淮歲歉米價既貴商賈有能轉販至兩淮者或鹽鈔或茶引或官交或度牒隨其所欲而收糴其轉販至兩浙者亦然若夫兩浙之地湖蘇秀三州號爲產米去處豐年大抵舟車四出其豪右之家占田廣收稅多而倉庾富實者縣邑之利鄉里之民固能指數其人也然則自臨安若蘇若湖若秀凡居人素有儲蓄者朝廷既不抑其價直明以上之德意諭之曰凡蓄米十萬斛糶於官降而下之蓄米十萬斛以五萬斛糶於官或鹽鈔或茶引或交子或度牒或告身亦惟其所欲計直而售之則商賈必且輻輳而豪右之家亦爭頴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發其所藏矣夫鈔引交子盈尺之紙耳告身度牒半幅之帛爾而可以易米活吾赤子則官高其價而糴之然後平其價而糴於民何不可之有又況米藏未出其價必高米來不已其價必賤此公私兩利之一策也若夫轉漕他路常平義倉之米以給中都則未能無害炎請詳言之且今州縣所通患者常平本錢之少也如臨江一軍去年旱潦相仍官糴常平倉司定價每升七文今漕米萬石費錢亦近萬緡即運二萬石之米有四萬石之費矣常平本錢之折閱深可惜也且天災流行不可料其必有亦不可幸其必無今日一路錢竭米耗無一歲之備萬一來年方二三千里水旱為災細民狼顧無所得食郡縣長貳其將何以救之乎州縣之倉庾既空矣而一路和糴凡三十萬石米價驟高細民則以貴糴為患來年春夏之交新陳未接艱食可知無之區區支郡間有土瘠民貧去處和糴之後所存無幾他日或有水旱欲勸富民賑糴彼亦何從得米乎當是之時吏或無所振救其民強者攘奪弱者流亡緣此坐罪一官外物不足惜也受命于上職在撫字孰視其民之飢而死於心安乎為今之計既有以來他路之商賈諭畿甸之豪石若得米粟可濟飢民則他路和糴命漕帥二司斟

酌可否勿拘定數其所羅到囚以散於諸州補其所發
常平義倉之數元數之外猶有和糴之見存者儲以爲
他日之備是則兩得之矣孟子論伊尹曰匹夫匹婦有
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官以伊周之
心處伊周之位所宜軫念炎是以冒犯威嚴而僭言之
也且炎自度其才之踈拙命之奇蹇不敢求聞於當路
又矣爲貧求仕未能忘祿而他則無所覬也惟某官賜
須臾之間省覽其說芻蕘雖賤或有千慮之一得如蒙
鈞慈斟酌而施行之不勝大幸干冒鈞嚴不勝震越
上留正丞相

炎竊謂人主天下之至尊而民者天下之至卑也宰相
之職於至尊者爲近而縣令之職於至卑者爲尤親故
人臣之等級莫貴於宰相莫賤於縣令然民雖至卑天
下之根本也朝廷之德意欲下達於斯民則宰相始之
而縣令終之故自近歲以來士之爲縣令者朝廷不遺
其微賤稍加擢用非以令爲可重而國之根本爲可輕
也炎新安之下士也其足迹固亦屢至於都門矣歲在
乙丑始竊大常之第陳丞相用事不敢見焉則以未嘗
試吏也歲在己亥始獲關陞趙丞相用事不敢見焉則
以未脫選調也歲在丙午始脫選調王丞相用事不敢

見焉則以猶未試縣也今之承之岳之臨湘終更而來
故敢有所謂於丞相之前天下之事淺者不足言也其
深切者炎又不敢盡載於書請試畧言之相公論道經
邦之暇儻賜觀覽炎敢畢其區區之說炎聞聖賢之論
治必有本末源流本源不差末流自治故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此
端本澄源之論也治之所出心爲本源心之所主誠爲
本源誠天理也不誠人欲也忍誠若去人欲而返天理
也天理人欲存於方寸之地一消一長而無毫髮之間
夫人心之有從違風俗之有厚薄君子小人之有進退

守國爽狄之有屈伸舉繫於此是故虛靜恬淡存其本
心以酬酢萬微經緯四海此三五帝王之事也秉德猶
道致其忠誠格君心之非成天下之務此伊傅周召之
事也士大夫有列於朝者衆矣主德之有闕治道之未
善諫官得以言之賞罰之未公賢鄙之未分御史得以
言之而所以格非心者臺諫不預焉蓋臺諫耳目之官
也故諫諍辯論救人主之失於已形之後迹顯而功淺
宰相腹心之臣也故輔贊彌縫止人主之過於未形之
先迹微而功深恭惟相公篤實而不欺清淨而寡慾剛
方而有守偉然爲一時之大人而天下之望歸之膺壽

皇之眷顧副主上之倚毗則用力於治之本原使無毫
釐之差以新盛德以復大業豈特相公以此自任聖明
固以是望之朝野固以是期之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
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相公之視
伊傅周召有其道有其志而又居其位其於天下之重
任不患其舉而莫勝也而愛莫助之之意炎之私心蓋
拳拳焉惟相公恕其狂瞽幸甚雖然炎之來爲貧而仕
之念未絶也昔者虞庭用人之法既納其言又明其功
孔門知人之法既聽其言又觀其行四方之下吏轄於
都城之內而相公之言其可用者與其可棄者固亦不
逃英鑑之明矣顧炎何爲者望虞舜之廷升孔子之門
皆賜相遠而情實未孚不得無以籍手故爲胡比末議
八篇以自獻其所言爲臨江剞劂一編以自見其所行
而其意猶有不能自已者故又以書先焉詩曰采葑采
菲無以下體古人不遺微賤意蓋如此惟相公矜其愚
衷幸甚千冒鈞嚴俯伏俟命

上葛密院

炎嘗謂爲天下計者不可以喜於多事亦不可以習於
無事喜於多事則有輕躁妄動之憂習於無事則有苟
且偷安之患夫惟靜而有遠慮動而有定守者無後是

以撫天下之勢待天下之機制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不然輕躁妄動而淺謀者固多敗矣而苟且偷安者因循不振亦不能以有成是故聖人經世之心不畏多難而畏無難蓋無難而深畏者所以爲多難之不畏也自南北解仇行李往來玉帛交贊方內無犬吠之警此宗廟社稷之靈生民之福也然兵猶而不用其又安之計欺抑亦養威蓄力以爲觀釁而動之資歟天下幸而無事戰守之備少弛三十年於此矣恭惟主上奉壽皇之孱謀紹高宗之盛烈相公以真才碩德周旋兩地且專右府本兵之寄深畧遠筭獨運於帷幄之中而折衝於萬里之外此固非有司所能測知而其淺者炎請試一言之相公機政之暇試一觀之今日壤地東起海濱西入巴蜀綿亘幾萬里有爭天下之全勢而荊襄乃天下之脊脊也自襄陽出鄧州精騎疾馳不一二日可至於洛陽之郊則進取之策以荊襄爲重昔諸葛孔明周公瑾爲蜀先主孫仲謀言之詳矣在今日固不可以深論也至於守禦之策則荊襄之地尺寸有所必爭蓋自古興於江左者得蜀則重重則強失蜀則孤孤則弱吳蜀相去遠矣朝廷所恃以四川之地者荊襄抗其孔道也今荊襄之間其重鎮有三一曰襄陽二曰江陵二曰鄂

渚兵聚於此而信陽漢東郢亭德安等處歲分數百軍
士戍之夫分戍於沿邊之支郡城小而不精此不足以
自固則江漢上游之所恃以爲金湯者特三鎮爾大將
在鄂渚戍卒凡五六萬其副在襄陽戍卒纔二萬人江
陵介於襄鄂之間戍卒不滿萬人夫襄陽國之門戶也
而恃江陵以爲唇齒恃鄂渚以爲根柢疆場有事其伸
縮卷舒之機雖不可以預圖然鄂岳諸地遠江陵兵少
則襄陽易危其表裏重輕之勢不可不素定也惟相公
熟籌之古之用兵者有勇力之士有智術之士智術之
士運籌策而爲之謀勇力之士厲行陣而爲之用二者
不可闕一也其大則漢高之有子房其次則曹公之有
賈詡先主之有法正其下則田忌之有孫臏以爲軍師
表紹之有田豐以爲謀主此數人者非能身犯矢石也
然謀之用否勝負隨之自文武分於兩奎士大夫不服
習於騎射而軍旅之武夫士有談兵者人必笑
之夫力抗虎射中遠爲士者誠有所未能至於料虛實
決成敗較之挾匹夫之勇者固有間矣今議者往往謂
世無人才炎獨以爲不然事以才而後濟才因事而後
見天下無事則深謀奇計之士無以見其所長自古英
豪不遭興運恐亦未免湮沒銷鑠與草木俱腐而謂天

下果無人則過矣廟堂垂意於選用取其智不責其勇
用其謀不求其力則天下之奇才乃可以網羅而無遺
惟相公圖之將者國之爪牙三軍之司命也二三大將
出於朝廷之所擢用愚不敢妄議自諸統制以下至於
副將雖曰偏裨然緩急之際朝廷亦恃以為干城有勇
而無智者且患其寡謀而易敗甚者其力不足於甲馬
其技不熟於弓矢亦或使之當偏裨之任一旦遇敵其
不足恃亦明矣夫聚數萬人於轅門豈無驍勇流驚之
士可以備戎行千夫之長若貴二三大將各秉公心
視其情慎者黜之察其勇敢者陞之則此曹莫不踴躍
鼓舞以功名自許戎容可肅士氣可壯矣惟相公圖之
將帥所恃以用三軍者非威無以使之畏而不驕非恩
無以使之附而不離李牧之犒饗賓客之分金皆以恩
意撫摩其下也既以恩而固結之然後以威而整齊之
則驅之於死地可使如臂指之相隨今軍士之貧甚矣
將帥視之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甚顧恤平居無事
以勢相待以法相制固不敢為亂萬一有羽書之警率
而用之恐難於盡其死力耳惟相公圖之神州赤縣淪
於左衽之膻腥踰六十年士大夫慨然有意於北向而
不肯燕坐於江淮之南義當然也然事以密成以泄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炎竊見邸報或言布衣某人上書論邊防利害或言布衣某人上言論恢復事宜夫廟堂之上君相謀之邊鄙之中將帥謀之彼書生猖狂之言果何為者安用傳之四方哉且夫有謀敵之意而使人知之者疎也無謀敵之意而使人疑之者殆也惟相公圖之炎新安一介下士也隨牒州縣二十餘年自知其不才無以求聞於當世固未嘗一開口論天下之事亦未嘗一舉足至相公之庭歲月侵尋試泗縣於江湖之外百憂熏其心而身將老矣故終更而來仰望相公之賢頤掃門一見焉而不可無以藉手也故為湖北末議八篇以自見其所言

名曰江刻弊一編以自見其所行而其情猶有不能自已者故又以書先焉天下之事其淺者不足載之於書而其深者難以筆舌盡也張敞內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且不能況於書乎雖然炎之來未能精於仕者也相公畧觀其言察其愚陋而棄之則炎之分也矜其蹭蹬而收之則炎之幸也干冒云云

上胡晉臣參政

炎嘗謂有一鄉之賢有一國之賢有天下之賢賢之於一鄉者一鄉之人信其行可以治一鄉而不可運一國賢於一國者一國之人服其善可以治一國而不可以

運天下至於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望歸之而天下之任
隨之朝廷之重輕華夷之治忽係於其一身之進退蓋
三代之盛時與漢唐之昭代爲輔相者事與時竝名與
功偕高下小大雖或不齊而要其大畧未有非天下之
望而能論天下之業者不待累數而知也恭惟相公正
大之學渾厚之器精微之識端莊之行可以特立於士
夫之上故奮起坤維數千里之外進登揆路以輔佐聖
天子初政之清明言雖未發而人信之事雖未行而人
從之功雖未成而人許之炎不肖何足以論天下之事
然足迹至於都門聞爲士者之公論以相公爲天下之
大賢是以願一見焉抑古人有言曰屋漏在上知之在
下炎賤而在下者也天下之事雖非炎所能知請試一
言之相公試一聽之方今天下何如哉中外安靜捲甲
櫜弓而不用者垂三十年此無事之時也自淮海至於
巴蜀煙火萬里未嘗驚動而吾民不樂其生宿邊之卒
一二十萬未嘗戰鬭而縣官不足於用金繒之餌歲入
敵國而輿地之圖不歸職方者甲子既一週矣此非無
事之時也天下之事非才不濟而涵養其才至於清明
高遠者非學不能也三代而上士之事業學術發之小
大判然不同今天下學者衆矣上焉者剖析性命之精

微而不同於世務則體用不全次焉者馳騁言語之菁華而不窮於德業則本末不具故道術愈裂而人才愈偏非有以作而新之不可也士大夫風俗之不善莫甚於有黨而近歲以來一大臣之當位人必竊議於下曰某人其親也某人其故也且將攀援而進矣已而朝廷果用之一大臣之去國人又竊議於下曰其人其所厚也其人其所睚也且將牽綿而去矣已而朝廷果出之夫朝廷當以黜陟之公消彌士大夫朋比之私而乃進退群臣各有其黨則是不才者或以有功而見容或以無與而見逐非有以矯而正之不可也人主與二三大臣會聚於一堂之上豈能盡知天下之才而用之故內而臺諫侍從外而監司守臣皆得以論薦其所聞所以收拾天下之才也然考其所薦非進士之高第則學舍之優選而浮沉於下位流落於州縣者不預焉夫有所薦引取天下之虛名而不求天下之實用及於朝廷之所素知而不及於君相之所未聞蓋其意不在於簡拔人才而在於自爲之地士之懷奇抱異始有湮阨而不伸者矣非有以振起之不可也仰惟主上紹重華之統承高宗之烈賢哲輔之遠猷深策當大有爲於天下而愚以爲事業未成不足憂而人才不足深可慮是以獻

此三說不自知其言之僭躐也且炎隨牒州縣二十餘年曉曉昔未嘗一至於相公之廷歲月侵尋齒髮衰矣沒為與草木俱腐此心有所不忍也敢吐其區區之愚筆之於書以自見其情若夫目擊州縣之利害條列其事而論之則有湖北未議八篇疲精神於猾縣廢幾撫摩憔悴之民以無負朝廷使令之意則有臨湘剡弊一編併以獻於丞史夫抗之而在青雲抑之而在泥塗如萬物賦形於造化之爐洪纖高下一皆聽命而不能違焉炎則不敢喋喋也干冒鈞嚴下情恐懼之至

上執政

炎嘗謂人主不任大臣而朝有弊事則其失在於人主任大臣而朝有弊事則其責在於大臣恭惟主上臨御十有四年無聲色之奉無遊畋之樂無賜予之費無玩好之娛其孝友其仁厚其儉約其恭謹其清淨盛德純一天下之人知之天地神祇知之而又開心見誠委任大臣不忌不疑若大臣輔之以道日新其德則可以為成康可以為文景可以為仁祖無難事也而前日持國任事之臣專轍自用擅作威福內而昵比群小交通貨賂以瀆亂朝綱外則引用憸人輕動干戈以荼毒生靈而又箝天下之口以蔽塞九重之聰明老繆者庸

陋者纖佞者伴食政府唯唯而從之以養天下之大患天奪之鑒自速罪戾明公以賢佐聖不崇朝而去天下腹心之疾此宗社之福斯民之幸也今左右丞相虛席而明公參秉國鈞實行丞相之事則主上之所委任天下之所屬望者在乎反前之所以得而已矣不及其失不求其得不能救也而明公於更化之初曾未浹日建立儲闈一正天下之本所以安國家重宗社者無大於此固天下之所同喜大體得矣第明公未可以爲高枕無事也夫天下之患不生於人所憂而生於人所不憂人所共憂識者不憂人所不憂

識者憂之其所憂者何事哉紀綱之紊正之而已名器之濫謹之而已邪正混淆辯之而已忠言不聞來之而已廉耻道喪革之而已守令貪殘侵漁吾民繩之以法而已將帥非才士氣不振易置其人而已敵國侵陵邊鄙未靜急於自治而已此人情之所共憂識者所不憂也識者所憂有二三事焉非炎所當言也請姑舉其端夫城狐不薰社鼠不灌雖以漢宣帝之察唐元宗之斷而左右近習或得以竊弄威權此其一也周公制禮奇服怪民不得入宮況女冠輩執左道假鬼神以惑衆者乎此其二也明公欲消此二憂在乎秉公心行正道而

已矣何者邪勝則害正而正勝亦足以破邪也漢人貴誼論輔導太子在於左右前後皆正人使之所聞必正言所見必正行則太子無有不善矣若正人少不正人多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知治本者所慮遠昔至道元年既建東宮以左丞李至吏侍李沆兼賓客左右諫議楊徽之畢士安兼庶子郎官以下兼諭德中舍皆極一時人物之選而師傅之官不置也及天禧中皇太子師傅宰臣爲之賓客執政爲之詹事以下從臣各之因議事於資堂小事則議定而行大事則稟命益與至道異矣舊章之在今日可舉而行之否乎酌今日之所宜按舊章之已然理正而事順可以行之不疑東宮寮屬無非正人明公秉心行正道以率之皇太子入則侍膳問安出則從訪謀議而以天下之事裁決于上則天下之權一矣夫權一則治散則殆不可忽也是故以天下之正道維持此權而使得其平者宰執之責也持天下之正論審諦此權而不容其偏者給舍臺諫之責也宰執行其道給舍舉其職臺諫行其言主柄一於上國論定於朝衆庶之志定於下然後天下之私邪不得入於其間此如元氣既壯脈絡周流雖有外邪不能爲病是醫國之和扁也明公用志精審而慮事深遠顧

何待炎之瞽言又況位卑言高聖人不許交淺言深君子所戒然朝廷方下明詔開不諱之門炎雖疎遠今將去國而西歸拳拳之心不能自已是以告違於庭下卒一言之干冒威尊下情震恐

上趙大資

炎嘗謂國家不可一日有者權臣也不可一日無者重臣也前日權臣擅命自干天討今既殞滅可勿論矣明公宗室之老勲在盟府聲塞天淵十年去國天下恨其不用一日造朝中外喜其復來其負天下之望如此則今日之重臣舍閣下其誰哉失天下之重臣天下之責

人臣之道有二而已憂國之心也經國之才也有是心有是才者為上有是心無是才者次之無是心無是才鄙夫爾閣下憂國之心九牧之人知其忠精經國之才決定大策見於已試袖手功名之外如此其久而喜愠之幾微未嘗見於顏面今日背丘園趍城闕幡然而來為社稷計不為爵禄計為君父謀不為一身謀豈特閣下自信其然無論賢與不肖識與不識皆知之皆信之主上收還威柄擅權者誅朋奸者逐國人皆曰朝廷清明公道復行可以高枕無憂炎請試言之夫權者人君所獨執固非大臣之所可擅尤非人所可竊而

弄也霍氏之戚漢宣嘗收此權執之矣其竊而弄之者漢宣不能盡察大臣微附貴要是也太平之詠唐明皇嘗收此權執之矣其竊而弄之者明皇不能盡禁朝士交通近習是也宣帝之後有元帝明皇之後有肅宗其弊何如哉愚故曰天下之憂者明哲之所甚憂也然則閣下爲社稷計爲君父謀孰大於此事貴於見幾患貴於防微士大夫忠義之氣衰以言爲諱闥前數尺之地端秉山立爲主上正言此事感悟宸心者閣下當任其責微閣下將誰使言之雖然言之難言而聽之尤難聽而行之又難蓋此事不可不正亦不可不可驟正不正則弛弛則不收驟正則激激則生變未審閣下何以處此竊計閣下負當世之重望有經國之遠畧慮之必熟謀之必精矣炎何者懷婺不恤緯之心嘗作一書以告執政然廟堂倥傯恐未必深察其言謹以録本納于侍史不知可輟片刻之間而閱之乎炎之所言有舊章可考理正而事順其說可行閣下勿以人而廢言可也平生景仰下風久矣貴賤殊隔進退乖池前日方一干謁望君子之容温然而不怒是以私心所懷輒一言之炎老矣功名之念息山林之興多起廢試郡爲貧所驅不免一出更暮年掛冠神武而歸矣其有言於下執事亦非爲

種水田縱不耕種水田春月必務蚕桑必種園圃今已
仲春拘而用之使之蚕桑失時種蒔失節終歲必有困
窮凍餓之患則興工不已其害二也季秋已後仲春以
前天氣既寒爐冶鍛治可以用工仲春以後天氣向暖
仲秋以前天氣大熱當是之時聚一二百人而用之自
早至暮親爐鞴鍛金鐵不得片時休息尤非所宜夫強
人而用之不恤其勞必窮其力似非朝廷仁厚愛民之
意則興工不已其害三也夫人情有害則怨有利則喜
未審可以輟其工役而稍利之乎或曰邊防有警鍛甲
治兵事不獲已豈容遽輟炎切以為不然古之論用兵
者言城郭不堅不可以固守者有之言糧倉不給不可
以持久者有之言士卒不練不可以戰者有之言犒賞
不豐無以使人者有之言將帥不才不足以御衆禦敵
者有之未聞以甲冑不足為患也去年邊境交兵蓋以
不練之卒付之愚將士卒逃潰棄甲委兵故喪失者多
且軍器所造甲不知其幾年矣日造十副以一歲計之
則造甲三千六百餘副以十歲計之則造甲三萬六千
餘副而用兵未及一年則所存者少所喪者多乃遂責
之州縣大郡日造二副小郡日造一副若向後用兵士
不精練與前日同將無智勇與前日同雖諸郡造甲山

積恐一二交鋒之後又有不足之患矣當是之時雖欲
強州郡以造甲恐州郡無以應命朝廷雖欲支撥緡錢
使之充用亦恐版曹無以那融也況民力不可使窮乎
故炎以為選將帥練士卒備要害積芻糧以為扞禦之
計此雖書生之嘗談實天下之至論也廟堂若肯賜鈞
念會計軍士卒若干甲冑若干內而軍器所藏外而諸
州所造到甲冑若干若大數稍給於用則工役可罷無
疑矣昔者仁宗皇帝之世天下全盛民力殷富然北有
耶律之患西有拓拔之憂用兵累年范蜀公為諫官其
言曰欲備西夏莫若寬關中之民欲備契丹莫若寬兩
河之民今民已窮而三司取財不已財已竭而樞密益
兵不已議者以其言為切中當時之病今日之民力盡
矣襄漢兩淮生靈肝腦塗地村落丘墟此固仁者之所
動心若夫自江以南州郡或困於運糧或困於防守或
困於招軍或困於和糴或困於造船或困於打甲其禍
起於權臣擅命自作不靖以干天討然其害流於天下
至今未息朝廷更化慨然與天下盡去宿弊改弦易轍
誠不可因循亦不可苟且則炎之所言不為過也權臣
誅殛之初朝廷首下詔以求直言所以防壅塞通下情
則炎之所言不為僭也干冒鈞嚴下情悚懼

答吳學諭

衰遲之迹備員于此戀禄而來今又去而未能形神衰悴蒙教以修煉要旨及禱雨之法仰荷愛予然炎細思二事其一則炎所不能其一則炎所不暇呂文穆公禱雨旣雨具而往冒雨而歸此古今異事文穆公之賢能行之炎論修身則無德可稱論治民則無政可紀耿然一庸人爾爲旱不敢取不禱于鬼神其應否敢自必乎前日禱而得雨者再三此偶然耳神明相此邦之人不使赤地之患炎何力之有焉故曰此一事炎之所不能也凡人至老誰不貪生畏死然以黄帝堯舜之聖而死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獲孟賁之勇而死齊桓晉文之強而死樗里張良之智而死但修短不同爾執事所惠要旨炎非不頓得此少延歲月然郡事之殷加以蝗旱日夕憂慮若欲脩煉則郡事不無廢弛故曰此一事炎之所不暇也承示秘密之文今且歸納文府候旱得雨蝗出境西郊有收爽事稍閑執事雖不見賜炎當齋祓請教千萬痛察炎平生不善養攝但區區愚見薄滋味簡嗜慾時起居省思慮免致形勞神憊精竭少疾病之苦今冒當劇郡起居不能時思慮不能省無以養其生矣他日扣教尚祈開發

與潘徽酘

炎嘗謂貴賤之際位貌有間則其情意隔絶不通此今
世士大夫之公患也炎近上者一再侍坐仰見先生存
心清明洞達不樂人之狥已而喜聞人之盡言今之君
子不能及也然炎獲附於門墻之日猶淺是以有所懷
而未敢吐露先生受新命往鎮海邦炎也一官拘係於
此遥睇茵憑縣是有雲山修阻之間矣有所懷而一言
之兹其時也雖然愚者之言智者聽之顧何所益第曰
猶愈於不言云爾炎之所欲言者其一曰治世者以人
才爲急而舉薦取才之門也今之在上位其爲關陛改
官舉主歲有定數則劣削之際不狥於私昵不奪於

有如先生者炎未之多見也況望其於尺度繩墨之外
振淹滯拔寒酸乎夫百步之内必有茂草豈有一路之
遠連城十數而無一士可薦者近者留帥尚書之在蜀
趙帥侍郎之在閩蓋嘗薦數士矣謂閩蜀有才而他路
皆無有可乎士之名過其實行負其言自媒以進者誠
不是舉其有所挾者沈靜自守窮則獨善其身而達則
有益於國是不可不舉也先生用心之公耳目聞見之
長苟有才者不患不知今日州縣間善類消沮而不振
擇其尤者振而起之使之靡然風動而作其功名之心
則將美才輩出所補於公家不細矣其二曰外任之重

者大有會府次有職司皆得以按其屬部之吏所以禁
貪濁懲不職也昔漢部刺史以六條察州五條以察二
千石而一條以察大姓強宗墨綬以下不與焉非固嚴
於大而畧於小也以為大吏有所畏忌則其小者不治
而自肅也今外之臺府與內之臺諫均則有所奏効炎
竊謂臺諫不論貴近而論庶僚臺府不按郡守而按小
吏則人情不服而法不行炎昔在荆州聞南軒先生之
言曰帥桂四年但按四郡守徽如簿尉縱有姦贓為害
也小不若先治其大者此至論也若郡守欽飭則郡自
郡丞縣自縣宰以下誰敢徇隱逋逸不職者乎今之監
司公則平私則偏獄訟之曲直多失其實者起於典
獄吏之私也然彼豈能遽行其私哉上之人喜自用其
聰明而先示其下以予奪可否之意下之人設為游辭
以釣上之微意以上下其手而陰濟其私上所欲寬即
出之上所欲重則入之躁者假是以求名貪者假是以
求利而幽枉之情無告矣事既付之有司此不以問彼
不以告使之無所觀望平其心而推窮焉按牘既備情
法既正然後從而察之平其心而予奪焉則庶幾乎曲
直之各得其情也夫人之情不為利誘不為害怵惟卓
然有守者能之中庸之人鮮不有所移奪是故示人以

予奪可否之意者最決獄之大弊也其四曰凡事無全
利立法者惟其害少而利多則可以行之久遠矣二廣
鹽法或官鬻或商販其法屢變而不定近日許商販而
禁官鬻其意非不善然利歸於商賈不惟
民食貴鹽而州縣經費無所從出蓋聞諸道路之言謂
廣西州縣之吏有累月不得俸給者夫千里宦遊深入
瘴雨蠻烟之間而其妻孥乃有號寒啼飢之患若是而
責以廉勤其可哉朝廷近日下都省集議蓋亦知其法
之未便矣廣東煮海而廣西販鬻其事勢固相關也苟
有便於民有益於公家從而議其因革之宜毋徒曰此

從轉之職也則惠之所及者遠矣其五曰才有短長職
有劇易對移之法使之兩易其職而各盡其才此美意
也今則反是為牧守監司者怒一令則對移以一丞怒
一丞則對移以一簿尉怒一簿尉則對移以一監當官
所使之對移者間有不曾識其面目況能悉其才之短
長乎所謂因才任職考姑以行牧守監司喜怒之私而
已矣辨其職之劇易察其才之短長而不參以已之喜
怒之私焉則法行而意存人各用其才才各稱其事不
患其有不舉之職也夫炎之所言者書生之常談無高
論也然使平平之說得就以達於司聽先生受而不拒

焉士之聞風而起頲自效於門下者必衆矣九九之術
齊侯設庭燎之禮以待之者用此意也干冒威嚴不云
與徽許守
炎昨者值判府大中開藩之初曾裁柬申賀于下吏既
而自念足跡不至於邦君之庭而以竿牘修敬當得簡
慢之罪乃蒙賜之台翰首及於雨澤之愆期禱祈之未
應且俯詢其愚使陳芻蕘之言庶幾裨仁政之萬一炎
固未敢言也及聞諸道路皆謂判府憫雨之誠其焦勞
見於顏色故鰥寡困窮雖有五穀不登之憂又有二天
在上之喜夫長民者仁心不乎於下久矣有明府君為
之父母憂民恤物如此其勤炎是以仰承下問敢有所
言以炎耳目所及論之旱稻之登場者三分幾耗其二
而晚田亦龜坼縱橫間有小雨皆不能潤澤也農家謂
白露節以後縱得雨澤晚田不獲可救蕎麥入土既遲
亦未必實而霜山間菽粟往往無收則旱勢以成矣故
以區區管見條例一二利害仰瀆聽覽其一曰凡遭旱
必檢旱咸租然所謂檢旱者常須民戶自陳民戶有田
而災傷豈不欲自陳哉而縣長吏者多却而不受胥吏
乘此攘臂其間未嘗識其地里也而胥吏輩因其耳目
所不能察而欺之與之金錢剔田雖熟而以為旱苟無

所予雖荒而以爲豐其害二也公家憑檢而減租必以分數爲率上戶所減常多而下戶所減常無幾且如一戶輸絹一尺輸米一升而發源受納之法寸以尺輸合以升輸若減其半其實則無所減其害三也若今約束屬邑人戶申旱不許邀阻官吏檢旱亦視其大畧而不至於察察則吏輩無以爲姦至於減其租賦上戶減之十十戶減於多下戶除之則貧民稍受其惠矣其二曰屬荒之策必先取辦常平義倉之米而官吏前後相循常平米未必有而或取於糴糶之數以充義倉其義倉正米至於折納見錢凶年賑濟見於文籍若大抵

屬張其數故縣官雖有賑濟之名而貧民不蒙賑濟之實今若先次行下屬邑視其倉庾之虛實而於佐貳官中專責一清幹者掌其管鑰而察之則官吏不能爲欺矣其三曰常平義倉其米在縣出穀之時自五家爲甲以上迭相保委同其罪罰曰某人爲游手某人爲工某人爲商某人爲農而官之賑濟以農爲先工商游手者後之於農則厚工商游手者薄之亦行仁之一術也其五曰賑糶之法取之平倉不足取之富民夫常平所謂減價以糶者官吏徒爲文具以欺民而責富民於發廩則當民又爲虛數以欺官上下相蒙而鰥寡困窮

其菜色自若也今若明諭積穀之家使之賑糶其數不
致於過多其價不致於太下則非應命而糶者於已無
所甚損於人有所甚利亦必頗舉其實而不爲虛文也
矣其六曰凡遇旱歲官吏賑救無法貧民自顧其無以
食也老弱者或斃於溝壑壯而丁壯者流轉於四方其強
頑者或聚而爲盜以爲凶荒而少寬假之則其初穿窬
其變爲攘奪小姦不禁猖狂而爲大盜者有之矣故周
官荒政十二而以除盜終之姑息於初及其不獲已也
而草薙禽獮之則爲害必甚殺人必多故及其未爲盜
也而先禁戢之州縣可以無虞鄉閭可以無憂亦所以
保全窮民之性命也炎之欲言者不盡於此也然恐聽
之者疑其迂闊而不敢盡言有開之者疑其間其心而
不欲直言其所條列於前者倘有毫釐可備采擇豈惟
炎之幸實千里之幸也仰惟判府鎮撫近輔一頫笑間
斯民休戚係焉苟救荒之政綱正目舉則闔郡有生死
骨肉之恩在閣下亦當享陰德之報福祿鼎來流聲無
窮夫君子爲民固施而不求其報也然有辭之而不可
免者惟執事者察之干冒威嚴不勝戰慄之至

上蘇郎中

炎聞仕州縣者雖微官小吏莫不各有其職不稱其職

而居其位竊位也而食其祿竊祿也郡校學不聽獄訟不治金穀仕者類曰是其職簡靜而易爲而其才不足以趨辨一切者亦樂於居之人往往指目之曰是職大抵不才者之委也然自大體觀之朝廷開設學校所以養人才厚風俗將於是乎在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美爲教官者則亦有罪矣炎不肖備員庠序方其始至不能有所建明有所更革是則猶有可諉者曰當路之人未能通也諸生之能鄙賢不肖未能辨也是以姑徐徐云爾今將一年矣猶默默在此視學校之弊不能舉手一有所爲啓口一有所言不謂之竊位竊祿可乎故其職有不可不爲不言者請試陳之惟郎中聽焉其一曰本學聚生員溢於百人所恃以爲倡率者其大則正録直學經諭其小則齋長諭也而法度不立升黜不正爲大職事者多以請託經營而得之其人非有行義可觀文學可取足爲諸生之法者也而諸生之中因春秋二補而入學者又不能無假手之弊故雖市井庸流或得以竄名寄籍於其間聚而食者賢者常少不肖者滋多欲以法度繩之則謗議起矣不然則牒訴興矣玩習爲常恬不知怪而士風掃地無遺故父兄之愛其子弟與夫鄉曲之善士自愛其身者視學校望望然去之

BIBLIOTECA NAC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招之且不肯來況欲以其補試而住學破供乎今者秋試之後請告而歸者十且六七炎以為於此時招致仕類之賢者而使充大小職事之闕員以倡率諸生則庶幾喧噪浮競鄙薄之風可以一變今采諸公論而得之者無慮二十餘人或志氣堅正或操守淳篤或聞識淹博或文采秀麗雖不能盡識其面目然公論所與則與夫請託經營以求為職事者固萬萬不侔矣此事在炎雖可以專行然有所甄別黑白分明則不肖者有所不樂必臺府主張其說不為浮議所搖而後士人修絜博習者可以使之明來矣其二曰仕之在官者士之在學者凡有祿必有職也無職而有祿不可以與而與之傷惠矣不可以取而取之傷廉矣今潭之學有學賓者二三人在外而請俸者也有養老十人無職事而得俸者也夫此十餘人者率之以事則曰吾老者也不得以法相繩其相詭裁之以規矩則曰吾老者也不當以事倨傲簡誕無所不至而日取俸錢三緡總而計之月費近四十緡一學之財用有餘捐此四十緡以與之猶可以不計今財用已竭矣以生徒百員為率則俸廩供給之類月費四百餘緡歲度用五千餘緡而雜有支費不與焉而所得於府者與所斂於白地者近三千緡爾其

餘則取給於所收之米舊米之可糶者倉廩既空而此
十數人者無執事而月取俸焉如執券以責償莫敢少
綏其期此誠不可不削也雖然是十數人者或孤老可
憐或利吻可畏或險薄可猜若決於削去其俸則謗詈
不旋踵而騰踊矣此誠不可以遽削也然朝廷近旨凡
執事在學令所無者皆罷焉學實養老俱非著於學令
者也苟隱默而不言臺府廉而知之炎則有不奉條令
之罪矣且以職事論之直學掌一學之出入經諭分一
齋之講說而月得二緡齋長諭主一齋之事務而月得
一緡彼十餘人者爲其老而優之許其住學破傷是豈
不可乃月以三緡與之雖直學經諭反有所不若不已
過乎況又有年未七十實未嘗老粗有生理實未嘗貧
而因緣在學規圖三緡之獲則亢鮮廉寡恥矣是又不
可不削者也夫子之則喜奪之則怒則怨人情大抵然
也今一旦削其俸給則此數老者怨怒萃焉炎囚不敢
避也事無細大使人人俱欲避怨而市恩則僥倖之門
不窒矣惟臺府主炎此議斷在必行則庶幾節冗食減
虛費可以少寬一學財用之急矣其三曰本學自湖西
遷于郡城者逾四十餘年而殿堂門廡至于齋舍往往
損弊不可不脩使學之錢穀有餘猶難於興工況匱乏之

乎故熟視其弊無如之何夫道宮佛廬金碧相映而先
聖之殿御書之閣書生之室類弊不支此炎所以有感
也然計其用度欲畧葺之非千緡不可少加工焉其費
又再倍於是此炎所以不得不有所請而難於遽言也
曩者侍郎李公在此炎乘間一言之李公曰方修郡治
復修貢闈俟二役既畢則次修郡庠炎曰是不敢再有
所請在今日則不可以復默也炎寒鄉之晚出也家世
中衰爲貧而仕非敢激昂奮發趨赴事功然汩汩遑遑
備員素飡心亦耻之近者望見郎中之顏色温然以和
侍坐聽言又諄諄然不倦是亦可以有言矣故其事目
具之公牘而其情曲折見於此書惟少垂項刻之暇俯
賜采覽察其區區之懷而不拒其僭瀆之罪不勝幸甚

上章岳州

炎近准使府帖行下本縣截撥月解版帳錢貫收糴米
約一千石炎已嘗具因依供申訖今蒙台判及僉廳所
議行下未賜蠲免且炎身爲屬縣賤吏事無巨細自合
惟命是從所以未敢承受台旨收糴上件米斛者非敢
故違使府指揮照對臨湘雖名爲縣元來上係巴陵一
鄉上半鄉依傍山林今雖歲云成熟然土廣人稀開墾

未遍僅能自足下半鄉邊近江湖被水浸蕩或彌望絕粒下收貧民見已艱食本縣晉下委是無可受糴此其不能糴者一也況其地僻陋井邑蕭條商賈采舡泝江而上則聚於鄂渚沿江而下則先經華容巴陵本縣所來者不過通城崇通城崇擔而已要擔所搬能有幾何粗可以濟被水人戶收糴目前官司苟下收糴之令則崇擔之夫日下持疑未必便來縱使其來而官悉糴之則千石未必可集而被水之民則有饑而無所告糴者矣此其不能糴者二也上鄉之民正以目前不即生為患近日炎奉命按視水旱

蕪欲議行賑糴民方日夜望官司有以利已也今未有以利之而遽曰和糴與民爭收於艱糴之時則民必曰知縣前日之議賑糴斯已反和糴耶民既失望來春老弱或至流移饑死萬一有意外之患丁壯或至攘奪則炎何所容身此其不能糴者三也江西玉沙之民方脫水患收取魚鮮道臨湘蒲圻之境以易通城之米邑民猶有聚議欲官止其洩今官若收糴窮民固未敢有辭然豈能無怨此其不能糴者四也且炎食公家之祿任公家之事又有判府台旨使令豈不盡心力而為之況炎向年為崇陽簿嘗攝漕

職于武昌是時呂判院爲守令炎收羅二十萬斛炎受
其責不一月而辦蓋以舟車商賈之聚故也今千石之
米比二十萬石二百分之一爾然羅於無求之地艱羅
之時則雖欲盡心力而爲之事必不辦此炎所以惴惴
而慮喋喋而請也雖然炎亦豈無說而徒不任事自湖
南至於鼎澧苟非歉歲則商賈輿販艫舳如雲水溢則
必由華容水落則必出巴陵官苟置場收羅則千石之
米可談笑而得也與其分拋於臨湘無米之地艱羅之
時而收羅步擔者固有間矣炎一介孤寒技能無取獲
隸下邑以苟寸禄警如孤根易搖徒手可拔也弱羽易
墜虛弦可落也所恃者判府太中廣廈萬間之庇爾非
不知承順教令以爲一時容悅之爲利不然則重得罪
然今日以爲可辦而他日米或不集有誤使府指揮則
其得罪又必無所逃仰惟判府剛毅行天下之至公寬
洪能受人之盡言仁厚能憂民之困苦炎是以敢再三
有請伏惟台慈憐其情而察其意之無他特賜蠲免不
惟寔炎一身之責上則不誤使府他日之經費下則爲
臨湘一邑之利干冒台嚴俯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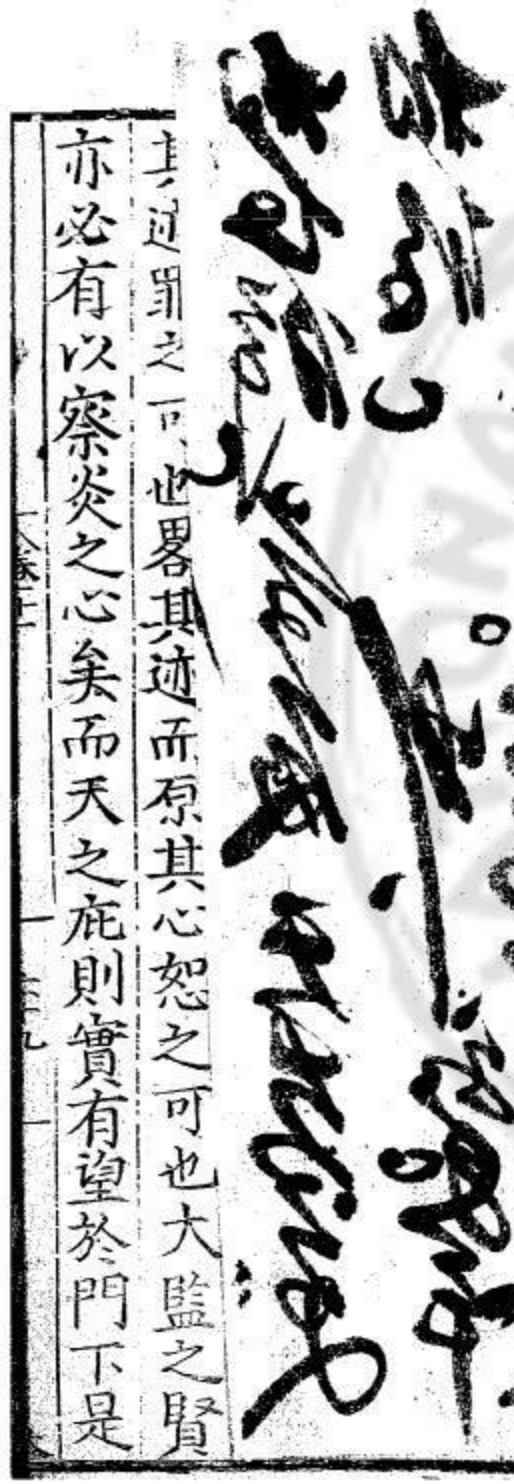
上薛大監

炎聞朝廷之法度官吏之規矩繩墨也無小大行乎規

矩之內則名正而義順出乎繩墨之外則無名而義悖
吏之賢否政之美惡民之從違皆於此乎決炎出於一
介孤生學古入官固非其所能而三尺之法當畏而守
之則亦固知之矣不幸擇地不審遂來臨湘臨湘陋邑
也有名之財州專之無名之需縣任之自早至暮凡所
以對吏民者不復論教化不暇謀撫字不及議獄訟又
不及語催科惟違法以取錢物則汲汲焉炎固嘗言之
大監則固嘗知之矣近唯朝旨寫闕乏縣減無名之需
憲使直閣丁公方行下問而大監鼎來炎遂可以脫身
於罪罟之中此不可覬覦之福也炎雖未獲侍憑茵望
顏色聆謦欬然大監所以待之者如門下士而炎所以
自待者亦曰身蓋薛公之客也故有不可覬覦之福遂
有不可覬覦之請惟大監試垂聽焉炎之所請者不過
有三而已其一曰本縣令佐之俸給鋪兵之添支馬綱
之批支一歲約米凡三百斛雇夫匠用水手所支之數
不在焉稅米盡赴州倉送納舊米州司討縣下截發百
斛繼而又削其半今日縣邑之窘無錢者有之矣未嘗
無米者也春夏間倉庾空然令佐或至闕食而鋪兵馬
綱無米可支遂不免折支官錢一升十文夫支米本色
也支錢折支也錢又不足臧耗其直違法也使臺既爲

減無名之需而禁其違法之罪則鋪兵馬綱至於無米可支而折錢無錢可支而減趁則又不免違法矣欲乞台慈照炎所申公狀行下本州計本縣截留米正耗共三百斛以充一歲鋪兵馬綱之用則非特不致闕乏炎亦可以免於罪戾矣其二曰本縣前此無名之錢凡有八色一曰馬草錢使司既爲本縣蠲之矣二曰捕盜錢憲司既爲本縣蠲之矣五曰揀汰使臣錢六曰煮酒錢本州以上供爲名而取之事屬總所名曰上供未敢有請七曰供給錢八曰逓鋪錢此二項者歸於本州公庫縣既不可有違法之取則將何以應無名之求且委守臣節浮冗以寬屬縣則近降指揮也責官吏以遵法奉令則近日詔書也今若蠲此二項則於縣可以少寬而於本州所謂上供送使留州之財備公家經費者初無所損若蒙台旨行下豈特炎受其賜百姓亦深受其惠矣其三曰本縣夏稅盡歸州庫送納陸地水田紐計家業皆當納絹此則上供之物也今也不納絹而納錢乃於常賦之外本縣又敷上供絹七十二疋州無本錢拋在縣縣無價錢支散在民而白行敷科西而江陵東而鄂渚皆無是也朝廷方禁違法之事詔令森嚴則夏稅絹既折納價錢而額外白敷

上供絹帛其法乎抑違法乎尹鐸之爲晉陽宰也其說曰爲保障不爲繭絲今炎之爲令也反是焉爲繭絲不爲保障上則有違於法下則有歉於民內則有愧於心炎今照本縣夏稅有絹不納本色而折納錢元額不過五十二疋二丈而已矣今計每歲本州所納之數凡二百九十六疋折價錢一千四百八十貫文比之元額增至六倍今若蒙使司行下上戶成端疋者使之納本色下戶合零者使之納價錢既可以得錢又可以得絹於上供初無所損而於民戶深有益但於本州羨餘之數微有所虧爾此計之善者也凡炎之所言者非獨爲一己之利蓋一縣之利也非獨爲一時之利蓋久遠之利也且炎之終更有日也然爲一縣之長則當任一縣之責是以不得自謂將去而不言然炎之言民之所頌而



其迹而原其心恕之可也大監之賢亦必有以察炎之心矣而天之庇則實有望於門下是

上供絹帛其法乎抑違法耶尹鐸之爲晉陽宰也其說曰爲保障不爲繭絲今炎之爲令也反是焉爲繭絲不爲保障上則有違於法下則有歎於民內則有愧於心炎今照本縣夏稅有絹不納本色而折納錢元額不過五十二疋二丈而已矣今計每歲本州所納之數凡二百九十六疋折價錢一千四百八十貫文比之元額增至六倍今若蒙使司行下上戶成端疋者使之納本色下戶合零者使之納價錢既可以得錢又可以得絹於上供初無所損而於民戶深有益但於本州羨餘之數微有所虧爾此計之善者也凡炎之所言者非獨爲一

己之利蓋一縣之利也非獨爲一時之利蓋久遠之利也且炎之意更有曰也然爲一縣之長則當任一縣之責是以不得自謂將去而不言然炎之言民之所頌而非州之所樂也前日違法而有取則得罪於民今日慮其違法而有言則得罪於州然抑有說焉何者易于之爲益昌令也有詔擢茶易于焚之夫焚天子之詔若有司議法當得大不恭之罪易于不顧而行之其意曰焚詔之迹雖若犯義焚詔之心則在愛民不察其心而論其迹罪之可也畧其迹而原其心恕之可也大監之賢亦必有以察炎之心矣而天之庇則實有望於門下是

以敢僭言之千冒威嚴不勝戰懼

上孫漕

炎出於一介孤生辛苦半生之久方得一官蹉跎一紀之餘方脫選調法當試縣無所規避固念民戶爭訟詰縣赴憩者所以求決其曲直之情爲縣令者於剖判之際自宜審之重之不可苟也若平心定氣用一已之見猶未必每事皆中若不由已見用胥吏之說則必至於十事九錯無疑矣臨湘爲縣地止一鄉民止數千戶視江浙間繁難之縣其詞訟不及百分之一也然以炎之蹇鈍不才處之則不可以民訟爲少而不盡其心況一縣之人所謂詞訟半是論誶田疇官司理斷爭田之訟先憲干照須問管業則條令自有明文如契要不明限二十年是也或問開荒則指揮自有明文如已耕熟田不許執舊契劃奪是也然據兩詞所供則管業開荒難以見其虛實其勢又須問及鄰保則事之曲直人之情僞方別白而不可逃而臨湖人戶爭競田土又與他處不同或有契據不明界至交互之人或有雖納稅賦竝無契據之人或有不納一文一粒賦稅亦無一字契據之人炎爲因事之宜斟酌人情依傍法意平心理斷不敢狥一已私意有所偏曲亦不容吏輩執覆有所眩惑

此邑人之所通知也若其兩辭紛拏即呼之使至案前及覆論辨未嘗敢臨之以鞭朴亦未嘗敢拘之以囹圄區區之意欲與百里之人情意相通因是以理斷曲直庶幾可以無失然人之情僞固難盡知而一已所見豈能皆當即又准條令寫結斷由其結斷由中必詳其兩爭之人所供狀詞然後及於理斷恐人戶以爲所斷未公即當執出斷由上諸臺府陳訴庶或上司見得元斷是非則抑塞者可以伸其枉而小民之譎詐者又或不然自度縣出斷由則必盡見無理之情狀遂有不肯救領前去者却理元斷事頭改變情節裝飾虛詞或赴上司陳訴而其所以爲詞者則其說有二以爲知縣偏曲者其一也以爲吏人執覆者其二也炎竊謂知縣親民之官也在已偏曲而斷民訟即是循私而背公罪也若信公吏執覆而斷民訟即是庸繆而不明亦罪也萬一上司未知元斷因由炎恐緣此陷於罪戾而無以自解是以不避罪責以情控告欲乞日下或有臨湘人戶赴使臺陳訴戶婚公事頗賜台旨索出炎元來所給斷由酌事情之是非如無斷由頗賜指揮行下令炎詳悉具元斷因依供伸或索元案委請強官吏看詳如炎所斷或所見未到微有失錯乞原恕其過如容心其間不合

人情不遵法意至於偏曲不公則亦無所逃罪干冒威嚴不勝皇懼之至

上趙帥

炎竊謂事無大小慮之早則可以無患而其說若迂言之緩則其說雖切常苦於患至而難救故自智者觀之則以曲突徙薪爲有謀自常情觀之則以爛額焦頭爲有功而曲突徙薪之說則迂而可笑矣其官之智足以照天下之幾微炎不揆狂瞽輒獻迂闊之說可乎炎睹覩朝旨以浙中旱潦支撥江西常平米一十萬斛繼又有旨下使司和糴二十萬斛其時米下臨江分糴十萬斛也炎安意浙中一路飢歉似不應致於騷動他路嘗作一書告廟堂乞將和糴米斛填還所支撥常平之數尚恐輦轂之下凶荒之甚炎所言未必可用今準朝旨許令本軍以新易陳將和糴之米補常平之米炎又以是揣之則江浙間米價既高商賈亦必旋集菜色之民免塡溝壑其勢亦必不如前日之急矣今合鈐吉臨江與使府所糴米數共六十萬斛旁郡利害炎不能盡得其詳而賴吉商賈無一米舟過臨江岸下者則官場和糴之急可占矣官之急民之病也臨江之民以爲病則炎實目擊之蓋臨江軍市爲牙儈者例皆貧民雖有百

斛求售亦無錢本可以收蓄每日止是鄉落細民步擔入市坐於牙儈之門而市之細民大槩携錢分糴升斗而去故米賤之時負販者則有不售之憂米貴之時計日而糴者則有絶粒之病兩日雨雪繼作民遂大窘父老輩已來赴愬於庭夫官之和糴既有朝旨不可任罷則艱糴之患在於目前長民者固不得邈焉如秦越之肥瘠不動其心然猶有可諉曰此朝廷之命事有不獲已者也然去年旱澇之後凋瘵未蘇今歲臨江即非大熟賴吉亦自小歉而數十萬斛之米不藏於一路又不蓄於諸郡倉庾一旦轉而東下萬一來年

交富民閉糴則鰥寡無告必至於大困又萬一來年或有凶荒之患公私兩無宿藏上下俱困則弱者殍死壯者流移強者攘奪恐事之可憂者或甚於和糴之患耳江西楚地俗本輕剽不可忽也天下之患不生於人之所畏而生於人之所忽所可畏者在前若可忽而大可畏在後此炎所謂曲突徙薪迂闊不切之論不敢告於他人而不可以不告於門下也炎陸沉州縣窮通斷於入命久矣祿祿在此者為貧未能忘祿爾古之人有言盡瘼在上知之在下是故諸路利病諸路或不盡知閭閻利病州縣或不盡知所以

恕者千慮或有一得頴怨其狂瞽而加察焉所上趙丞相書録在別紙一併申呈干冒威嚴下情戰越

與杜仲高

前者從者回輒偶病中不得扣教繼蒙頒示杜詩發微而日小愈方得披玩執事之於杜詩如杜征南之於左傳顔秘監之於班書用功既深敬信亦篤炎於諸家詩文涉獵而已不能如是精緻即執事所評炎豈復更可議論但序文中稱本朝至蘇子瞻與其徒陳無已黄魯直始尊尚杜詩而宗其旨炎竊謂此一節當有分別黄且蘇雖爲後進然專以詩自名書至於顔平原文至於韓昌黎詩至於杜工部二公皆以爲大全東坡雖尊杜詩然始學李太白晚學劉夢得與杜詩氣脉不同山谷外舅謝師厚孫莘老二人皆學杜詩魯直詩法得之謝孫故專以杜詩爲宗然詩法出於工部而句法不盡出於工部山谷所以名世者以此后山論詩其說曰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黄魯直以奇惟杜工部工拙新陳奇常無一不佳其尊杜詩至矣然后山自謂其文得之曾南豐其詩得之黄豫章則山谷乃后山之師也后山貧困至骨不肯有所附離東坡欲其見已后山難之蓋不欲以師弟子之禮謁之也東坡知其說后山始叅其

門故后山論詩則爲黃豫章之徒論文則爲曾南豐之
徒詩文既成而後見蘇公則爲東坡之客今置陳無已
於魯直之上而以爲子瞻之徒恐未甚安區區所見如
此不覺盡言聊謝先施之萬一俟面見方得謝教

答凌解元

炎汨汨簿書不得款教承惠長篇不勝慚怍一雪乃蒙
朝廷指揮不敢不祈幸而得雪不敢以爲喜而以爲憂
則古詩所謂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故也故房金之
利及於一市不及於四境雖三尺之童皆知之賑救之
法當先於四野之農民不當先於市井之游手炎起家
窶吟農家疾苦知之素熟不待執事之言也富家之大
斗鄉司之作弊所至有之不獨湖州如此爲政者但能
去其太甚爾若曰剗除其弊無一毫不盡雖龔黃不能
而況炎之不才乎田野之民食糟糠此誠可憫炎前年
在山中自十月至去年二月山居之民盡掘蕨根而食
向在臨湘爲縣亦是水災濱江之民盡掘大蓼根而食
之爲州縣者雖知其弊如之何其救之哉又況湖州戶
口繁多郡倉常平米斛只有二三千石又如德清縣近
日窮民來求賑濟者數百人縣倉常平義倉僅有一百
六十石以之賑濟則不能遍以之賑糴又不能給未知

執事何以教我本州之策不過勸豪右賑糴禁牙儈販出境用錢數千緡糴米斛散去安吉德清歸安郎邪或者可救一時之急本州有和糴三萬九千石朝廷方揮起赴鎮江總所炎已再申都省乞存留上件米斛以濟來春賑糴若得此米則二麥未熟早禾未收以前尚可發廩可以濟新陳之不接未蒙朝廷行下萬一朝廷未從所請又未知執事何以教我天下之事言之易行之難古人所謂旁觀者常高一著當局者迷執事袖手旁觀必有以處此頃聞之況凶年乃民間之不幸荒政自是觀事履之而後知爾清湘楊大年內翰有詩云鮑老當筵舞袖長執事笑郎舞袖長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執事見炎之舞袖長矣若其當筵而舞之不至郎當胸中恐有成說幸詳以見教毋吝

上宰執撥米賑濟

炎緣本州旱蝗之後百姓絕糧烏程歸安德清三縣人戶狀乞賑濟者已總計二千九百四十六紙安吉知縣何儒林申居民多掘野葛長興知縣趙通直申居民多買糟粕炎又遣人出烏程歸安管下鄉村詢訪近雖坊居民又多糴糟粕在法減放不及五分雖未當賑濟即與賑糴本州當平米不過一千餘石已申倉司行下詩

用以賑糶此如一杯之水不可救車薪之火向云望麥熟今又望禾熟日月尚長若更無米接濟困弱者必至餓死強壯者恐爲盜賊災嘗三次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接濟賑糶至今未蒙行下且救荒之政行於百姓已餓死已爲盜之後不若行於百姓未餓死未爲盜之前災所以前後懇切哀告廟堂非是沽名非是市恩非是避罪實以百姓係國家根本爲守臣不可坐視窮民饑餓緣此上賚鈞聽今來事勢已急本州擬那融官錢糴米分去歸安之郎那一鄉烏程移風崇德兩鄉及德清武康安吉長興共糴價出糶然每處不過二三百石若

不[illegible]行下將和糴米賑糶委是無米接濟此係[illegible]
如[illegible]言又況出米賑糶收回價錢椿管在庫秋熟糴還[illegible]
於朝廷無分文之損而於窮民有莫大之惠且炎切緣
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嘗言楊泗飢民多死郡中
軍儲尚有百萬可貸之秋乃收新業有司沮之曰來歲
荐飢將無所取價義倫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
氣立致豐年寧復憂水旱耶太祖悅遂命淮南官吏發
倉廩以賑飢民蓋自祖宗以來勤恤民隱涵養生靈感
召和氣累致豐年實繇於此況如義倫所請春貸秋償
太祖且不以爲難今粟米收錢民有所利官無所損何

憚而不爲遠而言之江淮之民民也近而言之嘉興之民民也江淮請錢糴米而得錢不厭其多嘉興請米而得米不扣其求湖州之民亦民也獨屢請而不從炎不知其故豈謂災傷賑放之少而不與之以米歟然湖州雖號出米之地苗米僅有百萬不及嘉興十分之一而戶口繁滋過於他郡所以歲纔不及嘉興十分之一而戶口繁滋過於他郡所以歲纔凶歉即便闕失若不賑濟豈特困弱餓死強壯爲盜亦非召和氣致豐年之道也不控告于廟堂將安所赴愬州治去行都一宿可至而守臣爲民有請如訴於天此炎所以宿夜徬徨不知措手足之地也不免再具狀申

尚書省欲望鈞慈察炎懇切念民之無食早賜施行以救老稺之命不勝大幸

與雷知院

炎孤冷之蹤起廢試郡近在修門之外日依忻幪幸書下考未致曠敗皆大庇之所及也然炎命薄數奇立朝則以罪斥試郡又以罪罷念復玷闕之艱難黽勉一出欲竭力自効庶可湔滌宿垢然吳興事繁財匱甚非疎拙不才所堪蕪炎平生多難有子七人其六短折今惟怒一子又在紹興官所炎憚然一身獨在郡齋衣食起居將攝失宜哀病交攻欲更不去非特郡事廢弛羸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身亦恐不能自保古語有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炎再得罪投閒八年東隅之失多矣今又年過七十更不丐歸或致斃壁則終身不免玷闕見具狀申尚書省乞守本官致仕欲望鈞慈矜念向來級名龍虎榜尾察其衰遲無用而憫其憔悴多艱特賜敷奏俯從所請譬如山鹿野麋放之櫳檻縱之林藪則未先朝露填溝壑皆門下之大造也喋喋有請無非真實之情干冒威尊下情震恐

與婁同知

炎備員近郡幸書一考未以罪罷皆賴萬間恤懞之庇去如炎者一介散才譬如九牛一毛有之何益無之何損蕪以多難之餘氣衰膽薄稍有憂慮便覺頭目昏瞶心志怔悸若更不求引去郡事未免廢弛縱使為貧戀祿豈可貪得不止此炎所以求休致者三也炎舊因陳舍人英仲劉郎中碩夫獲登門墻瞻拜不過一再及流落去國之後亦不曾一貢記府之問其跡若踈然蒙鈞慈顧念異於他人所以肺腑有懷輒敢輕褻竭言之炎又伏念若其不能揣分有所希則不可以伸瀆鈞聽今欲歸老山林全晚節保殘喘度相公必然矜念是以言之不厭其詳也澤雉野麋放之櫳檻縱之林藪仁人君

子不使一物不得其性若蒙大造獲從　所請即未填
壑之日皆門下生死肉骨之恩也冒犯威尊下情震恐

付恕子

兩次人回連收書且喜平安當官一曰廉非此無以立
已二曰公非此無以服人三曰勤非此無以辦事四曰
和非此無以交同僚五曰敬非此無以事上向日臨行
已分付矣今再言之此外物官在給歷資考豈能事事
穩便有不穩便處只得安之此心若安雖不穩便亦可
隨事而過此心若以爲不安雖十分穩便亦不安也仕
宦有兩說一則爲貧凡事當要忍耐煩姑且爲禄二則
欲進身非有才能無以自見知於人非耐煩受辛苦上
徑安得見知之吾初官在崇陽作簿一年在任所出入
鄉落傍至他郡不曾停歇一年在鄂州權職官媽媽與
汝兄弟姊妹皆在崇陽官所吾獨在鄂州往近一年俸
禄既薄出入亦無人使令或無權縣丞或無權司理或
無管稅務只得公勤以從事漕使差在鄂州歲除日獨
處僧舍荷見任官二十九人於除夜惜皇華驛各置酒
食招吾一人守歲吾平生飲酒不曾至醉此夜念同官
二十九人不問文武官皆不在廨舍與骨肉飲酒爲吾
一人相率到驛中相暖熱此意極厚不覺衆人痛飲遂

至大醉明日正旦幾不能起若非吾平日與同僚相處
存心平直不偏曲不諂佞不傾險不妄語不妬嫉衆人
安肯除夜相顧如弟兄二年在江陵府遇歲除南軒先
生爲帥無暇日雖除夜食廳亦有一員值日吾適當歲
除日輪次同官午後皆出局以吾當日相笑其日坐到
上燈時分將謂無事方欲上轎間忽有坐局牌入按白
紙押人上食廳供責了畢又候押訖方得歸安下處小
官事上官身從公家之役豈得苟安亦豈得事事如意
亦豈得般般穩便亦豈得全無辛苦在我當隨分處之
汝幸稍通曉吏事又幸而上官見知有所委令唯鞫獄
一事在法不該差未經事之人自有明條外其他有應
才力所能辦者即便向前但廉勤公平事亦可了何所
推辭雖如此但凡事當謙遜不可有私意自露鋒頴與
同僚雖要和同如此則同僚相安世路嶮巇風波可畏
若欲表表自見則古人所謂木出於林風必折之堆出
於地水必蕩之不可不戒也他般事色各自有帳目此
不一一上字千萬照數若明年再留諸稚係讀書須日
令渠逐字解釋使之易曉若解得一字方解得一句若
解得一句方解得一章只讀而不解解而不通無以開
發心路至囑至囑吾起身孤苦自立門戶當官不曾取

人一錢不曾曲斷一事此必人未知惟我自知天地知之鬼神知之日月照之吾言不欺所以家中今日田園微薄財物無積聚更教諸稚孫成人讀書若有命達者則可以光大家門若不命達者亦不失爲好人若此心不愧天地鬼神則亦祐之在自知爾其他不能一一曉吾言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宰臣大監光祿六夫婺源縣開國男王炎等
太上皇帝聖誕賀表賀皇帝

幷仁天覆永膺眉壽以儲祥舜孝日嚴復即首時而籌
慶凝兩宮之喜氣溢諸夏之歡聲中賀竊以漢前殿之
奉卮唐凌烟之置酒非有無疆之景福莫能申講於上
儀顓是寵休屬於華旦中賀恭惟陛下欽承慈訓纘紹
皇圖乾稱父以至尊大函三極日爲君而又照光著重
輪事克傳於千古之前禮再舉於十年之後母無乎愛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翟衣愈共於康寧下被其恩鴻祉寢侯服遥望宸廷象嶽釗銓仰覩聖人之至德箕裯寶鼎頤齊太帝以長生

太上皇后聖誕賀皇帝表

母儀正位配慈極之無疆聖孝竭誠喜壽祺之有衍盛儀行於廣内和氣溢於區中中賀竊以禮冀大於奉親福必難於得壽惟中心欽愛根於獨至之誠故上帝監觀錫以非常之慶中賀恭惟陛下震亨主器離照繼明爲人君止於仁克廣因心之善以天下養之至益彰順志之誠既將膺載毅於千齡豈但紀春秋於七秩

上著日月爲之增輝惠澤下覃夫婦宜於偕老臣身隨漢傳心在堯廷不須占天紀之三星始知至德但頤呼嵩高之萬歲遥慶愚衷

太上皇帝受尊號賀皇帝表

受命無疆本貽謀之燕翼異恤親有道益歸美於鴻名喜溢天庭歡傳海宇中賀竊以漢尊太上第爲簡畧之稱唐奉太安莫著欽崇之典惟顯號有加而無已乃宏休振古而未聞中賀恭惟陛下心極愛欽德高揖遜辟其至孝既克紹於基圖堯曰放勳遂燕隆於聲實矧慈幃之均慶宜皇冊之增崇炳若丹青一字不聞於溢美爲

之琬琰千齡將見於滋多臣逮事兩朝阻陪百執翠輿鳳駕遥瞻天仗之嚴龍衮交輝惟祝聖人之壽

太上皇帝皇后加尊號賀皇帝表

若帝之初既誕膺於駿命尊親之至宜丕闡於鴻名喜溢三宮歡騰六合中賀竊以遠稽堯舜嘗聞堲美於勳華下逮商周莫覩親傳於父子惟熙朝之盡善視邃古以無前自非顯號之鋪張孰識寵休之淵懿中賀恭惟陛下中函睿哲外發温文出蒼震以御圖協黄離而臨下允矣繼承之有道海潤星輝粹然欽愛之由秉天明地察按六經而校德宣二祖之重光必得壽而得名聿由景福資事父而事毋竝著徽音臣攝守魚符遥瞻象魏雲章在上方將駕琬琰以維新穴見何知但務誦絲綸而胥慶

賀正表

璿璣齊政行夏正之首時路寢藏儀循漢京之元會輻輳四方之賀鼎新諸福之祥中賀恭惟陛下協帝重華紹天明命體乾元之發育迎泰道之亨嘉九賓肅序於鴻臚六典昭垂於象魏奉玉卮爲壽接千歲以承休振木鐸於朝甕百工而謹始臣久違内服逖守左符瞻紫極之居中莫聯星拱慶青陽之布德但有嵩呼

又

東郊春至潛回萬彙之和南面天臨盛展三朝之禮永膺多福日靖四方恭惟○○陛下受命於天重華于帝在璿璣以齊七政爰始歲功坐明堂而朝諸侯聿脩元會垂典章於象魏來規諫以獻尊聖德維新而又新神冀亦朔而復朔臣叨分外閫久去中都頌美椒觴尚記在廷而稱壽令傳木鐸敢忘恭職以輸忠

賀生皇子表

龍圖垂統茂開昌熾之期椒屋儲祥誕啓元良之正慶關宗社歡洽華夷竊以天子之尊重於繼體聖人之孝

莫在寧親茲國本之尊隆自帝心之昭假九廟益嚴於主器兩宮共樂於含飴○○恭惟○○陛下道始正家仁兼育物宜衍神明之胄以綿平治之休果拜貺於燕謀遂協占於熊夢值藝祖興王之歲始同祥符毓嫡於宮中春入青陽潛助震亨之起人知亦伏永傳離照之明臣幸託洪私欣逢嘉會祝帝堯之多子何待華封歌太姒之百男請賡周雅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天人相與既能動以精誠君父至尊豈可過於貶損重陳愚款丐賜俞音竊以路寢當陽崇尊無敵宮垂侑膳

豐腆有常借曰懼災若何廢禮○○恭惟○○陛下恤
民憔悴事帝嚴恭道協氣以周游致頻年之皆稔靈當
朱夏偶爾愆暘遂發玉音喟然引咎推至仁而孚下降
清問以求言凡所施為悉皆詳盡雖卑宮菲食亦惟誠
意之所安然辨等詼儀豈可邦彝之未復況雨暘之洒
潤致民氣之昭蘇三日以往為霖共欣霑足一年之計
殖穀可卜豐登宜答人心稍寬聖慮亟朝前戚會百辟
以天臨仍詔內饗奉慶饋於日舉竭情控告得請為期

又

群心合慮屢瀆天威聖志執謙未回淵聽竊以參天地
之化雖帝王自致其誠道陰陽之和在輔相實司其職
豈有遇一臣之甚怨而惟責己之過嚴恭惟○○陛下以
欽愛之道承事兩宮以寬厚之仁寵綏四海論富庶之
見效文景何加若水旱之為災堯湯不免乃緣閔雨專
務省躬申勑諸臣並祈群望蠲逋散利弛禁緩刑詢訪
盡言講求闕政以致祥而消沴皆務實而非文施德無
私與天為一尚體扶持全安之意深存嚴恭寅畏之誠
未稱警躋於大廷不備珍饈於列等一人如此群下何
安伏望○○外示尊榮中潛脩省所以致隆於君體蓋
將垂庇於生民謹酌酢於萬微益修善治責燮調於三

事期底豐穰

慰皇帝表光堯太上皇升遐

慟發九重莫致日嚴之舜孝痛纏六合共懷天覆之堯惟○○太上皇帝游神清靜仁遺誥一傳悲號曷已恭惟○○陛下光奉貽體道希微因朝覲訟獄之歸未倦勤而授受備壽富康寧之福獨顓美於古今是宜神策之難窮豈謂夢齡之有盡乘雲既逝就日何因中賀恭惟○○陛下光奉貽謀克全至德鷄鳴問寢期解文王之色憂龍上遺弓遽傳黃帝之仙去愛慈之萬思慕惟深然而纂南面之丕圖於以奉東朝之至養顓從天下之望少抑聖心之哀

臣久荷洪恩忽聞大恤顓竹符分守于外莫望天顏念庶晷迈服之初難禁雨泣

請御正殿表皇太后升遐

縞冠銜恤尚蒞事於西廂輔宸宅尊未詔儀於南面默而不請義有何安竊以宮壺深憂固有君廬之次朝廷極辨難虛當宁之嚴豈宜執一而失中自可竝行而不悖中賀恭惟○○陛下孝根於性戚見乎容縣侵氛一集於慈闈而憂服不違於哀次遂致喁喁之衆阻瞻穆穆之光雖創鉅痛深難以俯而就禮然任大守重貴守變而從宜伏望陛下入服喪衰出臨路寢聖人達節靡

拘喪紀之常天子當陽大舉邦儀之正

又

行天下之通喪必自致中心之戚宅聖人之大寶所宜正南面之尊頃此二端疑於兩重惟權以義乃得其中蓋哀痛無所窮者孝子之仁品節不可踰者先王之禮由周而上及葬爲祥禫之期自漢以來易月有紅紲之制古今之時既異軍國之務浸繁豈能釋庶事以居憂不免抑至情而蒞政未純吉服皆御法宮中賀恭惟○○陛下行可通於神明孝在安於宗社頤體慈皇之畀付深思列聖之創垂內雖切於念親外必嚴於正位向明而治以裁刑政之詳當宁而朝以肅臣工之衆是爲達禮不止從宜

請聽政表

恩之切雖難以理而自寬幾務之來豈可有憂而廢

陛伸懇請未賜俞音竊以商宗居諒陰而不言益歷三年之久周后出應門而作誥僅踰七日之間時有不同禮無相襲中賀恭惟○○陛下小心肅肅深愛蒸蒸痛纏六合忽傳憑几之言況邇千秋將上奉庖之壽痛國恤之頻仍尤宸心之難處然奉道揚之命已稽聽覽之期頤抑過哀深思大計俯鑒臣庶懷仁共至於烏號

宣審政刑述事永承於燕翼

賀講和表

使軺復命玉帛交修邊鎖班師干戈永戢堯言誕布禹服均歡○○竊以渭水之盟敵人終屆澶淵之誓方內父安將欲保民莫如耀德黎惟德黎惟○○陛下天涵夷夏子育黎元止秋殺以春生故雷聲於淵默能忍所以有濟是爲中國之至仁善勝在乎不爭何論匈奴之長技申講丹青之信竟銷金革之疆軍散於郊共習騶虞之射民安其宅載歌鴻鴈之詩臣叨職蕃宣逢時泰定旬麾印綬阻雙闕之追趍口誦絲綸與一圻而率舞

謝曆日表

伏臺測候順天道以惟新温詔佈宣授人時而奠在觀風之列獲承頒朔之恩中謝竊以八十一分而起元漢曆雖詳於古法三百六旬而置閏堯仁獨厚於農功凡裁成輔相之宜在消息盈虛之節恭遇○○陛下弼綸有道通變無窮寒暑平三光全軌越範圍之妙天地順四時當無明占歩之機躔起蒼龍日行黃道躔百工而成務率九扈以服勤載觀玉燭之成和皆自璿璣之齊政臣敢不勤於奉令推以諭民東作西成期嗣歲豐登之慶春先秋後體至仁温厚之心

謝冬衣表

時令有經已及授衣之節聖心燕愛遂推賜帛之恩拜手知榮捫躬增感中謝恭惟〇〇陛下內行禹儉外廣堯仁方遵周禮之始裘歲云秋矣因念豳詩之無褐寒者衣之乃須在笥之華遍逮充庭之士雖存舊典實出洪私嚴疑夔而春温被眼資於大覆妻孥喜甚不知幾軸之勤勞臣子深情可述絲毫之補報

謝除制帥表

守符假寵方稽幸於偷安制閫分憂乃驟蒙於改命捽鋒徒切莫返誤恩授任非宜終虞曠職伏念臣樸忠自信拙直少諧適逢初政之清明亟被公朝之選擇首當言責積彈擊之怨仇躐冠從臣無論思之補報既年侵而多病恐福過以生災均籲於祠庭尚把麾於輔郡盡憑覆護未至顛濟敢期謀帥於坤維遽使充員於人乏身隨漢節職隸犧圖內閣班崇中權寄重冊心未折盡無宣於功名皓首何為已難勝於推策是不能而求去非於迹而憚行竟閟前音莫從私頸中謝恭惟〇〇

陛下二天不言智燭周知惠恤遠民思顧藩垣之助矜無物宜為議苦郡之遊式諳練於事情可布宣於德意

綸言明公出而必行許以造朝特示眷深而不

INTERNE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之[illegible]思合并[illegible]見亦五六之前說[illegible]
生[illegible]辭之端王肅附會以清虛[illegible]雜老莊之說紛紛如是
泯泯至今欲扶正學以示人亦有儒先之名世然係辭
精矣可信而翻疑且體昭然當詳而逈畧或說明而
義淺或語約而理偏通於數者不及玩辭擇其辭者又
迷立象自出新意乃押闔以為奇無拾舊聞復支離而
多鑿微臣何者獨學無師念先人老死於窮閭以經術
竊傳於諸子困斯憤非[illegible]益鑽研味微言於六十四卦
之中望先聖於數百千[illegible]之上參之衆說折衷良難斷
以已私顓門何取閱朝華之易謝歡春木以方芘卦有

[illegible]卷十二
[illegible]育以遐征蜀道青天此身易老
[illegible]當竭節以奉公少寬西顧終冀
[illegible]之待請于後東歸

進易解表

竊編淵永非淺識之能通斧扆天高覬邇言之致察妄
陳末學上瀆聖聰竊以道載於經易為之祖馬圖示衆
犧畫成文首開天地之秘藏微顯帝王之妙用六爻以
變乃合西伯之二篇八索既除迷有東家之十翼發揮
不隱垂于無窮幽至於行乎鬼神顯足以措諸事業遺
[illegible]雲政僅為卜筮之書在漢諸儒未達乾坤之蘊求通

畫則其象具存象有意則非辭莫達是謂以蠡而測海
烏能得兎而忘蹄幸世道之交興逢聖明之有造微如
爝火何俾日出之輪動以震風亦發地鳴之籟茲蓋伏
遇○○陛下體乾精粹用賁文明比附得民鼎新凝命
悅親有道率由豫順之和接下思恭務盡謙光之美升
群賢而交泰育萬物以由順節不傷財旅無留獄飭法
於豐芽之後除戎於萃聚之時善皆出於中孚動不聞
於小過以成大有之盛而消未濟之憂行三聖之所傳
莫非自得笑九師之甚陋安用多談尚蘄盛德之日新
不時成能之天縱亶政機之少暇攷攷經墜之多闕
既知矣而重知故聖焉而益聖仰望虎生而文炳學燕
極於高明俯惟馬老則智專見終慚於精博第大道或
存於稊稗而先民亦在於芻蕘成篇頗極於辛勤敷奏
覬塵於一覽持周朴而過鄭賈本自堪嗤用燕談而談
郢書或能偶中

進東都紀年表

垂世規模莫盛本朝之列聖編年凡列宜如古史以成
書削牘鏽張扣閽登進○○中謝惟一祖八宗之繼序
與三王四代以比隆載在繅緗藏於金匱其道榮華而
不朽其文浩博而難窮自顧陋儒素慚鴻筆嘗塵清貫

越在麟臺歷十載以究心具四時而繫事逮茲班白畢
此汗青究而言之固多踈畧識其大者亦頗著明中賀
恭惟〇〇陛下膺哲自天憲章千古蒼姬而上遠則難
行炎漢以來卑而無取闡皇猷而善繼捨家法以何求
察進退於群才稽弛張於百度內綏黎庶有省刑薄賦
之仁外靜邊陲有習戰講和之策討論故實採摭舊聞
庶便覽觀但提樞要所傳者信非徒殫精力於空言可
舉而行頗以致隆平於當世

賀太上皇帝慶壽表代

天開華旦永垂統於千齡歲發熙春初儲祥於八泰集
邦家之殊慶混夷夏以同歡中賀竊以唐堯釋在位之
憂勤乃登上壽皇帝全此心之清淨顓獲長生孰能獨
存而常主茲方一遇乎大聖中賀恭惟尊號太上皇帝
陛下退藏於密兌執其中雖淵默以凝神何思何慮然
海涵而施澤益遠益深刑好生而盡仁兵不殺以爲武
故上帝垂休於罔極俾斯民受賜以無疆矧惟與聖子
以御圖可以葆道真而養性宜安榮之寢又膺戩穀以
滋多禮備玉卮豈特至再至三而未已策增寶鼎殆將
時萬時億以難窮臣外守魚符遥瞻象魏乾坤喜氣屢
騰嵩嶽之呼臣子真情猶效華封之祝

賀太上皇帝慶壽表代

黃屋勞心久儲神而自逸玉笄媲德竝受福以無疆稱盛禮於中天沸歡聲於薄海中賀竊以坤配乾而稱母廣大惟均日有月以齊明照臨不息偉矣無前之盛事見於有道之慺朝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凝命穆清遊心澹泊始齊家而治國終與子以御圖在中得太姒之賢克傳陰教配極竝堯帝堯之壽申錫天休慈孝交孚邇遐來賀臣乘軺千外委佩無縣考六籍之傳聞尊榮獨盛想兩宮之娛樂祝頌深深

今上皇帝表

慈壺儲祥既竝堯年之永昕朝展宴益懽溢宮闈歡傳寓縣中賀重離繇成德之温文燕事親之欽愛萬[illegible]既駢臻四海悉王臣養斯極至假有家之[illegible]類之龍光臣原隰驅馳雲霄高遠遥想奉卮之鵷行俯同扶杖之民但深雀躍

賀太上皇帝慶壽表代

慈極白願凝萬年之景命中闈偕慶紀七袠之宏溢堯庭歡均禹服中賀竊以德之大者斯能得壽妙者乃能長生居乾父坤母之尊在日若月妃之正

休如此根古無斯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誠極粹
心潛清淨玉螭有受獨觀昭曠之元禋翟興娛宜襲庥
寧之福難老竝膺於天錫又新永受於春祺榮光瑞風
無遠而不周盛事縟儀自今而繼舉臣幸逢殊慶服在
外僚仰望紫微聯鈞衡而一色俯同黃髮效嵩嶽之二
呼

賀太上皇帝尊號表代

定寶命以貽謀退藏妙用釐興情而歸美益著鴻名皇
冊屢書帝庭增慶中賀竊以羲皇上聖未彰揖遜之風
堯舜至仁僅欽康寧之福惟此宏休之獨盛覩宜顯號
之無隆然乾坤廣大或可以形容而日月光輝終難於
盡繪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龍飛無亢淵默自順釋
黃屋之勤心獨游於物表撫赤符之運仁普濟於區中
大業久而浸昌正統傳之罔極赫赫厥謀之著巍巍盛
烈之崇其中存不測之神豈容擬議所寓皆有爲之迹
庶可名言臣仰望清光越居外服嘉平紀臘幸傳聞鏤
玉之文太簇田春即遥贊奉扈之喜

賀太上皇帝加尊號表時陪湘
權軍

儼蠖濩以凝神心存清淨擁鴻休而建號德進明昌將
披皇冊之文丕顯帝庭之慶中賀竊以天子有道惟揖

遜之最高聖人無名豈形容之可擬第歸美以爲報難
固辭而弗居推崇允屬於九重愛戴實均於兆姓恭惟
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陛下成功不宰藏用無爲淵秉自
得於遺珠塵務悉輕於脫屣雖浩浩其天之遠微妙何
窮然昭昭若日之中英華可睹雖肅似文王之政欽明
體堯帝之安壽不止於萬年仁永同於一視出綸誕告
已流諸夏之歡聲鋟玉增光行襲兩朝之縟典臣親逢
熙事攝守下州瑞氣攀瞻慇懃遠想未央之喜輿情同懌蓋
知太極之尊

賀登極表

無疆垂貽謀之燕翼天心所與履正位以龍飛宗
社安榮華夷凱懌中賀寧謐以舜禹之盛非由父子之親
傳商周以來莫覩聖賢之相授獨顓厥美創見於今恭
惟○○陛下德極愛欽道全精粹震亨主器雷聲又發
於青宮離麗重明日照遂升於黃道惟天地啓非常之
運故邦家襲莫大之休盡孝事親永底一人之慶推仁
孚下益隆萬世之基臣假守方州阻趍御闕乾元正始
亟生共樂於春田辰函居中在外咸同於星拱

賀郊祀表

宿齋清廟極德產之精徵宵陟圜丘假帝心之歆饗裒

時多福惠此黎元中賀竊以天地對祠叙百神之受職
祖宗作配彰萬世之垂休聿修昭代之上儀茲見聖人
之能享恭惟〇〇陛下心傳堯道躬握乾符物阜時康
和氣已周於寰壤成功可告於神明鑒四海
以職來問三年而郊見璧琮異禮蘭栗貴純以德召祥
實祚用申於景命與民同慶綿區遂浹於湛恩臣叨列
宣華預聞熙事泰壇展案莫陪百職之聯宣室受釐但
祝一人之慶

又

泰壇升燎嚴合享於兩儀法駕鳴鑾行親祠於三歲百
神受職萬國均釐中賀竊以儀禮惟享帝之非輕
必配天而爲極稽諸周制用迎長至之陽象以唐儀
陟夫祇之位備茲縟典爰是盛時恭惟〇〇陛下纘
重華躋民累洽中和兼盡禮樂測乎高深欽愛彌彰
地爲之明察路寢間修於宗祀郊丘復展於精禋奏
璧之二純協黃鍾之六變誠心昭假熙事備成薦明德
之馨香永膺多福推至仁之慶賜下及兆民臣叨守僚
藩幸逢嘉會望清光於皇邸莫與駿奔聆渙號於雞竿
遥同呼舞

賀天申聖節表

電繞北辰開皇天之申命日行南陸符赤帝之乘離鑒
夷夏以歡呼祝乾坤之悠久恭惟○○陛下宅心抱一
立極函三觧帝堯黃屋之勤聖而有繼來王母玉環之
獻德則無疆臣遠守郎符風叨從豪想鈞天之九奏莫
望清光效萬嶽之三呼敬申善頌

又

望氣鰲蔥是日肇無疆之慶游心澹泊自今增有永之
年享至養於九重溢歡聲於億兆恭惟○○陛下存誠
不息藏用難名既命重華精一傳於此道迺同黃帝清
淨可以長生儲祥由北斗之樞斂福有南山之壽臣逖
遠朝列外守侯藩日著重輪但仰照臨之久萬乎萬歲
敢忘祝頌之誠

又

漢統中天開殊祥於震夙堯仁得壽體不息於乾元沸
萬嶽之歡呼伸華封之善頌恭惟○○陛下宅心澹泊
凝命穆清超黃帝之長生享重華之至養紀千秋之金
鑑福祿無疆稱萬歲於玉卮孝慈燕盡臣遠乘軺傳阻
入端門紫氣鰲蔥喜遇光華之旦黃星明潤潛占昌熾
之符

又

申命自天與赤符之熙運游心于道得黃帝之長生鏖
六合以瞻依祝千齡之昌熾恭惟○○陛下存誠精粹
玩意穆清乾健乘龍功既成而藏用震亨主器德可久
以垂休凝瑞氣之鬱葱襲殊祥之羨曼臣外留楚澤仰
望堯雲玉色睟温想鈞天之萬舞冊秉悃悾效嵩嶽之
三呼

賀會慶聖節表

電繞樞星運應東南之王氣天旋陽月德全西北之乾
剛萬壽無疆四方來賀恭惟○○陛下宅中博大疑命
穆清治浸明昌握漢符而興統誠燕仁孝行堯道以重
華如日長明後天難老紀甲觀儲祥之旦修露囊稱慶
之儀臣心戀闕庭身縻郡緩望卿雲之五色猶遠龍顏
效嵩嶽之三呼但勤虎拜

又

慶嘉會於天庭祥開大電溢歡聲於海宇壽祝南山增
日月之光華配乾坤之悠久恭惟○○陛下體元無息
凝命維新孝德冠乎百王仁心洽於萬物山川貢瑞佇
來王母之玉環臣庶均歡尚陋開元之金鑑臣逖違象
魏分守魚符莫陪漢殿之周行稱觴再拜但效堯封之
善頌委佩三呼

進賀瑞芝詩表

紫宸致孝鞏奕葉之丕圖清廟產祥發成華之上瑞三
官同慶九有均歡恭惟○○陛下寅奉貽謀嗣膺寶位
視勳華而無愧行曾閔之所難欽愛潛孚神明昭假萬
年億載祈聖父之康寧一祖十宗眷文孫而佑助冊揔
有煒瑞草其芳曩者竝生嘗在紹興之盛際今焉挺秀
乃臨太室之西偏錫此鴻休開其燕衍乘輿稱警方瞻
天仗之移大寢問安果見龍顏之喜四方來賀萬福攸
同宜敷繹於韶詩以鋪張於盛事臣等濫塵冊府欣覩
珍符況遇蕆儀行前發奉卮之禮敢因歸美續齋房之

進日曆表 時為兵部郎 著

祇適燕謀竝受得天之統鋪張鴻烈輯為繫日之編巨
典一新奏篇唯謹竊以聖如堯舜載在典謨至於禹績
之巍巍繼以夏書之渾渾縣令準古同三聖之相承首
事表年宜一經之有作恭以○太上皇帝秉英睿之德
撫明昌之辰方謳歌歸已之初雍容巽位及付託得人
之後清淨凝神規模具見於五年軌轍可行於千載不
疑不敢臨照臣工克寬仁惠恤黎庶恪守祖宗之成
憲樂聞諫諍之盡言左咸右賢經文緯武累洽重熙之

甚盛文安長治而無窮雖修身以道之真莫窺其妙而
應世有爲之迹可見而知欲謀烈之昭垂必事辨之俱
稱矧德書重聖之授受屬乾道紹熙之討論以著帝典
而垂成旦明父作而予述將萬世益慶於松府豈一朝
可緩於成書恭惟○○陛下謂守丕圖欽承慈訓得道
面命允執其中加以力行同歸于治和貳雖信而五
而登三申飭著庭必襲六而爲七秩若稽舜之開堯德
傳信之詳臣幸與於襄獲顓充領文辭麟趾敢言彦士
之工喜動龍顏斷動悅親之道

請皇帝御正殿文官五品以上特權禮
部官

爲民閔雨極軫念以憂勤修德應天尚飭躬而抑畏既
潛消於沴氣盍亟復於彝倫以弭災恭惟○○陛下恩洽黔
竊以湯后罪已有桑林六事之辭宣王側身著雲漢八
章之詠初嘗自警終以彌災恭惟○○陛下恩洽黔
誠家嘗昊和無不應氣宜玉潤而燭明數有適然歲或
水饑而火旱稍德膏澤過有焦勞避前殿而弗居減大
官之所奉清思耿耿與造物以潛通興雨祈祈喜良苗
之無害益顯上仁之庇下頓哉變禮之過中分有常尊
莊形庭而聽治用當備物享玉食之供饘茲惟俯狥於
人心是乃仰承於天意

請聽政表

喪服宅憂宜無二事訓辭諭旨再却庶言竊惟父母之通喪固有帝王之經典貴猶遂服義不掩恩自漢文戒於傷生爲之易月至晉武善於復古隨以終時故内致宮中之哀而外聽天下之治始者曰權宜之制久而爲典故之常蓋事體之已然非人心之或薄恭惟〇〇陛下憂勤蒞政愛敬事親何期三月之間俄有再暮之戚敢言哭誦聖情爲無益之悲但念纂承君道有至難之責若執居廬之古義恐非經國之永圖頃參考於舊章仍遵行於遺誥情文相稱乃不過中哀以敬而爲

先是能盡孝雖知煩瀆終冀矜從

又

至愛盡仁謹終執禮釋萬微而弗慮閱三請以如初上既權傷下皆隕越義難遽止辭則已窮敬惟太上之尊初棄天下之養國家大故日月猶新豈臣民慟哭之相聞而明聖憂思之可解所以執喪而哀經未遑審事之樞機然而哀至於有餘是則過猶於不及恭惟〇〇陛下承正統於三聖奉慈顏者六年今在亮陰實殊訪畧將欲充至德以光四海莫如勤治道以撫萬邦頃田獨見之高明俯從衆志思奉貽謀而繼述永固丕基

又

行天下之至難思能高世循古人之通制乃不過中禮有貴於從宜事尚嫌於徇痕且物無不備人君固可以弗言而言或未聞臣下何從而稟令庶政之弛張繇此斯民之休戚隨之故至哀雖出於真情然古禮難施於今日恭惟○○陛下不承景命恭奉慈庭盡其敬則備寶冊以歸尊致其樂則奉玉扈而稱壽憂色屢形於嗇藥戚容復見於衰麻由此道以事親已著上仁之實推是心而繼治乃爲至德之全況於遺誥之徽言莫匪保邦之遠慮命之聽政無踰三日之期今也宅憂既至一旬之淡伏頼○○陛下念祖宗之傳序思億兆之依仁措神器於久安運天機於洞照深居喪次間廷見於諸臣總攬政經示必專於獨斷幸垂淵聽無咈輿情不敢憚煩惟祈賜可

請御殿表

清廟聽治既不免於從權路寢視朝乃尚遲於正位敬稽舊典幸籲衮言竊以父母之喪原於仁古稱重服君臣之分嚴於義國有彝儀詎宜御恤於內心而輒宅尊於南面恭惟○○陛下愛莫同乎虞舜慈良合於武丁謂食稻衣錦而難安其情非僞故衰麻苴杖以爲飭於

禮加隆方在倚廬遂遽當宁然丕承於基緒盍大正於
等威伏頴〇〇陛下閱累朝之通行遵大行之遺訓出
則俯臨於軒陛以明踐祚之尊入則如見於羹墻何損
宅憂之戚

又

百僚咸在顒聞稱敬之音一札未踰堅守居廬之義知
聖心之痛甚感衆志以愴然竊以漢制纖衣主於易月
唐人慘服遂以臨朝變禮何嫌隨時爲是恭惟〇〇陛
下以仁守位以正承祧方孚慈孝之誠遽有閔凶之變
所以釋蟻棄而返內至於虛黼扆以居中夫禮不足而
有餘哀可以矯常情之薄然事雖遽而弗凌節謂之適
至理之中矧遵舊典之已行且順人情之所欲頴當正
宁示上德之天臨用俾群臣望清光而星拱

又

內行喪禮民咸嗟嘆於深仁外曠朝儀下頴觀瞻於睟
表屢陳愚悃莫奪聖情念慈慈懿之上賓俄壽康之厥世
花黃失措縞素相仍夏清冬温無復父母俱存之樂天
傾地折莫勝國家莫大之災再傳遺詔於臣民孰不如
喪於考妣恭惟〇〇陛下篤於至孝罹此重憂不忍視
朝未爲過制但帝居之前殿乃天子之正衙若非攝袂

以面南尊嚴於上曷俾在廷之祺北肅敬無譁非得已而用權示當然而合義仰祈報可勿拒控陳

又

喪寧過戚乃由仁愛之中存事或從宜無惡節文之小變蓋禮常以義而可起故正亦待權而後行嘗聞商有賢王三年亮陰滕雖列國五月君廬古人之行皆然此意之微久矣洪惟孝廟欽事思陵獨畢再朞之衰欲還三代之舊然稱情而憂服亦聽治於便朝恭惟○○陛下議禮之詳捨漢唐而不論制行之篤有曾閔之所難方執親喪當從先祖殊隣之來弔行且造庭而大享

又

告虔又先卜日非端居於法座曷正舉於邦儀念承顏養志之歡於今無及惟繼體守文之重其事當嚴顧由聖意之皇皇俯狥群情之懇懇

又

服制之勤不免俯從於易月公除之後曷為未可以視朝熟慮於心乞終其說竊謂再朞祥禫用於朝廷則不通七日釋纖施於父子則為薄惟無恩義之相奪莫若經權之並行入而遂服者足以伸自盡之誠出而負扆者所以示至尊之體縱使舜文之君而處此必兼周漢之道而行之恭惟○○陛下之至仁克盡聖人之達孝

未即外庭而恭已蓋疑憂服之在躬然康王見群后之初喪常受幣圭於門外而晉武聞諸臣之異議但終縞素於宮中按古昔之舊聞參祖宗之故實今罷朝者一月衆旦有疑君廢禮於三年理誠不可顧正當陽之位庶傾兢日之心辭說已窮徬徨竢命

謝到任表

命以恩頒方訓戎於浙右職由叙進旋均餫於湘中祇荷寵榮若爲報稱中謝伏念臣素無事業空徒有樸忠執丈二之戈結髮驅馳於下列懷尺一之詔致身參佐於中權積金華之微勞分玉鈐於外服戴履乾坤之大造伏全鋒鏑之餘生載惟湖嶺之陋無紮蠻苗之俗酋豪畏慕既溪山之自清步驕精明亦鼓旗之有節於茲尸素可以倫安茲蓋伏遇○○陛下大度包荒至仁善施龍韜獨運必鴻御於英豪馬老無庸尚矜憐其衆朽臣敢不竭銘肺腑策勳骸緩帶優游雖幸全家之温飽據鞍矍鑠敢忘報國之忠勤

謝除經畧表

驅馳澤國淳叨一節之華屏翰海邦誤玷十年之寄材雖弗稱義不敢辭幸風壤之咸和覺雲天之非遠伏念臣遲回平進拙直少諧自再易於州麾即屢更於軺傳

賑饑湖右欲民病之少瘳折獄湖中期刑清而不枉錐
思夙夜以匪懈未閱歲時而輶遷莫殫鞅掌之勞蔑有
絲毫之補敢圖寵渥俾任藩宣特分南紀之符既逾其
分又進西清之直以奇其行伏遇○○陛下智燭照臨
仁天覆幬心非泄邇而忘遠志務選賢而使能知臣用
志悃愊而無諱意臣臨事靖恭而有守擢之外服付以
中權臣敢不仰佩龍光俯鞭駑鈍率先屬部及身必貴
於廉平鎮撫裔夷為政則調其寬猛但喜漢封之廣敢
言魏闕之遥

謝生日賜物表代

星使之光華不遺初度出天厨之豐美獨荷醲恩寵
冠宗盟榮生私室伏念臣識非警敏才謝英奇託體皇
臺餽俾共喜於庭闈感厚下之鴻私若為酬德念教忠
之遺訓惟有銘心

賀重華宮

禮謹三朝方慶漢京之會德齊七政本由舜曆之傳凡
在嘉生倍勤善頌恭惟○○陛下心清無慾道妙難名

見萬物之情雖施仁而發育御六氣之辨獨藏用於希
夷宜乘月吉之和益斂陽升之福臣等親逢華旦共樂
熙春太極函三孰測元功之不宰重離明兩幸瞻文照
之無窮

賀文德殿

東郊春至首一歲以成和南面天臨即三朝而展宋神
祇薦社夷夏均歡恭惟○○陛下繼體重離躋時開泰
奉玉扈而爲壽承慈極以儲休根木鐸於朝班警官聯
而謹始用遵迎於和氣燕燕覆育於函生臣等寔侍清光
華旦六典昭垂於象魏恪遵布治之經九賓肅叙
於鴻臚共賛履端之慶

賀重明節表

禮部官

望氣欝葱紀千秋而志始壯心淡泊增萬壽以儲祥夷
夏蒙休山川貢瑞恭惟○○陛下成功不宰藏用難知
上仁爲而無爲民莫知於帝力神策朔而復朔德合天
於天心渾然太極之函三繼以重離之明兩遠符禹啓
下視喬松臣等幸服通聯親逢華旦絲囊金鏡盛典
慶於人間鳳輦龍樓日仰孝慈於天上

賀瑞慶節表

神聖方興是日肇非常之慶華夷咸賴自天增有永

年歡洽兩宮貢來九牧恭惟○○陛下聰明秉錄
題期上仁爲而無爲自得長生之道神策朔而復
開受命之符發祥作見於多男介福來承於王母
經而校德克傳舜禹之中衆萬歲而成純下視蒼
壽臣等幸逢華旦獲望清光非霧非烟長近漢
氣如山如阜頤膺周雅之和聲

謝郊祀啟表

嚴精禮於秦時茂對神窒發渙號於端明實
爲和氣薰作昇平竊以天覆物而好生聖配
故親祠於三歲之均慶於陶方恭惟○○

[illegible]在帝嚳之興德可以告虔斯踐待惠
澤于下流爲之錫福備成熙事誕布鴻恩開以自新洗
往尤於汙獄樂其共利蠲逋負於閭閻根核畢遂於生
成雨露無私於滲漉臣逖聞奠玉有守分符聽仰魏闕
之遥未能就日倍喜置郵之速無不田春

謝曆日表

璿璣不忒職在日官鳳曆爲新布於時令庸示守藩之
寵仰知叙事之經中謝窺以三百六旬之中四時宜定
八百餘年之後一日或差無失其紀以爲常必在其中
之置閏恭惟○○陛下大參天地妙幹陰陽輔相裁成

鍾本星辰之運盈虛消息亦窮象數之粗用夏建寅如
周頒朔臣外居侯服獲奉賜書月要日成當首勤於吏
治春耕秋斂務恤厚於民生

又

法垂象魏當新布治之經政協璿璣先謹受時之節叨
奉侯藩之寄恭承王正之頒中賀竊以一元轉二氣於
無形太極行二辰於有象往來迺運盈縮難齊自非用
智之精莫盡先天之妙惟聖幹旋於造化乃能推策於
幽微恭惟○○陛下出震宅中體乾行健陰陽和而萬
物得曲全輔相之宜天地節而四時成奉若變通之序
因建寅於夏令參告朔於周官內兌百工外同萬國臣
敢不遵而作事詳以訓民辰起蒼龍之躔俾趨東作日
行黃道之上同慶昇平

又

辰起龍躔將肇新於歲序數研鳳曆爰欽受於人時凡
在侯方恭承王正竊以日官底日法固重於履端天子
繼天義尤嚴於頒朔惟其一大統以賦政可以齊庶邦
而勸功恭惟○○陛下道協彌綸誠參化育上稽垂象
三辰不失其經俯遂含生萬物各全其性均調玉燭默
運璿璣追漢太初甲子之元行夏小正建寅之始協用

五紀允釐百工臣敢不仰體聖心率循時令春先秋後觀八風律氣之和東作西成占五穀全穰之利

謝侍讀表代

鴻工無補既隆戎部之班勸講何功又進邇英之讀控辭弗允惕厲難安伏念臣才不逮中識非致遠衝風鷁退素安州縣之塵勞少海龍飛忽玷朝廷之清貫自備員於諫省及分職於文昌獲侍宸旒許陪經幄竊揣愚戆之固陋何俾聖學之緝熙宜不掩於瑕疵乃更叨於寵渥況繹舊聞而勸誦將因往事以盡規訓備先朝鑒燕墅代由三哥迄於五季有安危軼轍之殊惟一祖繼以二宗見規守規模之遠用備燕閒之省覽盍資鴻博之敷陳臣實何人身當此選茲蓋伏遇〇〇陛下成能天縱盛德日新遠考先民可知興替近遵家法無作聰明雖群臣莫望於清光靡忘求助而大度不遺於舊物尚肯包荒遂申錫於綸音俾又親於玉色臣敢不仰承虜眷俯罄襟忠執古道以御今固莫高於獨智識前言而蓄德願少贊於多聞

謝加食邑表代

肅路寢以藏儀備成熙事拓爰田而加賜驟拜湛恩得不因勞受之增懼竊以一人之太賚行於三歲之祝祠

雖曰舊章實惟新渥伏念臣宗盟受託天幸最多視分
府而班朝列王藩而踈爵有何功力膺此寵光逮與宗
祈尤慚顯相敢意均鑒之普及率先異姓以叨榮茲蓋
伏遇〇〇陛下至孝靈神深仁厚下親九族以致其禋
祀默薦馨香歆五福以錫厥民遂行慶惠洪私所被
左戚無遺俯念孤惸曲荷上心之友愛力防滿溢弥堅
小已之寅恭

謝賜衣帶鞍馬表代

奏徹銀臺俯拜土田之貺既命傳舟陛隨頒服乘之華中
謝籲以內府龍衣束之寶帶帝閑上駟飾以雕鑲是曰
殊榮難乎濫授伏念臣才尤綿薄性復鈍遲獨荷聖神
之見憐不嫌名器之多取初非有德乃分在笥之珍況
復閎功亦辱解驂之錫茲蓋伏遇〇〇陛下義雖左戚
仁則先親懋賞衆賢以示勸能之意推恩九族又明馭
幸之私遂至寵光不遺微陋便蕃如此報塞謂何順以
承君庶協爲棠之象勤於修已敢忘晞驥之心

饒州到任謝表

祝鑾散吏甘弛檐於田廬起廢誤恩濫把麾於隣郡榮
似畫游之繡懼增夕飲之氷中謝伏念臣踽踽獨行栖
栖平進晚遇聖神之采擇遍更學館之清華蕪攝郎曹

躐升戎監得踰其分自速顛隮行負於言徒深整創方
念過都之鷁退敢期出塞之馬歸册閣基年涛叨新命
起之閒館畀以守符雖徽饒一水之相通最爲便地而
顏范二賢之所治亦號名城第旱潦之相仍且公私之
俱困欲施舍則財於何取務趣辦則民將不堪駑緩無庸
鴻私難稱茲蓋伏遇○○陛下知人則哲御衆以寬捨
其舊而圖新俾之改過用所長而去短試以撥煩雖合
棄捐特加校拭臣敢不省躬玷闕厲志廉平因容邇於
里居易講求於民瘼廣朝廷寬大之意專務撫摩消切
里嘆愁之情稍蘇凋瘵

請聽政表

敬儀仙去痛莫返於神游聖孝情深忍遠親於幾務不
虞訶謴輒有開陳竊以貴賤雖殊於喪致戚朝廷所重
以義掩恩道不可以無權禮惟期於中節恭惟○○陛
下至德極乎明察誠心主於愛欽四海瞻依共仰天庭
之具慶辭情震駭忽聞雲戸之上賓越在淵衷難勝大
慟然慈皇付託方觀神器之久安則庶政修明豈可繁
哉之暫弛非曰勿矜於細行允宜致念於遠圖伏頓○
○陛下強抑哀情勉承膺訓既返乘輿於廣内因以聽
朝遂行喪服於宮中初非違禮

又

仁由中出固難遏於哀痛令必上行豈可稽於聽斷敢申懇請冀獲矜從竊以母子之恩深一因天性帝王之禮異各以時宜事難昵古而非今道或趨權而合正恭惟○○陛下行高曾閔德協舜文遽失母儀之慈豈孺慕之切然娛侍大安之膳與欽承長樂之顏苟惟自過於皇皇何以上寬於慼慼伏頼○○陛下俯從輿議參考舊章抑素蹕之深哀既以順兩宮之意即清廟而視事又因慰四海之心

又

御哀中禁歷懇需章雖聖心摧暴而難移亦愚悃閔陳之未至竊以海内之治必由獨斷之專天子之尊蓋異匹夫之孝仁主於因心之愛義行乎合理之宜致其愛則有餘哀用其宜則無過制因節文而為禮乃舒疾之歸中恭惟○○陛下修胸中之誠極膝下之養彼蒼不弔罹此閔凶哀素難勝若為創痛然喪用麻而不斬以避所尊且貌若枲而非疏亦名其稱矧問安於大寢思保乂於皇家一已兢兢雖至朞年而猶戚萬幾亹亹詎宜曠日而不親伏頼○○陛下勿徇難能求為至當奉太上丁寧之訓茲治于朝念母儀顧復之恩致哀于內

用副臣民之願是兼仁義之全

請御正殿表

執中宮之喪群下無敢奪吾君之志辨門外之治一人亦難屈大義之公以迫切而有陳可遂巡而遽止竊以朝廷幾務今日最詳前代禮文後王難復縱欲守謹終之小節豈宜妨爲政之大經恭惟○○陛下勤奉母慈曲全聖孝居必問安而養志疾先寧藥而致憂中外而知初終惟一竟億壽考之福莫曉皇天之心哭踊之哀殆幾於無數供須之厚弗委於有司無所不用其情非笠可觀其愛由此報坤元之厚德何以加焉如云虛天極之常居疑於過矣伏願陛下遵太上之猷訓酌先朝之憲章出向離明答萬邦之瞻仰坐行夬決免庶務之稽留第於哀敬以無虧是即情文之兩盡

請聽政表

萬姓攀號永莫瞻於慈極九重追慕難即蒞於繁機輒進瞽言妄干聰聽竊以摧傷如割是爲父母之深恩聽斷必親則有朝廷之大義恩不專於哀瘠義莫重於斷承恭惟陛下光奉貽謀勤養志鷄鳴問寢覲有疾而必瘳龍去遺弓遽登遐而不返人心共痛聖意難勝第遺大而授艱任誠至重在節哀而順變理有當然伏願

○○陛下仰對在天之靈勉遵易月之制日居北內寧
寬罔極之恩時御西清宜出惟行之令用答揚於末命
以俯慰於輿情

湖州到任謝表

便朝賜對近輔班條起居閑散之餘付以蕃宣之寄喜
非所望懼不能堪中謝伏念臣曩以散才濫升清貫趁
隨災至命與志違入三館者四年瑕疵不掩把一麾蒭
數月瘡痏已成坐北罷歸宜其永廢乃從家食聚得守
符況古稱苕霅之間湖山清遠而今此京畿之內事物
浩穰自揆何人可居此地第緣疎淺不敢控辭讖暗廩

踈何以撥煩而治劇身衰氣憊難於扶弱而仆強縱欲
佩韋終廣傷錦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皇明日照聖度天
涵在知人而能官人雖加遴選善救物而無棄物亦或
蕪收臣敢不益戒曠官深思補過寧催科之政拙惟務
便民但寬大之意行是爲報國

賀立皇太子表

明聖御天元良主器儲闈一建萬世垂無疆之休霈澤
旁流四方同莫大之慶臣民闚懌家國榮懷中賀竊以
神器之重欲其久安天下之本貴乎素定雖云今古之
通義實繫皇王之遠猷恭惟○○睿固鴻圖光昭俊德

兢兢業業審於應萬幾之繁繼繼承承求以接千歲之
統定大謀於斂戡升上嗣於青宮下足以係億兆之心
爲蒼生之涵泳前星位正益知紫極之崇高
上足以重宗祧之守肆頒優禮佩玉契以趨朝行講上
儀服朱明而見廟臣容依象魏濫守虎符少海淵深幸

賀改元表

運獨斷以當陽權綱既正　順群情而更始紀惟新
散和氣於熙春溢歡聲於華夏竊以近稽○○仁祖彌
災開景祐之祥遠攷漢宣討罪保元康之治以今準古
其義隨時恭惟○○慈儉庇民寅恭事帝虛心無我本
如天地之兼容方命者誅一發雷霆之震怒念邊陲之
多故與歲事之不登渙發德音盡蠲宿弊迄三陽之開
泰申五始之體元納庶類於亨嘉班六師而底定始於
父子君臣之懿德竝純全極乎神祇祖考之安福將曼
羨臣身縻印綬口誦絲綸正朔所加皆聳聞於大號耄
倪相語永同樂於昇平

慰皇帝小祥表

小祥而練慽愴猶深長樂之朝著存如在恭惟○○俯
同曾閔仰奉姜任慨念含飴之恩永遠侍膳之養軒龍
一掩隙駟雖留惟追遠而弗忘鉏過易而寧戚然福已

無於壽考數必有終而德又極於哀榮事誠無憾顧少
寬於聖意庶兌協於人情遥望清光控陳愚欵

賀太子遷東宮表

皺辰宅中儼向離於南面青宮在左彰出震於東方歡
洽帝庭慶覃海宇中賀恭惟○○紹天明命肇國承基
肇建儲闈密依宸極就少陽而正位洎元日以取新地
接龍樓貴便安於問寢門施鷄戟示嚴肅於承祧臣叨
守五符阻趍雙闕竹苞松茂知益受於安榮海潤星輝
喜益精於昌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宋軍器太監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王炎著

箋

皇后箋

日謹二朝賛中宸之欽愛歲登八秩奉慈極之康寧儼
褘翟以蔵儀偕袞龍而增喜中賀恭惟○○殿下徳全
柔靜行備爾雅千億之多子孫益衍周家之慶五十而
慕父母克同舜孝之誠共迎葭管之春再上玉卮之壽
臣幸膺舜翰欣際休嘉依光離日之華永瞻繼照觀象
軒星之次仍見重輝

皇后箋

天子有尊而有父備彰婦道之勤聖人得壽而得名益集皇家之慶禮行前殿歡洽中庭中賀恭惟○○殿下靜體坤元柔兼巽順下齊嬪御成六宮雍肅之風仰奉勇姑贊萬乘愛欽之德爰增顯號用表宏休臣外守价藩幸逢華旦傳聞丹陛煥鏤玉之彌文遥想薄旒映韋衣之喜色

賀太上皇后加尊號箋

竊太帝以宅尊退藏於密順嗣皇之歸美必得其名謁瑞氣於長秋流歡聲於區夏中賀恭惟壽仁太上皇后

[illegible]方以靜用晦而明坤爲母於兩儀震得男於一[illegible]憂勤而相警俄清淨以自順父子三朝迭揖遜冕旒[illegible]下婦姑四世洽慈愛宮壺之中宜紀鴻休以儲燕祉壽方增於未艾仁愈熟而能安將練日而蔵儀備成厭事可移風而成俗克廣孝心臣攝守左符馳忱北闕恭承煥號知天長地久之無窮俗覺輿情覩海潤星輝而胥慶

太上皇后箋

太帝垂無疆之統共享康寧嗣皇承莫大之休永勤尊養游蔵儀於上日益儲祉於長秋中賀恭惟尊號太上

皇后殿下德備坤元化形陰教衆堯道巍巍之大興舜
心業業之思父母尊而親具全華旦之慶天地長且久
愈見歷年之多臣仰被恩光欣逢嘉會壽曰五福之一
既竝崇高歡呼萬歲者三頓首稽祝頌

今上皇后箋

偕九重而侍膳祗奉母儀慶七泰以奉卮庸昭婦道新
盛時之縟典騰諸夏之歡聲中賀恭惟皇后殿下位配
乾剛德全巽順形慈倫於萬宇著肅雍於兩宮禮始內
朝迎春祺而展慶化行寰宇勅天叙以移風臣越在外
臺莫陪通列聞熙朝之為壽如陽九霄慶象服之泰顏
當彌萬祀

太上皇后箋

蘭殿居尊竝慈皇而介壽玉卮行慶朝聖子以蔵儀喜
洊兩宮歡傳萬宇中賀恭惟尊號太上皇后殿下中臨
戊位大配乾元彌承坤厚聞遜之風竝受康寧之福陋金母
之坐必廣同黃帝之得長生柏酒浮春及時以禮自樂
椒觴錫蝦受命無疆惟休豈但七十歲自古所稀惟曰
億萬年由今以始臣與聞盛事越在外僚占南極老人
之星彌新瑞證望勾陳太帝之座永煥祥光

今上皇后箋

象服在中謹晨夕問安之禮燕朝行慶見春秋紀歲之
多歡洽兩宮孝形四表 中賀恭惟皇后陛下俾天作配
底地用柔彤管無違恭肅俯齊於嬪御褘衣有翼愛欽
仰事於舅姑衍七泰之宏休偕九重而共喜 臣驅馳原
隰瞻望雲霄有顯德在天庭仰望四星之明潤受介福
于王母頤齊萬壽之崇高

太上皇后 戺

位正長秋誕慈皇而介壽禮行華旦受聖子之推尊光
輝鏤玉之文葱欝塗椒之喜 中賀恭惟太上皇后陛下
無慈儉道極含洪分克居黃屋而勞心既勤輔佐及爰
在巖廊而拱手遂極安榮宜都天下之顯名以蒂帝家
之殊慶允矣母儀之盛粹然后德之全臣外守价藩幸
逢熙事慈尊懿美無形管之前聞永見崇高享紫宸之
至養

太皇太后 戺

配烈祖以造邦永新景命篤曾孫而嗣服宜行徽音出
渙汗於大庭洽歡心於廣宇 中賀恭惟壽皇隆慈備福
光佑太皇太后殿下厚踰坤載高在極先韜漢掩姬正
四朝之內治孕虞育夏賛三禪於皇家於昭日出之重
輪莫測補天之五色答民瞻仰發輝光於專靜之中挈

國平寧勤保佑於繼承之始實脩名而益顯功與德以
無隆垂百世之宏休無一詞之溢美臣攝官符守聞命
郵傳申講上儀因以知九重之欽愛俯殫善頌期於增
萬壽之安榮

皇太后牋

思齊文母儷皇極以貽謀於赫湯孫增鴻名而歸美考
形廣內歡洽寰中中外恭惟壽成惠慈皇太后殿下夙
稟柔恭日行勤儉燕娥英之淵懿際虞夏之明昌色養
太皇體愛欽之要道心循昭考開揖遜於後昆以聖
[illegible]相承惟尊尊之爲大順存乎惠仁發於慈表彰全德
之休美宴熙朝之慶壽有光於圖史禮益盛於宮闈臣
代匱武符馳誠魏闕金聲玉振獲聞帝典之温文河潤
山容彌覺坤元之博厚

皇后牋

前殿宣猷建三宮之徽號內庭協慮廣萬乘之孝思家
國榮華神人悅穆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體坤柔順周巽
潔齊依離日之繼明綦軒星而齊色以婦婦偕於子子
具嚴大寢之朝自親親達於尊尊克篤重閽之慶蒐上
儀於鏤玉疑喜氣於塗椒臣攝守下州恭承大號但與
旌倪之衆不勝鼓舞之情

賀慈福宮箋

春回北闕喜集東朝迓淑氣於三陽衍宏休於萬壽恭惟皇太后殿下儉慈為寶清淨長生獨秉天地之真若備膺多福兼享聖神之至養併庇群方臣等陪侍未央阻趨長樂顒瞻頌椒之祝永觀履袂之新

慰皇太后箋

漢宮興慟堯屋告終不揆蘭玉凡之言無復見形車之出恭惟太上皇帝游心清淨外福壽康豈意彌留祀國或憂其天墜迄臻大故鼎湖莫駐於龍騰恭惟皇太后殿下久共尊榮曷勝傷痛頤抑過哀而就禮期恰嗣聖以保邦對越顧成之靈安於長樂之養臣守藩于外奉慰無階莫伸同軌之誠徒結遺弓之恨

慰皇后箋

遺誥下傳神已乘於雲馭嚴寢追慕痛蒸極於坤輿恭惟太上皇帝道濟中興仁登上壽方安受天下之養乃厭為人間之留恭惟皇后殿下孝協帝心順全婦道遽罹大恤豈勝深悲頤遵禮制之中務抑哀情之過永匹休於北極用致養於東朝臣遥睇宮闈外分符竹徒有抱弓之泣莫馳同軌之誠

慰皇太子箋

神游不返慈極如存仰瞻
惟太上皇帝壽康介福清淨凝神遠邁
於授受遽辭舜養龍髯不可以攀援恭惟皇太子殿下
孝極事親義嚴尊祖念太帝乘雲而在上固自逍遥
元孫出震以承天豈勝悲悼然上侍九重之逮且下為
萬國之瞻宜節哀情俯遵禮制臣欽聞遺誥薄守左符
但同民吏以攀號莫望京師而奔赴

皇后牋

肇建儲闈丕承宸極由嚴
謀宗社儲休適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德備柔明坤為母以順天震得男而主器人倫既正益
暢三南之風國本不揺何煩四老之助臣繆分符竹密
邇觚稜既瞻離日之明象垂繼照又覩軒星之次祥著
重輝

皇太子牋

神聖御圖元良貳極主器藉於蒼震繼明協於黃離喜
溢天庭慶覃海宇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夙成岐嶷日
就温文惟皇家所重者繼承則儲禁宜嚴於監撫一孚
大號四洽歡聲益綿卜世之休允藉承祧之重念阻陪
於象魏方分守於魚符位正前星且快觀瞻於瑞色澤

流水海共欣涵泳於餘波

皇后牋

萬世不祧廟已嚴於陟配一暮而練服亦愧於稱情恭惟皇后殿下協贊孝思丕承內治慈顏如在無瞻侍於東朝懿範具存益致風行於南國頓謹節哀之禮用全送往之仁

皇太子箋

東朝仙去俄閱暮年北內哀痻豈拘易月恭惟皇太子殿下侍至親之側念太母之恩義莫重於承祧豈無慽愴禮獨勤於問寢宜致溫文庶殫子職之恭少解聖心之慮

東宮牋 因編東都紀年進

編年紀事可輯舊聞據舊鑒新是爲成憲不量固陋遂有編摩竊以南渡以前東都之盛祖宗傳序相繼者九朝德業垂休將闕諸萬世論撰於麟臺虎觀秘藏於石室金縢豈有他書可參王史然漢紀成於荀悅而唐曆出於柳芳倣其序歲月而書之欲以記事辭之要者想李燾長編而稍簡比熊克通畧而加詳甫上奏篇頒嚴寀旒之邃輒緘副墨進干儲禁之嚴恭惟皇太子殿下稟賡哲之資廣緝熙之學會道之要致以聖經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宜曾之家法庶因記註兼備參稽仰祈英鑒之高明

察愚衷之悃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雙溪文集卷之十四

宋軍器太監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王炎著

啓

上張南軒

元戎整暇方宣威嶺海之間膚使尤華遂將指江湖之上雖屬郡喜公之持節而紳望上之賜環蓋以將相必有世家不爲創見至於父子俱係人望未始前聞諸葛瞻之視武侯則功畧無傳李吉甫之似賛皇則剛方少貶其在今日非爲美談當紹興捨攘多故之時賴先生禦扞艱難之力勳從宗社逍濟生民故上天陰相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宜後嗣繼生於豪傑恭惟某官宗師先聖法象古
人探六經所載之微言紹千載不傳之絶學愛君憂國
誠心貫日月而無欺疾惡排奸直節類岱嵩而莫壓視
諫官御史逡巡而失色對公卿侍從慷慨而必爭得喪
齊一毫之輕聲名登九鼎之重仁人義士信知何世之
無賢走卒兒童亦識元臣之有後去中州凡千里之遠
在南服有三年之淹擁齊越以澄清移轄軒而廉問桂
林象郡勤父老之去思漢水洞庭覺溪山之改觀半采
足以肅百城之蠻吏慈祥足以蘇一路之疲民轉漕軍
儲實為餘事謀謨王體自合還中而況朝野注目以大
用期之聖明傾心其見知深矣鋪張前烈興起事功必
規模先定於胸中則設施可觀於天下佇聞趣召即慶
登庸炎才薄而無堪見愚而未達浮湛州縣所謀固出
於為貧啜嚅詩書此志未忘於稽古飽聞南軒非今世
之君子極欲北面與承學之諸生豈期墮朱墨之中乃
限在門闌之側恨無羽翼亟瞻盛德之輝光敢佈腹心
庶見平生之景仰

謝李椿侍郎

計臺下逐客之令幕府致招士之誠棄官而歸已快高
飛遠舉之興慕義而返敢辭驅去復來之羞誰云一介

之書生能屈十連之元帥親勤杜駕不許蹇裳士類以爲美談見者無不改觀顧禮意如此其厚雖豪傑亦何可當心非木石之無情趙等丘山而難稱凡蓄於肺腑而未言者請謄其頰舌而備白之夫憂道不憂貧者信窮通之在天可殺不可辱者厲廉耻以立已自鳥能擇木之說不行於世而猿欲投林之情恒切於中惟利重而義輕寧身卑而道屈居上者喜怒難於自克在下者去就失之不明如其奮螳螂之臂以當隆車所謂用蜉蝣之力而撼大木然吾黨之論有是非而無利害流俗之見明利害而昧是非雖知其難烏得不免如炎者會身孤苦用意闊踈謂仕者有時乎爲貧雖匹夫非可以奪志幼而務學亦既講之詳矣學以從政遂自敗焉可乎矧茲庠序之官號曰師儒之職倘不守準繩以治已豈能爲領袖以率人柰何疾惡太甚則怨所由生知人不明則過亦未免初有含沙之蜮讒甚潛行遂來黠壁之蠅訟爭遽起苟鄰人舉以竊鐵之態則曾母且有投杼之疑而況土下之情難通固宜鄭廣文遭官長之罵昨直之理未定孰信陽司業有諸生之留無復麾之不去招之不來亦姑悠然而辭怳然而受又念半生挾策方得一官千里携孥本圖薄禄爲郡督郵投劾而逝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擬靖節之太高對部使者納敕而爭誰學瀟溪之大勇
累有啼饑之百指家無破屋之數間若非真喪心而病
狂何遽不旋踵而殊走蓋欲留而不可非得已而遂行
幸而不見絕於大君子之門察其不徒為小丈夫之怒
茲蓋伏遇某官負四海之公望為一時之耆英育德本
乎剛方待人濟以夷易愛惜後來如塲師之養桐梓收
拾善類若良醫之聚參芝觀其困窮有此顛沛特加憐
憫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未忍棄捐以禮羅而致之幕下
擁前旌而一出陪後乘以旋歸無忌虛左以迎侯生第
論豪俠之節益州備禮而見嚴子本非真實之情以彼
相方惟茲專美可以激懦夫之氣不徒為寒士之光炎
敢不深防朋比之嫌益戒讒邪之害蠆尾之毒蓋小小
爾蝸角之爭亦沟洫焉衆口風波而今少定一隔玉石
從此就分容我庇身有公知已非常思譙何足為重如
石處士其尚肯來敢為矯激之言不合中庸之行珥筆
喜誦者數輩既削迹而無餘纓冠徃救者百人皆同聲
而相應共加講習日務省修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墮
諸淵終亦付升沉於度外忿言不迨諸身惡言不出諸
口但思遠恥辱於將來報德之懷濡毫不盡

賀李侍郎致政

抗章得謝解印言歸上心雖欲其必留難回雅志士論
皆推其勇退莫繼高風惟聖賢行藏出處之機如天地
消長盈虛之運居靜所以止其動用晦所以全其明庶
無招損而害盈是謂守謙而持滿故先王之待耆德雖
賜杖以示優然君子之守禮經必懸車而佚老自夫義
不足以勝利而昧於辭受道不足以制欲而怵於枯榮
聽其言則競思返駕於山林察其心則無不攖情於軒
冕是以進退不失其正惟聖人然後可能至於明哲以
保其身在大雅亦所深美必治氣養心之有素斯樂天
知命而無疑用能蟬蛻塵埃鴻飛冥漢以知足而保功
名之美以見幾而無悔恪之庇以辭榮而上全明主之
恩以守節而下激貪夫之志誰謂今世獨無此人其官
篤實而不欺清靜而寡慾剛大而有守恬退而無求德
爲天下之老成學到古人之微妙達惟狥道入陞法從
之班志在爲民起殿介藩之重去就以禮舒卷以權攸
身於康疆之時用志於寵辱之外蓋德之貴則三旌之
位非重仁之富則萬鍾之祿非多自養之厚則視外物
而皆輕自信之堅則入流俗而不變方將以雲山爲戶
牖以泉石爲樽罍以緩步爲車輿以清談爲絲竹嘯咏
風月徙倚仰烟霞招里社之故人時同燕笑訪山中之幽

予相與過從初非韜光匿迹而燕園綺之高不待吐故
納新而得喬松之壽能令後進識前輩之典刑却笑舊
聞以先賢之完傳然而忠力方壯德齒俱尊國家有事
足以折千里之衝朝廷顧治足以揆百工之政或不免
因時而特出恐未能與世而俱忘炎求道永聞事賢甚
切歙板獲依於梁戟摳衣許附於門墻既耳提之以發
其顓蒙又手援之以扶其危殆如嚴父慈兄曲加愛於
子弟豈腐儒小生所敢望於公侯麈粟傭錢方墮泥塗
之賤幅巾黎杖莫從紆鑿之遊倍懷贊慶之悃不勝踴
躍之至

謝滿憲

竊自節下荷安獨冷之官薦士臺中首拔孤寒之迹不
敢自售無爲先容誤辱噓枯而使生寶非凍玉而待價
施重則難乎爲報喜極而繼之以慚嘗謂士非止於爲
貧欲行其志義不可以苟得當固其窮惟廉恥之風衰
而利名之念重榮枯之變險獲於中在下位而俯仰乎
人第曰志於得爾居要路而抑揚在我惟其求則與之
乞憐以一已之情借重於諸公之請若此者衆莫知其
非沈靜自如必誚其栖遲而無援剛方有守又疑其矯
激以邀名故起家而宦遊或終老於選調世方靡靡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能返有識所憂人但營營而自爲謀公家何補孰處
提衡之任獨慷推轂之誠振此滯淹消其奔競有名世
力行此道乃善人晉待而興可備搜揚宜求茂易奏贊
既不敏數亦多奇謂行藏之所宜須當稽於古訓然涵
養之未定無以愈於庸流若附於大賢之門固出乎平
日之碩意雖汲汲貌若徐徐敢圖特達之知驟拜明揚
之賜詳其學則腐儒之陋未免空虛語其操則下士之
愚烏能端慤謂有似於恬退遂曲加於品題得之甚榮
聞者太息其官世系東吳之望道原西洛之傳聲名重
於一時許與信于四海必欲得士汲引不謂之私恩初
無容心可否但付之公議要在知其中之邪正非但庸
其才之短長意其朴訥而無華可以扶持而有立特勤
推挽不使棄遺炎敢不講習其所未聞操存其所當守
治心養氣志雖久而益堅從政臨民學欲行而有用進
脩則勉其在己得喪則歸之於天無累知人是爲報德

登第後謝舅氏汪使仲和

纔知丁字詎能起於儒家濫玷乙科實借輝於母黨未
及造門而謝遽厪飛翰之頒靖言思之得罪多矣重念
炎天資陋甚生計蕭然無負郭五十畝之牧焉能糊口
錐揷架三萬軸之富何足謀身自傷偃蹇之蹤敢有蜚

鳴之望偶緣天幸獲厠時髦茲蓋依遇其舅長學探根源誠精藻鑒謂生子必過於父固誤深知然非舅安有此甥亦由餘庇炎敢不銘心自勵嗇德無忘題進士科名已覺徼榮於此日成外家宅相敢期旗邁於他時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通韋倅

太常奏弟偶聯淡墨之名別駕攝官獲在鳴珂之里二紀嘆羌池之久一朝有邂逅之因行且登門可無削牘某官學窮道奧文掞國華試其才於繁劇之間不難製錦克於養以安恬之守聊復題輿肴如執事之賢實列

[illegible]之婁其鴻博宜紬書於虎觀其清修可端簡於烏臺胡不高飛尚茲平進正恐未下車之際即聞不俟駕之招炎揆日將行瞻風伊邇同年簋仕雖慚玉笋之英序齒論交乃等棣華之好儻或許其承教庶不致於瘝官夏令清和燕居暇豫頤謹寢饗之節益申戢穀之休

通向倅

祇戍期而承乏濫陪五馬之車親耆德以為師獲在八龍之里非先揆日以貢竿牘可遽趨風而望憑茵某官六世故家五朝壽俊文簡之典刑未遠鄉林之聲烈如存閱義理以養其心本不矜於進取攄才猷而見之事

曾未究於施爲脫屣如遺掛冠不顧傲睨功名之表徜
徉泉石之間雖外物輕於浮雲可激清風而厲俗然世
臣重於喬木當勤聖意以貪賢暫安鳩杖之閑別有蒲
輪之召炎仰高甚久披奉無因豈意是行獲酬所碩從
郡太守之後將戮力以奉公近鄉先生之尊宜齋心而
請益瞻承伊邇寢寐不忘夏令清和燕居暇豫奠精調
於寢餗用倍納於休祥

上譚提刑

攝丞支郡偶前一歲之期受察外臺仰戴二天之庇甫
諏辰而恭職即齋宿以修辭碩霽威嚴仰陳悃幅某官
爲時先覺得道正傳克所養則器大而聲宏見於文則
芒寒而色正順詩書以造士討論何止於解頤發倉庾
以賑民愛利悉形於將指陋矣青蠅之點璧翻然黃鵠
之摩雲有以自娛堅杜門而避俗不容退處竟衣繡以
觀凡其教條簡易而不苛其讞議清明而能恕環今日
乘軺之地無曩時珥筆之旰載考借人崛興南紀遠則
開元之輔相近而慶曆之諫官惟山川之炳靈獨鍾間
氣如麟鳳之罕見爲瑞清時是宜玉琯之提封今復一
賢之顯美暫勤攬轡即拜賜環高掩前修盡攄素蘊炎
起家氷冷隨牒陸沉製錦之傷偶爾終更於爲縣覆車

之戒難乎承之以佐州自知無尺寸之長未免念斗升之禄預期拭目前瞻雙節之光華當務檢身仰俟六條之廉訪

上張總領

分教泮林嘗籍計臺之庇攝丞支郡又瞻使節之光有天幸而能然如自謀而至此況視前車之顛覆尤依厚至之恤幪某官行應四科學包六藝緬懷先正勳勞在盟府之歲今見名卿忠力篤世家之美淳更劇任茂著真材將漕湘中蘇民情於遠服總儲淮右壯國勢於留都晃琬有北顧之憂襟帶惟上游之重方急采薇之遣必先積穀以實邊江漢數屯半天下勁兵之聚湖廣四面給軍中經費之須爰使信臣肅將隆旨望獨高於喬木禮宜備於皇華既士飽而馬騰亦粟陳而貫朽武昌風月清談無取於元規赤壁江山英氣可追於公瑾然籌饋事歸瞽廟謨明良相遇之難已親逢於順運公侯必復其始當力續於戎功炎起自孤生安於拙宦強顏無補不無傷錦之羞盍妄意佐州寧有懲羹之慮方儉家而仰願躯右挈而左提雖曰未遑之必計如其渾鈍尚期嚮策之少寬免甲徵官宦爲大造

上周丞相

名位至於絶百寮斯難攀附道德足以服一世可不依
[illegible]況善類宜有主盟則來者固無絶法飛走之從麟鳳
殆欲去而莫能河海之集渭挨未有辭而不受輒陳悃
悃仰瀆威尊某官命世真儒邦良稱從容造膝贊揖
遜於脣謀懷惻沃心迪清[illegible]明於初政號召四方之豪俊
鋪張萬事之規模風采凜然肯燕坐江沱之表浮言過
矣何毀傷日月之明嗟惟元老之去留實係本朝之輕
重頃從赤松爾豈昔賢之雅懷當如蒼生何有天下之
同欲況復皇明之繼照正資耆德之告猷雖優游宮可
以保身而遺繇豈忘於國其望則在廷之九鼎其

深謀則當宁之元龜恐遠人必問衆公不宜在外苟
國既相司馬又復何憂人心有孚天意自定炎起家巫
冷隨牒陸沉年不後人時無知已妄欲通名而自獻初
非附勢而有求士上新津皆受三沐薰之賜身行驥坂
亦期一盼目之榮占小已之賢愚在片言之可否

答劉監酒

遠宦棲遲偶在八龍之里高情洒落驟來雙鯉之書欣
會面之有期愧馳詞之不敏某官摛文華贍秉德清修
鬱喬木於百年家聲猶在駸驊騮於千里才氣無前暫
安篔廉之卑以養縉紳之譽涵令茹古益新黃絹之色絲

發策決科當復青邁之舊物炎仰高甚久披霧無
意是行獲酬所願遂巡傾盖可攄棠棣之思勉強抽毫
莫報木瓜之贈

田蔣教授

才識之優素聞第一師儒之選果見無雙得龍友於渥
注空馬群於冀北某官鈎深學海掇藻士林八卦六爻
研義文之妙肯一風二賦振屈賈之遺音負此兩長超
然獨步暫時緩帶肯處諸侯半壁之宮不日曳裾徑登
上帝群玉之府豈圖孤陋獲識英髦健筆驚人共嘆陽
春之寡和高軒至我乃蒙明月之暗投藏以為榮報於

何有

謝縣官

禄不及於二親終身有憾年又過於七衮來日無多敢
意攄謙記其孤矢之初度俯憐衰朽貺以瓊瑤之雅辭
自顧蒼顏雖欲一盃而安能發三嘆之遺音徒剡感悰曷酬厚施

田黃少卿

將指觀風固須膚使刺經議禮尤藉通儒某官秉德高
明提身莊敬有元元本本之學素號洽聞明是非非
之公堅持正論昨縣諫省出奉詔條周行嶺海之間既

騰異最光奉隆綸之寵入冠清流方欲騰書驟崇貽問
雙魚甚美空懷拜賜之慚四牡且歸日佇同朝之喜

田武林秋元

龍飛策士將以天下之奇才豹變發身遂占廷月之前
列其人英[illegible]壯氣激昂早厭儒冠思登勇爵欲跨
雲霄而直上果超流輩以先鳴臚句一傳食言無聞未
及面陳於賀牘乃蒙首貶於華牋由韋布以起家今見
奉親之喜屬槃鞬而從事更堅報國之忠佇觀富貴之
新來以副交游之屬望

田[illegible]教授

宗盟之秀獨立不群文藝之高屈居第二敢謂廉勤之
厚意肯貽駢儷之華牋其宮頴異出於神明清苦同乎
寒素恥隨俗靡欲以文鳴劉子政經術冠於諸儒李長
吉篇章傳於天下雖公侯之希有豈今人之不如暫爲
侯洋之明師即遴玉庭之諸彥願克遠業企及前修援
茅茹以同升雖有見賢之喜投木瓜而莫報空懷愛我
之私

田林院

哲人制行可爲法於將來孝子顯親欲揚名於不朽誼
雖一惠法有兩端限以班資之崇在乎貴貴參諸德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提泉貨專屬星軺總一道以鑄山運一鞭而流地但見
草通於九府不煩分頒於三官佇訖外庸即登近侍炎
裘緣超躐自速顛隮散吏祝鼇方忌循省誤恩起廢蓋
有寅緣靖言技拭之由皆伏吹噓之賜分憂所寄志雖
切於字民治劇非長心甚虞於曠職瞻承在望欣懼交
懷仰藉幹幪幸獲依於德宇更期儆策庶無戾於官箴

田諸縣宰

垂老投閑未能忘祿誤恩起廢亦許爲州方欽騰書遠
勤賜問某官以才自奮其學甚休負抱既高盍著鞭於
崇路進趍有節聊飛鳥於雷封念假守之無堪惟曠官
以開其固陋賜之鴈墨以振其孤寒顧涉世之多奇歎
知心之無幾緬懷舊事契闊堪傷今見後昆風流尚在
偶獲陪於末議覩必發於幽光因念仰高無復九原之
可作惟靳濟美庶幾千載以猶生

饒州之任上吳提點

中都結綬嘗陪一日之雅遊支郡扎麾遂藉二天之大
庇敬裁奏計仰告戒期某官今事指南名流華盖春陽
温厚外示德人之容止水清明内濟君子之智三異任
宇於衆志十奇聲徹於宸聽雄監考工方晉在儲才之
地虎符分守乃果於請郡而行望實浸高眷知彌篤盡

提泉貨專屬是輕總一道以鑄山運一鞭而流地但見
阜通於九府不煩分諭於三官佇訖外庸即登近侍炎
曩緣超躐自速顛隮散吏祝鼇方思循省誤恩起廢蓋
有寅緣靖言技拭之由皆伏吹噓之賜分憂所寄志鮮
切於宇民治劇非長心甚虞於曠職瞻承在望欣懼交
懷仰藉幹幪幸獲依於德宇更期儆策庶無戾於官箴

田諸縣宰

蚤老投閑未能忘禄誤恩起廢亦詳爲州方欽騰書遽
勤賜問某官以才自奮其學甚休負抱既高盍著鞭於
衢路進趍有節聊飛鳥於雷封念假守之無堪惟曠官
之是懼理財惠乎詩亦惠乎弛聽訟欲其恕充欲其明
恃有縣大夫之賢共修職業庶幾明天子之德下究閭

通趙路分

蜀目戎旃仰止護軍之貳摩身郡綏肆於屬部之中恭
職有期通名敢後某官天資敏銳人品高明抗子政之
忠精懷道宗之方器天山三箭有志侯封金匱六弢不
顓古法道本無殊於文武上方竝用於親賢暫屬鞬橐
總列城之步騎佇分旄鉞建上將之鼓旗炎垂老投閑
誤恩起廢幸而假守可以依仁橫槊賦詩頗熟聞於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治民根旅尚少起於衰懷

謝臺諫

三徑羣居祝鑾閒散一麾假寵便郡得安枝拭恩濃望提力大伏念炎倦遊寡與平進無階晚蒙上聖之誤知遂玷中朝之清貫超踰至此顛沛從之初如鷁退於中都今乃馬還於出塞既賦祠官之禄游分長吏之符惟徽兖兩境之交封圻相望而顏范二公之遠聲烈如存得近地以欣然企前賢而愧甚伏遇某官秉德剛方而有守持心仁厚而不私謂長短無收將集群材而立事則瑕瑜不掩難因一眚而廢人特賜主盟免為棄物之

政不省躬玷闕厲志廉平專務撫摩上體朝廷之寛大庶蘇彫瘵下消田里之歎愁

通致政王溫州

郡大守分憂之職顧以字民鄉先生得謝于家宜先問政行將入境可不通名其官德齒俱高人門兩重其通敏不隨乎流俗其廉潔可勵於貪夫握銅虎以開藩蓋嘗小試伏玉鴆而俟老隨即居休細考行藏可無愧恪在諸生當日陪於几席如長吏盍時造於門墻炎備數祝鑾蒙恩起廢江城假守頗克已以奉公里社依仁請委心而承命

通陳主

投拭恩深玷銅符之假守怦幪地近有玉節之綱僚敬
馳奏記之誠預達依仁之意其官人門兩大才德俱優
百年喬木之故家於今有幾千里青雲之遠器其進無
難暫佐星軺兼司泉貨足國用者在此將聞貫朽於中
都選世臣而用之即見階升於清貫炎校閑三載起廢
一麾蓋平生懷覩鳳之私而今日有登龍之便撫耋倪
於封內受約束於臺中職在藩宣敢不講求於民瘼心
存覆護庶幾免戾於官箴

通陳知監

庭賦祿誤蒙起廢之恩便郡分憂適有依仁之幸其
官起於華胄濟以真才階星次之輪軒衍泉流之寶藏
貫朽而不可校佇開九府之充盈歲計之財有餘何待
三官之鼓鑄第超升於清貫難久屈於賢勞炎三載投
閑一麾假寵曠瘝是懼撫字何堪將合魚符可講同僚
之好先憑鯉素稍攄慕誼之誠

回交代周郎中

昨登三館幸接英游今合五符又叨交契雖在後難攀
乎逸駕然告新必授以成規遥睇茵遷輒陳輿誦某官
學深聖域文淡國華是謂勝流嘗已紬書於金匱如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小用亦宜演誥於黃麻乃欲訖其外庸今暫違於帝所
遠追冉季擅政事於四科高祝趙張騰治聲于三輔衆
雖詣闕難以借留朝有賜環促之來觀嘉猷告于后即
升獻納之司利澤施于民盡展經綸之蘊炎侵暴未路
開客孤蹤起廢恩深撥繁才短恃有教條之井井可以
蒙恩更蘄誨約之諄諄使之免戾

謝從官

屏居三徑越在家山起把一麾密依行闕攸拭之誤恩
甚寵吹噓之大造爲多伏念炎碌亡奇惸惸寡與灌
洲抱槧鄴水分符誰謂數奇動而速謗自知識暗謀不
周身此宜終老於漁樵何敢希榮於牧守況古稱碧雲
爲浙右之名城而今視京畿乃日邊之輔郡寬亭者長
於撫摩而短於治劇精練者急於辦集而緩於字民於
斯二端未有一得付以藩宣之寄擢於廢棄之餘曾是
傷弓若何全璧伏遇某官嚴於律已輕以待人持君子
包荒之心廣朝廷使器之意雖管朄以無廢或桑榆之
可收炎敢不振衰遲之蹤殫牧養之力使之殫治誵無
梁國之能督以催科寧若道州之拙

謝孟漕

鳳闕非遥虎符有守使朝賜對詔吉趣行玉上之德意

寬仁臺治之教條簡易於斯撫字可謂便安載念此州
殊非曩日三賢祠在誰希前哲之高風六客堂空無復
宦游之樂事既紛紛於牒訴又汩汩於簿書征榷之利
日取之若甚多逢布之輸歲計之常不足何以免催科
之拙廢乎爲堡障之謀伏遇某官令聞冠于朝端名門
甲於天下以能治劇藻兩漢道以裕財其實留中近九重
而駐節炎幸緣一自之雅素可竊二天之庇庶雖無御
黠馬之嚴稱爲能吏頗戒烹小鮮之擾加惠齊民

答韓總管

假守朱輪將合符於近甸董戎玉帳亦稅駕於是邦方
欲膽戀遽勤貽問某官受才英特執德靖恭系胄出於
貂蟬聯畧通乎虎豹未際功名之會小施整暇之能暫
佐中權總千群之步騎行登上將護一面之金湯炎老
以無堪懦而不武念仰高之有素幸借潤之可期悃幅
所懷編摩莫盡

答魏倅

外諸侯之守在於撫字其民半刺史之權所以通行其
職辱講同僚之好首蒙枉教之勤某官世閥光融才猷
敏邵展士元之驥未足究其所長題仲舉之輿是宜借
以爲重何期天幸獲共官聯庶幾繾綣以相依必肯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縫其不逮瞻風非遠披霧有期胸次所懷毫端莫盡

答長興安吉知縣

朱轓蒞事固無取夫煩苛墨綬近民尤貴察其肥瘠欲爲循吏難矣頃與執事圖之某官行已靖修機繁敏決方縣官之意雖專於堡障而郡守之責在拙於催科要當處之以中相與去其太甚黃金不至博手而無措赤子亦可息肩而少休但使田里無歎愁之聲不負朝廷寬大之意佇觀優課即止享途耶發鄙懷用酬先施

答烏程歸安德清武康知縣

隼旗假守偶及戍期烏烏同僚遽來教賜某官疏通無滯庶謹自將小試民庸暫行邑事若以仁厚之意寓於催科之間萬戶按堵而居不病烹鮮之擾諸公推轂而上何憂屢驟之難自顧陳人豈堪劇郡所願同心而共濟必無袖手以旁觀惻欵之情敷陳罔既

謝王縣丞

拏舟甫至素非識面之交曳履相迎遽有贈言之寵寔公欽祉而莊誦使我置書而永嘆追憶舊遊恍如昨夢乃蒙掇拾其陳迹曲畀褒嘉之至辭見謂全才誠爲溢美是非不詭豈應專於頌而無規直諒相資尚冀有所聞而必告

賀吳興郡王

大庭讀命亞傳升華鏤玉增徽慈孝洽兩宮之慶纂車
軨采友恭形四海之風盛事流傳歡聲洋溢某官端莊
而好禮靜厚而尚仁晨趨辨色之朝其儀惟謹日致承
顏之養於志無違屬聖君方駿惠於先猷爲太母行鴻
休於顯號乃眷懿親之近無踰介弟之賢親公府之多
儀未爲異數詔王朝之特輯庸示殊恩蔓棲具美於相
輝棘立超升而在左慈闈喜懌茲惟系出於孝皇屬藩
榮華豈止事同於信邸炎贊貞開館依德高墉夢斷
邊阻進瞻於衆繡身居林下但傳誦於絲綸

通孟守

憑軾徐驅鼎來千騎結廬屏處幸受一廛行將伏謁於
道周可不通名於室某官滋官之清如水接物之和
似春於進取也甚以宏深其所養豈不貳邊城之守
衛亦嘗提民部欲訖外庸暫臨近輔仰瞻行閫
在今日則地高州視異時而民瘼先聲所至衆
志已孚必知
未下車之除已爲先非曰置催科而不問第恐
聽父老扶杖而
行闔境遽蒙謝使君合符之有期日望班條風
先委照以五雲之書猶喜衰遲獲托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賀徽州趙守

守股肱之郡選擇非輕任肺腑之親藩宣惟允一塵風動千里春回其官系胄出於神明操履同乎寅素以準繩之行矯貴游之習以經緯之文決英俊之科三緩帶於蓮池一鳴絃於花縣雅懷平進題輿始駕於貳車治最聲聞給餉遂班於六院上欲試之馮翊公非薄於淮陽乃眷此邦令爲近輔欽賦之儕科已重閭閻之疾苦頗多自明府之開藩聞老耽之相語必寬平而無擾庶彫瘵之有廖豈止文吳冠漢京之循吏當如毛畢首周

遥於二天之底

與王監承

衰嘗傾蓋邂逅日遏今獲受廛棲遲宇下可無一紙往徽雙旌某官負卓越之才慷經綸之志萬言落筆四海無人自分横翔徑處紫禁玉堂之上曷爲小却勾留肩香晝戟之間惟其所養者閑深是以獨廉於進近輔可訖外庸發摘吏奸如神明撫摩民瘼如父母厂庶之所屬望亦君侯之所優爲第恐賜平生多難

典謁某等[illegible]之造逐但與野人共

室之諸卿炎需次里中受廛宇下百本葩一畦韭友遵
奉於教條三鍾粟十束薪又薄沽於稍食其為贊慶閣
既名言

田鄭宰

山川改觀逢新尹之鼎來田里即安與老農而厉慶稍
稽奏記遽辱貽箋其官學識俱高人門兩大宜青雲之
真上無白璧之小疵已嘗佩銅墨於日畿聊復寄絃歌
於巖邑雖然小却決不久淹政術素優豈憚煩於盤錯
治聲難掩即躔處於清華炎辭述無堪依仁甚幸非公
事不至武城之室殆所當然以老人獲登單父之堂詩

難及此尚期一見以寫百懷

答永興鄭宰

壯縣鳴絃子姓有續貂之喜家山掃軌老夫辱烹鯉之
音得此為榮若何圖報其官七閩名士兩學勝流旋奏
第於南宮宜飄纓於上國雷封盤躓乃亦有三年之淹
雲路軒騰終難遏千里之駿由茲入覲必有秉言平遷
即上於蓬山小却亦遊於璧水炎平生困躓晚節浮沉
非宦路之多艱乃拙謀之不竊英材得用尚為衰朽之
光末裔不忘永念交承之契

謝林寶文

小儒干禄但傳誦於陳言大府掄材乃濫充於舉首所
謂隻字榮於華袞不啻一諾重於黃金恐知已之難酬
秖捫心而有感竊謂貴賤以定天下之分禮義以為人
心之閑躁求而得者於義有愆自謀而進者在禮不許
豈惟韋布之類因幣聘而後行雖若置衆之人非旌招
而不往此士氣所以無挫而人才可與有為至於掃門
以見相君執御以事先達雖若此身之自屈亦徒以利
而相求逮薰耻之寖衰致賢愚之同滯既欲策其足以
速步未免大其聲而疾呼貴將有待常先得之寒士無
庳徒自辱爾遠矣雲霄之路妻慈衆望之鄉雖有彈冠

之思但能仰屋而嘆孰執肯銓衡於逵宦獨存推轂之公
心分涇渭之清濁於胸中定春秋之予奪於筆下有名
世力行此道乃善人乔侍而興可備搜揚宜求茂異如
炎者賦才甚下涉世多奇歸耕欠負郭之田謀仕無封
侯之骨秖緣糊口未免折腰獲居半水之中獨竊二天
之庇可以樞衣而請益不惟飲柝以隨群前望身衢思
染指於羊鼎退疑薄命或點額於龍門況主人之厲雖
有取其能鳴而大冶之金莫不祥於踴躍意固汲汲貌
若徐徐敢圖特進之深知驟賜吹噓之餘論評其學則
腐儒之陋烏得淹該論其守則俗士之愚豈能純固謂

有似於恬靜遂曲加於品題初不待求聞者太息方鄭
朴初投於周泗固匪珍奇及梅槎一上於星河便非凡
物茲蓋伏遇某官諸儒華盖後學指南剛大之氣塞乎
兩間仁勇之聲震于一世緊誰之屋燕雀不啻樂我之
園筆簫有辨當今日蓄儲於人物圖異時經濟於王庭
蘧篨戚施之病夫且猶有用樽罍倏播之散木亦可燕
收遂使賤微仰墜推挽炎敢采篤於稽古返以省躬講
習其所未聞操持其所當守有如皦日窮通必義命之
安敢在下風進退惟悴趨之學顧由斯而報德庶無緊
於知人

田揚宰

宰于壯縣來自中都方當問塗而上蓬萊亦肯爲民而
栽桃李銅章墨綬既藹先聲桑蔭麥畦自生和氣某官
諸儒華盖後學指南不爲盈川締繪之文而有子雲深
湛之思璞玉指以爲石何損乎萬鎰之珍祥鳳使之在
笯孰議乎九磐之舞行止姑隨所遇欣戚不入於心歐
陽子斂板於趙庭之時昌黎伯讀書於領邑之際景仰
前哲低回小官未應三年而不飛決知七日之來復炎
又聞高誼獲在同僚將喜登門快覩青雲之雉遽蒙受
簡暗投明月之珠悃愊有懷編摩罔既

中央圖書館 REPUBLIC OF CHINA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賀施參政代

渙號揚廷真儒當軸股肱宣力欲求文武之全有羽翼在前遂處東西之兩地豈特臣鄰謹於觀法蓋亦夷爵懼而寢謀九扆尊安三階明耀某官準繩有守琮璧無瑕氣涵天地之純極乎剛大學得聖賢之用撰以中庸方其侍簪豪之班蓋已儲鈞衡之業越從黃閣進翊洪樞浸符巖石之瞻宜斡魁星之柄中書立政顓論道於廟堂右府本兵欲折衝於樽俎不有經綸之素孰堪委任之隆賛襄萬事之幾容運三軍之策道揆既正疇績咸熙王靈推宣四海無倦與湯咸有一德既契前旒淮悅命總百官行登上袞其遠分郡寄側聽鄧傳雲起龍驤欣見千齡之會厦成雀賀倍懷一已之私望東閣之崇深悵左符之拘係其為詠頌罔既編摩

賀隆興程帥

入覲天顏出臨方面耳泉奏計上知廉訪之勞童水分符國有蕃宣之重歡聲四溢條教一新某官縝密自將溫良無競得於蘊藉粹然金玉之純動以周旋謹此樞機之發東臺批勅既著直聲南服觀風暫將膺旨達九重之德意勤六轡之馳驅爰自俾輶遂分帥閫惟是大江之右亦登鄞食之餘公徃頒春民如望歲凝香燕寢

一下妨憑剌史之幡曳覆龍墀行即荷從臣之豪某自惟
暹暮獲除風敲驛傳所臨恨陽環之既去隣封孔邇喜擊
桥之相聞慶慰之懷敷陳莫既

賀湖北吳憲

入覲清光出恭讞事三尺垂寬平之法容有舞文一麾
詔撫字之勞是宜將指修途遄邁遠俗來蘇某官應物
清明禔身廉靜蔚然儒雅壓江右之名流籍甚政聲似
京西之循吏上魚書於嶺嶠持龍節於湖陽惟吏議至
於吹毛則民情無所措手簡求膚使欽恤祥刑為聖明
布不殺之仁使鰥寡有無盖之喜錐揚旌跋履小

尾之噓然簪筆論思即上螭頭之陛某有懷晤語喜覩
除書側聞騎從之來敬伸賀悃頓備餼牽之禮必展交
情

田袁州曹守代

榮膺芝檢分守竹符五馬暫來聞說賢侯之撫字雙魚
拜賜首勤君子之撝謙修慶未遑懷慚不敏某官英材
頴秀深識疏通剸劇撥煩解數十年而刃無缺折發奸
摘伏照十二乘而珠有輝光持虎節於靈山授魚書於
溢浦治聲聞上遺愛在人日邊丙夜之憂欲孚德意江
左宜春之奧今號名藩暫領一麾即歸雙闕某聞風惟

舊披霧未由魯析相聞幸依仁之孔邇郇雲有爛感陳
誼之甚高喜愧俱深編摩莫寫

田仝州趙守代

榮疏芝檢守重竹符惟至尊勤恤於遠民雖枝郡精求
於良翰歌襦襦之來暮擁旌旆以行春其官育德清明
秉心肅括才堪國器宜翔翥於中都志在民庸尚藩宣
於外服帶衡山之南麓君湘水之上游不惟壤沃而泉
清蓋亦俗淳而事簡是為樂國易以撫摩更得賢侯使
之懷附佇看疑香之暇即聞召節之趍某久稔英猷欣
聽王事方厚貽牋之温潤可占臨政之慈祥替慶私數

陳罔既

田馬宜州代

肅將漕事行嶺海之遐敭叨奉除音得湖湘之善地敢
謂隼旟之遠遽勤魚素之頒某官校筆志高枕戈義壯
飛騰燕頷壓山西六郡之良舒卷龍韜得圯上一編之
秘把旌麾而畫諾總弓劒以護邊遠俗清平群蠻龔服
賢長城遠矣小施智畧之奇借前箸籌之即赴功名之
會某襄因乘傳喜獲同僚受命改轅方嘆山川之隔修
辭授簡重煩使介之來感愧之私數陳莫究

與鄴江詹帥代

久去中都遠內朝之瞽蒙仰分外闇隣大府之旗麾雖
欣擊柝可無行李之勤敬問興居少伸纏綿之素某官
斯民先覺此道真傳志定氣完得古人之渾厚識高學
正新至理之精微外流愷悌之聲入鑒忠嘉之蘊為時
宿望結二深知羽儀文石之班調護青宮之德然天子
憂勤之念下及閭閻而海邦凋瘵之餘宜更塩筴遂蘇
禁淡出撫价藩海宿山行自此有阜通之利蠻煙瘴霧
變而為清淑之風豈齊魏之能淹即介圭之趣覲某自
一孤拙獲厠交游門五管之途將乘一傳在三湘之上
變換雙旌聞啓殿之徐來幸對圻之孔邇中心欲寫但
憑京鯉之音書會面無因徒渴揮犀之晤語炎州地暖
青陸春田頗精饗寢之調上副晃旒之眷

謝廣西詹經畧 代

一節觀風未及修於荒政十行出命驟政畀於祥刑望
帥聞之崇深幸隣封之聯絡往徹記曹之聽可無行李
之勤某官拱璧含章元龜見晚精微自得靜而探聖域
之傳詳練有餘動則中事機之會行藏無枉義利必分
羽儀從橐之班翼贊儲闈之德係時雅望為國老成晃
旒軫念於遠民牙纛開藩於南海議法欲公私之兼裕
塩筴流通臨遏貴威惠之交孚戎車整暇豈但圉書之

押至即聞琛賜之遄歸其久陽憑茵洊更軺傳敢不體
九重之欽恤未能盡五德之清明念攬轡以馳驅周行
原隰想凝香之宴笑尚聞雲山頠賜誨言免貽官謗

賀使舍人 代

中宸踰寵右掖陞華上顧周行喜黃閣帥臣之有子士
無異論稱紫微書舍之得人王猷一新國體增重某官
志定而有立才全而不偏正大之學得諸家傳俊秀之
聲孚于民聽文章直餘事耳大誉經綸富貴吾自有之
不因閥閱超西京視草之手居北省判花之聯彼常衮
但長於除書難顏潤色而崔琳可問以今事詎曰淹該
得我鴻儒光于鳳閣其外分符守側聽鄰傳演綸誥之
音既發揮於妙語補袞職之缺必簡注於清秉賛慶之
誠敷陳莫罄

田趙機宜 代

出綸新命入幕英游暫煩棠棣之親增重芙蓉之府某
官潛心儒業擢秀宗盟早聯玉筍之科荐著銅章之最
聊資婉畫來賛名藩鼓角清閒無待揮毫而草撤湖山
平遠不妨寓目於登樓姑以養資佇聞迅召某曩嘗識
面又不嗣音烹鯉得書乃有同寅之喜揮犀晤語可詣
道舊之私

賀王侍郎代

擢自儀曹陞于選部雖中臺正位又居簪綦之清班然小宰掄材尤號衣冠之極選龍光滋厚爵列逾高其官正學得於家傳敏識周于世務危言無隱卓然副當宁之心特立不回足以作縉紳之氣乃由烏府徑上冊墀右掖代言既係綸於訓誥左行議禮以黼黻於典章職豈弗清材猶未展仰承帝制進貳天官入仕之途雜而流品莫澄循資之格密而賢愚同滯若欲釐法之弊未免啣人之情雖藻鑑之清明必權衡之平允其外分符守側聽鄒傳上意方隆姑付涖三銓之重物情益附必於四近之聽贊慶彌深敷陳罔既

賀史侍郎代

選賢右掖正位中臺誥命流傳既用舍人之樣典章明備宜新禮閣之儀官以德居士皆心服其官吾儒華蓋今事指南望實俱高家有公師之赤爲忠良相繼人宜父子之緇衣國所重者世臣班遂陞於法從揮翰紫薇之省潤色綸音授經蒼震之宮琢磨玉質遂承晝接晉貳春宮清識淹該亦暫持於荷橐遠猷經濟終必上於槐庭某久託餘光遂聞新命爲公朝而賛慶知善類之方享

田趙道州代

承命分符宵衣洗箓所以慰遠民之觀聽在於宣上意之慈祥風動一麾春田千里某官操修之篤靜重而文錄國懿親之賢居時能吏之選春陵奧壤瀟水上游雖泉石清幽可發元子新奇之句然閭閻凋瘵宜殫陽城撫字之心惟其游刃於盤根繇此着鞭於要路某近方會面猶辱嗣音郡有循良何待六條之察帝思俊彥佇聞一節之趨贊慶惟深數陳罔既

賀趙總領代

天陛疏榮星軺將指畫上游之勢選望實於宗盟

計之椎調盈虛於兵食風行六路恩浹三軍某官恬靜無求清修有守動則見太阿之鋒頴粹然藏玉璞之圭璋三剖銅符推仁心而撫字兩持繡斧伸直道之潛惟江漢之要津有荊襄之重鎮雲屯萬竈日費千金必得能舒卷之通材乃可致公私之兼裕舉鞭而錢流地上既趣辦於軍儲聚米而虜在目中必習知於邊事佇上廿泉之計即陞文石之班某久矣仰高茲焉借潤門闌在望幸隣雙節之光竿牘將誠乃展百凶之素其爲欣愧罔既編摩

田趙知軍代

侯藩撫宇不憚勞心治最升聞豈煩薦口輒冒惟賢之美備言奏課之優其官縣國懿親爲時良吏德慈祥而能愛政簡靜而不煩森戟凝香據黃堂而晝諱無襦奪袴詡赤子之歡謹雖不爲赫赫之聲而獨收上上之考擁一丈之蓋衆固頭於借留頒十行之書上方嚴於趣召某觀諸賢業酌以民言援茅茹以同升善宜無隱投木桃而獲報義不敢私

謝宰執

我釋義經徹冕旒之覽恩疏漢詔獎鉛槧之辛勤仰瞻咫尺之天光垂照寸常之穴見喜雖榮於龍錫卿佳莫稱於褒嘉竊以道載六經易闡三聖理存於畫文王重以生爻意見乎言尼父述而爲傳顯足以措諸事業妙至於行乎鬼神柔何後人以爲卜筮之書繇此學者莫探乾坤之蘊田何所受流於京孟之誣王弼未知雜以老莊之說自開戶牖輕棄筌蹄論互體者畧而未詳辨係辭者信之不篤泛考前言之異精求至當之歸四象具則八卦之體存十翼明則二篇之義著仰望虎文之變聖則生知俯慙馬智之專學非自得妄謂食芹之可獻敢期采菲之無遺給簡示優遂成緗帙奏篇稱善驟錫璽書燔火至微何益日華之明潤璇霄雖遠獨瞻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畫之光芒不有光容昌膺殊渥褒惟其官爲時先覺得
道正傳贊乾坤之元幹機衡於國乘內責之飾煥經緯
於人視盛世之崇儒推公心而與善顧此編摩之久矜
其探索之勞未窮文字之深微亦被玉音之奬力某要
當守其所學毋徒托之空言細札十行爲終身之焜燿
陳編三絶愈篤志以沉潛

謝宰執代

西州秉傅彪無廉問之能南海剖符誤玷藩宣之寄思
叨逾之所自荷記録之不忘延見耄倪布宣德意念五
羊之會府統百粤之偏方內撫列城欲蠻陬之不擾外
通諸國期海道之無虞宜得長才用綏遠服如某者本
無實用徒有朴忠平日行藏僅不違於義命暮年游宦
豈復忘於事功繇均簿於殊庭得觀風之一節歲侵民
病未聞振之之勞俗弊獄繁莫著明刑之効悵道途之
僕僕閱日月之悠悠比於責實之朝難在陳明之列曏
頒詔璽俾領州麾陛之廷閣之華付以元戎之重冒榮
已甚揣分奚堪錫命自天感恩有地某官清明洞照博
大無容程職業以齊百工使皆陳力信道揆以詔八柄
初無容心遂令榮秩之微材亦被鈞陶之大造其敢不
益堅素守務答鴻私訓治兵農考難書於上上懷來柔

喬策惟出於平平庶推君相之仁徧及要荒之外

即趙參議代

聖書疏寵油幕談兵棠棣懿親難遂長才而退處芙蓉

大府可無重客以咨謀婉畫未施先聲甚美某官宗盟

擢秀士論推賢貳政京城小

恒之全牛兩恕

恤邊用壯猶榮鼓角清閑不草陳琳之檄江山平遠宜賦

工部之詩姑以養資即聞趣召某曩嘗識面久不聞音

烹鯉得書甚喜故人之至揮犀晤語廣伸僚友之情

賀王侍郎代

流榮書賛正位儀曹必待積德百年適逢熙運有能與

朕三禮允屬洪儒王度備成物情胥慶某官忠精許國

文獻求家蘊於中者碩大而深純發於外則光明而超

卓南宮端簡既於評彈見御史之真西掖寅綸不止文

字傳舍人之樣士論翕然歸重帝意知之愈深式彰畫

接之勤遂陟春官之貳朝廷縟典固能兼三代之質文

臺閣新儀亦欲剌六經而述作留清班於簪橐儲雅望

於釣衡某久挹英風欣聞新命侯藩有守莫陪賀客之

麈賢路既亨敢賛公朝之慶其諸誦詠罔既編摩

賀吳提刑冬

象候清堂日纏南至灰飛緹室卦直中孚縣議獄之持

平用對時而迪吉某官端莊而無僞簡易而有文雖宣
布詔條稟若清霜之肅物然哀矜鰥寡温如和氣之噓
枯宜五福之類升協一陽之來復某密隣使傳阻造賓
閼敢伸前牘之恭少贊彌觴之慶

賀吳提舉冬

七日陽來協天正之肇始二星光著映雲物之殊祥既
復而享爲泰之兆某官高文炳蔚敏識清通布上湛恩
日可愛而群情胥悦係時公望春未曲而萬物先知黙
觀天地之心當啓明良之會某密依使傳阻造賓閼敢
伸善頌之誠以贊繁禧之介

賀汪提舉冬

時當來復徵陽潛應於黄鍾物以類升和氣先隨於玉
節獲預同寮之好可無善頌之勤某官喬木故家渾金
璞山海之毓恭布六條不但挾風霜之肅宜神休之滋至與陽德以俱亨某幸近乘軺稍
疎會弁舉鸞觴而爲壽阻造賓閼修魚素以將誠敢陳
記室

賀京運使正

蒼龍移陸青帝司春式迎端月之和茂迪使星之慶某
官德恩而理氣肅以清暫輒直於烏臺出董輸於驪駕

湖山清遠散一節之仁風天地和同擁雙旌之喜氣既
協泰來之吉即承晉接之榮某目企門闌身縈符竹阻
奉觴而爲壽但削牘以寓誠

賀吳提刑正

春王謹始迓淑氣之潛回星使觀風擁殊祥之滋至某
官處心愷悌應物清明分瑞節之皇華光臨南楚鞠園
扉之茂草仁轉東風即承晉接之榮用協泰來之吉某
蜀麾符竹莫望茵憲但修削牘之恭遥賛奉觴之喜

賀趙丞相春

斗指孟陬律諧太簇日行青陸和方散於東郊星拱紫
微光下臨於南楚對四時之改始集萬福以維新某官
秉德格天體仁育物曩者運璣衡於左揆四海咸春今
焉擁牙纛於上游一方蒙福肇茲人正介以神釐三之
日開泰以時欽承注意萬斯年匹休於國永賴調元某
日想台閣心驚歲籥莫陪旅進奉椒醑以輸誠但祝公
歸冠槐庭而正位

賀曹守正

攝提紀次太簇宣和道迎木德之亨裒集竹符之慶甫
寫誠於一紙重委貺於朋緘某官摘伏精明撥煩開蔽
既積優而治最繇假寵於侯藩惠浹四郊方頒春於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詔喜隨一節行就日於堯庭其敬閱雲牋莫瞻星弁遥
賛履端之吉但勤善頌之私

賀趙丞相春

辰起蒼龍日行青陸儼上公之衮繡德與時新擁大府
之旌旌喜隨春至三朝謹始萬福來宜某官道妙彌綸
志存康濟乾坤洪造資金鉉之調元江漢上游屬玉麾
之出守茲履端於人正彌受益於天休佇聞晉接之勤
用協泰來之吉某職麾剖竹心感頒椒望雙節之煌煌
莫陪旅進瞻太階之兩兩但祝公歸

賀蔡總領春

斗指孟陬律回太簇王春頒朔肇開泰道之亨卿月凝
暉益介鼎新之慶謀才推秀整氣備清温茂對寵光擁
使軺而星指總司餉饋護師壘之雲屯迓三陽於地之
和申百福自天之慶禮承晝接道與時亨某借潤雖深
趨風無日介茲眉壽悃莫奉於椒觴寓此心期敬遠馳
於魚素

賀汪提刑正

青規發育肇開泰道之亨玉節光華宜受祉新之福某
宅清和燕備寬亨有容折獄哀矜斂威嚴之霜肅問民
疾苦宣德意之春温茂迎端月之和益介自天之佑佇

見雙旌之喜色歸瞻九陛之清光瞷望星軺游更歲篆
隣封相比獲依棠芰之陰賓序非遥莫獻椒觴之壽

賀馬提刑正

王春謹始化方運於青規卿月迎輝和自隨於玉節茂
對三陽之泰坐迎五福之升某官氣肅而温德剛以順
執法嚴理官之守讞疑增膚使之華茂對東風藥圃扉
之草色更觀逢日轉芰舍之棠陰行膺晉接之榮以迪
鼎新之慶某濫司戎閫獲邇星軺第修尺牘以將誠莫
舉一杯而為壽

與鄧教授

承乏校官嘗近德星之里社備員屬邑獲依泮水之先
生適有此緣不勝其喜敬致雙魚之素仰塵三鱣之堂
某官行必踐言志惟狥道韞圭璋而内映所養者醇決
江漢以東流其文有本聊作外諸侯之客不卑郡博士
之官豈惟膏馥之含需正要淵源之灌注雖布衣承學
之士頡公少留然金馬著作之庭以賢為重不煩推轂
則有賜環炎近脱選曹未聞縣譜縣銅章之俗狀望絳
帳之清姿偶然游宦之同迥若仙凡之隔惟儒學詩書
之化一變民風庶訟庭牒憩之稀少寛吏責區區所藴
喋喋難窮

與趙節推

開青雲而覩雉緬慷鄂渚之舊游泛緑水以依蓮屬在
已立之下邑其爲間闊之日久矣頃申疇昔之好可乎
揺我心旌望公眉宇某官圭璋其德斧藻以文脫腕萬
言籍籍有聲於江漢摘髭一第駸駸可上於星辰繇黄
綬以借資賛朱轓之畫諾千里陰受其賜君多入幕之
謀諸公交薦其賢行見追鋒之召炎涼隨官牒偶脫選
曹揭來親鴈鶩之塵乃墮在葭葦之澤未知縣譜恐戾
官箴賴有故人可講一日從容之雅庶幾明府肯垂二
天覆幬之恩悃愊之情編摩罔既

與饒節判

寧有拙謀墮陂葦瀕江之地人誰庇已仰芙蓉幕府之
英敬自達於姓名因水擿其情實其官識精而敏德簡
而文有飛黄致遠之材不行捷徑具結緑含章之美可
敵連城惟使君撫千里之封故實佐極一時之選陪畫
諾黄堂之上挹凝香畫戟之間赤壁江寒洞庭波穩胡
床談笑不妨風月之平分魏闕進趨即看雲霄之直上
炎學非有用仕本爲貧最爾井疆之微瀟然風景之陋
雖所製固非美錦而在前乃有覆車自顧腐儒曾未聞
於縣譜幸依君子庶無戾於官箴祈向之私有言莫既

脫選曹而試縣拙矣割鷄攀府掾而事賢難乎附驥矣
意快景星之覩終期借慶雲之陰某官族系光華材猷
膚敏澤雉之文五色斂翮將翔豫章之榦百圍深根自
養屈居上佑糾正同僚以哀矜察庶獄之情以精練
公家之事英聲藉藉已聞推轂於當塗緩步翩翩罷見
着鞭於要路炎得邑最爾揆才關然豈惟未辦種河陽之
花抑亦無以藝彭澤之秫幸逢明府君寬夸之政可以
少安吏賴大君子挈提之私畧其不逮

上林倅

與生徒論說古今本無他技爲臺府督催租賦未必能
官幸而依半刺之寬洪或肯容一夫之遲鈍敬修奏記
仰告戍期其官卓爾真賢起於華冑龍文赤鼎獨立可
以鎮浮驥足青雲緩步終於致遠深袖經綸之手不萌
進取之心曩嘗撫花縣之封民懷其惠逮此貳竹符之
守衆賴以安聞將解綬以造朝必有追鋒之急詔倘或
趣舍人之裝於踰月尚能通閽吏之謁以趨風炎無尺
寸之長急斗升之禄拙於擇地一鄉蕞爾而甚微責以
取材千戶蕭然其無有鷄刀之小如此鼠技之窮謂何
拭目緹屏所恨事賢之日淺束身墨綬不勝依德之情

答陰學諭

作縣之難今世以爲通患從政之敏儒者未必皆能幸而在君子之鄉或者寬長官之責其人才華之美操履之純爲領袖於諸生廣絃歌於千室與邑子遊鄉校而議政固所願聞使里人望廬舍而息爭尤爲有賴未遑修記驟辱貽箋陳義甚高愧於得錦綉之段而無以報依仁孔邇庶乎入芝蘭之室而聞其香心之所懷言不能既

賤有司之爲邑怵惕於中大丞相之聞藩照臨其上自顧挈餅之守素無製錦之能孰爲廣廈之帡幪幸近洪鈞之块圠三薰身而修敬九頓首以馳情其官惟德格天以誠許國言皆可績副聖主之所頤聞事在必爲任諸公之所不敢然而道大則難合所以位高而弗居進退以時卷舒自我身雖遠而在外義則顓於愛君寬朝廷西顧之憂司管篇北門之寄以整暇練三軍之步騎以慈詳輯四鄙之耕桑緩帶輕裘威譽旁行於邊瑣清有畫戟仁聲充滿於江皐竊聞道塗之言歷數將相之爲惟公者德爲世重臣與其鎮撫於山川曷若謀謨於

廟俯觀物望仰察帝心即上玉麟再調金鉉展經綸
大之業成恢復無疆之休炎出自困窮安於流落雖
脫選曹之喜而思為縣吏之難蕞爾一鄉蕭然千里
撫字則財於何取欲趣辦則民所不堪厥或曠官若
為苟祿望綉裳之密邇歎墨綬之拘攣三事掄材尚不
遺志於微賤十連察吏廢其覆護於孤寒欣畏交懷瞻
依在念

賀荊南師閻侍郎

上初嗣服欲得封疆之重臣衆有公言無踰臺閣之舊
德自漢中而移鎮撫荊渚以臨邊穩如長城扞此方國
其官淵源之學經緯之文疏通之才剛大之氣潛畜者
如此其孚發揮之自然不窮間關出蜀道而來風采在
漢庭之右夫內則處六官之列與外而位九牧之尊是
曰得時便於行志衆人視此鮮不以利達動乎其中君
子居之必欲以功名見於當世況方面之輕重係敵情
之屈伸茲為上游之衝古稱用武之國幸而無方內之
犬吠可以集目前之燕安民兵散於田畝而虛有其名
未能熟旗鼓之節官健聚於營壘而不作其氣徒以耗
金布之藏私商盛則盜伏其間緩之必縱而急之必變
常賦輕而民窮於下督之不可而弛之不能朝廷為是

選文武之英會府所以兼兵農之寄惟閒暇經營之不苟毋務因循則安坐談笑而有餘何憂倉卒在今日清明之初政宜此邦屬望於元候然而爲之藩垣特一方之福耳至於授以魁柄又四海之顒然炎以一陋儒在此凋邑遇事多掣其肘宇民徒勞其心耿然無異於庸人何以求之於先進踴躍自喜欲少見平昔依歸之誠猶往妄言不但作羣常慶賀之語其爲悃愊罔既編摩

賀岳州田倅

外諸侯之守鎮撫斯民半剌史之尊通行其政上所識擢衆皆觀瞻其官實稱於名德見於行誼堪致遠常陪

玉節之英游智在養恬不問青雲之捷徑從題輿之借重承剖竹之維藩三江五湖雖據形勝之地四邑萬戶未復承平之時鵠然仁厚之聲慰此髦倪之望專城盡諾固資別乘之功當宁思賢行拜出綸之召炎不暇擇地正緣爲貧有如投足於薄氷憂甘不免茲幸庇身於廣廈或者少安欣忭之私編摩莫寫

賀梁總領

重兵宿於要地以信臣領其轉輸明照謀於大庭而諸公有所論薦意繇親擢乃得實能綸命流傳輿情欣愜其官才全而識敏志定而氣和術業足以濟時聲名著

於將指觀風行而草偃推善人去殺之仁知川竭則谷
虛體王者富民之意帝念上游之萬竈日殫經費之千
金選擇自乎淵衷光華增於星使固吾邦之守衛形敵
國以富強操六路之贏資錢流地上入九關而計奏廣
在目中即綴近班盡攄素蘊炎起家寒甚得邑瀟然繭
絲保障不可以兩全簿書期會若何以逃責一官乃身
之累髮種種以凋殘萬間爲庇之多心摧摧而瞻遡

與周知録

英躔所次榮居府掾之先法守至詳糾正官寮之失依
芙蓉而增麗萃棣蕚以聯芳其宫學積於身仕行其志
高足安於徐步終到亨衢敏乎妙於撥煩常新游刃使
所居之官大見有用之才全吏不能欺財何憂乎不足
獄無所枉民自喜於無冤佇聞推轂之衷言别拜出綸
之新渥炎隸於蜀邑仰止清流遥睇茵憑心雖馳而身
縶敬條笨牘詞則淺而情深

田唐解元

待有司之公選抱先聖之遺經談笑墉屋之中自期得
雋毗睨譙門之下果見元英鼠輩何爲龍媒遂出其人
文無蹈襲行有雅馴雖懷璧不可以越鄉幾於賈待然
發矢必期於破的所以運奇從容盡史之神閒披靡小

巫之氣索取青纏之舊既可厭於爭心奪錦標而歸當
更觀於巧手

四胡解元

鶴書求士羣薦推賢姓名在百里以單傳詞賦於一州
而獨步喜英材之翔翥起老令之摧頹某人學務汲深
識思致遠擔簦文出素有志於功名挾策來歸果獨先
於流輩聞陽春之寡和合月旦之公評樂止一斐所謂
少之而爲貴經聯千佛即當自此以超凡賛慶之私有
言不既

四徐嗣

里門密邇迺無識面之因官牒差池適有同僚之幸嘗
蕞爾甌閩之渚來尉然蘭菊之芬某官學非空言文得
正法決科入仕議論直而無欺歷考借資志意恬而不
躁德兼慰畏盜必逃奔綵棒在門將快百里之先覩金
閨通籍行有群公之稟言某翰墨陳人簿書俗吏慚無
仁術致桑下之雉馴尚倚英風止花陰之犬吠敢酬函
賜翹想車音

四彭秀

蒼蠅點壁物惟其潔而易污鴻鴈傳書事或以虛而成
實然知過貴於能改而止謗在乎自修某人將出幽而

憂喬無惡濕而居下誰能膠其目而不視未免困於心而後懲雖無桑中之期難學柳下之可往者不可諫矣勿蹈前非此物奚爲至哉盡思自反長簽委貺雅意甚勤敢陳藥石之言罷匪瓊瑤之報

賀薛漕

命出中除任顓外計部剌史之選上欲寄以咨詢諫大夫之來下熟聞其風采輶軒歷境輿誦載塗豈無他人可以付漕轉之事必有君子乃能蘇凋瘵之民其官人物超乎漢唐師友得之洙泗潛心默識養以湛深之思正色盡言見其剛大之氣第知許國不自爲謀調萬物之堙梅鼎無折足蒼九淵之雷電龍有逆鱗仇然獻忠聞者動色惟仁人獨勇於義雖昔賢猶病其難用之則不負所學而求容捨之則自得於中而無悶然有德去留之決乃本朝輕重之幾蓋爲之兆而賜環故起於家而持節先聲騰湧協氣薰陶姑慰一方之情尚遠四海之顧謂宜端委盡發經綸斷國論於文昌紫微之廷還士風如慶曆元祐之際炎未煩儁遣將近終更慮折族庖之刀頤歸間道之璧自悲俯啄而仰顧孰肯右挈而左提三年飽飫之艱難一旦有二天之臨照雖未瞻於覆幬如素出於門墻萬金書札之中尚蒙慰薦六轡茵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JAPAN

懇之側豈忍棄捐仰瞻鴻鴈之飛不勝燕雀之賀

賀張總領

遠聞使指近在王畿竊謂一時人物之英豈顒平籮是以千里音書之賀未徹記曹不踰朞年果有新命升中郎於華貫總外計於上流喜溢三軍風行六路某官有椎深雅健之文而加之至妙有正大高明之學而掞以中庸暫擁皇華而按行獨當上意之選擇倚於封殖扞禦所以養其望處之錢谷浩穰又以觀其材江漢數屯半天下勁兵之聚湖廣四面供軍中經費之需實難其人可付此寄今以明公之至盛際於昭代之有爲春秋如大川之方增聲譽如北斗之高揭行其平生德業之所蓄顧以遠大規模而自期憂民憂國之深固其素志足食足兵之外別有遠猷勳庸當自此而益新富貴亦鼎來而未艾炎炎勿軑忽近師門輿誦欣然皆動色而相語私心喜甚不待言而可知未侍茵憑倍增向仰

謝岳州劉守

官牒縻於墨綬幾不自量薦牘出於黃堂素非敢望才去覺吏民之改觀將歸傳親舊以爲榮竊以作縣之難今世以爲通患入官之意古人亦或爲貧苟無援萃之才難副陟明之選炎繆於擇地何以字民瀟條百里之

窮瑟縮三年之久繭絲保障理不可以兩全刀筆簿書罪易盈於百謫幸玉音之有貣削版帳之無名部使者廉問至詳明府君奉行惟謹蘇疲民於憔悴之後脫小吏於煎熬之中已及終更未煩備遣念厥初之移病恐至噬臍及其後之丐祠又憂濡尾豈謂升陞之漸乃承褒袞之華其官怨以及人清而容物假借蜀縣輒符移趣辦之嚴妝羅滯材備廟廊平章之用顧如炎暑所謂鯫生學術蓋恐恐然何能純正吏事又碌碌耳烏得詳明棄之如犂牛之一毛取之非鴻鵠之六翮誤蒙慰薦莫稱品題炎敢不行所聞知勵其遲鈍進修則勉諸存已窮達則歸之於天無累知人斯爲報德

代謝張尚書

諫垣承乏初無補袞之忠起部陞華遽玷出綸之寵處非其稱愧益於榮其官非有長才素安拙宦文更州縣之役誤被聖明之知凡十薦而齒周行不三年而聯法從晉居騎省兼侍金華既未能盡五諫之規亦無以發六經之肯第欲明於國是義不顧私嘗力詆於邦誣言多咈衆友祈補外以避咎乃更由中而得遷顧晚節之浮沉遂班常伯念平生之夢想不到文昌自視歉然何由得此其官承家文獻許國忠嘉御寮牧民分吾君之

憂顧好賢樂善如先正之心平晴言侻倖之多必借游
談之助方圖叙謝遽蒙賜錦繡之章但喜拜嘉終莫致
瓊瑤之報

代賀張尚書

一札疏榮十連移鎮赤文緑字冠學士之清班絳節碧
幢開元侯之幕府教條風動民氣春田甚官敏識照微
宏才經遠出遇孝宗之神聖遂亟上於亨途仰承魏國
之忠勤將大恢於前烈乃由武部洊幄徐藩壯邊瓚之
兰湯謹陪京之篔簹賢勞如此王覲何違正緣謀元即
之難且復借中權之重彼圖興地險一道於西江占氣

璿霄煥二星於東壁消里閭之愁嘆黃鑾旗憾之精明既
訖外庸上心所向即還近列僉論攸同其厠迹日邊受
塵樗下擬謄書而未果愧貽問之相先文陽英姿恩聽
漢庭之華履既知世德請賡鄭國之緇衣

代田丁忝馬

諫省充員甚慚無補文昌分職乃獲超遷靜言僥倖之
因殆有游談之助其官敏銳而便煩劇激昂以赴功名
歷井捫參萬里肅將於使旨摘山市駿六軍增壯於戎
容裔夷信服其廉平屬部聳聞其風采汎閱當今之人
物孰踰執事之才猷豈無秉言越在外服有如戇拙游

列清華欲修謝而未遑辱貽音之下逮木瓜有贈不能
視施而酌茅茹同升但冀勞來之喜

代佃吳兩府

擢司事典甫再閱於旬時晉長兵曹遽濫膺於新命始
因長者之借譽遂玷公朝之誤恩甚官貴重至於上公
清苦同乎寒士居京師奉朝請絶無悔吝之疵開幕府
班教條輒上循良之最醞藉之美雍容可觀左戚右賢
雖曰祖宗之舊典經文緯武孰知天下之全材宜繇肺
腑之親入在股肱之列甚自登朝者獲際下風竊揆雅
懷蓋尊主庇民之是念動乾觀聽庶亦好賢樂善以爲公

故此超踰出於推挽未遑叙謝先辱貽音嘆詰之工文
從而字順金鉄之重意盛而禮勤徒極銘藏莫酬珍貺

賀石宰正

一元天統肇始三微百里人和集爲多福某官屈金閨
之步武試墨綬之剸裁飛舄將朝鳴絃無事爰休復亨
之動以迎泰吉之來氣感荼芸共借此時之冬日陰成
桃李姑留嗣歲之春風炎掃軨潛身望門矯首莫持盃
而爲壽徒削牘以將誠

賀趙宰

青帝田春勾神司化三朝伊始萬福維新某官帝室懿

親相門華胄自分登日畿而結綬肯來蓋巖邑以鳴絃
其清潔足以為史師其惠慈足以孚衆誼迓泰亨之吉
即承晉接之榮淡久矣倦遊辱退而處幸叅榆之暮景
依桃李之穠陰自憐扶杖而後行阻陪賀客不獲舉盃

又

時當暑盛律轉新陽瀛里社之歡聲增縣公之介福某
官聞望高於天族才猷見於雷對入行古鏡之中吏立
春氷之上盤根遊刃有威柔僕於三年要路著鞭來復
可期於七日炎技閑乙老顧庇為多望賀簪之下塵進
陪不追千記曹之清視祝頌惟深

賀詹守正

歲時告朔謹始三朝宇宙回春後期十日以預迎於恊
氣可增啓於繁禧某官近雙闕以開藩迓三陽而交泰
占龍躔之常度于以勤耕考象魏之舊章因而布治事
施行而有序民觀聽而維新行即還中寧容久外炎受
壘宇下卧病山中阻造臺門即首時而展慶謹修竿牘
祝眉壽以將誠

賀孔守正

雞日履端甫應冊天之運龍躔起度即回青帝之春藩

闔群之歡謹介專城之景福其官寬仁迪德樂逸近民
中朝慶賜之行茂迎協氣近輔藩宣之善必有殊榮迂
此泰來宜於晉接佇拜紫泥之詔入登文石之班炎俯
念老羸仰依庇護椒盃爲壽悵莫與於進趨藜杖扶衰
但遥伸於祝頌

賀鄭宰正

太史授時肇新歲事令君布政茂介神鼇況當涓日視
篆之初即有頒春勞農之喜仁風披拂和氣冲融馴雉
田間聲即騰於三異飛鳧天際薦豈待於十奇自顧陳
人方依明府一盃爲壽愧趍進之莫前尺牘將誠又遺
而不敏徒深祝頌罔既名言

賀趙丞相啓代

命出中宸任顓右揆協同心德九重倚謀國之有人綏
靜華夷四海用真儒之無敵物情胥慶宗社匹休竊以
事業之成就雖出於人爲明良之會遇乃存乎天命中
興之運作配以賢高宗舉傅說則得之夢寐之間明皇
用姚崇則契以立談之頃上既灼知而一不惑下非先入
而後量及經綸終底于有功則擢任不遺於太速篤生
上聖紹復丕圖豈無命世之才出輔有爲之志荼惟其
官學關有聖氣蓋諸公黼黻之文足以黄邦國之華著

龜之識足以昭事機之變奮就功名之會曾無戚戚之
淹衆拱手以推先帝屬心而圖任然而軍國之務寄諸一
相位望之重冠於百工慰天下之觀瞻立朝廷之風采
愛惜名器維持紀綱裕民和衆以固根本之安選將練
兵以壯爪牙之助策惟自治實不先聲在當今事勢之
非輕必平日謀謨之有素佇聞施設仰副倚毗某又托
餘光欣聞盛事司北門之管鑰方備蕃宣望棨閣之衣
冠莫陪趨進上爲天廷贊同賢之慶下知海宇有開泰
之期詠頌之誠編摩罔既

謝劉司業啓

下撲遲玫聞知於當路臺中薦訪肯薦寵於孤生恐
左右之明實過平生之望嘗聞官爵乃勵賢之公器
己人無援下之私恩孰仰未伸所知必舉故秀民皆可
以類進而仕者不貪於躁求今昔異時品流滋濁墮在
選人之數限其舉主之員初以援才久而貼奬膏染有
託翩翩馳驟於通衢章布無津往往浮沉於下位不堅
素守寧免自媒乞憐以諛佞之辭借世以請求之力志
於苟得恬不爲羞既士氣之不張於人才乎何取誰肯提
於引手獨加推轂之公心矯俗之非收人所棄有名
而力行此道乃善人晉待而興可備搜揚豈無茂異至

如炎者半生挾策千里携笻欲達而窮殆痿人之思起
何由以進疑拱壁之暗投國士無雙揆能不爾貴人數
百知已者誰已甘流落於窮途亦如吹噓之餘論許之
以清苦之節則察其粗識廉耻期之以遠大之業則欲
其益務操修自慚拜賜之屏營人歎見知之特達茲蓋
伏遇某官清明無敵剛毅不回聲名重於一時敦睦信於
四海出於天下之耳目詳辨是非如見衆人之肺肝灼
分能鄙欲州縣無滯淹之士為朝廷廣採擇之誠不遺
一介之微俯借片言之寵炎敢不治心養氣潔已奉公
視軒冕外物之尚來安其有命誦詩書古文而不慶守
以終身無累知人是為報德

謝呂鄆州啓

五馬之貴方幸瞻依一鶚之稱誤蒙收録顧承乏在衆
人之後而見知處屬吏之先不勝踴躍之私扃報生成
之賜且先民非不欲士然君子未嘗自媒惟持養之有
餘寧浮沉而無悶既在下者得失舉安於定命故先達
者薦揚非市於私恩有才豈病於無聞不肖雖勞而何
憾古道寂寥之已久物情躁競而不還凡登名薦士之
書無為國擇人之意非有宦游之契好即因權要之請
求孤寒無津流落者衆孰能矯此末流之失必有卓然

命世之豪宜得異才乃堪公舉如炎者謀身甚拙涉世多艱投簡册之鉛黃對簿書之朱墨適有依仁之幸僅無速謗之虞猶未能忘情軒冕之間豈不碩托迹門闈之下第盡戟開藩之始繫青衫爲緑之新半載一章馬能薦及同僚諸彦俱合在前敢期特達之恩獨借吹噓之寵茲蓋伏遇某官提身肅括鑒物清明帝所倚毗澤國持專城之虎節士皆景慕家聲爲四海之龍門謂異時經濟於王庭宜平日蓄儲於人物株樗斷木不使有遺簷箴病夫未必無用假以齒牙之論奬其鞅掌之勤於誓當增益未能潔齊所守敢爲矯激求居官赫赫之聲專務省循竭爲善孜孜之力少圖報稱無貢品題

上周總領啓

按部十州方見繡衣之風采總財六路又傳金節之光華凡預幹幪率同忻忭惟荆襄之重鎮在江漢之上游鐵馬萬群誰何要害木牛千里絡繹轉輸非芻粟之有餘雖金湯而何恃要在使公私之兼濟必有能舒卷之通才恭惟某官簡易而有文疏通而知要物流而金石獨止能沉潜道德之淵龍翔而雲霧必興於奮發功名之會見諸歷視動則有聲既乘軺大江之西即持斧重湖之北投一旅貔貅之象解五谿蜂蠆之屯奏此膚功

陛於拱著然上意撫摩於戰士欲異時馳驅於中原調
度軍儲爾將使指錢流地上固不勞鞭箠之精虜墮目
中當預定廟謀之密計日以俟遄公之歸炎牢落小儒
浮沉少吏攝官三歲依德二天少寬速謗之虞適有事
賢之幸寒鄉之氷氏窮甚敢期自貢於姓名高漢之星
使煇然即卜進瞻於顏色其爲悃愊罔究編摩

回趙運判啓

申錫湛恩榮顯外計慰遠方之觀聽增膚使之光華郡
國傳歡交朋相慶棊惟某官提身肅括涖事清明被服
古文用志俯同於韋布發揮素蘊美名自滿於縉紳將
指潛臺觀風南紀舉鞭而計盡知錢谷之盈虛攬轡
有懷詳問閭閻之疾苦海濱巔表如在中州父老兒童
孰知德意帝從人欲衆顧公留雖持節以按行少淹外
服然賜環而入覲必有稟言某獲預雅遊欣傳新命山
川遼遠未遑一紙之書使介鼎來重拜朋緘之貺彌深
賀喜罔既敷陳

與郭判院啓

傳誦杜紫微之文久思焚筆頗識韓荊州之面恨不登
門豈期小官爲墨綬之僚適值長者佐繡衣之治殆天
幸而抵此非人謀之能然棊惟某官心藏萬事之著龜

筆落四方之膽炙豈止敵數百人於禮部氣壓同儕不
勞奏三千牘於公車聲聞當宁志在青雲而自許德如
白玉之不緇謂驊騮騰踏已升於要路何鸜鵒徘徊未
上於青霄暫翊使華屈臨吏事雖輸軒全節非奇才不
共於官聯然文陛赤墀在內服允需於豪傑固知積薪
無長孺之望必將前席喜賈生之歸炎孤陋無聞崎嶇
多難甫上南宮之第忽有北堂之憂未能餬口於食貧
寧免折腰而干祿方且逡巡在尤當之賤孰能推輓於
諸公之間念兒時聞執事之名若瞻北斗乃今日快平
生之頗可見景星安敢內交庶幾依德官游如幕上之
燕少假扶持學術類甕中之鷄尚期開發

賀李參政啓

中宸出命南服開藩上既起公於燕閑之中委之卧護
公惟撫民以清淨之政允也來蘇將令老稚歌舞於湖
山不過尊俎笑談於庭戶十州聯絡一意瞻依某官備
道得中和之全修已盡篤欽之實靜而充德業之蘊如
海涵地負之含洪作而應事物之幾乃燭照龜占之昭
晰以堂堂柱石之老應兩兩台階之符身上黃扉意安綠
野傲睨功名之外已雖處之淡然經綸明聖之時衆固
望之久矣胡不秉圭而入覲乃頒擁節以來宣命申伯

式是南邦姑以慰遠民之顒有伊陟格于上帝豈其緩同德之求行聞三入於中書豈但再參於大政炎無適時之用有信古之愚知命之窮難容心於徼倖爲資而仕但苟禄以浮沉敢期以半水之孤蹤忽近於二天之大庇雖云自售可作進士上宰相之書更頼公歸繼爲聖王得賢臣之頌期詩欣忭罔既敷陳

賀王座啓

細札踈榮一車來翰宫相門之華宵贊帥閫之壯猷藹然生副此輿顒辱在泥塗之中又矣自附鄉曲之末可乎某官妙論風生英標山立惟先正是似當奮發功名之途與儒素相高獨沉潜道德之奥挾龍淵之犀利展驥足之奔騰北極九重念鈞衡之舊德長沙千里乃節鉞之大藩爰得象賢斬臨別乘衡山湘水不妨攬秀氣於胸中文昌紫微行即問要津於天上炎鹽塩半世薄領三年窮鬼驅來冷官在此念由王子而得姓疑同鳳閣之宗況居鄰郡而受廛密邇龍門之側自顧一書生之貧者今有半刺史而依焉望公旌來何翅黍苗之仰膏雨同列相賀亦如荆棘之近慶雲欣抃之私編摩莫既

回李監庫啓

望門闌百里之間未能修好隨官牒三湘之外敢意同

僚坐客無壇坫咲獨冷呼童烹鯉驟得好音某官歸然
閥閱之高加以才猷之美金更百鍊而游刃無滯鶴在
九皐而孤標不凡平日先聲以騰湧薦紳之舉青雲緩
步即低回莞庫之畢恐棗言之亟聞即中詔之催去炎
蒼髯欲雪黃卷在塵幸執事接踵而來有鄉人會面之
喜拜貽問發緘之始如獲瓊瑤頓定交傾蓋之時相為

金石

雙溪文集卷之十五

宋軍器大監充徽猷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王炎著

考古雜論

禘祫論

禘祫宗廟之大事也祫者合也禘者諦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故謂之祫毀公毀主所傳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以審諦昭穆是故謂之禘此戴氏所記也周官以宗伯掌邦禮禘祫無見焉然六享之目一曰肆獻祼二曰饋食皆在時祭之上即為禘祫無疑矣鄭

康成之傳禮其論禘祫甚詳而有四失焉其亂禮之纏
者有一其失禮之節者有三祭法記四代之禘虞夏皆
禘黃帝商周皆禘帝嚳所記雖未必皆是而禘固宗廟
之事康成則曰周頌雝之禘祀文王也商頌長發之太
禘祭天於圜丘而配以太祖也出一已之臆說汨郊廟
之定制所謂亂禮之經者此也既禴而升祔謂之祫稟
與大事之祫實異而名同祥禫而後禘以定昭穆之序
禘而後祫其先後不可易置康成乃以升祔祫事為證
遂言先祫而後禘此失禮之節者一也禘祫之祭廟祧
之主咸在然祫則太祖東向禘則祖之所自出者皆西
向太祖配之祫大於時祭禘大於祫祫明矣康成乃謂禘
小而祫大此失禮之節二也祫非不酌禘也而以食為
主故周官饋食又謂之朝享是以知其為祫禘非不薦
食也而以祼為主故周官肆祼獻又謂之追享以是知
其禘康成乃以肆祼獻為祫饋食為禘此失禮之節者
三也去此四失禘祫之禮正矣然則捨康成之失議禘
祫可以無疑乎自漢以來諸儒異論其不可不辨者猶
有二焉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一疑也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二疑也祫禮行於三時禘禮行於孟夏三
疑也夫祫祭太祖東向則天子諸侯之禮同禘非常之

祭也諸侯止於及其太祖而王者及其太祖之所自出則隆殺有辨而曰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此因大傳不王不禘之說而失之也國語言荒服終王此蕃國世一見者也顏師古釋之曰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乃禘祭之時非是則不禘故喪祔小記論虞祔祥禫之祭而及於不王不禘則天子新即位而後禘其義甚明而謂天子有禘諸侯無禘不已踈乎此不可不正其誤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公羊盖失之矣而韋元成乃謂之說曰五年再殷祭之說也公羊五年再殷祭言者一禘一祫也禮韋因之張純又爲之說曰三年一閏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閏天道之大成以是爲禘祫之節鄭康成又因之且謂魯元三年喪畢而祫太祖禘於群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其說益以乖異不同夫新主入廟昭穆遞遷則有禘自是以後有祫而無禘此不可不明其失也禘之時月經無明文而戴記則曰天子祫祫嘗祫烝諸侯祫禘一祫一禘嘗祫烝祫春祠夏禴周禮也春祠夏禴殷禮也文獻不足證也失子不能討論夏商之禮漢儒何從而知之乎是以知其說之不足證也張純曰禘以四月取純陽之在上祫以十月取百物之皆實其說未爲皆得也春夏難爲備物故祫祠之

禮薄蓋不可得以祫於斯時而秋祭薦新故謂之嘗冬
祭備物故謂之蒸祫於秋冬夫豈不可安用必以十月
乎若夫禘禮取四月之純陽則失之矣明堂位記魯禮
季夏六月禘於太廟康成從而遷就其說曰周六月夏
四月也則尤失之矣春秋書禘于莊公則以五月禘於
太廟則以秋月未聞其必用四月蓋禘行於祥禫之後
祥禫既無定時則禘禮亦無定月此又不可不明其失
也議禮者不正其誤明其失故自漢至唐禘祫不合於
聖人之經顏真卿曰禘祫懿祖東向而太祖以下列于
昭穆則禘祫無辨非經也韋武曰祫宜獻祖東向禘宜
太祖東向則以禘爲祫以祫爲禘尤非經也經文固殘
缺矣其意猶可考也而諸儒汩之輯諸儒之論用經以
折衷其是非此吾所以著論之意也

郊祀論上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尤可以考之於經而諸儒
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
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
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
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於圜丘謂之禘祀五帝
於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於南以

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兆於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汨五帝爲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爲昊天元天爲上帝五方之帝爲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於經固以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於青帝威終於黑帝叶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無稽矣於徧覆無外故以天名毛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於上帝禋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爲禋祀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天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宰夫掌大祭上帝則張氈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祭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於西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於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吕不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大皞炎帝秋則少昊

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爲天也魏相之奏亦詳言五帝矣太暐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暐乘兌亦不以五帝爲天也秦漢間言五帝皆以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所受也古之祭天者主於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以報本尊祖所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於誣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於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毋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社有社則又有大社謂之冢土冢土北郊方丘之名也禮於上主陰氣也祭帝于郊定天位祀社於廟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亞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右社稷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折折則方丘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又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

周官夏日至祀地於方丘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則同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爲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穀其詩爲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秉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分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雜周魯之禮燕記之言而郊之時日紊矣蓋周人之郊有二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於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易晓戴記言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紊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爲禮經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矣

郊立之辨音有三圜丘以事上帝方丘以事地祇而四
郊以事五帝圜丘謂之南郊方丘不謂之北郊何也因
禮而處其當然者義也因義而制其節文者禮也苟無
節文不足以爲禮是故祭地之位戴記謂之泰折周官
謂之方丘詩書謂之冢土而正名曰大社不曰北郊所
以定天地之尊卑也記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
公羊氏亦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既有社矣謂之
祭土不謂之祭地何也吾於孔安國韓嬰之言有證也
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
之使歸而立社則諸侯之國有社而無五土之大社等
級有間是諸侯可以謂之祭社其祭社可以謂之祭土
不可以謂之祭地而天子祭天謂之南郊其祭地不謂
之北郊皆以謹禮之節文也夫子曰禮者義之實也祭
天於郊南面陽也祭地於社北面陰也天尊地卑王者
父天母地不敢悖尊卑之大義也漢儒記禮之言曰祭
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廟以列地利以帝對社則社
主於祭地其證一也禮行於郊而有神受職禮行於社
而百貨可殖以郊對社則社主於祭地其證二也天子
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夫社壇而不屋謂
之達天地之氣則社主於祭地其證三也天神莫尊於

上帝地祇莫尊於后土是故事天於郊所以祀上帝也事地於社所以祭后土也而鄭康成則曰方丘所祭神在崑崙者也北郊所祭神州地祇也甚矣其說之不經也若夫四郊之祀五帝亦謂之郊則與祀后土者有異義焉天地相配疑於相敵五帝貴於百神而降於六天定故祭地不命曰北郊嫌也祀五帝命曰四郊無嫌也故凡經之言上帝者皆天也其言五帝皆人帝也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諸侯方祀祭四方則祀五帝於四郊是也方祀則祀五神之在方者也郊丘之義天神地祇人鬼之等於經皆有見焉則先王禮意猶存自康成引緯亂經持詭說以汨正論而先王之禮遂晦而不明蓋漢儒之論經黨同伐異求伸其專門之說自世祖以來讖緯之學盛行是故何休假緯書以言春秋康成假緯書以言禮皆欲因時君所好借緯爲重而求其說之勝也昔人固有知其矣者矣王肅曰鄭氏學行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蓋詆其以緯亂經也後世之言禮者考信於經合於經則得之不合於經則失之故吾之論郊祀謹於稽經而畧於議史也

明堂論

郊以事天廟以事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

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爲之故夫
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
行於朝覲耕籍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
之武王而屬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
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爲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
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周公達於義者也其在
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
樂章也后稷始封之君而以配天於郊故曰后稷后稷
生於姜嫄文王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尊祖也萬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遷之
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夫易始於乾坤以定君臣
之分則此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於王天下
也雖然詩之國風始於關雎小雅始於鹿鳴大雅始於
文王頌始於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麟
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於文王則受命爲周矣頌始於
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於孟津
誓於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于群后無不以文王爲言
則王業成於武王而所以成者文王也配天於郊則不
可以二本祖尊嚴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

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厚於其禰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記固嘗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寢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也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攷工所記亦未可盡信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墠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玉之禮非特禋祀上帝於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文帝作廟以祀五帝而陽夫王肅五人帝也祀之

廟人且議其非禮況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為之乎故曰攷工所記未可盡信也夫攷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於經夫傳記有之經無之不得已而從傳記可也傳記有之經亦有之捨傳記而從經可也捨經而從傳記可乎哉此理易曉也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畧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於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其深二尺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

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爲盟也既盟王設几即
席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繅玉此則明堂之宮而明
諸侯以爲朝會也其盟會詔於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
康成曰王巡守至于方岳諸侯來會亦爲此宮以見之
康成以知方岳之爲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爲明堂是說
也吾於孟子有證焉齊國於泰山之下者也宣王時明
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
之處也是說也吾於班史有証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
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
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
夫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蓋即
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禮典曉然如指
諸掌可以決千載之疑議擯諸家之異說矣夫諸家之
說不一皆臆度而意之也故或失之誕或失之謏或
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雜皆非所以論周公之典禮
也呂不韋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有个與月遷徙以厎
朝而布政此失之誕者也大戴之記則曰上圓下方九
室每室四戶八牖乘堂新論又從而廣之謂有四闥
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

論又以太廟靈臺辟雍合爲一區此失之雜者也曼子
春秋所傳芧茨萬桂則陋而不中禮玉帶所圖複道
層樓則詭而不經折之以一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
大抵聖人制禮必有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
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
堂之禮下則以朝諸侯止則以事上帝大經存焉若夫
壇墠之有崇卑堂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末酌其宜
而爲之雖或異於古人何病焉自漢以來儒者之議明
堂至今不決而攷禮經殘缺之文斷以臆見則僭矣雖
然漢儒所傳不敢盡信以爲非亦不敢盡信以爲是故
詳其義於禮經而折衷焉所以不避其僭也

宗子論

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於親親義莫嚴於尊尊卞
沾子孫旁沾族屬親親之道也上正祖禰尊尊之道也
祖遠而易忘族散而易疎先王於是因仁義而爲之節
文故禮必有宗所以繼於上而合族於下也諸侯不敢
祖天子不可以二尊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可以二一
國之尊也是故諸侯之世子繼統爲君世子之昆弟同
所出者爲庶子而適子則先君之別子也曷爲謂之別
子不得禰其先君也曷爲不得禰其

先君公廟不可設於私家也是故旁出者以是爲始故
曰別子爲祖別子之適長君命其族人宗之故曰繼別
爲宗別子之庶長子與庶子之庶長子其兄弟宗之故
曰繼禰者爲小宗宗之言尊也上繼祖禰是故族人尊
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一而已矣此百世不遷
之宗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
而小宗有四其所繼者禰祖高曾此五世即遷之宗也
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也夫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骨肉之恩王於恩愛以爲仁因其遠近而
辨其等差以爲義而又修其節文以爲禮自斬衰三年
而緦之凡世而緦五世祖免而服盡則宗易宗易則祖
遷昭穆之疎且遠其不復可相屬也是故有百世不遷
之宗明祖禰之正體也均公子也而正體適以爲重有
適而無庶則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而無適則有小宗
而無大宗所出惟已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是三者公
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使宗其大夫士之
適者倘適子非止一人適長必有君命然後爲宗此則
宗道之正也是故有適而宗適此大宗也其服齊衰九
月其母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此
小宗也其服大功九月而其母妻無服夫爲之服者皆

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齊衰之服重大功之服輕大宗繼祖小宗繼禰而不得繼祖是故降殺其服所以致察於大小之辨也庶子不祭祖禰其祭必於宗子明體之義也庶子不繼祖禰故不爲長子斬尊正體而不二其統也適子庶子雖貴富必寡約入宗子之家衣服車馬獻其上牲獻其賢若非所獻不敢入宗子之門以祖之正體爲尊且重不得以爵禄加之也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大夫則有廟矣而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不可以爵命之貴賤而混適庶之辨也宗子去國庶子爲大夫而居者其祭爲之攝主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不歸肉避正主也其無爵而居者祭則望墓而爲壇宗子既沒告於墓而後祭於家不可遽以廢而代宗也夫緦之爲服之窮也袒免之爲無服也自是以往疎矣昭穆各以其屬相從宗則一而不變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尊卑長幼親疎可序者尤有宗也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公族異於庶姓而仁義行焉入道竭矣後世宗子之說既亡非緦麻之服相視幾如路人冠婚不共其喜喪葬不共其憂又稍疎焉則昭穆不復可識是無類也譜諜不

存則曾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是無本也仁之薄而遺其所親義之失而忘其所尊禮之廢而無以爲仁義之節文公卿大夫之貴莫能繼祖而收族也其流及於庶人人情日薄風俗日壞又何怪焉

周禮論

周官六典周經治之法也秦人秉竹簡以畀炎火漢興諸儒於猥燼之餘藏於巖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其書雖存如亡天下之治不可無法猶之爲圖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六典之備也武帝之志欲馳騖於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爲朴學而弗好其於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宜矣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者何休也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典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爲戰國之陰謀休謬矣而康成以爲致太平之迹其說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於法之詳也周公輔政管蔡流言不安於朝而之於東都及其鴟鴞之詩作塗縢之書啓然後成王迎公以歸既歸之後伐管蔡作洛邑遷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遷

洛邑既成公即歸政於成王矣當公歸政之時成王莊
政之初淮夷猶未定也而況公未歸政管蔡未平殷民
未遷洛邑未成雖有六典安得盡舉而行之成王即政
巡侯甸伐淮夷中外無事還歸在豐作周官之書以戒
飭卿士大夫則周公之經制蓋施行於此時吾是以知
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非用六典而能致太平也夫
爲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則法異雖堯舜尚相受
一道法亦不能無損益也分劃九州堯之制也然舜則
折爲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合爲
一官聖人順人情觀世變立法經治雖不可變亦不可

泥古此周公之意也然讀周禮者至今不能無疑王畿
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爲九服也三等之國
都內外不容異制也或者見其可疑則曰周禮非周公
之全書也蓋漢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漢儒之言周禮誠
不能無失然亦不敢遽變其意也考之於經見其可疑
舉而歸罪於漢儒豈得爲至論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
百里各指其一面言之故東西相拒爲五千周之九服
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拒其地亦止於五
千又向斥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

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内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爲九服考之不詳之故也周之洛邑雖曰天地之中比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挾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温在今之河北下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内地不以河爲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攷之不詳之故也井田之法凡九夫爲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途不與焉内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都邑則自一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内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爲同此康成之誤有以汩經之文而遂謂先生井地之制不應内外異法此又考之不詳之故也若夫三等之國分爲五等則周公之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天下號爲萬國然狂則肆弱則侵敵則爭於是迭相兼併至周之初宇内不過千八百國則向之萬國社稷丘墟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矣周公於是欲分而爲五等自公卿以下所食之地
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庶幾可以小
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
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蓋周公雖定六官之制亦度時
措之宜而行之蓋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
後世隨時而變者矣定鼎郟鄏謂之建國以爲民極然
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遷此所謂定其制而
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爲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
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變爲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
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
焉此所謂後世隨時而變者也若曰徙封數大國則諸
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爲徙此又攻
之不詳之過也雖然前輩之所疑者吾固推經意而辨
之矣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
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裘
爲宜祀黃帝於夏季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搢大
圭又執鎮圭以朝日攷工記考之謂之大圭其長三尺
杼上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該
若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者能搢
之乎王乘玉輅見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衮冕夫衮冕王

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於車後乃亦衣龍袞與
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太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
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
之政卿而官寺宮妾悉爲之屬不已褻乎天官既有世
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官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
爲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
爲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
宮有二卿則卿有十二人何其數之多耶周禮一書今
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則康成可謂有功於周禮矣
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
於經一則以緯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是以周公之
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學者不得不疑也前輩之所疑者不揆其僭而釋之吾之所疑則世未有辨之者後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說以待來者考正焉

運氣論

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察也則其言雖

不盡於黃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從受矣且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土而居於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此化氣之序也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故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附於戊而在乾己附於己而在巽而未之對冲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

未土兼帝其卦為坤其時為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吕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絶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天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遞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温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尊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子子申相合命曰歲歷行四周而為一紀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春為一周也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為一週運統一歲於四時

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常試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爲大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爲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畧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歲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至氣各居一步厥陰至初少陰太陰次之少陽明又次之太陽終六位不遷客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爲初丑歲厥陰之木爲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爲初氣乃在太陽之後半歲已前司天主之半歲已後在泉主之其大畧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

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巳反此則相火居君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於是有變有勝有隆有衰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邪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爲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爲勝其救則爲復抑而不伸則爲鬱鬱而怒起則爲發陵其所勝則爲淫極而必返則爲承假如大角之化爲啓折而變爲推拉太徵之化爲膻燠而變爲炎烈正化之爲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火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正復然也寒甚而無陽燄是爲火鬱熱甚而無凄清是爲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爲氷雹土鬱而發則爲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然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返者然也然推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雨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溽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即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時當其處

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況素問所以論天地之氣
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
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
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癘之所從出也
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
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
言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
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
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問亦
畧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為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

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伎之書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伎之流也知有洪範而不知有素問儒者何病焉

卦變論

卦變之說謂乾坤爲父母而姤復爲少父母六畫成卦凡一陽五陰皆自復變一陰五陽皆自姤變二陽四陰皆自臨變三陽三陰皆自泰變四陽二陰皆自遯變五陽一陰皆自夬變不聞於先儒而言於邵氏至漢上朱氏從之且乾坤爲父母其交則爲三男三女復卦上坤下震震九乃乾一索而得男姤卦上乾下巽巽乃坤一索而得女若復姤爲少父母則姤有乾復有坤乾坤反係姤復所生而震巽二卦亦非出於乾坤不知從何而來且夫子彖易嘗言剛柔之變惟賁尤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諸家則曰賁自泰來蓋祖邵氏說也然賁上艮下離坤體得乾一剛而成艮是謂柔來而文剛剛柔相反出於乾坤之變夫子之言如此未聞其言泰變而賁也且雜卦首曰乾剛坤柔自乾坤生六子則剛柔相雜故六十四卦其剛皆出於乾柔皆出於坤剛來下柔爲隨柔進上行爲晉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爲渙皆剛柔之變也且隨上兌而下震初且

二爻不變則爲乾坤變則坤之初居上而爲兌乾之上
居初而成震故曰剛來而下柔晉離而下坤離卦在上
六五以柔而居君位故曰柔進而上行渙上巽而下坎
坎得乾之剛而爲中爻今居二而得中是謂來而不窮
異得坤之一柔而爲初爻今居四而附五是謂柔得位
而上同然則凡卦二陽變爲臨遯三陰三陽變爲
否泰夫子未嘗言是邵氏之徒言之諸家皆從其說此
吾所未曉也朱子發用卦變以解經至無妄而力主其
說且曰無妄上乾下震若震一爻其剛自乾來則上卦
未嘗損乾一剛是卦四剛二柔自臨遯而變明矣然詳
觀夫子之言於隨於渙皆曰剛來則是上卦一剛來而
爲初二兩爻於無妄獨曰剛自外來加一外字則其初
未嘗損上卦之一剛也蓋大畜上艮下乾則一剛在外
艮爲無妄則艮爲震或爲大畜一剛在內自外來者自
大畜而來也序卦先無妄後大畜謂大畜剛上自無妄
而變可也謂無妄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於序先後不
合殊不知序卦先無妄而後大畜雜卦又先大畜而後
無妄謂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何不可之有其說亦未
盡蓋無妄儲貳之卦止乾爲父下震爲長子不損乾一
之剛所以見其父道之全震爲長子初有一剛實自乾

而得之故夫子加外字以別之也況反對自與變卦不同子發以反對爲變卦則尤失之蓋邵氏之學長於占筮文王之演易不專於占筮用也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易皆具焉惟一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闢朗之徒足以盡易之道矣不特邵氏之能也論易者捨夫子所已言求夫子所未言恐非聖人意也卦變之說存而勿論斯可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宋軍器大監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王炎著

劄子

炎近嘗具竿牘申稟并録論榷茶劄及論和糴書仰干
台覽當已徹几格炎陸沉久矣血氣浸衰筋力尚備順
命以定窮通循義以定出處不復敢有進取之私而區
區持愚陋之見欲自獻於左右者其說有二炎昨在臨
湘洞縣賴侍郎先生持節鼎來削去版帳無名之需身
獲自全民亦少蘇其所感者一也炎始出隨牒厚司業
劉公南軒張公待之異於稠人二公云亡炎留落下位

版權所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復有照其肺腑者矣而侍郎先生收錄姓名於薦牘之中許以介然之節可保歲寒炎何足以當此而奬借之意則厚矣其所感者三也爲是之故所以欲效千慮之一得今再條列和羅事目具於別紙更乞台慈推詢于芻蕘之意察其歸向門墻之誠不責狂斐特垂采擇不勝幸甚

又畫一劄子

炎伏承判部侍郎先生正位地官盡掌邦用下此凶歲舉行荒政下諸路州軍和糴米斛以救飢民炎門闌下士不揆其愚輒殫穴見揣度事宜列爲八條仰備采擇

謹畫一于後

一凡米價豐年必賤不可挈之使貴凶年必貴不可抑之使賤朝廷行下沿江諸郡不許其遏糴又責其和糴然米價低處不可遽增其值古人謂知與之爲取者爲政之寶凶年至於艱食米價聽其自高商賈自來米價自賤以與爲取其一理較然今若下流郡縣不增其值即商賈持疑富民觀望是促之閉糴適以病民不若行下和糴諸州許其隨宜增價則或遠或近皆可取糴仍令使諸郡具水脚支費之數以會子付之逐

時起發事理爲便

一諸路和糴所產之多者不如所聚之多當相地勢緊要去處措置收糴則簡而易辦且如湖湘

一惟鄂渚最爲要地蓋南而潭衡永邵西而辰澧江陵安復襄陽數路客旅興販無不輻輳鄂渚若於鄂渚專一置場荆襄湖漢之來盡可收糴無疑自鄂渚浮江下至中都亦不甚費日最爲利便惟此比類他路會府望郡亦當只撰要地官增米價招邀客人轉販

一州縣受納秋苗皆有水脚錢貫秋收之後雖令若行下江浙荆湖凡沿江州軍收納苗米所有水脚錢貫曉諭人戶或請從便折納米斛因令州軍開具合用綱運錢數給官會子之所水脚錢米斛併行起發即正苗一斛之外其所收米必者二斗多者三斗通計而計之納苗米二百萬斛可得米五十六萬斛矣民免納錢官又得米亦公私兩便之一策也

此策如或可用即宜及早施行若稍稽運輸納已終更無此米

一官會諸處行用雖曰準錢一貫官省至於比並

見錢或只可代見錢七百二三十文其下或只
可代見錢六百七八十文亦合許諸州郡從實
供申詳酌施行方可辦事
一右畫一開具在前如蒙台慈特賜采覽斟酌可否
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申宰執
湖洲
炎恭惟今日朝廷紀綱一正號令一新聖天子北還威
柄於上其官經文繡武兼東西兩地之寄開言路以達
下情黜邪佞以定衆志頒賞給以作士氣朝廷清明百
姓忻懌雖干戈未息和議未定然敵人前日所以藉口
者今也無辭使軺既行輿情皆謂自茲可以繼好息民
炎疎遠在關門之外區區管見固無以裨廟堂末議然
聞諸道路外之而邊鄙下之而閭閻亦有利害數條不
揆狂瞽輒僭言之謹具列于左
一前日敵人和議未定以首事之臣藉口今朝廷
大明誅罰則敵人無以為辭其怒亦怠自此和
議可定矣然胡虜仁義不足凶狡有餘古人嘗
有是言炎竊謂今日廟堂之議當主於和諸將
之計當主於守求和之使雖行而沿邊守備尤
不可少懈也若諸將觀望朝廷欲和而不欲戰

備禦稍弛士氣沮喪萬一和議不成胡馬奔衝出吾不意倘倉猝捍之炎妄謂和議不足恃朝廷宜明戒諸將使之嚴籌邊衛常如寇至庶幾緩急無一旦意外警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蓋此謂也

一朝廷昨嘗下令申嚴保甲之法不問官户不問單丁例出一丁使老具器械謹要塞以備盜賊夫備盜賊者巡尉之職耳責其隨舊法措置可也而朝廷施行之詳異於平時官吏一切便文不無騷動今既定矣又準制置司指揮保甲中每百人選三十人壯丁就加教閱民間往往驚疑夫選壯丁教閱何所用之將以防境內之盜賊歟則保甲編排久矣不必如是擾擾也將以外防虜寇歟此非策也且內地之民不可驅之出戍若使之起而征行其憂不在外而在內此固不待論辨其利害甚顯然也若沿江州郡之民平時不識戰鬬一旦率而列於江上與官兵雜處彼前有死亡之憂後有妻孥之戀望敵而潰豈不反為官軍之累乎不特如此夫民鎮定之以靜尚患其擾示之以擾安能保其無變乎選壯

丁而教閱之非所以安衆也國家養兵以備戰
鬬及其有事兵不足恃復欲使赤子從事於干
戈虜人聞之不待間諜得以究見吾之虛實矣
非所以待敵也炎竊謂此事不若自朝廷行下
自兩淮至于荆襄皆有民兵平時稍立隊伍每
歲稍加教閱此所以防護鄉閭助守州縣不可
使之出戰也若與官軍雜處驅之在前勝則官
軍專有其功敗則官軍不相救援自用兵以來
聞荆襄與淮上民兵損折者多今若欲率而
之則荆南之弩手荆襄之義勇皆有總首宜將
民兵團結自爲一軍爲總首者於武階中與一
名目使之仍前部其所屬又別選一健將將之
用以守城或有緩急間出來應庶可爲官軍一
助亦不至于煞肉吾民決不可使分隸諸軍出
戰也

一諸縣弓手諸寨有土軍本以彈壓盜賊爾入數
不多精悍絶少今諸州禁軍已起赴軍前若弓
手土軍亦例行調發前出後虛州縣無備鼠竊
狗偷或因此出爲良民之害不可不慮也又弓

手土軍若驅之戰鬪不能戰敵徒以餒敵亦不
可不恤也使之守城猶或可以備數若使之出
戰徒爲魚肉而已不若不行調法也

今之奸民爲盜者有竊盜有刼盜竊盜者不過
杖罪剌還而縱之刼盜者或配隸牢城徒費官
糧已而逃竄又復爲盜而已事固有一時之權
宜而不可拘於常法者奚謂凡爲盜者亦多剽
悍之人今以竊少爲慮則凡刼盜一犯者竊盜
再犯者其人若稍壯健皆剌隸軍前亦可爲用
非但足以增吾卒伍又足以銷鄉閭抱鼓之儆
是一舉而有二利也

已上數事不足以盡當世之務姑以自獻其誠
嘗聞饗人治庖君子食之愚夫獻言明智擇焉
炎所言者不過書生常談其可用與否其官英
鑒擇之而已矣干冒鈞嚴下情震越

申宰執乞權住造甲

照對炎於二月初十日曾裁書仰瀆鈞聽乞權停罷本
州造甲工匠至今未蒙行下區區管見懷不能已再有
陳懇切見紹興二年其時正當虜人憑陵中國多故之
時然只御前軍器所增募民匠造甲不曾拋下諸州打

造是年五月二十二日臣僚論列民匠所得逐日錢糧
不無減尅天氣漸熱監官督責程限雖與本所兵匠通
同執役終是雲用諸州和顧之人遂中渴而死今後不
得減尅工匠錢糧後便之際必均勞逸遇有酷暑量減工
科令日中少休詔令戶部措置於是戶部言支給錢糧
則無減尅緣所顧民匠多是大爐近火費力慮日後暑
熱多致疾病權行放散至九月天涼令本處依元數發
遣前來且紹興之初朝廷草昧色色不備然軍器斬造
甲所顧民匠暑熱放停秋涼會集今本州準指揮自造
甲二副所用工匠並是追逮則非應募其人在甲局每
日等差支錢日二百文至一百五十文固不減尅然只
能養其一身而不能養其一家今已過春入夏所謂工
匠者雖以鍛鍊爲生亦豈不務蚕桑事耕種今已失時
但目下向去天氣漸熱一二百人聚在一局大爐近火
終日鍛鍊流汗浹背不得休息因此致病必不能免欲
望鈞慈早賜行下權許本州放散若會計中外軍兵之
數與衣甲之數或無缺少則諸州皆可住工若軍士之
數多衣甲之數少不免打造則候秋涼再令赴局用工
如此則上可以備器甲下可以寬民力區區愚慮如此
儻蒙鈞慈特賜行下住工不勝大幸

申宰執乞降度牒造甲劄子

炎照對本州去年先准省劄打造鐵甲日一副續准省劄小郡日打一副大郡日打二副本州逐日造二副除已節次解發鐵甲赴內軍器庫交納通計四百六十副訖本州雖曾申乞截撥月樁錢至今未蒙給降會計上項已造鐵甲長甲一副計錢三十五貫文短甲一副二十八貫五百六文共用過錢一萬三千三百二貫四百六十五文向後日以造甲二副為限又以二年為期則費用錢數又數陪於已用之數切緣本州歲計窘乏軍糧不足而每月收糴起發錢多係酒稅趣辦與他郡事體不同事勢迫切所以控告朝廷前此具申非不詳細止蒙批送戶部勘當戶部亦於歲計恐有虧折不肯遽從所請緣此至今未蒙批還且本州本自缺乏兩年應辦軍期買舡造舡又無打甲皆在軍期那泛支用浩瀚日今委實不能支吾欲乞朝廷徑行下截撥月樁錢應付支用若朝廷或恐截撥月樁錢於戶部歲計有虧欲望給降度牒三十道令本州逐時變賣挨那支遣非特官吏事稍辦集免遭督責民間亦獲稍蘇干冒鈞嚴下情惶懼俟命之至

申臺諫劄子

切見去年朝廷令諸州打造鐵甲大郡一日二副小郡一日一副役使工匠未有休息之期嘗裁書上宰執乞行住工不報繼嘗具公劄申朝廷乞暑月暫停工役亦未報炎切謂鐵匠等人追逮在局拋家失業人情甚以爲苦兼之向去天氣漸熱終日大爐近火鍛鍊不輟極非所宜朝廷革去權臣之弊政此事宜減省稍慰民頑兼自去冬無雪今春至夏不雨田疇枯燥未能栽種秧苗加以蝻虫旋至長大若於人事稍寬民力不使咨嗟嘆息亦或所以感召和氣即暑月暫停造甲亦當行事之一也所有申朝省公劄録本繳申干瀆台聽如蒙采

察愚者之慮特賜論奏自夏至秋暫停工役庶幾爲鐵匠者非但稍得休息亦可各自還家營趁日食免至妻孥失所實爲大幸

申省論馬料劄子

照對本州管下有下菰城係每歩司牧放之地四月馬一疋日支料穀一斗自五月至八月馬一疋日支糧穀七升九月田程馬一疋日支料穀一斗開禧三年共支馬料七千四百八十七石九斗嘉定元年共支馬料五千九十五石一斗三升上件料本州即無儲蓄每年係朝廷裁撥上供寬剩錢會中半隨時價高下責付牙儈

收糴官吏凜然常恐收糴違期支散不給況去年蝗旱禾價消折本州管內多係晚田少有早稻可充料穀無之早稻去年盡被蝗虫噉損每年收糴已自艱難目今小民飢餓赴愬于官乞行賑救又更如每年收糴馬料之數奪民之食充馬口腹小民恐然飢餓性命不保切見古者行軍用師糧食以供士卒芻茭以供牛馬故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糗糧峙乃芻茭不聞峙穀粟以食戰馬也又孫武兵書亦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此言軍士之糧也蓋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言牛馬之草也又按漢書烏氏蠃畜牧至用穀量牛馬夫牛馬之多以穀量之則未過於牧水草之地而已安得有穀以食之古禮惟國君有馬在閑廐者食穀與草凶年則否故記曰歲凶馬不食穀又曰國家靡敝則馬不嘗秣秣者剉草與穀雜而食之也況今之馬出於西夷南蠻不過喫草飲水於山谷之間豈常有穀養之今湖州遭蝗旱之患百姓絶糧可謂歲凶矣公私匱竭州縣素無凶年之備民間自有兩年和糴之後宿蔵已空亦可謂靡敝矣目今六縣之民近市井者或買糠粃安吉山縣最少米穀山居之民或掘野葛或掘地血而食之馬之食穀粟者豈不可省昔者庾焚夫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傷人乎不問馬人貴而馬賤故也古者師行則秣馬非師行之時蓋有芻而無秣今聖邊防休兵馬牧于郊水甘草美足以養矣不用於戰陳何必食之以穀武王休兵歸馬華陽魯禧重穀牧騭野其不食穀明矣民食糟糠食野草而馬反食穀似非仁民愛物貴人賤畜之意炎妄意謂食馬以穀理當盡數任支縱未能任支則四月九月馬日食一斗當減而與之四升自五月至八月馬日食七升當減而與之三升如此則尚可以合古人之制又可見主上愛民之仁又可以減縣官之虛費又無損於國家之武備欲望鈞慈詳察所陳特賜行下

須至申聞者

申宰執撥米賑糴劄子

炎緣本州旱蝗之後百姓絶糧烏程歸安德清三縣人戶狀乞賑濟者已總計二千九百四十六緡安吉知縣何儒林申居民多掘野葛長興知縣趙通直申居民多買糟粃炎又嘗八出烏程歸安晉下鄉村詢訪近確坊居民又多糶糠粃在法減放不及五分雖未當賑濟即與賑糴本州常平米不過一千餘石已申倉司行下許用以賑糴此如一杯之水不可救車薪之火向云望麥熟又望禾熟日月尚長若更無米接濟困溺者必致餓

死強壯者恐爲盜賊炎嘗三次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
接濟賑糶至今未蒙行下且救荒之政行於百姓已餓
死已爲盜之後不若行於百姓未餓死未爲盜之前炎
所以前後懇切哀告廟堂非是沽名非是市恩非是避
罪實以百姓係國家根本爲守臣不可坐視窮民飢餓
緣此上賚鈞聽今來事勢已急本州旋那融官錢糴米
分去歸安之郎耶一鄉烏程移風崇孝兩鄉及德清武
康安吉長興裹減價出糴然每處不過二三百石若不
蒙朝廷行下將和糴米賑糶委是無米接濟此是痛切
利害又況出米賑糶收回價錢椿晉在庫歉熟循環
朝廷無分文之損而於窮民有莫大之惠且炎切聞建
隆三年戶部郎中沈議倫嘗言楊泗飢民多死郡中軍
儲尚有百萬可貸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之曰歲荐飢
將無所取償義倫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氣立
致豐年豈復憂水旱耶太祖悅遂命淮南官吏發倉廩
以賑飢民蓋自祖宗以來勤恤民隱涵養生靈感召和
氣累至豐年實繇於此況如義倫所請春貸秋償太祖
且不以爲難今粟米收錢民有所利官無所損何憚而
不爲遠而言之江淮之民民也近而言之嘉興之民民
也江淮請錢糴米而得錢不厭其多嘉興請米而得米

不拒其求湖州之民亦民也獨累請而不從炎不知其
故豈謂災傷減放之少而不與之以米歟然湖州雖號
出米之地苗米僅數百萬不及姑蘇二十分之一不及
嘉興十分之一而戶口繁滋過於他郡所以歲纔凶歉
即便缺食若不賑救豈特困弱餒死強壯爲盜亦非召
和氣致豐年之道也不控告于廟堂將安所赴訴州治
去行都一宿可至而守臣爲民有請如訴於天此炎所
以夙夜徬徨不知措手足之地也不免再具狀申尚書
省欲咨鈞慈察炎之懇切念民之無食早賜施行以救
老稚之命不勝大幸

申省乞休致狀

照對炎昨閤廢七年蒙恩差知湖州以開禧三年冬十
二月十三日交割職事至今年十二月十三日已書一
考然炎命薄數奇晚途顛沛加以私門多難齒髮早衰
諸子短折今止有男恕一人爲紹興府酒官身畔竝無
子弟起居飲食失節日覺憔悴兼炎見官年已七十有
一方炎少壯之時猶且無用今已衰頹徒耗廩禄無補
公家而況湖州事又繁劇尤非炎衰病不才所當竊據
欲望朝廷矜憐特爲數奏許炎守本官致仕保全末節
歸老林下須至申聞者

與雷知院劄子

炎孤冷之蹤起廢試郡近修門之外日依帡幪幸書下考未至曠敗皆大庇所及也然炎命薄數奇立朝則以罪斥試郡又以罪罷念復玷闕之艱難黽勉一出欲竭力自効庶可湔滌宿垢然吳興事繁財賦甚非踈拙不才所堪蕪炎平生多難有子七人其六短折今惟恕一子又在紹興官所炎惸然一身獨在郡齋衣食起居將攝失宜衰病交攻若更不去非特郡事廢弛羸老之身亦恐不能自保古語有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炎再得罪投閑八年東隅之失多矣今又年過七十更不丐歸至毀璧則終身不免玷缺見具狀申尚書省乞守本官致仕欲望鈞慈矜念向來綴名龍虎榜尾察其衰遲無用而憫其憔悴多難特賜敷奏俯從所請譬如山鹿野麋放之欄檻縱之林藪則未先朝露填溝壑皆門下之大造也喋喋有請無任懇禱之至

與樓同知劄子

炎備員近郡幸書一考未以罪罷皆賴萬間帡幪之庇自顧孤遠不敢數貢竿牘若其感德慕誼一飯不置今日肺腑真情不得不一干鈞聽炎一介書生少猶無用老已衰遲向者再負罪戾家貧不能忘祿不免一出而

湖州號稱繁劇本非炎之所堪而又郡計缺乏一切趣辦又非炎之所能勉強在此日憂曠敗且平生悔吝已多今仰干造化之地求解郡歸老山林蓋炎進退狼俱有不可不休致者三說請試言之古語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桑榆之收雖晚尚可救東隅之失炎才踈智短不能自衛其身昔在東都已罷繼得郡楚東又以罪罷東隅之失多矣今在瀼瀼恐不免百謫及早收身尚或可全晚節此炎所以乞休致者一也又炎命薄數奇晚歲多艱昔在中都連喪三子及歸山間又喪荊婦平生七男六人夭折今在者惟恕一子爾念其壯年初得一官不欲留在身畔恕秋間當赴官遲遲不行炎強之去也於十月間到官炎惸惸一身獨在官所既無壯成子弟無可用臧獲飲食起居色色失節夫以郡事之繁日多憂慮而衣服飲食又自失節更遲遲不去未免喪生每竊自憐中夜感嘆此炎所以求休致者二也夫才德繫朝廷重輕者年至耆艾或不得謝事蓋國家之所倚賴羣父之所眷顧資其謀猷仗其忠力則不可翻然引去如炎者一介散才譬如九牛壹毛有之何益無之何損蕪以多難之餘氣衰膽薄稍有憂慮便覺頭目昏瞶心志怔忡其更不求引去郡事未免廢弛縱使爲貧惡祿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可貪得不止此炎所以求休致者三也炎舊因陳舍人
英仲劉郎中碩夫獲登門墻瞻拜不過一再及留落去
國之後亦不曾一貢記府之問其跡若踈然蒙鈞慈顧
念異於他人所以肺腑有懷輒敢鏊竭言之炎又伏念
若其不能揣分有所希求則不可以仰瀆鈞聽今欲歸
老山林全晚節保殘喘度相公不能矜念是以言之不
厭其詳也澤雉野麋放之籠檻縱之林藪仁人君子不
使一物不得其性若蒙大造獲從所請即永填溝壑之
日皆門下生死肉骨之恩也冒犯威尊下情震恐

申請樞密院公劄

照對本州於六月十五日未時承受兩浙西路安撫司
牒備准江淮制置大使牒備准三省樞密院劄子津遣
泗洲入北還炎即合遵從發遣但於四月三日准三省
樞密院劄付湖州守臣分明該說雖係事目中指名之
人如不願行者只作劄會回報自餘元無姓名官吏兵
民等凡不願行者皆不欲強遣將帶所北來人按時支
給錢米常加撫存照管毋令疑懼炎遵從劄內事理倍
加撫存於今月初二日准安撫司牒出給文榜曉諭如
願歸北人前來自陳仰守臣躬親撫諭支給盤纏津發
續於初十日准江淮制置使司給下鏤榜惟有願歸北

人許知委自陳守臣躬親撫諭申取朝廷指揮當議支
給盤纏津發本州先出榜曉諭三日無人自陳再展兩
日又無人自陳及承制置使司鏤榜掛在市曹亦無人
自陳遂申安撫司稱本州無頓北還之人今來却准安
撫使司牒准制置太使牒津發回與先來有頓北歸之
人令守臣開具人數姓名申取朝廷指揮前後施行不
同兼此事頗係利害守臣不可輕率本州先來存恤泗
州人不行發遣係承受宰相執政公劄行下令本州遵
守今來發遣泗州人北行本州既無自陳之人可以申
取朝廷指揮又不曾被受朝省指揮津發若欲不津遣
即遣制置司指揮於事不便若欲即行津遣則元來撫
存不遣係有省劄行下本州今來一旦津遣本州却不
曾有省劄執守於理不安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乞廟堂籌度開坐行下以憑
遵守施行不敢違戾伏候指揮

內小帖子

大口四百四十一名小口九百一十一名共支銀一千
七十三兩市價每兩四貫二百文官會計程共約支錢
二千四百七十貫文米約用三百一十九石有零兌在
市價每斗四百五文官會總計一千二百九十一貫九

百五十文巳上總約錢八千二百六十八貫五百五十
文雇錢差人夫在外不算本州無錢可以那代欲乞朝
省或於椿錢內撥支或於月椿錢內截支乞賜行下以
憑遵守支用津發伏候指揮

再申省

照對本州先准省劄存恤泗州人不令疑懼繼於六月
十五日准安撫司牒備准制置使司牒津遣泗州人北
還於六月初十日又准制置司鏁榜行下令泗州人欲
得北歸具狀自陳為申朝省支給錢物發還牒與榜內
事理不同兼本州又不曾承受朝廷指揮將泗州人津
遣北還於六月十六日具申三省樞密院乞省劄行下
以憑遵守尋准省劄令詢問泗州人願還者支給錢物
遣還部送至鎮江府都統司交管不願還者不得強遣
仍關會平江嘉興府江陰軍先次遣還訖湖州次第遣
行炎今遵守上件省劄指揮仔細訪問泗州人有願還
者令具狀優加津遣有不願還者從應月給錢米不敢
強其北去仍續行關會平江嘉興府江陰軍發遣已有
次第本州方當准朝廷發行炎又切詳此事急迫則易
擾寬緩則無變此亦不在勿勿除已遵稟省劄指揮外
須至申聞者

申省狀

昨准省劄行下令本州候平江嘉興府江陰軍津發泗州人北還本州續後發遣今來本州知嘉興府等州軍見行發遣今不敢稽緩又恐運河人多舟舡擁併宿食亦不便今先將有官人李謙等一十戶共計大小五十五口次日將闔本等四十九戶共計大小二百三十四口日下雇舡津遣外有郭珍等七十四戶再三詢問稱歸與不歸不敢自必乞本州申取朝廷指揮又外有官人董進一戶併鄭二等三十九戶頓在本州不願北歸所有願北歸李謙等支給盤纏不願北歸董進等依舊

月給錢米所有乞本州申取朝廷指揮郭珍等七十四戶候朝廷指揮行下或津遣或留住當遵守指揮施行所有夾姓名人數候津遣定續次申聞須至申聞者

內小帖子

郭珍等七十二戶僧兩人其意欲住本州又不敢自以狀申乞朝廷指揮欲乞鈞慈詳酌若欲存留或欲津遣早賜施行俟得指揮或留或遣本州即當遵守施行

再申省

照對本州准朝廷指揮津遣泗州人北還去留隨其情愿內有願北還人李謙等五十九名已於七月十五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時支給錢糧津遣前去訖有碩留董進等四十名已
遵朝旨存留依舊月支錢米外却有郭玠等七十二名
僧二人再三詢問堅稱發遣與不發遣乞申朝旨聽候
指揮奚於今月十二日已具申訖欲乞早賜行下若朝
廷矜恤此曹欲行存留即當遵守存留朝廷欲行發遣
即乞明降指揮即當遵從津遣前去恐泗州人多已北
去獨有郭玠等七十二名僧二人不當更津發遲滯須
至申聞者

雙溪文集卷之十六

雙溪文集卷之十七

宋軍器大監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王炎著

銘　贊　謚議

夫人汪氏墓銘

銘曰歙中諸汪英濟苗裔有御史濆生直五季時方亂離扞庇鄉里其後族居鯆溪之涘七世孫仔遺逸不仕號鯆溪翁以德以齒婉孌安人翁之孫女愛其敏慧聘不輕許炎與安人姑舅婿瓜葛因依遂歸王氏方其初歸夫家甚窶以姪從姑順承無忤攻苦食淡佐治絲枲泊炎宦遊相正以義流落江湖備罹艱阻晚入中都稍獲

燕豫升為命婦三拜恩賜豈意災生連失二子憂患之餘亦愈調護去國三年疾竟不起春秋六十而又一歲亦人所生七男二女六存于短折家督惟恕四孫差肩今方稚孺二女遠嫁閩山鄂渚屬纊之日不能奔赴既沒二年得地安厝洋戈之源環以流水鑿築幽居弗陂弗靡虛壙在左炎以旬為百歲之後同居於此開禧改元月在建子望後八日幹乙支巳棟茲良辰窀穸襄事川流不徙山鹿不施既吉且安永利後嗣

像贊

外伯祖四友先生遺像贊

博而趣約識高明而肯微文雅健而有法行修潔而無疵生民之望後學之師其施不遐其蓄不貲道與時背志與頹違九原不作吾誰與歸

伯父氷玉老人遺像贊

不問有無知其如氷玉之清不校通塞知其如金石之靜所懷不試是曰有命繪事彷彿神清氣定凜然如生見者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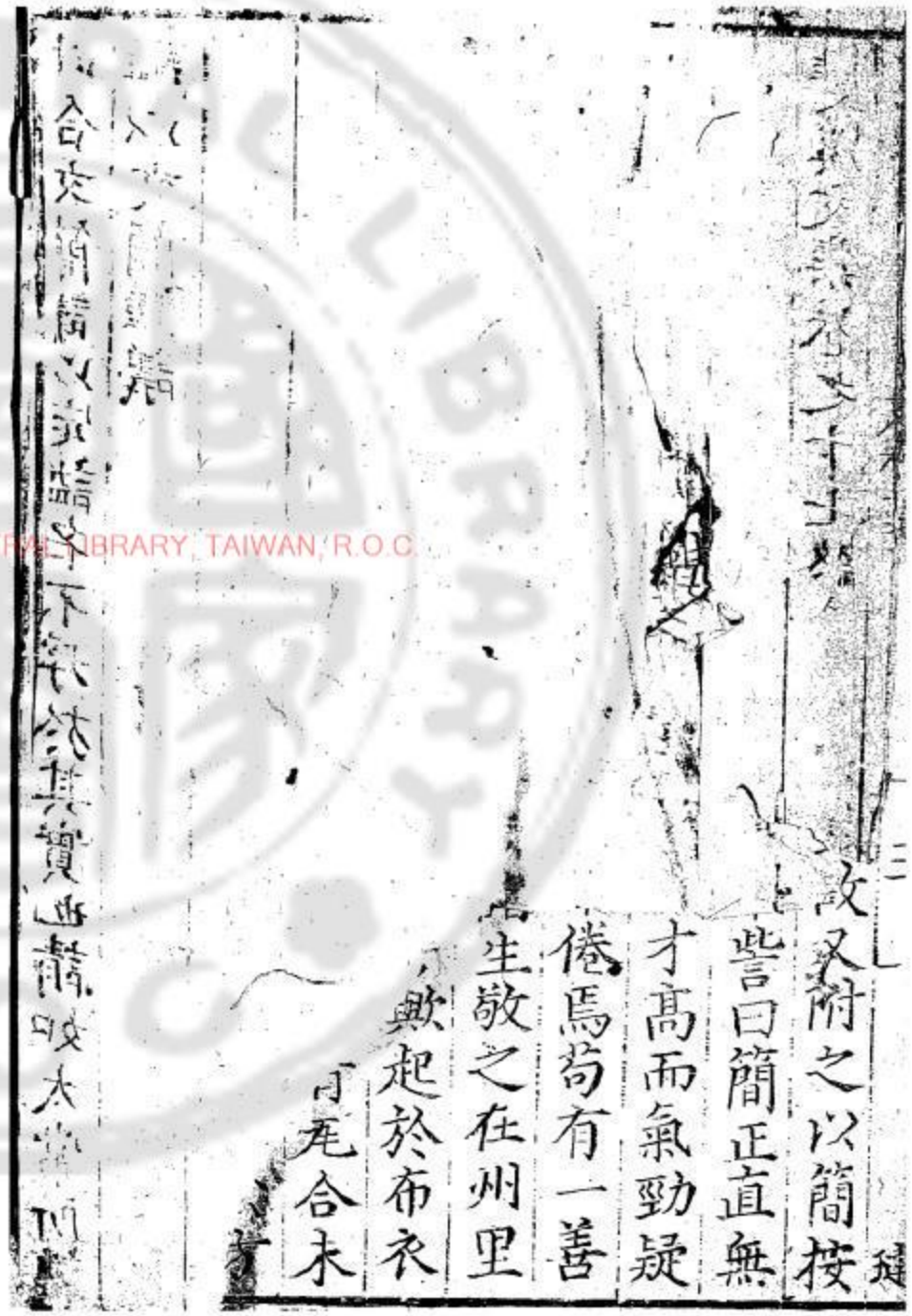
自贊焉真

昨在官所氷鑑為予寫真見者以為似因展看不覺一咲贊之曰

吾我相對遂有兩人蒼髯半雪顴角嶙峋此兩人者孰主孰賓其一凝立是色非身其一頻咲是身非真真者爲誰湛然一心此心亦有真妄妄心無實真心無相無實求解無相月朗不探金珠不陋草莽本無榮辱何有得喪十分明眼不見形狀畫史閣筆休生妄想

謚議

龍圖閣學士贈特進程公大昌覆謚文簡議

朝請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録院檢討官皇弟吳興郡王府教授燕考功郎官王炎覆謚議曰君子所以著見於世者其道有三德以成已才以集事言以垂訓於斯三者苟有一焉皆足以不朽周公旦之謚文才德備也晉士燮趙武之謚文才德各有所長也曾臧孫辰之謚文其言立也文之謚一意旨所該括者富矣後世士夫學識淺陋言辭卑弱寢不逮古於是名公鉅卿間有以文章議論奮立於一時諸儒之上者縉紳往往曰爲斯文之宗其歿也遂以文易名如唐權德輿韓愈李翺本朝楊億之流是也今特進程公其學富贍而不雜其識精密而淵深發爲文章則根底六經與韓退之柳子厚相依倣而馳騁筆力駸駸上薄西漢續作者之派流立後學者之準的太常謚之曰文誰敢異議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